

青冥錢（雙鷹神捕故事集）　西門丁・著

武林大豪嚴令坤金盆洗手之夜，忽有嘉賓暴斃，現場出現了一張印着人名的冥錢，緊接着一連發生了幾宗命案，過程各異，結果却一般，名宿齊雲高也名登冥錢，只得聘請管一見調查，不料兇徒奸猾機詐，連管一見也着了道兒，也險死還生……本篇故事緊湊，扣人心弦，雙鷹迷不可錯過。

雙鷹神捕退隱在即，西門丁敢不竭盡心智以酬讀者之厚愛乎？

由32期起增加篇幅十六大頁
容全面革新・名家助陣加盟

$4.00

第24年
34
革新號

編者話

「青冥錢」是今期刊出的雙鷹神捕故事，作者西門丁爲了構思是篇情節與題材緊湊及突出，竭盡心智，翻查典籍，不單止地方的背景配合恰到好處，同時也寫盡書中人物個別不同性格，陰險奸詐，忠耿善良，正邪分野，刻劃入微。故事敘述一個金盆洗手的武林大豪，他在大典過後的當夜，發現留宿莊中的一名嘉賓突然暴斃，命案現場上出現印有名字的冥錢，緊接着一連發生幾宗命案，過程各異，結果相同，事有蹊蹺，耐人尋味，管一見親自出馬，險些也着了道兒，到頭來還是由他揭發了一個令人咋舌的大陰謀。

**　　**　　**

寫「四大名捕」故事膾炙人口的溫涼玉，一改筆鋒，下期作出更精采的新嘗試，撰寫一部簇新的「七大寇」的故事，首篇刊出是「悽慘的刀口」，故事懸疑曲折，高潮迭起，人物罕見，場景統一。全文一氣呵成，開武俠小說的新形式，萬勿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海鷗奇案錄「巧破連環案」是一篇劃時代精采絕頂之超級巨著，編者特別推介。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9.00
一年港幣 $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侠世界
第24年
第34期
（總號 121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雙鷹神捕

傳奇故事

青冥錢

西門丁·文
可飛·圖



金盆洗手　孝子接位

六月的江南，火傘高張，晴天萬里，連一片雲兒也不見。烈日下，知了聲啞，樹木疲憊，葉子懶洋洋地捲縮着，野鳥都不知飛去何方。

官途上兩騎人馬却冒着紅日急馳而來，那兩匹馬一望便知不是下駟，渾身烏黑，沒一根雜毛，而且高大健壯，可是此刻全身披着水光，如匹發亮的緞子般，神態疲乏，舉步維艱，但馬上的兩個中年漢子猶不停地揮鞭抽打，馬兒吃痛，只得一邊噴着熱氣，一邊艱辛地望撫州府的臨川城馳去。

馬上那兩個中年漢子兩邊的太陽穴高高鼓起，分明是內外兼修的好手，奈何經長途跋涉，加上烈日當空，前襟後背都已爲汗水所濕。

馬匹很快便穿過城門，急遽地在街上奔馳，街上的行人見狀都忙不迭閃開。

其中一個身着葛衣的忽然把馬韁一拉，馬兒一聲驚嘶，人立而起，葛衣漢子已翻身躍下馬背，隨手一攔，擋住一個白髮老頭。

那老頭吃了一驚，叫道：「大王，老朽身上可沒財帛……」

葛衣漢子連忙道：「老丈莫怕，在下不是強盜，請問嚴老爺子的鐵劍莊座落何方？」

白髮老頭噓了一口氣，拍拍胸口，道：「壯士嚇死老朽了……咳咳，嚴老爺子的府上由前面那街口轉左便可見了，門口有兩隻石獅子，好認得很！」

葛衣漢子謝了一聲，轉身躍上馬背，「呀」地喊了一聲，與同伴催馬前進。

到了前面街口，兩人依言撥馬轉左，馳了幾丈，果然遠處有座巍峨的莊院，門簷上張燈結彩，一片喜氣，料想沒找錯，便快馬馳前，莊門外寬濶的石階上，站着幾個英氣勃勃的漢子，以及衣冠整齊的家丁，石階之旁，兩座石獅子齊眉般高，門匾上龍飛鳳舞地雕着六個金字：鐵劍門鐵劍莊！

那兩個漢子勒韁、甩蹬、擰腰、落地，幾個動作一氣呵成，馬匹却仍衝上石階，石階上的幾個漢子，連忙伸手抓住轡頭，把馬按停。

葛衣漢子舉袖拭拭額角上的汗珠，問道：「辰時未過吧？」

「恰好趕得及！」一個管事模樣的漢子道：「請問兩位大俠高姓大名，恕小的眼拙不曾識荊！」

葛衣漢子道：「在下王欽明，此乃王某義弟余師靖！」說着指一指身旁的同伴，他同伴身裁略矮，臉皮黝黑，五官一般，但嘴角兩旁的法令紋極深，令人一望難忘。

石階上的衆漢子齊是「呀」的驚呼一聲，臉上都有詫異及興奮之色，那管事神態更恭，哈腰道：「原來是川東雙義台駕光臨，恕敝門不知，有失遠迎！」

王欽明及余師靖連聲不敢，那管事朝內高聲唱喏：「川東雙義王大俠及余二俠駕到！」一聲如洪鐘，遠遠傳出。

王欽明心頭一懍，忖道：「素聞鐵劍門聲名雖不如九大門派顯赫，但門內人材輩出，單視此人便知傳言不虛！」當下便與義弟跟那管事入莊。

一入莊門，但見偌大的一個庭院，擺下了不少酒桌，黑壓壓的坐滿了人，大廳堂也是人影幢幢，可是此時竟無吵雜之聲，人人均轉首望向莊門。

王欽明臉露笑容與羣豪點頭，余師靖却面無表情，毫無表示，剛穿過幾排酒席，只見廳內搶出個長髯灰白一臉正氣，身材普通老者來，抱拳道：「川東雙義台駕光臨，蓬蓽生輝，請恕嚴某失迎之罪！」

王欽明忙道：「嚴老爺子俠名遠播，門下弟子高手輩出，在下兄弟早有心拜謁，只因俗務纏身，未能如願，今日匆匆趕來，未備禮物，聊表心意，失禮之處望老爺子見諒！」

那老者哈哈大笑，道：「兩位這幾年在川東，聲名如日中天，今日肯光臨已是給嚴某臉上貼金，什麼禮物也比不上這情義，快請入廳喝杯水酒！」

王欽明道：「老爺子胸襟不比常人，在下兄弟欽佩莫名，只是今日一見，老爺子健如松柏，老當益壯，自此退出江湖，未免令人可惜！」

嚴老爺子是鐵劍門的創始人，名令坤，今年已逾古稀，門下徒子徒孫極衆，在贛中一帶舉足輕重，他決定在今日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另立繼承人主持鐵劍門，是以各方豪傑均聞訊趕來觀禮，其中亦不乏抱着看看新掌門的風采的人。

當下嚴令坤大笑，道：「兩位盛讚使老朽汗顏，老朽能於歸隱前得睹兩位風采，亦有快慰平生之感，請進，容老朽替兩位介紹一下各方英雄！」

剎那間，廳上立即响起一片寒暄客套之聲，嚴令坤堅要王欽明兄弟坐右首席，王欽明推辭不得，便欣然就座。

同席六人全都是聲名顯赫之輩，非一方之雄，便是一門之主，計有霹靂堂堂主秦烈，湘東武林大家齊家少莊主「一劍斷腸」齊雲高，雄踞長江的大江帮副帮主柳沐陽。「飛天蝙蝠」蒲松柏，黃山派掌門師弟穆一程，丐帮八袋長老游百祥。

這些人身份雖然顯赫，但這些年來，川東雙義聲名極盛，倒也可以跟他們平起平坐。

就在此刻，只聽一個中年漢子呼道：「吉時已到！」

聲音雖不大，但廳內廳外的人俱聽得清清楚楚，心頭均是一跳：「鐵劍莊能自

立門戶，門內果然頗有賢能！」

穆一程輕聲道：「此是嚴掌門的大弟子邵宇，掌劍功夫都頗爲了得，尤其是一柄鐵劍，更巳得嚴掌門的九分眞傳，看來鐵劍門，八九是由他繼位！」

游百祥捋鬚道：「這也未必。」

說話間只見嚴令坤長身而起，走至大廳正中的一隻木几前，輕聲喝道：「取上來！」一個弟子立即應聲走入內堂，不久捧着一隻銅盆出來，把其置於几上。

嚴令坤又說道：「拿水來！」另一個弟子提起一隻大銅水壺，把壺內之水傾入盆內。

嚴令坤抱拳向四方道：「嚴令坤決意自今日起退出江湖，不理世事，今後江湖上的一切均與嚴某無關，若與嚴某恩怨未決的，洗了手後，便恩怨兩消，若有不讓嚴某安度餘年者，便請於此刻提出，嚴某照武林規矩辦事，有什麽過不去的，自當一一接下來。」

大廳此刻靜得落針可聞，只聽粗濁的呼吸聲此起彼落。嚴令坤見沒人作聲，便把雙袖捋高，又把雙手舉起道：「嚴某數十聲，若再沒有人反對便開始洗手了。」

人叢中忽然有個洪鐘似的聲音道：「嚴老爺子俠名昭著，相識滿天下，有誰敢不給你面子，老爺子但洗無妨，若有人反對，今日羣豪在此，也不會讓他揚威！」

此話一落，大廳內立卽有幾人附和，嚴令坤含笑道：「各位盛意及謬讚使嚴某旣高興又慚愧，但嚴某還是認爲該依武林規矩辦事。」說着便一二三地數了起來，他數得極慢，目光却自各人臉上掃過，心頭似亦頗爲緊張。

須知一般武林人在退出江湖而行金盆洗手典禮，若非懷有深仇大恨，都不會在此時出來搗蛋或尋仇，但這種事亦非不曾發生過，是以嚴令坤亦心頭忐忑，金盆洗手典禮完畢，即使有殺父佔妻之恨，也再不能討還，否則便要犯了規矩，須吃人恥笑及齒冷。

此際大廳又是一靜，只聽嚴令坤一聲一聲地數着：「七、八、九、十……」他又故意頓了一頓，才把雙手放入盆中，衆人至此才舒了一口氣，隨即歡聲四起。

所謂金盆洗手只不過是一種形式，嚴令坤雙手在盆內略浸一下，便把手舉起，旁邊一個弟子立即把一塊大紅毛巾遞了過去，嚴令坤拭乾了手，走回席位，神采飛揚道：「今日嚴某爲了一己小事，而勞動諸位千里而來，心頭難安，而諸位之盛情，又使老朽五內俱感，此情難報，唯望諸位多喝幾杯，不醉無歸！」

刹那間，大廳又再暴起一陣尖聲，客套聲不絕于耳。游百祥輕聲道：「嚴掌門自二十四歲出道以來，在江湖上打混了數十年，能急流湧退倒也難得。」

穆一程點頭道：「旁人金盆洗手雖然都臉帶笑容，但眉宇間始終不免有幾分落寞或難捨之色，只有嚴掌門毫無此態！」

秦烈接口道：「大丈夫理該如此，拿得起放得下，嚴掌門不愧是個人物！」

嚴令坤斟了一杯酒，道：「嚴某忝爲地主，本當好好欵待各方朋友，却怕下面的人手脚慢了，怠慢了各位，若有不善之處，尚請包涵！」舉起酒杯，「如今嚴某先敬諸位三杯。」

羣豪俱是豪飲之輩，都是連盡三杯而臉不改容，嚴令坤哈哈大笑，說道：「宇兒。」

邵宇忙喧道：「禮成，上菜！」

只見丫頭及家僕流水般把菜送了上來，多的不亂，急而不漏，羣豪對鐵劍門又多了一分敬佩之心。

菜上八道，酒過三巡，只聽得邵宇又再喧道：「請敝掌門宣佈繼承人及移交鐵劍！」

嗡嗡亂响的大廳倏地一靜，廳外的嘉賓都站了起來，引頸而望。

一個鐵劍門的小弟子把一隻長四尺，寬七八寸的盒子放在正中几上，隨即彎腰退下。

嚴令坤再度離席，向四方抱拳爲禮，緩緩把盒子打開，仲手自盒內取出一柄黑忽忽的長劍來，那劍又黑又寬，劍尖呈鈍圓，毫不起眼，羣豪心中都頗爲詫異：「這劍有何珍貴之處，却被鐵劍門作爲掌門的信記及權威的象徵。」

嚴令坤右手握劍，左手在劍上輕撫，目光忽然熾熱起來，臉上的神色也變得肅穆無比，沉聲道：「此劍看來，平平無奇，但却是嚴某在年青時於南海無意得到，據傳是以海底千年寒鐵所鑄，重而銳，鈍而利，堪稱寶劍。」說着輕輕在几角上一削，只聽「擦」的一聲，几角巳被長劍削下一角，那切口整齊如磨，直似快刀切豆腐般，羣豪不禁喝起采來。

嚴令坤臉色更加肅穆，揚聲道：「嚴某既然巳金盆洗手，這掌門之位自然也做不得，如今嚴某便把它傳與新掌門，自此之後，他便是鐵劍門的第二代掌門人，今後一切更須嚴守本門的門規，作同門的表率！」

大廳內外，數百人立時靜了下來，幾乎都屛息靜聽，看看嚴令坤要把鐵劍傳與何人。

嚴令坤緩緩地道：「照一般規矩，此劍該傳與本門大弟子邵宇！但宇兒武功雖好，行事却稍嫌魯莽，出手辛辣，過於嫉惡如仇，不合本門創辦精神，是以不合嚴某之意！」

說至此，他忽把聲音提高：「宇兒，爲師這番話可有講錯？你服是不服？」

邵宇神色一呆，隨即跪下道：「師父所講，句句中肯，弟子口服心服，不論由那位師弟接位，弟子都甘心聽命於他！」

嚴令坤正色道：「聽令於他又有何難？還得合力扶助他，使本門發揚光大！」

「是是，弟子謹遵師令！」

邵宇背後一個國字口臉的漢子，臉上登時露出笑容，在場之人大都認爲既然邵宇不能接任掌門之職，大概會由鐵劍門的二弟子周湛接位，不料嚴令坤接道：「湛兒，你行事沉穩謹愼，把鐵劍傳與你，本來十分合適，但可惜可惜……」

周湛連忙跪在邵宇旁邊，道：「弟子的確不能勝任，請師傅另傳他人！」

嚴令坤柔聲問道：「湛兒，你知爲師剛才連呼兩聲可惜是指什麽？」

周湛想了一下，道：「弟子資質愚鈍，師父的本領學不到一半，這……」

嚴令坤點頭道：「正是如此！可惜你

在這方面的成就太低，如今武林紛亂，掌門之職極爲重要，如果他的武功低微，又如何能領導該門發揚光大？」

廳內有不少人都暗暗點頭，忖道：「這話雖然極有道理，武林中強存弱亡，這掌門人若武功低微則確難以立足！只不知嚴老爺子要把位子傳與何人？」

嚴令坤吸一口氣，續道：「德兒！」

只見衆弟子中走出一個三十左右的漢子來，跪在地上道：「爹，不孝兒在！」

衆人一聽不孝兒三個字，便知他是嚴令坤的獨子嚴孝德！這嚴孝德因娘親脾氣不好，怕妻子將來難與婆婆和洽相處，是以寧願不娶。他事父母最孝，父母有令連一個不字都不敢出口，是以武林中人人稱其孝子，久之「孝子劍」便成了其外號。

當下嚴令坤道：「德兒，爲父本不想把鐵劍交與你，免得你師兄弟們以爲爲父偏心，但你大師兄性急魯莽，你比較仔細，却又不及你二師兄之果斷；你大師兄天生異稟，是塊上佳的學武材料，你武功是不及他的，但却又比你二師兄高。唉！你兩個師兄各有長處，只有你兩者兼備，是以爲父決定把劍傳給你！」

嚴孝德脫口道：「爹，這萬萬不得……」他從未在父親面前說過一個不字，此刻情急之下，衝口而出，但話出之後，心頭大急，一張臉漲得通紅，下面那半句話再也說不下去了。

嚴令坤雙眼一瞪，怒喝道：「你說什麽？」

嚴孝德叩頭如搗蒜，說道：「孩兒不孝，惹爹爹生氣……請爹爹寬懷頤養天年，孩兒決定侍奉在側，門內的事，由大師兄……」

嚴令坤哼了一聲，道：「你道爲父把劍傳與你，便可任意胡爲麽？今後門內之事，若難以處理的，必須請教你二師兄，若有外敵來侵，得聽你大師兄安排！」

「是是，但孩兒……」嚴孝德不敢再出言反對，但心內却實在不想當此要職，一時之間，竟不知如何向乃父勸說。

忽聽嚴令坤嘆了一口氣，道：「德兒，本來爲父也不想把位子傳與你，奈何你兩位師兄各有缺點，而你的師弟年紀又過輕，只好委屈你了！」

羣豪聽他父子的話都是一怔，齊忖道：「武林中門派雖多，但掌門之職却是極高的榮譽，這對父子忑也奇怪，一個不想做，一個又說此是委屈，當眞奇怪！若是別人只怕接之唯恐不及！」

嚴孝德沉吟了一下，道：「爹爹既然認爲如此，孩兒只好接令了，希望大師兄及二師兄日後多多提點！」

邵宇及周湛忙道：「師弟言重！師父對咱恩重如山，師門有事，愚兄們絕不會袖手旁觀。鐵劍令旗到處，上刀山下火海，絕不皺眉！」

嚴令坤臉色一霽，把鐵劍高高舉起，道：「鐵劍門弟子，嚴孝德接劍！」

嚴孝德雙手高舉接過鐵劍，只覺那劍入手沉重無比。

嚴令坤向兒子打了一個眼色，嚴孝德便站了起來，仍把鐵劍高高舉着，鐵劍門的弟子見狀忙都跪下，口呼：「參見掌門人！」

嚴孝德突然見師兄弟們都對他跪下，心頭着慌，迭聲道：「使不得，使不得……」轉頭望向乃父，嚴令坤捋鬚而笑。

嚴孝德急道：「爹爹，你快叫他們起來吧！」

嚴令坤臉色一沉，道：「如今你巳是掌門，有什麽事不會直接吩咐他們麽？」

嚴孝德把劍放在几上，伸手扶起兩位師兄，說道：「師兄請起，沒的折殺小弟了！」

衆弟子這才站了起來，嚴孝德焦急的臉色至此才稍定，游百祥閱人無數，看後不禁暗暗詫異：「這嚴孝德雖是孝子，却非領導之材，嗯，嚴老爺子這次怕要挑錯人了！」

穆一程輕聲在他耳畔道：「老叫化，今後鐵劍門聲名只怕不如往日了！」

游百祥道：「不過這也有好處，起碼贑中少了些糾紛，未嘗不是同道之福！」

穆一程輕嘆道：「若在以前，小弟必與你有此同感，奈何江湖險惡，風起雲湧，正道力量不足，邪道自然要蠢蠢欲動矣，只怕糾紛不但不會減少，反而增加！」

秦烈接口道：「不錯！自古以來便是正長邪滅，邪長正弱，正與邪天生世仇，善心感動不了，只能以殺止殺！」

王欽明忙道：「這又未必，所謂邪魔，其實有的只是出身不能選擇，實則他們並沒多大的惡行，若能感召使之由邪而正，何樂而不爲？」

秦烈瞪了他一眼，冷哼一聲：「這種話秦某也不知聽過多少人說過了，可有多少個人成功？」

「少人成功並非等於不能成功！」

秦烈正想再說，但却爲嚴令坤宏响的聲音所止：「因敝門的小事，阻延了諸位的飲興，老朽深覺不安，如今請諸位繼續飲宴！」

邵宇立即喝道：「禮成！上菜！」

那些丫環及家僕又把一道道菜送了上來，大廳又滿溢歡笑之聲。

嚴令坤親自携子來至嘉賓首席敬酒，衆人忙長身回敬，嚴令坤道：「犬子年輕識淺，將來還望諸位不吝指教提點！」

衆人連呼不敢，嚴令坤又道：「如今天色巳晚，諸位今夜請在寒舍歇宿吧！」

穆一程道：「莊主事務繁忙，吾等實在不敢再打擾！」他因嚴令坤巳金盆洗手，是故改以莊主相稱。

嚴令坤道：「老朽與諸位闊別巳久，早欲找個機會聚聚，却苦無良機，今夜難得如此齊全，秉燭夜談不亦悅乎？請諸位萬勿推辭！何況老朽年事巳老，今後也不知是否還有此等良機否？」

游百祥說道：「秉燭夜談，可有美酒否？」

嚴令坤素知他說話風趣，笑道：「有有，只怕你未曾喝畢，便巳大醉！」

游百祥哈哈笑道：「有美酒老叫化還有不留下來之理麽？人生難得幾回醉，醉了之後煩惱全消，又何懼之哉！」說罷一陣大笑。

衆人見他如此說，自不好再反對。這一頓直吃至起更才散席。鐵劍門衆弟子都忙於送客，只見邵宇過來道：「諸位請跟晚輩先到客房休息一下，等下家師自會去

拜訪諸位！」

鐵劍門便設在鐵劍莊之內，不但嚴令坤一家住在莊內，他門下弟子的家眷也都住在莊內。嚴令坤共收十二個弟子，除了自己的獨子之外，其他十一個全都是孤兒，是故他們不但視嚴令坤為父，也視鐵劍莊為家。嚴令坤創下的「鐵劍凌風」劍法雖非武林絕學，但門下弟子人人視如同胞手足，十二個人如同一人，是故贛境的邪魔外道都不敢輕易去招惹他們。

由於嚴令坤自幼立志，決心要自創一套劍法，這套劍法在他四十歲時才具雛型，那一年嚴令坤才娶妻，越三年產下嚴孝德。五十五歲那年劍法終於大成。嚴令坤立願要自立門戶，便開始覓徒而授。六十歲那年終於成立了鐵劍門。

邵宇是他的大弟子，今年已三十五歲，而且也已為人師表了，算起來鐵劍門如今已有三代了。

鐵劍莊佔地頗廣，重重疊疊，似乎有幾個院子。邵宇帶着秦烈等人到左首一個院子內，道：「客房之內一切俱備，諸位隨便挑一間吧！」

衆人謝了一聲，各自推開一扇房門，果見房內床、椅、几、桌、被褥、帳子，甚至桌上還放着一把葵扇，果然是一應俱全。

川東雙義王欽明及余師靖同住一室，兩兄弟見鐵劍莊招呼週到，心頭都十分歡欣。正想關門，忽見丫環們抬着澡盆清水入房，讓他們洗澡，羣豪更是高興。

半晌，忽聽左右隔隣的房間都有人聲，料必留在鐵劍莊過夜的人並不少。羣豪也不在意。洗了澡，却仍不見嚴令坤來相請，王欽明及余師靖日間趕路，十分疲勞，忍不住坐在床上調息。

冥錢初現

過了好一陣，王欽明及余師靖忽被一陣拍門聲吵醒，王欽明散了功，走下床把房門拉開，只見門外立着一個管事模樣的漢子，目光烱烱，一望便知是個練家子。

「王大俠，余大俠，家師在小廳相候，請兩位跟小的來！」

王欽明心頭一懍，忖道：「素聞鐵劍莊除了有鐵劍門的好手外，尚網羅了不少好手在莊內，儼然如一個帮會，如今看來傳聞倒無不確之處！」

心念轉動間，三人已穿過走廊，只見秦烈，穆一程等人已在前頭，忽然遠處傳來一陣梆子聲，却原來已是二更時分了。

穿過走廊，却是一座小小的花園，小廳便在花園的另一端，燈火通明，嚴令坤換過一襲黑袍子，含笑立在台階上迎客。

衆人入廳，只見廳中放着一張大桌，桌上擺着幾式送酒的小菜，兩個妙齡丫頭手持酒壺，侍候在側。

「請諸位入座！」

羣豪入座之後，丫頭立即上前斟酒，穆一程輕咳一聲，道：「老爺子今日辦了兩件大事，穆某敬您一杯！」衆人也紛紛舉杯。三杯過後，氣氛忽然一靜，羣豪都有不知如何啓齒之感，原來嚴令坤雖然客氣，但他在江湖上走動不勤，加上半生只浸淫在劍術上，跟各大門派豪傑絕少來往應酬，是故互相間的交情並不深。

嚴令坤自也知道，乾咳一聲，道：「老朽大半生都花在劍術上，跟諸位甚少來往，今日請諸位來此一聚，一來是欲補償前過，二來也有一事相求……」

游百祥哈哈笑道：「什麽叫補償前過？你這樣一說，老叫化却喝不下酒啦！」

秦烈却道：「某家素來爽快乾脆，你有什麽事相求，但說無妨，若不違天和，不損同道利益，不犯武林規矩的，咱們做得來的，自不會推辭！」

王欽明接口道：「不錯，咱們雖然少來往，但大家既為同道，便是朋友，為朋友兩脅插刀本就是尋常事！」

嚴令坤豎起拇指，讚道：「王大俠不愧是川東雙義之一！」

王欽明忙說道：「大俠兩字實在不敢當！」

嚴令坤輕咳一聲，道：「犬子年輕識淺，而且優柔寡斷，更兼沒有什麽江湖經驗，老朽怕百年之後，本門要毀在他手中，是以希望諸位日後多多提携！」

齊雲高忙道不敢。「老爺子既然有此担心，為何又把掌門大任傳與他！」

嚴令坤眼露憂慮，長嘆一聲：「此實乃無可奈何之事，老朽弟子雖衆，但都是些難膺重任的草包，無奈之下，只好把廖化作先鋒了！」

游百祥訝然道：「令大弟子老叫化曾與他有兩面之緣，雖只匆匆一瞥，但觀其武功及為人都非下駟，老爺子為何……」

嚴令坤嘆了一口氣：「老朽何嘗不知？只因他自幼父母慘遭殺害，是故長大之後，嫉惡如仇，下手絕不留情，老朽就是怕他四處樹敵，替本門招來災難！」

秦烈不悅地道：「若是因此招來強敵，貴門上下自然合力抵擋，這可沒有不對之處！」

「本門人手單薄，不比貴堂，老朽不想在脚跟未穩之前便被毀滅，縱觀武林任何一門一派若能長久立足者，無不是在創業之初，戰戰兢兢，小心翼翼，否則羽毛未豐，便將遭扼殺！」

衆人一想，果然如此，便紛紛點頭。

只聽嚴令坤續道：「何況此子極之好勝，又愛面子，本門若由他執掌，必多與同道爭執，是故經數日夜的推敲，終於棄之！至於次徒周湛，本來頗為穩重，可是武功太低，若是立他，不但大徒不服，甚至其他弟子亦不服，是以也棄之也！」

他眼光自各人臉上掃過，續道：「其實犬子亦無能力膺此重任，只是他是老朽之子，若是立他，旁人看在老朽面上，自然會忍讓三分，如此敝門便也不至於形同散沙！」

羣豪一聽，却覺其考慮十分周全審慎，不禁又點了一陣頭。

嚴令坤舉杯勸飲，又道：「老朽有時頗為後悔……」

齊雲高忍不住問道：「老爺子後悔什麽？」

「後悔五十多歲才收徒，待得發現其朽木時，要想再覓其他弟子，為時已晚！但同心一想，要想自創武學，又自立門戶，絕不能心有雜念，若早有家室師門之累，只怕終其一生亦難望達到此目的，唉，

人謂創業艱難，繼業更難，果然是大大有理。」

齊雲高想起自身所為，不覺暗感慚愧。他家是武林世家，在皖東一帶頗具實力，他自幼長於豪門，雖不致淪為紈袴子弟，但事業之心從來不重，因此成就有限，此際聽了嚴令坤這番話後，不由暗暗立志，要光大門戶。

秦烈等人都是一堂一帮之首腦，對創業及建業之艱辛比齊雲高自然更有體會，剎時間，嘆惜聲此起彼落。

半晌，一直不作聲的余師靖忽然問道：「適才聽老爺子謂發現門下弟子多是朽木時，要另覓佳徒為時已晚，余某頗有同感，但貴門共有十二弟子，難道他們都是朽木麽？而且老爺子覓徒時，難道都草率其事麽？」

柳沐陽心頭一動，忖道：「這姓余的頭腦比姓王的清醒得多。」他心中也有此念，是以拿眼望着嚴令坤，要看他如何解釋。

嚴令坤神色一呆，隨即問道：「未知余二俠門下是否有弟子？」

余師靖道：「在下本領低微，不敢誤人子弟，至今尚未敢收徒。」

席間數人臉色都是微微一變，尤其是秦烈及游百祥，他倆都有不少弟子，余師靖這幾年聲名極盛，武功自然不低，他說怕誤人子弟，豈不有諷刺旁人之嫌？

嚴令坤哈哈一笑，道：「原來如此，這就難怪余二俠有此一問了，須知有些人在孩童時便十分聰明，但長大後却又變得極之尋常，每個人擇徒時，自然都會找個聰明伶俐，天資較高的，但誰能料到他以後會變成什麽材料？」

秦烈道：「確是如此，某家的三徒，幼時資質最佳，當時某家得到他時，喜不自勝，以為後繼有人，而四徒資質最差，奈何他是某家一位故人之子，其父臨死時把他託與某家，某家念在交情，雖見其資質魯鈍，也只好答應。可是過了幾年，這小子忽然變得聰明起來，而三徒却越來越平凡，至此，第四徒之武功已遠勝三位師兄。」

蒲松柏尖笑一聲，道：「這又有何奇，世上本就有很多這種人，其實並不奇怪，有的人智慧早開，有的人比較遲，有的智慧雖較遲開，但後勁極強，年紀越大智慧越高，有些人則反之。」

嚴令坤望了余師靖一眼，意思是說你明白了沒有。余師靖不答，但心中仍覺謎團難解。

只聽嚴令坤又道：「常言道：明師出高徒，但明師可期而不可遇；却不知要找個佳徒也是可遇而不可求。」

在場之人都是武林高手，此言一出，衆皆拍掌同意，共浮一大白。

嚴令坤隨即問：「諸位經常在江湖上走動，可知附近數百里內可有什麽厲害的脚色否？」

羣豪於是各舒己見，這個說某某人劍法高強，那個又說某某人拳脚堪稱一絕，再而推廣之，幾乎論遍整個江南的好手。

所謂識英雄重英雄，羣豪說到這等事，便都口沫橫飛，若是所見相同者，餘人盡皆叫好，不覺已飲得杯碟狼藉，皆有幾分醉意，遠處忽然傳來四更的梆子聲，嚴令坤道：「夜已深了，老朽送諸位回房去吧。」

游百祥道：「老叫化酒飽飯足，此刻離天亮不遠，就此別過。」

嚴令坤道：「游長老為何如此見外？老朽本想請你小住幾天哩。」

游百祥正容道：「老叫化天生賤骨頭，有福享不着，敝帮事務繁重，老叫化還須趕去南方處理一件事。」

嚴令坤道：「如此老朽也不敢勉強，待我送你出莊吧。」

話音甫落，忽聽前頭傳來一道尖叫聲，羣豪一怔，忖道：「這聲音怎地如此奇怪？」轉頭望向嚴令坤，只見他亦是滿臉詫異之色。

游百祥臉色一變，道：「這道聲音似乎不甚妙……」

蒲松柏冷笑一聲，道：「這分明是臨死前的慘叫，何止不大妙。」衆人素知他為人介於邪正之間，又極是難纏，是以都不應他。

嚴令坤澀聲道：「聲音似乎是來自客房，請諸位跟老朽去看看。」說着標出小廳。

羣豪立跟在其身後，一行人向安頓嘉賓的那棟小院奔去，只見小院內已有不少留宿賓客跑出走廊，而鐵劍莊內的弟子及護院也都應聲而來。

一個駝背，臉上蓄着一撮山羊鬍子的中年漢子道：「莊主，在下懷疑剛才那聲是胡大俠發出的。」

秦烈性子躁急，忙喝問道：「胡大俠？那一個胡大俠？」

駝背漢子瞪了他一眼，冷冷地道：「『落英劍』胡尚孔胡大俠。秦堂主倒像是此間主人般，嘿嘿……」

秦烈臉色一變，傲然道：「某家雖非此間主人，但天下人管得天下事，此間既然發生了意外，某家多口問一句，也不成麽？」

原來這駝背漢子叫刁三進，有個外號「鐵拐銅駝」是個介乎邪正之間的怪客，脾氣怪誕，性子又硬，活躍於湘贛一帶。他見秦烈大刺刺的神態，忍不住出言諷刺。當下他怪眼一翻，把鐵拐一頓，仰頭哈哈笑道：「好一句天下人管得天下事。」

秦烈嘿嘿冷笑：「姓刁的，你頓拐敢情是示威麽？」

刁三進道：「刁某自知身份，那敢在人莊內放肆。」

秦烈臉色更變，正想發作，嚴令坤忙道：「兩位何必為一件小事而爭執？瞧在老朽臉上，就此揭去如何？」

兩人不得不給主人幾分面子，當下同時冷哼一聲。嚴令坤又道：「請諸位跟老朽去胡大俠房中看看。」

衆人隨他走至一間客房外，嚴令坤伸手在門上一推，門自內上了鎖，他眉頭一皺，叫道：「胡大俠，胡大俠！老朽嚴令坤，請問是否發生什麽事？」

他連叫兩遍，房內都無人應他，嚴令坤輕吸一口氣，舉掌按在門上，內力到處，只聽「啪」的一聲，門閂已被震斷，房門「呀」的一聲打開。

蒲松柏暗道：「這糟老頭的內力倒甚

雄渾。」須知拍開房門極不難，但嚴令坤是把手掌輕輕按在門板上，隨即把門震斷，這份內力非有數十年的修為不可。穆一程舉目望向門板，見門板完整無缺，心頭也是一懍。

嚴令坤抬步入房，目光一橫，步子立時加快，衆人也忙蜂湧入房，隱約見胡尚孔躺在床板上，錦被上染着一團鮮血。

嚴令坤雙手發顫，晃着火摺子，把被子揭開，只見胡尚孔胸膛上斜插着一枝短箭，那箭入肉極深，只露出短短的一截箭羽。箭頭斜射入胸，透過心房。嚴令坤伸手一探，早巳沒有氣息。

齊雲高說道：「兇手一定是自窗口進來……」

羣豪齊轉頭望向窗口，果見窗櫺上的紗紙，露出一個洞子來，柳沐陽爲人十分聰明，見狀脫口道：「這是弩箭！兇手在窗外發射！」

嚴令坤臉色灰白，大喝道：「德兒何在！」

半晌，只見嚴孝德臉色蒼白地走了入來，顫聲道：「孩子在，不知爹爹有何吩咐？」

嚴令坤指着胡尚孔的屍體，道：「你看見沒有？」

嚴孝德慢慢走前，看了幾眼，道：「胡大俠巳……爹，這是誰下的毒手？」

嚴令坤臉色鐵青，喝道：「無用的畜生！我要問你，你却來問我？如今是你當掌門人，還是爲父！」

嚴孝德忙曲下一膝，道：「是孩兒糊塗，請爹爹息怒，孩兒這就去査問值班的師弟及護院師傅們。」

嚴令坤怒氣未息，揮手道：「那還不快去！有了端倪便來稟！」

嚴孝德連聲應是，躬身後退，嚴令坤見他出了房，兀自怒氣難息地道：「這小畜生當眞無用！咳，倒讓諸位見笑了。」

羣豪連聲不敢，心中却齊忖道：「嚴孝德即使不是無用的傢伙，也非出息的人。嗯，看來鐵劍門前途並不樂觀。」柳沐陽更是暗自歡喜，須知武人最爲重視聲名，鐵劍門與大江帮相距不遠，鐵劍門若是聲名鼎盛，大江帮自然要被其掩蓋。

當下嚴令坤忙道：「請諸位坐下，大家研究一下。」

說着把桌上的蠟燭點燃。

羣豪或坐或站，嚴令坤問道：「諸位有誰是跟胡大俠同道而來的？」他連問兩聲，沒人答他。

半晌，只聽刁三進道：「胡大俠甚少在江湖上走動，又是性子孤僻，料沒有人跟他同道。」

嚴令坤點點頭，又問：「可有人知道胡大俠有什麽厲害的仇家否？」

秦烈忽然道：「這個問刁大俠，他自然知道。」

刁三進霍地回頭，怒道：「姓秦的，你這是什麽意思？」

秦烈嘿嘿笑道：「胡尚孔早數十年還不時出來走動，是故某家還聽過他『落英劍』的大名，至於什麽大俠的，某家可不曾聽過，看來刁大俠與胡大俠必有一段交情。」

羣豪一想，都覺秦烈此言有理，忖道：「不錯，雖說胡尚孔爲人尚屬正派，但却不曾聽聞他有什麽義行，雖說武林中人喜以俠字相稱，但將大俠兩字加在他身上，的確不大貼切。」

刁三進怒道：「姓秦的，你稱刁某大俠是諷刺我不是？你諷刺我也就罷了，爲何連胡大俠也諷刺了？」

秦烈道：「某家却沒這個意思，剛才那道尖叫沒人認出是胡尚孔的叫聲，你却一聽便斷定是他，若非你與他有特殊的關係，又怎能聽得出？爲何莊主是主人反而聽不出來？」

嚴令坤神色一懍，見羣豪都把眼望向刁三進，忙乾咳一聲，問道：「刁兄，嚴某也有此感，你若知道一點端倪的，盼能坦白相告，好讓敝莊把兇手擒下，爲胡兄報仇。」

刁三進說道：「七年前，刁某在湖南與『疤面老三』相鬥，後來刁某雖把他殺死，自己也身受重傷，幸得胡大俠賜藥相救。」

嚴令坤點頭道：「原來如此，刁兄自此便與他來往？」

「沒有，」刁三進搖搖頭，「胡大俠只陪刁某一日，便悄悄離開了，也沒留下住址。」

嚴令坤笑道：「刁兄記憶力之強，好生令人佩服，只見過他一面便能認出他的叫聲。」

刁三進道：「也不止一面，前年刁某在襄陽的一家酒樓無意中碰到他，昨午他來時，刁某也跟他說過幾句話。」

嚴令坤吸了一口氣，問道：「刁兄昨午既然與胡兄接觸過，可曾發覺他的神色有何異常之處？」

刁三進略一沉吟，隨即搖頭道：「沒有。」

「胡兄又有否告知你，說他有什麽厲害的仇家？」

「也沒有。」

嚴令坤詫異地道：「那麽刁兄跟他談些什麽？」

刁三進臉色一變，道：「刁某只跟他寒暄了幾句，他一向不喜歡說話，刁某自然不會自討沒趣，死磨着他。」

嚴令坤忙道：「刁兄勿怒，只因此事關係到胡兄的死因，老朽才敢不揣冒昧問問。」一頓抬頭轉向羣豪：「諸位可有什麽高見？」

齊雲高問道：「嚴老爺子跟胡大俠的交情如何？」

嚴令坤道：「只有一面之緣。」

柳沐陽接問：「那麽胡大俠昨日是否是應邀而來的？」

嚴令坤一怔，道：「老朽沒有發帖給他，但昨日到寒舍的，大部份都沒接帖，這種事事實上是不分疏近，一般人都喜湊熱鬧，或者到這種場所找尋朋友。」

柳沐陽道：「這點在下自然知道，只是以胡尚孔的爲人，他可不像是個喜湊熱鬧的人。」

游百祥脫口道：「不錯，這果然有點奇怪。」

嚴令坤手掌在大腿上一拍，叫道：「莫非他是來避仇的？」

柳沐陽道：「有理，但也有可能是他

來此找人報仇，不過却反被對方殺死。」

羣豪望了他一眼，心頭都是忖道：「看不出此人頭腦如此冷靜。」

嚴令坤臉色一變，道：「如此說來，殺死胡兄的兇手，自亦是老朽的嘉賓。」

蒲松柏冷笑一聲：「這可未必！」

嚴令坤臉色一沉，道：「然則蒲兄又有何高見？」

蒲松柏淡淡地道：「兇手也可能是貴莊的人！你對你手下那批護院的底細來歷都一清二楚麽？」

嚴令坤嘆了口氣，如同鬥敗公鷄般。穆一程道：「莊主何不拔出胡兄身上那根短箭？說不定能自箭上找到什麽綫索！」

嚴令坤頷首長身，走至床前用姆指及食指夾住箭柄，用力向上一抽，那根短箭帶着血脫體而出。他隨即把短箭放在桌上，說道：「請諸位鑑定一下，這是誰的暗器？」

羣豪目光一落，見那箭長五寸，箭桿是以竹子所製，前後兩面都沒有刻下什麽記號，一時之間都沒人作聲。

天色漸亮，陽光自紗窗透射了進來，嚴令坤吹熄了蠟燭。不一忽，只見嚴孝德臉色青白地走了進來，嚴令坤臉色一沉，問道：「查到了沒有？」

嚴孝德霍地跪在地上，道：「爹，孩兒不肖，查不到什麽端倪……」

「那麽護院怎說？」

「他們說沒有發覺外人進出！」

「飯桶，通通都是飯桶！」嚴令坤大怒，「限你三個月之內查出兇手，否則你以後便不必回家！」

嚴孝德滿臉焦急，又不敢分辯，只不斷地叩頭，游百祥道：「這事也怪不得賢侄子，況且他又不是捕快，三個月教他如何查得出來？」

嚴令坤稍霽，道：「那麽便多寬限三個月吧，還不謝謝游長老？」

游百祥忙道：「不必多禮，老叫化要走了，異日再會！」說着轉身而去，大力拉開房門。

那門開得急，不免帶起一陣風，忽然有人發現桌下飛出一張紙來，定睛一望，却是一張拜祭死人的冥錢！

此刻嚴令坤也已發現，忙叫人拾起來。衆人心頭都是十分詫異，心想房內怎會無端端跑出一張冥紙來，是以都向嚴令坤雙手望去。

那冥錢，是尋常所見的淡灰黃色，但上面却以青墨印上花紋，與尋常的有異。

穆一程道：「這紙有古怪！」

嚴令坤把冥錢交給他，穆一程接來一看，眉頭忽然皺起，把冥錢拿至齊雲高面前，道：「齊公子，你看這紙上的花紋是否有甚奇怪？」

齊雲高把它拿至窗前觀看，良久忽道：「這些不是花紋，是字！」

衆人都是心頭一跳，連忙圍了過去。「有字？寫些什麽？」

齊雲高道：「似乎是令狐碩，柳兄你辨認一下！」

柳沐陽識字不多，只望了一眼便把它交給嚴令坤，嚴令坤看了一會兒，道：「確是令狐碩，嗯，令狐碩是什麽意思？」

秦烈年紀較大，在江湖上巳打滾了數十年，當下他眉頭一皺，道：「令狐碩是個名字，某家好像聽過……」

游百祥因發現了張冥錢而仍未離開，聞言脫口道：「不錯是個人名，各位是否還記得三四十年前有個外號叫『神箭金劍』的人？」

秦烈也喜道：「不錯，某家記起啦，那『神箭金劍』的確叫令狐碩！想不到他還未死！」

嚴令坤失笑道：「三四十年前，他若只有三四十歲，此刻也不過是七十多歲，咱們學武之人比較長壽，可不奇怪！」

游百祥道：「不，此人起碼巳過了八十！」

嚴令坤抓起那短箭，喟然道：「此君神箭之名的確不虛！」羣豪見他如此說，也都認爲兇手必是令狐碩。

刁三進道：「胡大俠才年過六十，却不知跟他有何仇恨！」

余師靖忽然問道：「胡尚孔在此留宿，不知是否莊主留他的？」

嚴令坤道：「老朽只對他們說，若不嫌寒舍淺窄的，便請留下來歇一宵，不料胡兄便留下來，老朽自然不會反對，便帶他來此安歇！」

刁三進恨恨地道：「刁某身受胡大俠的大恩，這仇一定要替他報，只不知這令狐碩住在何處！」

忽然一個中年漢子答道：「在下在兩個月前於芙蓉山的一座樹林外見到他，看情況他似乎是住在林子內！」

刁三進精神大振，道：「如此甚佳，刁某立即去把他碎屍萬段！」

嚴令坤急叫道：「且慢！」轉頭問那漢子：「閣下看來年紀不大，如何能識得他？」

那漢子道：「在下自師尊口中得悉令狐碩右頰長着一顆金錢般大小的痣，而且痣上還長着毛。那天在下剛巧自那裏經過，因找不到路，恰好碰到他，便向他查詢上山的道路，他一一相告，後來在下問他姓名，他哈哈一笑，道：『我巳數十年不用姓名了，如今巳經淡忘，老弟快去吧，天色晚了，山路便不好行走！』他說罷又指一指臉上的黑痣，然後轉身而去。

「這剎那，在下才突然想起此人，於是問他：『尊駕可是令狐碩兄否？』不意那人竟然不答，大笑揚長而去！也不知在下是否認錯人！」

嚴令坤點頭道：「不錯，咱們寧願慢慢調查，也不可隨便冤枉人！」

刁三進道：「不管如何這倒是根綫索，你們若不去，刁某自個去問他！莊主，在下有個不情之請，請問可否把這張青冥錢送給在下。」

嚴令坤一怔。「刁兄要此紙何用？」

「我自有用處！」

「好吧！」嚴令坤把冥錢交給他，又道：「諸位，天色巳亮了，無論諸位是否肯再留下來，也請先到小廳用早膳！」轉頭望刁三進。「刁兄也請用了早膳後再離開！」

刁三進略一沉吟，終於點點頭，把青冥錢收入懷內。

游百祥却道：「諸位請慢，老叫化先走一步，請莊主派個弟子來引路！」

嚴令坤忙吩咐他的第十徒弟司馬全帶他出去，羣豪也魚貫跟在嚴令坤背後，到小廳用膳。

大興問罪之師

羣豪雖一夜沒睡，但見桌上之點心十分精美，都是胃口大開，放懷吃喝起來。

吃至一半，嚴令坤忽然叫道：「哎，老朽剛才竟然忘記搜查胡兄的衣物！也許他身上會有什麽綫索！」

蒲松柏心中暗暗冷笑：「這一點老子早已知道，只是看你們都是些窩囊飯袋，不想提醒你們而已！」當下長笑一聲，道：「屍體在房內，莊主何時愛搜便搜，也沒人過問！」

嚴令坤臉色微微一變道：「蒲兄言重了，不如目下咱們聯袂去搜一搜如何？」

蒲松柏道：「多謝莊主一番美意以及盛情招待，蒲某身上另有要事，就此別過！」說着抱拳一拱，轉身而去。

嚴令坤忙道：「蒲兄慢走，幾時有空便請駕臨一聚！湛兒替為師送客！」

刁三進忽然也推席而起道：「蒲兄請等一等！」

蒲松柏轉頭道：「蒲某與刁兄不是同道，刁兄自己請便！」

刁三進冷哼一聲，鐵拐一頓，駝背一聳，也標了出去。這兩個人物都是脾氣古怪，行事但憑好惡，但蒲松柏倨傲，刁三進兇狠，自有頗多不同之處。

嚴令坤見羣豪都已吃得差不多，便率眾返客房。只見胡尚孔仍躺在床上，房外站着幾個鐵劍莊的護院，嚴孝德坐在椅上，臉色十分凝重，他見嚴令坤來至，忙道：「爹！」肅手而立。

嚴令坤問道：「可有人進過房？」

嚴孝德低頭道：「孩兒生怕再犯錯誤，惹爹爹生氣，一步也沒離開。」

嚴令坤臉色稍霽道：「請穆大俠、柳副帮主、秦堂主跟老朽一齊上前搜查！」

四人走至床前，嚴令坤把錦被揭開，隨即喃喃禱告一番，把胡尚孔的屍體拉近，伸手入懷一陣摸索，半晌道：「懷內除了有銀子之外，再無別物！」

柳沐陽道：「何不把其上下內外的衣服全部除下，仔細搜查一下？」

「有理！」嚴令坤立即小心翼翼替其寬衣解帶。不一刻，胡尚孔的屍體經已毫無寸縷。嚴令坤把衣服拋在桌上，道：「諸位請看！」

羣豪在衣服上搜了一陣，只搜出一些銀子，一柄長劍，餘者則只是一條汗巾，一塊繫在腰帶上的玉珮。

嚴令坤道：「諸位有何高見？」

羣豪面面相覷，都作聲不得。良久，齊雲高才道：「如今只好到芙蓉山下一行了！」

嚴令坤道：「老朽經已金盆洗手，不便再到江湖走動，這事便拜託諸位勞心了！德兒，你陪諸位叔伯去芙蓉山一行！」

嚴孝德道：「孩兒離遠，爹爹及娘乏人照顧……」

嚴令坤喝道：「痴兒！爹爹還須你照顧麽？再說莊內還有這許多人！」

「但是那些人粗手粗脚的，怎及得孩兒……」

嚴令坤懊惱地揮揮手，止住他。「別再廢話！胡兄死在咱莊內，你忝為本門掌門人，若不親自去走一趟，又怎能對得住天下英雄！」

嚴孝德不敢再言，嚴令坤換上一副笑容，道：「諸位到芙蓉山沿途的一切開支，都由敝莊負責，此乃聊表一點心意，絕無輕視諸位之意！德兒，你在路上一切可得聽秦堂主、穆大俠等人的吩咐指導，萬不可自作主張！」

穆一程連聲不敢，嚴孝德却欣然受命。秦烈道：「事不宜遲，咱們現在便起程吧！」

嚴孝德跪下禀道：「爹，不孝孩兒去了，您與娘親多加保重！」

嚴令坤道：「為父吩咐你二師兄陪你去，另者多帶些銀子上路，再帶幾個護院去！」

半晌，一切便已備妥，嚴令坤親送眾人出莊，才長嘆一聲入內，邵宇問道：「師父，這種武林的仇殺，日夕發生，何必為此煩惱？」

嚴令坤默然不悅，道：「但胡尚孔是死在咱莊上的，人家會怎樣說？輕者說咱們粗心大意，說兇手潛入客房行兇，重者則罵咱們莊內藏有不明來歷之人，甚至會說胡尚孔是咱們殺的！」

邵宇急道：「咱們若要殺人又豈會在自己莊內動手？」

嚴令坤喟然道：「有識之士自然會這樣說，但天下間無知者極多，大多是人云亦云之輩……」

邵宇怒道：「如果他們敢亂說辱及我們，弟子便饒不了他們！」

「你敢與天下英雄為敵麽？」嚴令坤臉色一沉，喝道：「你知否為師為何不立你為掌門的原因麽？」

邵宇神情一歛，彎腰說道：「弟子知道！」

嚴令坤道：「你就是魯莽，但除此之外，你師弟們再無一人及得上你！也許再過三五年，你脾氣改了，為師還是要把你扶上掌門之位！」

邵宇忙道：「三師弟當掌門，弟子絕無意見，師父請放心，弟子一定盡力匡扶他！」

嚴令坤臉露担憂地道：「你三師弟的脾性難道你也不知道？他連殺個人都不敢，唉……」忽然揮揮手，「好好把胡尚孔葬掉，你二師弟及三師弟不在，門內的事你多費點心！」

邵宇恭聲應是，嚴令坤走了幾步，忽然轉頭道：「對啦，為師到後莊閉關練功，沒事不可來打擾我！」

「是，我叫丫環依時送食物去。」

「不必，為師這次要閉關練功，我自會帶水進去！」

「是是！」邵宇連忙吩咐手下為胡尚孔準備喪禮。

× × ×

且說刁三進出了鐵劍莊，見蒲松柏向東而去，他便取道西南往芙蓉山進發。他性格雖然兇狠，但對恩仇兩字看得極重，有恩報恩，有仇報仇的觀念深種腦海，是故決心殺死令狐碩而替胡尚孔報仇。

刁三進早起夜宿，走了一天，眼看離芙蓉山已不遠，正在暗暗計劃如何報仇，忽聽背後傳來一陣轟轟的馬蹄聲，如同驚雷。刁三進吃了一驚，轉頭一望，只見背後遠處，塵頭蔽空，十數匹快馬追風逐電而來。

刁三進忙躲入路旁的樹林，不久，那些馬已至跟前，刁三進抬頭一望，見當先那騎馬上赫然坐着秦烈，秦烈背後却是穆一程、齊雲高及嚴孝德等人，心想這干人大概也是要去芙蓉山，一顆心登時一鬆。

正想出去打招呼，忽地心頭一動，忖道：「這些人一到，老子還能殺得了令狐碩麽？須得趕在他們前面，才能親手報得了仇！」

心念一定待秦烈過去後才自樹林走了出來，向來路反走上去。半晌，只見一個書生騎着一匹駿馬，一個書僮挑着書箱行李跟在馬後，慢慢而來，看樣子這主僕二人大概是遊歷的學子。

刁三進見那馬生得神駿，暗道：「天助我也！」鐵拐一點，急迎上去。

那書生見他來得凶，拉馬避在一旁。不料刁三進背子雖駝，武功却甚為了得，半空擰腰一轉，鐵拐向前一戳，喝道：「下馬！」

那書生手無縛鷄之力，見狀大驚，未待鐵拐點至，經已自另一端跌下去。

刁三進哈哈一笑，手腕微微一沉，鐵拐在馬靴上一點，身子在半空一個轉動，向馬鞍落下。

就在此刻，忽聽後背一道勁風撲至，刁三進料不到那書僮原來還學過幾年拳脚，猝不及防之下，幾乎為其所乘！好個刁三進臨危不懼，鐵拐再一用力，身子再度飄起，一條扁担恰好在脚底下掃過。

刁三進不想跟他糾纏，正想再落在馬鞍，不料那馬吃驚，希聿聿一叫，向前奔出。刁三進大怒，飛落地上。

書僮驚道：「什麽毛賊，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兇！」

一語甫畢，刁三進一個風車大轉身，鐵拐望其頭頂砸落！

書僮大驚，連忙舉起扁担一架，只聽「喀嗤」一聲，那竹扁担如何抵得住刁三進這一拐，登時斷了！鐵拐餘勢未了，「噗」的一聲，又擊在書僮的肩膊上。

書僮又驚又痛，一跤摔坐地上，刁三進尖嘯一聲，轉身向馬兒追去！

那馬匹一驚，又奔跑起來，但刁三進幾個起落已至馬臀後，只見他左手在馬尾上一抓，一借勢，身子便輕輕巧巧地落在馬鞍上！

那書生主僕幾時見過這種陣仗？登時連臉也變白了。半晌才聽書生罵道：「死奴才，你又說什麽三五個強盜也近不得你的身子？怎地如今連一個也對付不了，少爺幾乎給你害死！」

忽然官途上又有一騎如飛而來，馬上乘客穿着一襲灰黑色袍子，頭上一頂范陽笠子拉得低低的，把面龐都遮住。書生見那人腰懸長腰，不敢再看連忙把頭低下。

倏地一道馬匹驚嘶聲在身旁響起，書生不由自主地抬頭一望，原來那灰袍漢子用力拉韁止步，那馬兒吃驚，但已衝力過大，仍然奔出幾步才人立而起，書生只能望到那灰袍漢子的後背。

「公子，剛才是否有羣人馬在這裏經過？他們走了多久？」

書生覺得這人聲音極尖，聽之令人雙耳發麻，但不敢不答。「是有一羣人馬經過，大概在三四盞茶之前！」

那人謝了一聲，抽出馬鞭欲揮，書生忽又道：「請問英雄是要追他們麽？英雄可得小心，前頭有個強盜，搶了小生的坐騎！」

那漢子哦了一聲，又問：「這強盜是什麽樣子的？」

書僮道：「那死賊是駝背的，使一根鐵拐，好不厲害！」

忽聽灰袍漢子冷哼一聲，問道：「這人由那裏去？」

書生道：「這兩批人走不同方向，前面那一羣人走官途，那強盜走向西邊的小道！」

灰袍漢子馬鞭一抽，急馳而去，跑了十餘丈，也拐向小路而去。

× × ×

黃昏，紅霞滿天，如火似血。小舟穿過樂仁水支流，到達彼岸。由於舟小，只能載一人一馬，是以過了好一陣，十數騎才全部上岸。

穆一程道：「諸位，咱們先在此吃點乾糧，然後再趕路！」

眾人趕了好一段路，都已餓了，自無異議，嚴孝德吩咐手下把乾糧送給羣豪吃用。吃畢之後，眾人又再上馬，向西急馳而去。

天黑之前，已遠遠望到那座芙蓉山，齊雲高道：「等下到了山前，咱們便下馬吧，免得驚動了令狐碩！」

初更時，羣豪已至山外，但見山下有一片樹林，料令狐碩便是住在此林內，於是眾人紛紛下馬，把馬匹交給兩個鐵劍莊的護院看管，然後展開輕功奔前。

到得樹林前，羣豪才發覺此林佔地極廣，而且樹林茂密，不甚好找。穆一程道：「大家分開進林，一遇危險，或發現令狐碩便發嘯為號！」

話音一落，羣豪立即分散入林。秦烈性子極急，筆直向樹林中央飛去，眾人輕功雖然高超，但林中黑暗，伸手難見五指，是以仍不時踏及地上石子，發出異响。

秦烈走了三四十丈，忽然聽到一個輕微的聲音，他心頭一動，連忙站在一棵樹後，一忽，只聽地上「沙」的一聲，似乎有人踏着地上的葉子。

秦烈喝道：「誰！」自樹後轉了出來，可是那聲音經已隱去。秦烈標前幾步，忽地心頭一動，自懷中抓出一顆「神光彈」來，使勁把其擲落地上。只聽「蓬」的一聲，地上發出一團青光，把周圍照得一亮！

秦烈舉目一掠，四周不見人影，却發現遠處有一棟用竹子建成的小屋，他心頭一動，忖道：「莫非令狐碩便是住在此處？」心念未了，立時標前。

到得屋前，只見竹門洞開，却看不到屋內的情況，就在此刻，「神光彈」經已燃盡，四周重新陷於黑暗中，秦烈雙眼一時之間不能適應，不敢魯莽，忙把身子貼

在門後，凝神靜聽。

過了一陣，他確定屋內並無呼吸聲，於是再掏出一顆神光彈脫手擲入屋內。

「蓬！」神光彈落地，地上立時升起一堆火焰。秦烈身子疾如閃電般躍入屋內。借着光擧目一望，原來這是一座小廳，右首有一道小門，料是寢室，右首廳旁有個灶台，料是炊食之處。

秦烈不見有人，仗着藝高人胆大，推開小門，向內一瞥，房內有一張竹榻，榻上似乎有人，秦烈正想仔細看一看，不意，「神光彈」經巳燃盡，竹屋內伸手不見五指。

秦烈再一聽，寢室之內毫無動靜，他再拋入一顆「神光彈」。

這次，他巳看得清楚，但見竹榻上坐着一人，胸前滴着血，却早巳死了！

秦烈吃了一驚，連忙發出一道長嘯，聲如裂帛，震得屋頂的灰塵紛紛揚揚飛了下來，榻上那人腰一歪，忽然跌倒榻上！

與此同時，一張紙兒忽自榻上飛了下來！秦烈見他死得奇怪，一顆心怦怦亂跳，青光之下，但見榻上那人頰上果然長着一顆金錢般大的黑痣！

「令狐碩！」秦烈驚叫聲一落，「神光彈」再度熄滅，就在此際，他聽到外面傳來一道急促的脚步聲，急忙問道：「來者何人？」

「在下齊雲高，前輩可是秦堂主？」

秦烈噓了一口氣，道：「屋內無人，你有火摺子麽？快把它點亮！」

一忽，只見齊雲高手持火摺子走了進來，他目光觸及竹榻上的屍體，不由發出一道驚呼。

秦烈輕嘆一聲，道：「不必大呼小叫，人巳死了。」

齊雲高臉上一紅，道：「前輩到時，他巳斷氣？」

秦烈點點頭，剎那又有幾個人先後入來，穆一程道：「看樣子此人必是令狐碩無疑。」

秦烈走至榻邊，仔細觀望，原來剛才令狐碩所坐之處，放着一個瓷枕頭，還有一堆被子，料是塞在屍體的背後，難怪令狐碩死後仍然能坐着。

秦烈扒開令狐碩的胸襟，發現他是讓人一劍刺入胸膛而死的，但臉上竟毫無痛苦之色，嘴角微翹，露出一個詭異的笑容，羣豪目光一觸及，不知爲何齊都打了寒顫。

穆一程喃喃地道：「殺死他的兇手是用劍的。」

秦烈忽然想起剛才自己見到有一張紙兒自榻上飛起，於是擧目一望，見那紙便在脚下，便彎腰把其拾起，就着火摺子一望，禁不住失聲驚呼起來。

原來這紙兒赫然又是一張印着青色花紋的冥錢，其式樣大小跟在鐵劍莊發現的一模一樣。

齊雲高吸一口氣，道：「待晚輩看看這上面又印着什麽人的名字！」他辨認了一陣，忽然叫道：「是萬重山！」

穆一程也失聲叫道：「『一劍蕩魔』萬重山？」

秦烈大聲道：「胡說，萬大俠怎會無端端殺死令狐碩！」

柳沐陽道：「萬大俠雖然俠義爲懷，但並不能說他不會殺人！也許令狐碩曾經做過什麽對不起他的事！」

穆一程點點頭。「這倒非沒可能，」話雖如此，却又隱隱覺得其中藏着一件極大秘密，可是一時之間又理不出頭緒來。

衆人在竹舍之內搜查了一陣，都找不到什麽蛛絲馬跡，正想離開，忽然周湛叫道：「咦，二師弟呢？怎地不見了他？」

衆人一望，果然唯獨不見嚴孝德，穆一程想起是次出來，嚴令坤再三請求指點嚴孝德之事，不由焦急地道：「快四處找一找。」

周湛及那兩個鐵劍莊的護院更是心頭大急，放聲叫道：「三師弟，公子。」

樹林靜寂，不聞有回聲，秦烈抓抓頭皮，問道：「剛才是否有人看見他走入樹林？」

周湛急道：「晚輩分明見他入林，我跟在他後面，但在林內轉了幾轉，便不見他了。」

穆一程道：「分開來找，兩人一組，有事發嘯爲號！」

羣豪分散之後，穆一程道：「秦兄，你我身受嚴莊主之託，咱們各向一方找尋吧！」

秦烈道：「某家負責南方，你負責北面，一個時辰之後，均在此見面。」原來他忽然想起，剛才入林不久時，曾聽到一個脚步聲，那脚步聲一響即沒，似乎是向南移動，是以提出由自己負責南邊。他素來好勝，自然不想讓穆一程得到一個揚名的機會。

他折了一根枯枝，把其點燃，當作火把，擧高照路，向南而去。

由於樹林又深又寬，是故秦烈作之字行走，見到同伴便發言相問，他們都謂找不到人。

秦烈一急，運起內勁，呼道：「嚴孝德！嚴侄子！」他聲宏氣壯，叫聲遠遠傳了出去，可是只聽他的聲音在密林中迴盪，却不聞嚴孝德的應聲。

他心頭一沉，覺得不妙，心想千萬別讓嚴孝德身亡，否則這張臉可沒處擱。

找了半個時辰，秦烈目光一橫，忽見前頭樹枝有斷折之象，心頭一跳，連忙快步走前，果然在一棵大樹下，見到地上伏着一個人，看衣服正像嚴孝德，他伸手抬起那人的頭，目光一落，果然是嚴孝德。

秦烈一驚，幾乎連火把也跌落地上，再伸手一探，幸而尚有呼吸，他急忙一手把其提起，展開輕功望竹舍飛去，同時叫道：「找到了，找到了。」

到了竹舍，秦烈把嚴孝德放在廳中的竹桌上，見他左胸上角，有道劍傷，鮮血依然不斷地沁着，秦烈伸手往自己懷內一摸。却沒帶傷藥，幸而周湛巳聞聲趕至，見狀二話不說便取出傷藥，替他敷上。

大概觸及傷口，嚴孝德忽然發出一道輕微的呻吟的聲。周湛喜道：「三師弟你醒了？」

嚴孝德喃喃地道：「爹爹，孩兒沒死麽？」

廳內的人一聽都是怔了一怔，忖道：「這人年紀巳不小，怎地仍然如此膿包，開口便叫爹爹？」

周湛却早巳見慣，忙道：「師弟，是我，你且勿動，待愚兄替你包紮傷口。」

秦烈輕咳一聲，對嚴孝德的德性大爲鄙視，沉聲道：「不必呻吟，死不了！」

嚴孝德臉色一紅，忙道：「是是，前輩教訓得是，小侄不再呻吟就是！」

秦烈冷哼一聲，問道：「賢侄是被誰所傷的？」

「是刁三進。」

「刁三進？」秦烈詫異萬分地問道：「就是那個駝怪刁三進？」

「不錯，就是『鐵拐銅駝』！」

周湛眉頭一皺，問道：「刁三進爲何要殺你？」說看，穆一程等人亦都趕了回來。

嚴孝德道：「小弟入林之後，胡亂向一個方向走去。過了一陣，忽然聽見一個沙、沙的脚步聲……咳咳，二師兄你也知道小弟從未在江湖上走動過，是以……」

秦烈急道：「是以什麽，快說呀！」

「是以晚輩不能肯定那是人的脚步聲，還是野獸的脚步聲，不敢亂叫，只怕弄錯了，要讓人笑話。」嚴孝德吸了一口氣，續道：「所以晚輩便悄悄跟了下來，不料跟了十餘丈，那聲旨忽然隱去，晚輩心頭忐忑，連忙抽出長劍，準備應敵。

「就在此刻，忽然一道勁風撲臉，晚輩急把頭一低，只聽背後樹幹上『撲』的響了一聲，連忙把劍向前一刺，不料竟然刺了個空。

「黑暗之中，晚輩看不到人，不知他是誰，急忙喝問，那人不答，揮動兵器再度攻來，這次晚輩長劍一格，『噹』的一聲過後，晚輩只覺虎口一麻，長劍幾飛出，却也覺得那人使的是一件外門的重兵器！」

秦烈忽問。「你既然不知道他是誰，剛才爲何又說他是刁三進？」

嚴孝德道：「前輩別急。」他頓了一頓才續說下去。「晚輩跟他啞鬥了幾招，那人儘量不觸及晚輩的長劍，大家憑風聲辨位，晚輩經驗粗淺，只覺十成武功施不出三成，不久胸口便着了一記！」說着掙扎起來，把衣襟拉開，衆人只見他身上青一記，黑一記的，料必受傷不淺。

秦烈暗道：「剛才我還以爲這小子怕死，否則怎會着了一劍便暈死過去？原來他受傷不輕！」

穆一程問道：「後來又如何？」

「晚輩着了一記後大吃一驚，左手忙向那兵器抓去，一抓抓及，却原來那是一條方形的鐵條，當時晚輩大喜，連忙振腕把長劍迴削，只聽『噹』的一聲細響，長劍明明刺及一物，但竟然刺不進去，當時又是一驚，便給他的鐵條掙脫出手掌！」

衆人又忖道：「刁三進的鐵拐下半截果然是方形的，而他在駝峯上安了一塊薄銅皮，也是人人皆知之事，這膿包的劍自然刺不進去啦！」

嚴孝德喘了一口氣，續道：「晚輩問道：『你刀槍不入麽？』那人不答，乘晚輩說話分神之際，又戳了我一記，幸而我運氣護住胸膛，才沒立即暈死過去！

「這時候，晚輩自忖必死，也不知那來的一股氣力，左手一翻，緊緊握住鐵條，長劍再一刺，又是『噹』的一聲響！只聽他嘿嘿冷笑道：『小子，我的駝峯是銅的！』

「晚輩腦海內靈光一閃，叫道：『你是刁三進？』他道：『現在告訴你又何妨？正是刁大爺！』

「就在此刻，晚輩忽覺一道風聲傳來，長劍來不及招架，身子一縮，便覺一柄長劍刺在晚輩的左上胸。

「晚輩大叫一聲：『你爲何要殺我？』長劍胡亂一刺，只聽他驚叫一聲，料是我這劍不是刺在他駝背上！

「他叫聲一落，晚輩忽覺鐵拐上傳來一道大力，五指再也握不緊，讓拐頭戮在胸膛上，便不醒人事了……」

說罷嚴孝德仍滿臉驚悸之色，不斷喘着氣，羣豪聽過，也都替他揑了把冷汗。

穆一程閉目想了一會兒，忽然喃喃地道：「刁三進要殺你莫非是怕你洩露了他的秘密……」

「嚴孝德極少離莊，又怎會知道他的什麽秘密？」

「因爲令狐碩是他殺死的！」

羣豪同時發出一道難以置信的叫聲，嚴孝德叫道：「什麽，令狐碩巳經死了麽？刁三進不是說令狐碩對他有恩麽？怎會恩將仇報？」

秦烈道：「不錯！而且那張青冥錢分明印着萬重山三個字！殺人的應該就是萬重山！」

穆一程道：「那種紙任何人都可胡亂印些名字用來嫁禍他人，這又有何難？」

秦烈道：「某家始終不信！」

穆一程微微一笑。「那是因爲秦兄剛才看得不仔細，所以才有此一見！嗯，如今請諸位再入寢室看看令狐碩！」

窮追不捨

羣豪懷着詫異的心情一齊湧入寢室。穆一程把令狐碩的上襟拉開，露出胸膛上的那個傷口，道：「諸位仔細看一看！」

秦烈道：「左右不過是被劍所殺罷了，有什麽好看！」

穆一程含笑不答，柳沐陽心道：「姓秦的空有一身武功，但辦事粗心大意，難怪霹靂堂傳到他手上，並沒什麽進展！」

齊雲高嘆道：「不錯！柳副帮主好眼光！」

穆一程一笑，指指嚴孝德身上的劍傷道：「諸位再把它跟嚴掌門身上的劍傷比較一下！」

齊雲高看了一眼便叫道：「這兩個傷口顯然是被同一類的劍所傷！」

「正是！」穆一程道：「是以穆某才認爲這張冥錢其實是刁三進故意佈下的疑雲！」

秦烈道：「但刁三進不是說令狐碩是他的救命恩人麽？」

柳沐陽冷笑一聲，道：「這件事咱們只從刁三進的口中得悉，實情如何有誰知悉？」

秦烈悶哼一聲，不敢再說。穆一程接道：「還有一點諸位都忽略了，便是胡尚孔之死，是他第一個發現的！這裏面會否

另有秘密？」

羣豪都是心頭一跳，忖道：「不錯，說不定胡尚孔是他殺死的，却反來嫁禍於令狐碩，如今殺死了令狐碩又來嫁禍萬重山！」

秦烈忍不住又道：「刁三進跟胡尚孔、令狐碩及萬重山有仇？」

穆一程微微一怔，半晌才道：「一個人要謀殺另一個人，必有其理由，却也未必是有仇！」

柳沐陽道：「話雖如此，但他們之間可又沒有什麼利害關係……」

齊雲高道：「這兩點咱們因爲對他們都不熟悉，是故還是不要過早下定論！」

秦烈道：「如今咱們該如何再進行？去捉拿刁三進？」

羣豪都把眼睛望向穆一程，穆一程沉吟了一陣，道：「刁三進居無定所，要捉他可不容易！」

秦烈道：「不錯，還是先去找萬重山，他家在翠薇峯下，總較容易找！」

人叢中有一個喚汪維忠的漢子援腔問道：「恕在下孤陋寡聞，請問諸位這『一劍蕩魔』萬重山萬大俠，到底是個怎樣子的人？」

另一個年紀較大名喚紀繼祖的道：「老朽剛出道時，萬大俠已是名揚四海的大俠了，聽說他有一次在嶺南，與南海十三妖決鬥，憑手中一柄長劍而大獲全勝，自此便得到這『一劍蕩魔』的美名，萬大俠武功高強，嫉惡如仇，有一段時候，曾成爲羣魔的眼中釘，但又忌其精湛的劍法，只敢怒而不敢找他霉氣，可惜萬大俠後來便歸隱了，他是爲了什麼原因而歸隱，却成爲一個謎！」

柳沐陽道：「柳某聽人說他是爲了一個女人而歸隱的！」

紀繼祖道：「如此說來，萬大俠當眞是個至性至情之人！」

秦烈道：「可惜他在武林中的時間如曇花一現，只幾年便由絢燦而歸於沉寂，以後便再無人見到他！直至十多年前，江湖上才傳說他隱居在贛南的翠薇峯上！」

柳沐陽道：「翠薇峯可不小，咱們如何找？」

秦烈微微一笑，道：「某家自然有確實的地點才敢說找他比找刁三進容易！」

汪維忠道：「事不宜遲，咱們這便請秦堂主帶路吧！」

秦烈欣然同意，一行人便魚貫離開竹舍，周濕扶着嚴孝德行走。

走出樹林，天色已逐漸放亮，那兩個鐵劍莊的護院，早已等得不耐煩，見狀忙趕馬迎前，衆人躍上馬背，向南而去。

由芙蓉山至翠薇峯路途雖比由臨川至芙蓉山長，但因爲沒有江河攔路，速度却快。

羣豪早起夜宿，一路馬不停蹄，第三天下午便到了翠薇峯下了。

穆一程轉頭問道：「秦兄，你一路上都不肯相告，到此時該告訴咱們了吧，萬大俠隱居在何處？」

秦烈道：「告訴某家的人，再三要某家守秘，而且他也是在無意之中得悉的，某家本不想洩露他老人家的行踪，奈何發生了這件事，希望萬大俠知道之後，不要怪某家！」他頓了一頓才問：「翠薇峯下以那一個莊院最大？」

紀繼祖驚叫一聲：「紫雲山莊！萬大俠隱在紫雲山莊內？」

羣豪一聽都覺得紫雲山莊四字頗爲陌生，忙拿眼望着秦烈。秦烈點了點頭，道：「不錯，萬大俠在紫雲山莊內當西席敎師！」

齊雲高忍不住問道：「堂主，這紫雲山莊是什麼來歷？」

秦烈看了紀繼祖一眼，道：「這個某家也不太清楚！」

紀繼祖道：「紫雲山莊莊主姓紫名富，是贛南的一名富豪土紳，不是武林中人！唉！這件事的確令人難以想像，萬大俠那種人怎受得住紫富這種俗人的氣！」

秦烈點點頭道：「某家聽說這紫雲莊主一毛不拔，爲人又刻薄，但若非如此，萬大俠的行踪又怎會能保密了數十年！」

紀繼祖點點頭，道：「不錯！人人均以爲萬大俠會隱居於名山大澤，却料不到他會隱居於富貴人家之中！」

說着已至一座山莊前，羣豪抬眼望去，果見那山莊佔地極廣，圍牆高厚堅實，屋頂重重疊疊，單看這份氣勢，便知道這紫富的確不愧是贛南的首富。

莊外立着幾個壯實的漢子，一望便知都是練家子。那幾個莊丁見秦烈等人迤邐而來，都把眼轉望過來。

秦烈跳下馬，抱拳問道：「某家等要找貴莊的西席敎師，煩請通報一聲！」

一個莊丁問道：「是那一個夫子？」

秦烈道：「姓萬，雙名重山！」

那幾個莊丁互望一眼，一齊搖頭道：「你們找錯地方了，敝莊沒這個人！」

秦烈心想大概萬重山是化了名進去的，便說道：「那麼便請把西席夫子請出來吧！」

那兩個莊丁臉色微微一變，道：「閣下是什麼人？」

秦烈本是霹靂的脾氣，見對方傲慢，不由喝道：「你管老子是什麼人，還不快把夫子請出來！」

一個莊丁冷笑一聲，道：「你以爲紫雲莊是尋常的莊院麼？敝莊共有十二個夫子，閣下要找那一個？」

秦烈一怔，怒道：「十二個夫子，都替老子給請出來！」

那幾個莊丁互視一眼，齊聲哈哈大笑起來。秦烈臉色一沉。「有什麼好笑？」

「閣下以爲人多便可以來紫雲莊撒野麼？」

秦烈也哈哈大笑起來，笑聲未止，雙脚一動，身子如離弦之矢飛了出來，接着右手揚起，那兩個莊丁只覺眼前一花，便都吃了一記耳光，刹那，那些莊丁都又驚又怒，齊把兵器抽了出來，同時有人吹動竹葉哨子，嗚嗚聲音刺人耳鼓。

穆一程知道莊丁是在通知莊內的護院，忙道：「諸位，咱們並無惡意，只想跟萬重山見一面，盼能行個方便！」

莊丁喝道：「本莊並無此人，咱已說了，你們偏不信！」

「但咱們確知他在貴莊任西席，大概是另化了一個名……」

莊丁冷笑一聲，問道：「化了個什麼名？」

穆一程沉住氣。「咱們若是知道便早已告訴諸位了！請把貴莊的夫子全請來一認如何？」

只見莊內走出幾個身穿勁服疾裝的中年漢子，一個臉有刀疤的問道：「蔣三，什麼事？」

那個叫蔣三的莊丁忙把秦烈等人的來意轉述了一遍。

穆一程抱拳問道：「請問閣下如何稱呼？」

那中年漢子道：「在下是紫雲山莊的護院領班，敝姓溫！尚未請敎閣下……」

穆一程道：「在下黃山派的穆一程。」指指秦烈，又道：「這位是江南霹靂堂的秦堂主！」

溫領班淡淡地道：「素仰素仰！不過敝莊確無閣下要找之人，諸位請吧！」

秦烈怒道：「咱們好意相求，你狗仗主人勢，憑的是什麼？」

溫領班臉色一變，道：「此乃溫某的職責，恕難從命！」

秦烈哈哈一笑，道：「假如咱們硬闖呢？」

溫領班臉色一懍，沉聲道：「閣下等未必能如願！」

秦烈大喝一聲：「如此待某家伸量伸量你！」

溫領班突然發出一道尖銳的嘯聲，嘯聲未止，秦烈的右拳已至胸前，他吃了一驚，急忙偏身一閃！不意秦烈的右拳早已蓄勢待發，他一動，秦烈的左拳便緊接着搗去！

溫領班右手飛快地向上一翻，堪堪架住，秦烈左腿忽然踢出，溫領班一退八尺，右手在腰上一抹，鋼刀已到了手上！

秦烈一楞，忖道：「想不到這小子手底倒也硬！」鬥志一振，攻勢再起。

但那姓溫的領班也非省油燈，鋼刀一斬，切向秦烈的手臂！

秦烈手臂一沉，倏地再一翻，化拳爲抓，向刀背抓落！這一招有個名堂，喚「火中取栗」，是秦烈的得意絕招之一。

不意姓溫的，的確有幾分眞實本領，手腕一抬，未待對方五指合攏，刀背反撞其五指關節。

秦烈無可奈何，只得再化抓爲掌，把刀拍開，同時左拳及時揚出。

溫領班翻臂一架，吃不住對方的大力，蹬蹬蹬退了三步。秦烈大喝一聲，躍前六尺，左拳又化爪，抓向溫領班的手腕。

溫領班自知武功不如對方，鋼刀採取守勢，倉促之間，便在身前佈下一道嚴密的刀網。

穆一程見秦烈一時之間難以取勝，眉頭一皺，道：「在下也要得罪了！」霍地望莊門標去！

齊雲高及柳沐陽一劍一鎚同時發動。

穆一程剛至門口，石階上的莊丁已經蜂湧而下，刹那間三把單刀，一把短斧，一根齊眉棍，兩條銅鐧同時望其身上招呼過來！

穆一程長笑一聲，身子硬生生挪開四尺，脚尖一點，身子如大雁般拔空飛起，望圍牆內飛去！

那幾個莊丁微微一怔，只聽「噗」的一聲，一個使銅鐧的莊丁，已被柳沐陽的鏈子鎚擊中腦袋！

霎時間，莊丁們大叫起來：「大胆狗賊，打死人啦！」語音未落，齊雲高的長劍已至！

齊雲高跟柳沐陽這種出身於草澤的粗豪漢子不同，不想多殺生，只把劍尖刺去一個持單刀的莊丁的虎口上！

「嗆啷」一聲，單刀落地，與此同時，頭頂上忽然傳來一道暴喝：「下去！」

齊雲高心頭一懍，連忙倒退一丈，抬頭望去！

原來穆一程拔空而起，正想越過圍牆，冷不防牆內飛起一條灰影，那灰影先他一步，沿在圍牆上，同時雙掌一揚，望穆一程的胸膛拍去！

此際穆一程氣已將竭，無法在空中移形換位，只得也抵出雙掌迎上！

「啪啪」兩响，穆一程只覺對方掌上的力道出乎意料的強勁，半空沒法着力，凌空打了個跟斗，翻落地上，抬頭一望，只見圍牆上站着個六十左右年紀的灰袍人，灰袍人立在牆頭，神態驕傲，晚風吹來，衣袂飄飛，更增幾分氣勢。

穆一程怒道：「偷施暗襲，算得了什麼好漢？」

灰袍人哈哈一笑。「莫非閣下逾牆私入民宅，却是好漢的行徑乎？」

穆一程臉色微微一紅，問道：「以閣下這般身手，却甘心爲狗豈不可惜乎？」

灰袍人臉色一沉，冷冷地道：「原來黃山派不但劍快，而且嘴利！」

穆一程心頭一懍，忖道：「這老小子好生厲害，一眼便瞧出我的來歷，却不知他是什麼來路？」想要問他，又覺頗爲難以開口，不由把眼望向齊雲高。

齊雲高會意，抱拳問道：「請問前輩高姓大名，在紫雲莊內，身居何職？」

灰袍人哈哈一笑，道：「娃兒，你這話還算有點意思！老夫丁六甲，在紫雲莊內身居總管。」

紀繼祖道：「閣下素在嶺南，爲何來了贛境？」

丁六甲道：「秦堂主在江南，又爲何南下贛南？」一頓，「溫兄弟，你退下吧，讓老夫主持一切！」說着衣袂飄飄躍落地上。

溫領班虛晃一刀，急忙緩退，秦烈見他退下，也不追趕，雙眼瞪着丁六甲，道：「某家想伸量伸量你！」

丁六甲咀角含笑，道：「秦堂主名頭雖响，丁某也未必怕你，念在同爲武林一派，老夫問你們一句，你們要善了，還是要惡了？」

柳沐陽問道：「何謂善了，又何謂惡了？」

丁六甲道：「善了者，你們現在便立即下山，本莊也不再追究，惡了嘛，嘿嘿嘿……」他一邊冷笑，一邊把掌一拍，只見莊內湧出數十個身着勁服的大漢來。

這些大漢人人脚步沉穩，虎背熊腰，目光炯炯，一望即知武功已頗有根基，這些大漢還由一個五十餘歲的灰袍人帶領着，這人太陽穴高高鼓起，更不是省油燈。

羣豪一怔，自忖實無把握攻入莊內，但要就此退下山，又難以下台，一時之間

，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丁六甲察言辨色，又如何不知，忙把臉色放緩，道：「諸位只要查到你們要找之人的名字，本莊自不會爲難，如今請恕咱們職責在身，無能爲力了。」說着一揮手，率衆入莊，隨即把莊門閉起。

羣豪互視一眼，只得下山離開，此際，天色將晚，西天夕陽斜照，柳沐陽抬頭一望，忽見路旁樹後有兩道人影長長地射落地上，他忙道：「小心，林內有人！」

一語甫畢，只見林內走出兩個人來，正是川東雙義，穆一程問道：「兩位不是說有急事要辦麽？怎地又來此處？」

原來川東雙義一出臨州便與羣豪分手了，謂有件急事要去辦，羣豪却認爲以目今的實力要去對付一個令狐碩，實在綽綽有餘，自然不加挽留！

當下王欽明抱拳道：「在下兄弟要辦的事，便在這座山莊內！」

秦烈一怔，脫口道：「你們也要找萬重山？」

王欽明及余師靖亦同時一怔，齊聲問道：「誰是萬重山？」

穆一程輕咳一聲，道：「此處不是談話之處，咱們找個地方歇歇吧！」

王欽明道：「就在這林子內如何？」

羣豪入林之後，紛紛下馬，然後席地而坐，穆一程隨即把別後的經過告訴川東雙義。王欽明道：「原來如此！不過咱們要找的是紫雲莊的副總管『閻王刀』姜白雲！」

穆一程暗暗點頭，估計這個姜白雲必是剛才那個灰袍人，當下問道：「兩位跟他有仇？」

余師靖道：「在下有個師侄是死在他手中，咱們查了好幾年，才知道他投身在紫雲山莊內！」

「這紫雲山莊莊主到底是個什麽人，怎能網羅這種好手替他賣命？」齊雲高忍不住接腔問道：「不知兩位是否知悉？」

王欽明道：「江南的有個獨脚劇盜商十七的，諸位大概都有個耳聞，這紫雲莊主便是商十七的大哥，商老大！紫富只是他的代名，商老大本身以前也是個劇盜，後來才來此隱居，搖身一變，成了土紳，他怕有朝一日會東窗事發，是以僱了不少高手保護。」

羣豪恍然大悟，柳沐陽忽道：「萬大俠是出名的嫉惡如仇，剛才咱們這一鬧，怕已使他的身份暴露，假如他不是兇手，咱們豈不害了他？」

秦烈心頭一慄，道：「不好，這樣的確會害了他！」

紀繼祖道：「萬大俠武功高強，一柄長劍……」

齊雲高担憂地道：「須知雙拳難敵四手！」

穆一程忽道：「咱們進去救他？」

柳沐陽道：「莊內人多，加上咱們不知地形，剛才已不成，難道晚上便成？」

穆一程道：「請川東雙義到大門外搦戰，咱們分批溜入內相機救人！」

王欽明道：「妙妙，咱們兩兄弟已偷入莊三次，只因姜白雲一直都有人陪着他，使咱投鼠忌器，下不得手，莊內的大致地形咱兄弟倒也知道一二！」

衆人大喜，於是王欽明用樹枝在地上畫起來，詳細指點了各處院落的位置。「西廂在這裏，料萬大俠必在那裏！」

穆一程道：「咱們驅馬而去，讓對方沒人戒備，然後再悄悄兜回來，兩位先生指名搦戰！」當下又點了幾個人匿在暗中助川東雙義，其他人兩人一組，分頭入莊，入莊之後，五組人匿在暗處相機行事，其他三組則直撲西廂！

羣豪再無異議，於是紛紛上馬，嚴孝德因爲受傷，便道：「諸位回來之後，仍把馬放在此林中，由在下看管。」衆皆稱善。

於是十餘騎衝出樹林，蹄聲得得地急馳而去，待馳了兩三里，衆人便把馬匹驅入林，撕下布條，纏住馬蹄，然後再度返回剛才那座小林。

到得那裏，便聽見王欽明及余師靖的叫罵聲，衆人忙把馬交給嚴孝德。

穆一程探頭一望，但見莊門緊閉，紫雲莊內並無一人出來應戰！

穆一程同心一想，暗叫不妙，莊內的人必是在對付萬重山，忙派人去叫川東雙義強闖入莊，他自己帶着其他人分由莊後左右兩邊入內。

秦烈帶着柳沐陽及紀繼祖、穆一程、齊雲高及周湛爲一組，這兩組最強，幾個起落已至牆下，穆一程道：「穆某先上去看看！」一個「旱地拔葱」，躍上圍牆，探頭一望，只見莊內有一處燈火輝煌，人聲吵雜，却非是西廂。正在詫異間，猛聽下面有人喝道：「誰？」

原來是紫雲莊的莊丁，穆一程見只有六七個普通莊丁，抽出長劍輕聲道：「快上！」雙脚一頓，如大鳥般射向人叢中。

那幾個莊丁見狀揮動兵器攻來，穆一程雙脚一錯，如穿花蝴蝶般，左指一戳，制住一人的麻穴，右手長劍一挑，架開一柄單刀！

刹那間，只見一條長棍橫掃過來，穆一程冷笑一聲，反手一抓，抓住一個莊丁的手臂，向其一送，迎向長棍！

「噗」的一聲，長劍掃在那莊丁的腰上，發出一聲慘叫，穆一程趁機飛起一脚，踢飛一個莊丁。

那持長棍的漢子見錯傷了同伴，大叫一聲，猛使一招「獨劈華山」，望穆一程的頭頂擊落！

穆一程豈會被其擊中，左脚一蹬，踢在那個被制住痳穴的莊丁的後臂上，那莊丁又向長棍迎上去！

這一來，那使長棍的莊丁不由大吃一驚，急切間，硬生生地長棍一偏，擊在旁邊。

穆一程長劍挑開一柄單刀，身子如離弦之箭射出，飛到那莊丁面前，左手一抄，握住棍身，再使力一拉，那莊丁拿不住椿子，蹬前幾步，穆一程右手長劍一送，刺在其心窩上，那莊丁一聲不響，便自斷氣。

其他莊丁見狀，都是一驚，與此同時，秦烈及齊雲高等人也都相繼躍了進來，大家一陣砍殺，便把那幾個莊丁解決。

穆一程道：「快進去看看！」

柳沐陽道：「但那裏不是西廂！」

穆一程眉頭一皺，道：「齊公子、柳副帮主，你倆到西廂，咱們去內宅，若有危險便發嘯爲號！」

柳沐陽拉着齊雲高，弓着腰轉去西廂，穆一程、秦烈、周湛及紀繼祖則向內宅走去。

一路上但見莊丁來回奔突，神色都甚爲緊張，穆一程四人出乎意料地平安到達內宅，只見那裏火把高舉，刀光掩月，人頭湧湧，却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

變幻莫測

穆一程正想抓個人來問一問，忽聽有人高聲叫道：「姓萬的，你到底有什麽條件！」

穆一程等人心頭齊是一跳，原來喊話的正是「雙掌開山」丁六甲！聽這話，敢情萬重山便在內宅，一顆心不由怦怦亂跳起來。

只聽屋內傳出一個沉穩的聲音：「告訴商老大，叫他拿出三百萬兩銀子救濟周圍百里的貧苦！」

丁六甲苦笑一聲：「萬兄，三百萬兩可不是個小數目，你不嫌過份一點麽？」

只聽萬重山冷笑一聲：「姓商的幾兄弟平生也不知搶刦了多少財帛，要他拿三百萬出來，已是便宜了他！」

丁六甲沉吟一下，道：「假如東翁不答應呢？」

「那萬某只好跟二公子同歸於盡！」

丁六甲道：「你先放了二公子，其他條件再慢慢磋商！」

萬重山冷哼一聲，厲聲道：「丁六甲，現在你作主還是商老大作主？姓萬的可不是三歲小孩，錢未到手，豈會放人！」

穆一程等人一想，估計萬重山身份已洩露，商老大怕自己的底細爲其所知，是故派丁六甲等人要去殺他，不料萬重山武功厲害，被他衝入內宅，制服了商老大的次子，並以此作脅，現在雙方正在討價還價！

秦烈輕聲問道：「穆兄，咱們怎樣救萬大俠？」

穆一程見紫雲莊人數衆多，而丁六甲武功不低，忙悄聲道：「且慢，如今萬大俠還不危險，咱們須看準時機才動手，務須一擊即中，否則反而要累了萬大俠！」

只聽丁六甲又道：「東翁問你潛在本莊近二十年，到底所爲何事？」

萬重山厲聲道：「這是老夫的事，何須你問，到底如何快說一句，否則哼！」

丁六甲道：「有事慢慢說……嗯，對啦，東翁說他若拿出三百萬兩銀子救濟貧苦，却是心甘情願，但怎知你會否中飽私囊？」

萬重山笑道：「老夫是這種人麽？」

「東翁又道，莊內雖有三百萬兩銀子，但却是些元寶，他問你如何拿得動？」

萬重山一怔，道：「拿銀票來！」

「但莊內的銀票不足此數！」

萬重山又再沉吟了一陣：「莊內有的銀票，數目有多少？」

「這個丁某可不知道，待我去問問東翁。」

「快去快回！老夫的耐性有限！」

「是是，萬大俠稍安勿躁！」丁六甲說罷只退後了幾步，便站在人叢中。

穆一程一怔，忖道：「這姓丁的一味拖延時間，到底在弄什麽玄虛？咦，莫非他有什麽詭計不成？」

正沉思間，猛見那些莊丁都散了開來，有幾個武功較高的都躍上屋頂，穆一程暗呼不妙，更加認定丁六甲必另有安排。

忽又見幾個莊丁走至窗前，拿出一枝小竹管，把其插入窗內，接着把嘴銜在竹管上。

半晌，忽聽萬重山大喝一聲：「賊子敢爾！竟敢施放毒烟！」話音甫落，只聽「喀嗤」一聲，窗櫺忽然碎裂，屋內透出一隻手掌來，拍在一個吹迷魂烟的莊丁頭上，腦蓋登時碎裂！

大概房內已充滿了迷魂烟，萬重山不能再呆下去，霍地自窗子跳了出來！

脚跟尚未踏定，屋頂上忽然飛下一張漁網！

萬重山左臂攔腰提着一個青年，右手持劍，但漁網下來時，丁六甲猛地大喝一聲，雙掌齊出，望萬重山胸膛拍出！

萬重山把人質抬起橫在胸前，刹那，漁網將至，而四周的莊丁又圍了上來，眼看萬重山即將被擒，忽見他雙脚一頓，背後似長了一對眼睛般，向破窗倒飛進去！

「刷！」漁網落地，罩了個空，而萬重山亦沒飛入房內，他人在半空時，身子已縮起如煮熟的小蝦，雙脚在窗台上一放，人便如被釘子釘住般，漁網剛落地，他雙脚一蹬，斜躍上屋頂。

萬重山反應雖快，但奈何對方人多！這刹那，姜白雲忽在屋頂上出現，兜頭一掌擊下！

萬重山喝道：「擋我者死！」長劍逆風反刺對方的掌心！

這一來，胸脅便露出空門，好個丁六甲立時一個「旱地拔葱」躍起，右掌拍向萬重山的胸膛，左掌豎成如刀，切向對方的左手腕！

與此同時，姜白雲已化掌爲指，曲指把劍彈開！萬重山被此一阻，去勢略慢，說時遲，那時快！姜白雲左手五指如鈎望萬重山的肩膊抓下！

萬重山忽使「千斤墮」，身子不再上升，反而下降，同時左手一移，把人質橫在胸前，丁六甲投鼠忌器，只得收招！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上疾如星火，一眨即逝！

刹那之間，萬重山及丁六甲已同時自半空飛落地上。一柄鬼頭刀忽然沒聲沒息地自側後方砍向萬重山的後肩！

萬重山聽聲辨位，急忙一讓，長劍反手刺出！

「噗！」劍尖刺入那人的小腹，霎時間，丁六甲的左爪已臨面門，萬重山不及多思，把臂一抬，以人質作擋箭牌！

豈知丁六甲正要他如此，右手急速地一切，萬重山因視綫被人質所阻，不及察覺，只覺左手一痛，五指幾乎抓不穩！倉急間，只得向後一退，忽又覺左後肩一痛，原來另一柄刀已然砍至！

萬重山奮力抽出長劍，喝道：「住手！再一動，老夫便先殺了他！」

丁六甲一邊向手下打眼色，一邊陪笑

道：「萬兄勿怒，弟兄們只是跟你開玩笑而已！」

「全部給老夫讓開！」

丁六甲猛地一嘯，右袖拂出！纏向萬重山的長劍，使他空不出手來殺人，同時喝道：「兄弟們上啊，捉到他，救出二公子，人人有賞！」

萬重山幾番欲殺人質，都無能爲力，相反三番四次險遭毒手。

秦烈跺脚道：「快動手吧，否則不行了！」

穆一程當機立斷，道：「好，請秦兄先用火器鎮住他們，咱們一齊上，小弟上屋頂把人引開！」

他話未說畢，秦烈已第一個衝了出去，大喝一聲：「殺！」如同平地響了一個霹靂！紫雲莊的人刹那間都是一怔，只一怔，便見幾團黑黝黝的彈丸射至！

霎時間，形勢登時一亂，有的閃身讓開，有的舉起兵器擊落！彈丸不論被擊落，還是落在地上，都發出一蓬烈火！

彈丸一破，烈燄飛出，而且尚有十數根細如牛毛的鋼針四濺！只聽一片驚呼及慘叫聲此起彼落，秦烈如出柙猛虎般，向萬重山飛去！

丁六甲左掌一拍，發出一記劈空掌，撞向秦烈的腰際！

秦烈身子一落，腰一彎，隨即望丁六甲射出三顆彈丸！丁六甲知道其「烈火金針神彈」厲害，不敢讓其近身，右掌發出一股凌厲的掌風，那幾顆神彈反向秦烈飛去！

這一來，秦烈只得揮袖把神彈拂落地上，同時躍高一丈閃避金針。

與此同時，紀繼祖及周湛亦都抽出刀劍向莊丁殺過去，這時候，穆一程亦已躍上屋頂，舉掌往姜白雲拍去，長劍一圈，斬向一個莊丁，他雙手分襲兩人，妙到巔毫，但姜白雲甚爲機靈，身子一縮，避過穆一程的掌勢。

穆一程叫道：「萬大俠快上屋頂！」

不料，姜白雲一退之後，立時跳了下去，向剛自離地的萬重山撞去！

萬重山見來了救兵，精神大振，長劍忽刺姜白雲的手臂！

只見姜白雲右手一翻，手上已多了一柄又薄又窄的寶刀，手腕一沉，刀鋒砍在劍脊上，只聽「噹」的一聲巨響，兩人同時飄落地上！

所謂良機一瞬即逝，萬重山一落地便陷于重圍，姜白雲的一柄寶刀一直纏住他的長劍，萬重山幾番下殺手，都讓對方避重就輕的閃過。

秦烈對付丁六甲雖有火器爲助，奈何對方人多，同時尚要不時發出神彈以助紀繼祖及周湛，是以亦殺不出重圍！

穆一程心頭暗驚，心想假如不能速戰速決，今夜不但救不出萬重山，自己所帶之人，可能反要喪身于此間，心念電轉，長劍已刺斃三個莊丁，奈何對方人多，剛殺死三個，又補上四個，形勢更形險惡！

忽聽前莊傳來一陣吆喝聲，原來川東雙義率領四個鐵劍莊的護院自前頭殺了進來。由於紫雲莊忽生意外，大部份的人都集中在內宅，保護商老大一家以及跟萬重山周旋，是故他們人數雖少，仍能衝破層層狙擊，饒得如此，幾個鐵劍莊的護院也都掛了彩！

川東雙義武功高强，加上手段辛辣，只一忽，便擊斃擊傷數個敵人，形勢至此才略爲穩定一點，但若要救出萬重山尚甚困難！

激戰中，羣豪已有數人受傷，而萬重山的左臂也着了姜白雲一刀，幾乎抓不住人質。

穆一程大發神勇，長劍一圈，擋開三件兵器，上身一彎，再讓過一柄單刀，身子倏地暴長，左脚一飛，踹開一個莊丁！緊接着，他身子忽然縮起，一個倒飛，向一個莊丁胸膛撞去！

這一着大出人意料，那莊丁的銅鐧，一時之間，竟然忘記砸下！

說時遲，那時快！穆一程的左肱倏地如星火地向後撞，肱尖在那人的小腹上，右脚向後一蹬，那莊丁連人帶鐧跌下去。

穆一程忽地一個風車大轉身，長劍反手使了一招「驚鴻乍現」，把一個莊丁攔腰斬成兩截，隨即向下跳去！人未至，長劍已刺向姜白雲的頭頂！

姜白雲能够當上紫雲莊的副總管，自非省油燈，聞得風聲，忙把頭一側！

不料穆一程手腕一偏，改刺肩膊！這一劍由於身子是下墜之勢，速度極快，如同閃電！

姜白雲正想翻刀來架，已然不及！急切之間，忽地一個「鐵板橋」向後翻倒，隨即在地上一滾！

穆一程喝道：「萬大俠快跳！」長劍刺向地上的姜白雲！

冷不防這邊一根長棍斜刺裏一格，姜白雲已挺腰躍起，寶刀一捲！急劈穆一程的上臂。「快截住那姓萬的！」

萬重山已年近古稀，不但武功高強，而且經驗豐富，一見穆一程自天而降，便知機會來了，長劍一蕩，擋開一桿短槍，身子隨即躍起！

「畢啪」一聲，不知自何處飛來一條軟鞭，向半空的萬重山纏去！

萬重山臨危不懼，倒轉長劍，劍把在鞭上一掃，再吸一口氣，身子上升更急！

但他料不到屋頂上還有好幾個莊丁，只見他們一齊舉兵器砍下。

萬重山急怒交集，只得沉身降回地上，再度等待良機。他眼光一掠，見這些救星的人數甚少，而且莊內的實力他知之甚詳，知道若鬥下去只有死路一條，忙喝道：「諸位快退！不可久鬥！」

羣衆何嘗不知，只是一來對方人多，二來萬重山尚未脫險，豈能半途而廢？

穆一程心念一動，仰天發出一道長嘯，呼道：「兄弟們，快進來！」

丁六甲一懍，忖道：「這批人莫非尚有什麽援手？」想到日間他們已知難而退，今夜再來必是另有所恃，便信了幾分，也忙呼道：「內宅內的弟兄們聽着，無論如何不得擅離崗位一步，讓老爺夫人受驚，你們都免不了一死！」

他叫聲甫落，只聽屋頂上有人叫道：「總管，不好啦，西廂起火了！」

丁六甲心頭只是一懍，却喝道：「你們不必動，叫僕人去救火！」

不料，只一忽又有人道：「咬呀，東廂及後宅那座小樓也起火了！」

丁六甲氣得連連跺脚，秦烈及穆一程聽後却是精神一振，暗道：「齊雲高及柳沐陽果然機智！」

半晌，只聽一陣脚步傳來，却是汪維忠等十餘人聽見穆一程的嘯聲趕了出來。

紀繼祖道：「汪老弟暗青子招呼！」

原來這汪維忠有個外號喚「八臂哪咤」，他發射暗器的手法堪稱一絕，只可惜其他武功造詣不高，否則早已晉身高手之列。

汪維忠見對方人多，暗青子正好大展所長，當下應了一聲，手腕連動，鐵蓮子、小飛鏢、梅花針等暗針如風雨向紫雲莊的壯丁射去，霎時間，倒了一大片人。

紀繼祖道：「射屋頂的人！」

汪維忠又應了一聲，接連向屋頂射出三把暗器！

那些莊丁見狀，忙不迭後退，有兩個退得稍慢的，着了暗器便撲倒在屋瓦上！

萬重山見良機已至，長劍奮力一圈，使了一招「八面風雨」擋開幾件兵器，急嘯一聲凌空撥起，如同一頭展翅的大雁。

這一次果然成功落足屋頂，他正想提氣而起，冷不防剛才有個中了暗器而倒在屋面的莊丁，銅鐧忽地一掃！

這一着一則屋頂光綫較暗，二則喊聲震天，聽不到金刄劈空之聲，三則萬重山奮戰半夜，已至強弩之末，耳目失却靈敏，竟然毫不知覺！只聽「喀嗤」一聲，但覺雙脚痛入心脾，立足不穩，跌倒屋頂上！而左手上的人質也再抓不穩，五指一鬆，那人質便已滾落地面！

說時遲，那時快！一個莊丁見有機可乘，連忙揮刀斬來，萬重山強忍疼痛，擰腰一滾，閃開半丈，急提一口氣，意欲站起，但可惜足踝骨已碎，剛長身立起，又再跌倒！

其他幾個莊丁見狀都是大喜，擊殺萬重山乃是大功一件，豈肯落後？齊喝一聲，奔了過來。

萬分危急之際，穆一程恰好迫退姜白雲，躍上屋頂，見狀立即大喝一聲，掌劍兼施，護在萬重山之側，要想抱起萬重山却是分身不暇！

幸而此刻柳沐陽及齊雲高已放畢火，趕來救援，穆一程精神一振，叫道：「兩位快來！」

柳沐陽的鍊子鎚利遠攻，而不利近鬥，他人未至，左手一揚，一個嵌滿尖鋒的鎚子，便飛向一個莊丁的後背！

那莊丁聞得風聲，反手一槍刺出！不料却讓鍊子纏住槍桿，正想抽出，柳沐陽的右手鎚已迎面奔至，「噗」的一聲，腦袋登時迸裂！

齊雲高却搶入人叢中，長劍一陣急刺，把莊丁迫開，穆一程道：「齊公子，請把萬大俠負於背上，咱們一齊衝！」

齊雲高應了一聲，抓起萬重山把其負于背上，向前衝去，但那些莊丁見狀不由又拚命圍了上來，心想假如讓萬重山逃脫，這份罪名可不輕。

穆一程見齊雲高衝不出去，輕聲道：「齊公子，你先走一步，咱們老地方見面！這些人由穆某打發！」長劍翻起，力擋數敵！

齊雲高見狀，立時自空隙處竄出，萬重山道：「多謝壯士們相救，但請快退，否則老夫心中難安！」

穆一程一想有理，忙發聲叫道：「弟兄們，快退！」但丁六甲及姜白雲見二公子已脫險，出手再無顧忌，羣豪傷亡漸重，那裏還脫得了身？

王欽明及余師靖見反正脫不了身，便向姜白雲迫去，希望能先爲師侄報了仇！

穆一程及柳沐陽拚命爲齊雲高抵擋追兵，齊雲高終於脫困而出，他一路縱躍，終於來至圍牆邊，但此刻身負一人，如何還能躍得上去，加上萬重山雙脚又受傷，不由一籌莫展。

萬重山忽道：「請少俠拐左行，那裏有一道偏門！」

齊雲高大喜，依言而行，穿過幾座假山，望一座院子走去。此際，紫雲莊內的下人，都忙着救火，四周再無人阻擋，一路通行無阻地來至一扇小門前。

小門有鐵鎖扣緊，齊雲高連踢幾脚都未能把其踢開，不由大急。萬重山輕聲道：「請少俠放下老朽！」

齊雲高知其內功深湛，便把他抱在胸前，萬重山調息一下，運功於臂，霍地雙掌齊出，「蓬」的一聲，那門應聲而倒。

齊雲高脫口讚道：「前輩好深湛的內功！」他怕莊內的人會聞聲而來，急忙疾躍而去。

出了紫雲莊，目光一掠，記得穆一程的話，連忙穿入樹林，口中低聲叫道：「嚴掌門，嚴掌門！」

叫聲剛落，忽覺頭上風聲颯然，他不以爲意，隨口問道：「是嚴掌門麽？」

一言未畢，忽覺後背「靈台」穴上一痛，一口眞氣登時散掉，「噗」的一聲，跌坐地上！萬重山更是猝不及防，只覺身子一震，滾出齊雲高的懷抱！

緊接着，萬重山陡地大叫一聲，聲音一起即止，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樹林中，顯得異常的恐怖！

叫聲靜止之後，萬籟無聲，齊雲高意欲爬上來，但內力散掉，四肢空空蕩蕩，似是虛脫，竟然不能移動絲毫。

半晌，才聽見嚴孝德的叱聲傳來：「誰？什麽事？」聲音帶着幾分驚恐。

齊雲高忙叫道：「嚴掌門，是小弟齊雲高，剛才有個黑影殺死萬大俠，你快截住他！」

「在那裏？是誰殺的？」嚴孝德的聲音近了一些。但聲音剛落，便聽他暴喝一聲，接着傳來「噹噹」兩响，及嚴孝德的吆喝聲。吆喝聲一落，只聽嚴孝德驚叫一聲，只餘粗重的呼吸聲。

齊雲高大驚，問道：「嚴掌門，你怎樣啦？」

「沒……沒事，那人跑了！」嚴孝德喘着氣道。

「他是誰，你可看到？」

「黑暗中，看不清楚……齊公子，你受傷了？不打緊吧！」

「在下後背『靈台穴』讓人一撞，眞氣散了，一時三刻，站不起來！嚴掌門，你有帶火摺子麽？請過來看看萬大俠！」

嚴孝德應了一聲，齊雲高便聽見一個脚步聲漸近。就在此刻，一陣雜沓的脚步

聲傳來，一個宏亮的聲音叫道：「齊公子，齊公子！萬大俠！」

齊雲高認得是穆一程的聲音，心頭大喜，急忙呼道：「穆大俠，晚輩在這裏！快來，萬大俠受傷了！」

樹林內忽然透出一絲火光，接着，穆一程、秦烈、柳沐陽等人都回來了。

秦烈隔遠望見萬重山蜷伏在地上，連忙飛身躍前，扶起身子一看，只見胸膛上血漬殷然，出血之處正在心房上，伸手一探，早巳沒了呼吸！

他性子本就躁急，當下扯開萬重山的上襟，果見胸膛上多了一道劍痕，大小跟令狐碩屍體上的一樣！他大叫一聲：「到底是怎回事！」

與此同時，柳沐陽尖叫道：「你們看，那是什麼？」伸手一指屍體旁邊，衆人一望，又見地上一張冥錢在風中微動着。

剎那間，羣豪均是心頭一沉，只覺一股寒氣自背脊上直衝上後腦。樹林中忽地一靜，只聞粗濁的呼吸聲，此起彼落，氣氛奇詭之極！

撲索迷離

良久，林深處忽然傳來一陣沙沙的腳步聲，那聲音活像是來自九幽地獄。紀繼祖顫聲喝道：「誰？滾出來！」

「是，是我……」

齊雲高噓了一口氣，道：「是嚴掌門，他受了傷！」

周湛驚咦一聲，連忙跑了過去，一忽，便扶着嚴孝德出來，只見他鬢髮散亂，衣襟艦褸，晨風一吹，布條飄動，穆一程一怔，問道：「賢侄，你跟人打鬥？」

嚴孝德羞慚地低下頭，道：「你問齊公子便知……」

羣豪把眼注在齊雲高身上，齊雲高吸了一口氣，把剛才的經過述了一次。秦烈雙眼一睜，轉頭望向嚴孝德，問道：「賢侄又遇到什麼意外？」

嚴孝德道：「小侄一直在那邊看守馬匹，忽然聽見叫聲，不知是友是敵，後來又聽見一道尖叫，連忙奔了過來，這時候齊公子才說萬大俠遇襲，小侄正想趕來，豈知一道黑影一閃，小侄料他必是兇手，是故躍起舉劍一攔，那人回劍一擋，小侄再刺一劍，又讓他擋開！

「這時候，那人忽然急刺幾劍，劍氣森嚴，黑暗中，小侄看不清來勢，急忙一退，幸而這樣一退，否則，否則後果……咳咳咳……後來那人再一閃便逃逸了！」

秦烈厲聲道：「你沒再追？」

嚴孝德囁嚅地道：「小侄武功低微，再追也於事無補……」

秦烈及柳沐陽一齊冷哼一聲，滿臉都是不屑。周湛見師弟大窘，忙道：「舍師弟初出江湖，一切均缺乏經驗，請前輩們見諒！」

穆一程忽道：「齊公子，你後背衣衫怎地破了一個洞？」

齊雲高道：「是被劍所刺！」

秦烈一怔，道：「既然被劍所刺，爲何沒血！」

齊雲高臉上猶掛着幾分餘悸。「那是因爲小弟身上穿了一件『天蠶軟甲』，尋常兵器難動分毫！饒得如此，後背『靈台穴』吃對方劍上的力道一撞，一口眞氣也就散掉！」

嚴孝德忽道：「原來齊公子身上有寶衣護身，早知我也叫爹爹替我找一件來護身子，免得終日戰戰兢兢！」

周湛見師弟如此膿包，忙道：「師弟你坐下吧，待愚兄替你包紮一下！」

羣豪見嚴孝德如此不長進，都替嚴令坤難過，人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子會打洞，嚴令坤能在武學上自闢蹊徑，自非尋常，料不到却生個膿包的兒子！

一忽，齊雲高想起一事，忍不住說道：「請穆前輩看看那張冥錢是否有印着名字！」

穆一程拾起一看，皺眉道：「這次印的是刁三進！」

「刁三進？」羣豪齊聲叫了起來。

秦烈道：「我早說他不是好東西！」

穆一程暗暗好笑，他本認爲兇手是刁三進，偏生秦烈認爲是萬重山，如今却又反口，但他也不說破。

齊雲高又道：「請問諸位是如何脫險的？」

穆一程臉上浮上一絲驚悸之色，暗道慚愧，略一整理頭緒，道：「你離開了之後，對方盡力拚搏，咱們都以爲難以倖免，豈料……」

× × ×

紫雲莊各處的火頭有的雖被撲滅，有的却越燒越烈，濃烟衝天。穆一程心頭一動，叫道：「秦堂主，快施放火器，教紫雲莊化成一堆灰燼！」

秦烈何嘗不知，奈何被丁六甲迫得緊，要想抽手入懷，談何容易？但這話却提醒了王欽明，他立即捨棄姜白雲，抽刀向丁六甲後背砍去！姜白雲少了一個敵人，才稍爲喘一口氣。

丁六甲聽得背後風聲颯然，急忙閃身讓開。王欽明立時變招，鋼刀化直斬爲橫劈，丁六甲見他來得兇猛，只得再吸身飄退一步。秦烈見機不可失，連忙抓起幾顆「火燄彈」望內宅拋去！只見蓬蓬連聲，彈丸裂開，火燄濺出，觸及易燃之物，便燒了起來。

內宅可是住着商老大的家眷，丁六甲見狀大驚失色，忙喝道：「快去幾個人救火！」

秦烈又再往另一個方向拋出幾顆「火燄彈」，然後雙掌一引，喝道：「姓丁的，咱們勝負未分，再來！」眼角見一個莊丁在側，身子一歪，一掌按在其後背上，那莊丁立時口噴鮮血！

丁六甲職責所在，欺入王欽明的刀網內，力爭先機，把王欽明的氣勢壓下去。

就在此刻，忽然有個丫環跑了過來，叫道：「總管，老爺有令！說姓萬的既巳離開，殺不殺這些人已無關重要，你着速組織人手救火爲上！」

丁六甲一怔，隨即下令手下退開。秦烈等人自忖難以倖免，見形勢忽然一變，當眞驚喜莫名，連忙結伴出莊。細數一下，羣豪死了五六個，掛彩的更不勝其數。

× × ×

穆一程一席話說畢，天色巳亮，齊雲高的眞氣巳回歸丹田，當下自地上躍起，

問道：「穆大俠，咱們下一步如何？」

穆一程沉吟道：「這姓刁的行踪不定，可不好找……」

秦烈道：「某家離開日久，堂內的事務繁多，只得先告辭回去了！」

柳沐陽也道：「柳某本擬三天兩日便回去，如今已逾數日，也得回去了！」

穆一程望一望齊雲高，齊雲高道：「在下倒沒所謂！」

川東雙義道：「在下兄弟未能殺死姜白雲，這心願終未能息，恕咱們不能效力了！」

周湛望了嚴孝德一眼，道：「在下兩師弟聽憑穆大俠吩咐！」

穆一程抓抓頭皮，道：「既然如此咱們都散伙吧，穆某也須回山了！」

於是羣豪分成幾道，一部分北上，一部分東進。穆一程、秦烈、柳沐陽、齊雲高、紀繼祖及鐵劍莊的人都向北而行。

過了兩天，眼看離臨川城巳不遠，羣豪都想順道再到鐵劍莊一行。

此刻，六月巳過，但七月的日頭更猛更毒，走了一程，衆人再也忍不住，嚴孝德提議，驅馬入林休息，羣豪自無異議，於是拐入林內。

嚴孝德躍下馬背，道：「晚輩去解個手！」

衆人也沒在意，紛紛找塊乾淨的地方坐下，同時敞開胸襟吹風。

一忽，只聽嚴孝德驚叫一聲：「哎呀，死人……你們快來看看！」

穆一程及秦烈如皮球般彈起，向叫聲來源之處飛過去！只見嚴孝德拉着褲子狼狽地跑了過來。秦烈喝道：「什麼死人？在那裏？」

嚴孝德臉色雪白，指着一處道：「在這裏！」

秦烈把他一推，道：「快帶路！」

羣豪跟着嚴孝德跑去，只見樹上掛着一具屍體，屍體的頭上還蓋着一塊黑布，看不出是誰。

穆一程道：「不好，此人亦是胸膛中劍！」抽出長劍，躍起一削，繫屍的腰帶立斷，屍體跌落地上。

秦烈揭開黑布，羣豪目光一落，齊又發出一聲驚呼，這屍體赫然就是大家準備放棄追查的「鐵拐銅駝」刁三進！

秦烈喝道：「這到底是什麼怪事！」隨把黑布摔落地上，冷不防飛出一張冥錢來，冥錢上仍以靑墨印着花紋，跟以前一模一樣！

衆人的心忽然又砰砰地亂跳起來，秦烈拾起冥錢，怒道：「某家就是不信邪！齊侄子，你看看這次寫的又是什麼人？」

齊雲高接來一看，道：「是『飛天蝙蝠』蒲松柏！」

秦烈叫道：「這小子一早便離開，原來躲在暗中搗鬼！」

穆一程皺眉道：「蒲松柏性子高傲又古怪，他跟刁三進發生衝突，從而殺了他，這倒不奇怪！」

柳沐陽望了嚴孝德一眼，忖道：「我那天在紫雲莊外還以爲這小子嫌疑極大，但看這屍體，顯然巳死了一段時間，而這幾天姓嚴的又一直跟咱們一道，他自然沒有時間去殺人……」

齊雲高喃喃地道：「這件事到底牽涉到什麼秘密？先是令狐碩用箭射殺胡尚孔，繼而萬重山殺死令狐碩，萬重山又被刁三進刺殺，如今刁三進又被蒲松柏所殺！一個殺一個，殺人者又被人所殺……這是什麼原因？」說着把頭望向穆一程。

穆一程亦是沉吟不語，半晌才道：「蒲松柏殺死刁三進，不一定跟前面那幾件案子有牽涉……」

柳沐陽忽道：「蒲松柏是以爪法及輕功著名，他可不是用劍！」

秦烈冷哼一聲：「他平常不用劍，殺人時便不准用？」

柳沐陽心頭恚怒，冷聲道：「那麼他爲何要用劍殺人，而不用爪？」

秦烈怒道：「你怎麼知道他沒用掌用爪？」

柳沐陽哈哈一笑：「秦兄身爲一堂之主，只注意大局，却疏忽了細節，你看看刁三進身上是否有爪痕？」

羣豪一望，刁三進身子果然只有一個傷口。秦烈一怔，兀自強辯道：「他不用爪而用劍，當然有他的目的！」

柳沐陽問道：「恕小弟無能，忖測不出，請秦兄指敎一二！」

秦烈傲然道：「蒲松柏棄爪用劍，目的當然是不想暴露身份，因爲一留下爪痕，旁人自然……」

柳沐陽道：「既然蒲松柏不想暴露身份，爲何要留下一張印有名字的冥錢？」

秦烈一怔，其他人亦是一怔，都答不出話來。半晌，周湛道：「也許放冥錢的人不是蒲松柏！」

柳沐陽冷冷地道：「周兄的意思是留下冥錢的是另有其人？請問，此人既然目擊蒲松柏殺人，又爲何不施救？」

秦烈道：「也許那人跟刁三進沒有交情……」

柳沐陽截口再問：「假如沒有交情，爲何又要留下冥錢留告！」

羣豪都答不出來，秦烈惱羞成怒，冷地道：「閣下既然如此聰明，當然知道其中的關鍵了！」

柳沐陽見他臉上變色，心頭一凜，暗道：「此人武功厲害，身上的火器又多，可勿得罪他！」當下陪笑道：「小弟才能那能與秦兄相比？只是小弟長期當人副手，一向只在小處着眼，是故提出一絲疑問而巳！」

這話無疑是兜了個圈子來讚秦烈，秦烈臉色稍霽，道：「你不必解釋，快說下去！」語氣雖仍不敬，聲音却巳緩和了不少！

柳沐陽道：「依小弟之見，留放冥錢的必是殺人者，你們可曾發現一件事？每次冥錢都放得極爲謹愼，好像生怕會被風吹掉！」

秦烈脫口道：「這是什麼原因？」

齊雲高道：「怕咱們看不到！」

「不錯！」柳沐陽道：「爲何如此，小弟可不敢下判語！」

穆一程望了他一眼，忖道：「柳沐陽分明知道，却不說出來，此人武功雖未臻一流身手，但城府却是極深，難怪能登上大江帮副帮主的位子！」當下含笑道：「柳副帮主見識過人，雖不敢下判語，但終

也有一點看法吧？請坦誠相告，在下等洗耳恭聽！」

柳沐陽心頭一喜，正想開口，驀地心頭一動，「這些人都是身份極高，我若說出來，說錯了，自然要吃恥笑，說對了，却又遭人妒忌，倒還是不說爲佳！」當下裝出一副誠懇神色道：「不是小弟有心賣弄，事實上小弟現時心頭亦極是紊亂！」

秦烈嘆了一口氣，道：「說來說去，都是白說：可惜管一見不在此，否則他一定能解答！」

柳沐陽領教過管一見的才能，聞言頷首道：「不錯，假如有管神捕在此，一切謎團當可迎刄而解！」

穆一程道：「咱們先把刁三進埋葬了再說吧！」

柳沐陽道：「小弟帮內的事務繁忙，先走一步了，後會有期！他日諸位若路過本帮的，請到敝帮一敍如何？小弟必然掃榻以待！」說着抱一抱拳，轉身出林。

秦烈望着他的背影，道：「這小子也不知在攪什麽鬼！神神秘秘的。」

羣豪就地以兵器挖掘了一個土坑，把刁三進的屍體推落，齊雲高忽道：「且慢，請把那塊罩臉的黑布給晚輩！」

周湛詫異道：「齊公子要此何用？」

齊雲高一笑，道：「也許以後用得着。」說着把黑布接來，塞入懷內。

弄好這一切，太陽經已開始偏西，羣豪紛紛出林，又有幾個分道而行。

黃昏到達臨川城，嚴孝德請秦烈、穆一程及齊雲高入莊歇一宵，三人見天色未晚，便都欣然同意！

入了鐵劍莊，邵宇出迎，嚴孝德吩咐大師兄代他招呼客人，邊行邊問：「爹爹是否在內堂？」

邵宇道：「師父自你離開那天開始便已閉關練功，說那最後三招尚有漏洞，要另創些變化以補不足！」

嚴孝德哦了一聲。「爹爹至今尚未出關？」

「是的。」邵宇道：「師弟，你們抓到令狐碩沒有？」

嚴孝德嘆了一口氣，道：「說來話長，嗯，請二師兄告訴大師兄一下，小弟入內去見見娘！」

穆一程忖道：「嚴孝德雖然膿包，但的確是個孝子！」

由於嚴令坤尚未啓關，而嚴孝德又去陪母親，這夜便由邵宇及周湛相陪，一宿無話，三人天亮之後便離開。

霹靂堂總堂設在無錫，黃山及齊家都在皖境，三人聯袂北上，因爲各人均是離家已久，是故催馬甚速。

這天來至歷居（山旁）山下，只見山峯高聳，山下樹木蒼郁，令人精神爲之一爽。三人沿着樹林旁的小路前進，走了一忽，忽聽林內傳來一道道的「刷刷」聲，

秦烈叫道：「林內有人打鬥！」

穆一程道：「這種事，江湖上每日無之，咱們趕路要緊！」

齊雲高忽然道：「不知蒲松柏如今在那裏，晚輩倒很想知道他的行踪！」

秦烈心頭猛地一跳，道：「進去看看又阻得了多少時間？」

穆一程沒奈何地道：「好吧！」撥動馬首，馳入林內，由於樹林極爲濃密，加上地上青草樹籐糾纏，齊雲高又催得急，那馬前脚被樹籐一絆，驚嘶一聲，前頭一低，後臀聳起，登時把齊雲高拋飛落鞍。

秦烈道：「没受傷吧！」也與穆一程躍落馬，向林內馳去！

只走了二十丈左右，便見樹幹上倚着一個身穿黑袍的漢子，鬢髮散亂，衣襟破裂，不斷地喘着氣。

三人定睛一望，叫道：「原來是你！蒲松柏！」

蒲松柏吃了一驚，抬起頭來，望着齊雲高，咬牙道：「小子，你好！」

齊雲高一怔，道：「在下何時得過罪你？」

一語未畢，蒲松柏突然如蝙蝠般竄起，秦烈大喝一聲：「姓蒲的，你殺死人，還想逃跑？下來！」雙脚一頓，斜竄而起，右手五指如鈎，望其足踝抓去！

不料，蒲松柏「飛天蝙蝠」的外號，並非白得，只見他雙臂凌空一劃，身子倏地再竄高三尺，秦烈那一爪登時落空！

穆一程忙道：「蒲兄何必去乃匆匆！」雙脚一頓，也躍了起來，長劍向其小腹劃去！

劍長爪短，秦烈抓不到他，但穆一程的劍鋒却恰好可及！

只見蒲松柏雙臂又再一劃，這次不是升高，而是橫飛，一飛丈餘，左手一勾，搭住一條横生的樹枝，翻身躍上樹梢！

這刹那，穆一程才發現蒲松柏的衣服與旁人不同，他袖管跟脅下的衣服連在一起，雙臂展開，便如一頭大鳥的翅膀，是故能够在空中滑行！

齊雲高見穆一程也不能够制住蒲松柏，不由抽劍而起。只見蒲松柏如飛鳥般在樹上跳躍，接住躍落秦烈那匹馬上，乘馬而去！

秦烈大怒，喝道：「蒲松柏！老子追到天涯海角也不會放過你！你殺死刁三進，此事已盡人皆知，天地雖大却無你藏身之所！」

話音一落，人亦已掠至停馬之處，却見穆一程及齊雲高的坐騎，都已被暗器擊中，鮮血長流，已不能再用。

秦烈大怒，竄出樹林，蒲松柏經已去遠，只得恨恨地返回林內。

穆一程問道：「秦兄，讓他跑了？」

秦烈恨道：「讓他殺死馬兒了！你們在幹什麽？」

穆一程道：「你看這些樹，有什麽奇怪之處？」

秦烈抬頭望一望周圍的大樹，見細枝有頗多被利器斬折，樹幹上痕跡斑斑，他看了一陣，心頭一跳，脫口道：「跟蒲松柏打鬥的那個人是用劍的！」

「不錯！」穆一程沉聲道：「只不過這人跟殺死令狐碩及萬大俠是否有關！」

秦烈一抓皮頭，道：「那人爲何要殺蒲松柏？」

穆一程苦笑道：「你問小弟，小弟問誰？」

齊雲高道：「這件事是越來越複雜了，到底其中藏着一件什麽秘密？可惜蒲松柏匆匆而去！」

穆一程道：「蒲松柏見咱們來勢洶洶

，又指責他殺死刁三進，自然不會再留下來！」

秦烈懊喪地道：「可惜咱們太過魯莽，没有跟你說個清楚！」

齊雲高道：「有一件事十分奇怪，當蒲松柏聽見咱們對他的指責，爲何没有太大的驚詫，又不分辯？」

穆一程點點頭。「不錯，這件事奇怪之處實在太多！不過跟咱們無關，也無須太過……」話至一半忽然住口，須知黃山派是九大門派之一，以俠義爲宗旨，他身爲掌門師弟，說出這種話來，實在有辱身份，他偷眼一瞧，觀看兩人的神情，是否有鄙視之色，却見齊雲高背向着他，身子不斷地抖動。

這一來，穆一程早把那句話的事忘得一乾二淨，問道：「齊公子，你，你身體有事？」

只聽齊雲高虛脫似的道：「不是，你們看，這上面……寫些什麽……」

穆一程及秦烈齊吃一驚，忙搶前幾步，只見齊雲高雙眼直勾勾的望着樹上的一張印着青色花紋的冥錢！刹那，兩人心頭齊是一震！

齊雲高呻吟似的道：「快看看，那些青花紋內，藏着誰的名字……」

穆一程見他神態有異，連忙走近細看，一入眼，心頭又是一震，原來這次赫然印着齊雲高三個字！心想難怪蒲松柏看到齊雲高神色大是有異。

秦烈只粗通文墨，對篆體文字幾乎不通，是故問道：「穆兄，上面寫着誰的名字？」

穆一程忽然哈哈大笑，道：「這簡直是天下第一滑稽事！齊公子，這種含血噴人的事，你又何必掛懷！」

齊雲高臉色灰敗，緊咬下唇，秦烈急問：「上面到底印着誰的名字？」

「齊雲高！」穆一程淡淡地道：「那人嫁禍手法太劣了！」

秦烈叫道：「簡直放屁！齊公子，你放心，若有誰敢造謠，咱們兩個必替你分辯！」

穆一程道：「正是，你一路跟在咱們身旁，除非你是齊天大聖能够化身千萬，否則……」說到此，忽然住口，心頭翻起萬重山被殺的情況來。

秦烈却不理會這許多了，伸手撕下那冥錢，那冥錢是被一顆狼牙釘釘射在樹幹上的，齊雲高把狼牙釘拔了下來，放入衣囊內。

齊雲高指着樹幹上的冥錢給穆一程及秦烈看。

穆一程道：「走吧！」

齊雲高忽然高聲道：「蒲松柏可能眞的没有殺死刁三進！柳副帮主的目光及見識，當眞令人佩服！」

穆一程及秦烈同時一怔，把目光注視在他臉上。齊雲高興奮地道：「晚輩既然是被人寃枉、嫁禍，難保蒲松柏、刁三進等人不是！這件案子其實一直暗中有人在指使及操縱一切，只不知這些被人殺的，跟他到底有何仇怨！」

秦烈問道：「你跟誰有仇？」

齊雲高苦笑一聲。「江湖上的仇仇怨怨多如牛毛，而且，有時是在無意之中，不自覺地，毫不知情的情況中種下的，這叫晚輩如何說！」

穆一程點點頭，道：「賢侄放心，一切有咱們兩個替你作證！」

齊雲高担憂地道：「兩位前輩可能忽略了一件事：凡名字在冥錢上出現的，不久即將死亡！」

秦烈及穆一程事先果然都没有注意到這一點，聞言後都是臉色大變。半晌齊雲高喃喃地道：「這件事其實一早便有蛛絲馬跡可尋，只是咱們都疏忽了！冥錢是什麽東西用的！冥錢上印着人名，還會是好事麽？」

穆一程道：「如今賢侄有何打算？」

齊雲高道：「晚輩想斬草除根，要一勞永逸，只有把這隻躲在黑暗中的幽靈抓了出來！是以晚輩想去請管神捕調查！」

穆一程及秦烈點頭稱善，秦烈道：「賢侄，某家與你同行！」三人出了樹林，展開身形向前掠去。

不約而同

穆一程、秦烈及齊雲高到了座小鎭後，歇了一夜，次日再買三匹健馬上道。

不一日，到了黃山之下，穆一程自個上山，秦烈及齊雲高却繼續趕路，却是折向東進。

這天到了皖浙邊境一座小鎭，忽遇見紀繼祖。秦烈問道：「紀兄爲何在此？」

「小弟師門在東天目山，自那日離開之後，便趕着回去，不料前夜在山下無意中碰到蒲松柏，小弟自忖力量不足擒敵，所以不敢暴露身份，一直暗中跟着他，昨日黃昏，却見他到了臨安，在平安客棧交了五天租錢，小弟估計他不會立即離開，是故回去找你們，不料在此相遇，那實在是太好了！」

秦烈大喜，忙道：「咱們正要去找他，請紀兄帶路！」三人立即抽鞭拍馬，望臨安馳去。

次日晚上便到了臨安，三人立即到平安客棧找人，不料掌櫃道：「那位客官早已離開了，今午也有人要找他！」

三人一怔，互視了一眼，齊雲高問道：「那人是幾時離開的？」

掌櫃道：「老朽也不知道，今午有人來找他，老朽叫人去拍門，才知道他已不在房内！」

紀繼祖問道：「今午是誰找他的？」

掌櫃笑道：「那幾位客官並無留下姓名，老朽也不方便問他們！」

「一共有多少人？」

掌櫃算了一下，道：「共是五個人，年紀都在青壯，携刀插劍的！」

三人想不到那五人是何方人馬，又不知蒲松柏去了何處，只得在客棧内過了一夜。吃了晚飯後，都聚在秦烈房内商量。

秦烈恨恨地道：「姓蒲的當眞奸狡！要想找他倒不容易！」

齊雲高道：「只望能找到管神捕，希望你能盡速解決此事！」

紀繼祖道：「聽說管神捕共有三十多處行宮，要找他同樣也不容易！」

秦烈哈哈笑道：「只要找到一處，便能迅速知道他的行踪！這件事包在某家身上，現在你們都去睡覺吧！」

齊雲高及紀繼祖正想離開，秦烈心頭一動，忽道：「齊公子，你今夜留在此處過夜，某家還有話跟你商量。紀兄弟，你今晚睡覺時也得小心一點！」

紀繼祖不知齊雲高的名字在青冥錢上出現的事，點點頭，齊雲高却暗讚秦烈粗中有細。

這一夜平安無事渡過，次日一早，三人策馬去杭州。經一日急馳，日落之前，已經入了城門。秦烈跟管一見的交情不淺，也無須問路，便直馳去管一見的行宮。

那是一棟小院，厠身在街道中，從外表觀之，平平無奇。秦烈招呼齊雲高及紀繼祖下馬，他走到門前，伸手拍起門來。

過了一陣，大門才「呀」的一聲打開，開門的是管一見的一個手下馮曉年，去年冬他曾經與秦烈見過面，當下忙道：「堂主要找咱頭兒?請進！」

秦烈把馬牽入，把其繫在院子内的樹幹上，笑問道：「老管在麽？」

馮曉年道：「頭兒去江北未回來！」

秦烈臉色一變道：「端木侄子呢？」

「在！他在書房跟人談話！三人請先進廳喝杯茶！」

秦烈精神一振，道：「你頭兒是武林第一品茶大家，你學到他幾成功夫？」

馮曉年一邊帶引，一邊道：「晚輩愚昧，學不到三成！」

秦烈哈哈大笑：「三成已可以了，快泡一壺來試試！」說着三人已至廳上，内廳忽然走出一個白衣青年來，却是皇甫雪！原來他在裏面聽見秦烈的笑聲，跑出來看看。

齊雲高大喜，奔前緊緊握住他的手，皇甫雪神情亦甚激動，道：「齊兄一向可好？」

齊雲高苦笑一聲，道：「自上次在蘇州別後，小弟無時不想來找你，可惜你們行踪不定，未能如願，今日一見倒也可聊慰一二！」

皇甫雪道：「小弟對齊兄的風範亦心儀不已，只緣俗務繁多，未克抽空到府上拜晤！」兩人相率大笑，皇甫雪道：「請坐！請坐！」（有關齊雲高及皇甫雪在蘇州把晤之詳情，請閱本故事集之「龍王之死」）。

皇甫雪又與秦烈寒暄幾句，然後道：「不知今日是什麽風把堂主吹來！」

去歲秦烈偶爾牽涉入一件案子中，曾與皇甫雪有幾日之聚，對皇甫雪敬業樂業，不辭辛勞，不畏困難的精神十分激賞，曾在管一見面前感嘆自己沒有一個同樣的助手（詳見本故事集之「虛無宮」）若非管一見亦十分鍾愛他，秦烈必會邀他入霹靂堂担任要職。

當下秦烈笑道：「來這處的人，若不是被魔風吹來，便是爲邪妖之風所送！」

皇甫雪輕咦一聲，道：「堂主也遇到麻煩？」他見馮曉年送上茶來，忙親自替客人斟茶，同時因爲秦烈跟管一見交情非淺，他有麻煩，管一見自不會坐視，是故又吩咐馮曉年去通知厨子弄幾個可口的小菜來下酒。

秦烈喝了一口茶，潤一潤喉道：「某家不是主，這位齊公子才是！」

皇甫雪一怔，脫口問道：「齊兄又遇到麻煩麽？」

齊雲高苦笑一聲：「小弟命途多蹇，這次又得麻煩皇甫兄了！」

話音一落，内堂忽然走出兩個人來，只聽後面那相貌堂堂的漢子道：「蒲兄慢走，過幾天敝上回來後一定代爲轉告！」

前面那漢子道：「請端木捕頭多費點心！」

齊雲高一抬頭，喝道：「好呀，原來你比咱們還先到一步！」

秦烈却自椅上跳了起來。「蒲松柏！你殺人還敢先告狀！」原來前面那漢子赫然是「飛天蝙蝠」蒲松柏，秦烈三人苦追不果，不意竟在此相遇，頗令人產生「踏破鐵鞋沒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之感。

蒲松柏又是一怔，看清了人之後，隨即冷冷地道：「秦堂主要倚多取勝嗎？」

秦烈哼道：「你別自抬身份，某家一人已足以收拾你！」

蒲松柏冷哼一聲：「蒲某自出道以來，已不止千次聽過這種話了，不過蒲某還未被嚇死。」

秦烈沉聲道：「別再廢話，有種便到院子中決一生死。」

蒲松柏冷笑道：「有何不可！」

端木盛忙道：「兩位都是在下賓客，何必爲些小誤會大動干戈，請瞧在敝上的面上言歸於好吧！」

管一見的面子兩人都不敢不給，刹那間，兩人同是冷哼一聲，端木盛忽道：「蒲兄，今夜便請留下吃頓飯如何？」

秦烈哈哈一笑，道：「端木侄子，你千萬勿強人所難，今夜就算有山珍海味，他也吃不下咽。」

蒲松柏也哈哈笑道：「端木捕頭盛意拳拳，蒲某恭敬不如從命，不但如此，而且尚要厚顏求留一宿。」

齊雲高見他骨頭硬，心中暗暗佩服，秦烈也是一怔，幾乎難以相信，半晌才問道：「你來此做什麽？」

蒲松柏也反問一句：「你又來此作甚麽？」

秦烈大怒。「某家的事你管不着！」

蒲松柏亦是語氣鏗鏘。「蒲某的事你亦管不了。」

端木盛見兩人又再說僵，忙排解道：「兩位少說一句，聽在下一言！」轉頭對秦烈道：「堂主，剛才蒲兄述及你要殺他哩。」

「不錯，」秦烈坦言承認，「某家的確要殺他。」

「因爲他殺了刁三進?」端木盛含笑而問。

「正是！」

蒲松柏冷笑道：「姓刁的跟你是什麽關係？」

「哼，天下人管得天下事。」

端木盛忙道：「但蒲兄說，他根本在離開鐵劍莊後便未再與刁三進謀過面。」

秦烈道：「你勿聽他胡言。」

蒲松柏怒道：「姓秦的，你口口聲聲說我殺人，請問這是否你親眼目擊？」

秦烈不由啞口無言，端木盛笑道：「這件事看來必另有内情，堂主何不坐下仔細一談？」

秦烈悻悻然道：「你問齊公子吧？」

衆人坐下之後，齊雲高才把連日來的經過，一一詳述了一遍。那經過之奇詭，不但端木盛等人聽得目瞪口呆，連蒲松柏也張大了咀巴。

良久，蒲松柏才道：「你們既然知道了詳情，更不該懷疑人是蒲某殺死的！」

秦烈瞪了他一眼，道：「誰知道你是不是在暗中攪鬼？」

說着，酒菜已送了上來，衆人立時入席，吃飯間仍然在談論這件事。

齊雲高問道：「請問蒲兄離開鐵劍莊後去過什麽地方？又怎會在那樹林中？」

蒲松柏臉色微微一變，終於道：「蒲某不喜熱鬧，離開鐵劍莊後，便想過江到大別山飛鳳寨。」

秦烈截口問道：「找誰？」

蒲松柏怒瞪了他一眼，續道：「誰知剛想渡江，忽聽人說飛鳳寨寨主到江南要找我，蒲某本要去找他，他既然到了江南，蒲某便由來路走回去。

「蒲某本想折回仙霞嶺找個老朋友，但到了浮梁景德鎭，忽見人拿了一張告示貼在牆上，上書尋人，而所尋之人竟是蒲某，告示上寫明要蒲某到景德鎭的好景客棧。

「蒲某此生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看後便決定到好景客棧探一探，到底是誰要找我，當蒲某向掌櫃表露身份後，那掌櫃便拿出一封信給我……」

端木盛自懷中取出一封信來，道：「這信便在此，請堂主過眼。」

秦烈接來一看，只見信上畫了幅地形圖，說明歷居（山旁）山，下面寫了三個字：程一鳳！

秦烈及齊雲高一看便知圖中所標示之處，正是那天他們與蒲松柏所遇的那座樹林。秦烈把信交給端木盛，問道：「後來又如何？」

蒲松柏喝了一口酒續道：「蒲某接信之後十分奇怪，覺得用此方法尋人有異尋常，但偏偏程一鳳與蒲某有換命交情，萬一有什麽急事，蒲某若畏縮不前的，豈非對不住朋友，是故蒲某暗中藏了一些暗器，然後去赴約。

「到了那樹林，因爲佔地極廣，蒲某找了一陣，不見有人，心頭暗暗詫異，無意中却見一棵樹上釘着一張青色的冥錢，心頭暗驚，又忍不住上前觀看，就在此刻，背後一棵大樹後，忽然標出一人，持劍刺向蒲某背心……」

秦烈插咀問道：「那人是誰？」

蒲松柏怒道：「你再插腔，蒲某便只吃酒了。」

齊雲高連忙向秦烈打了個眼色，秦烈按住心頭之恚，故意轉頭他望，雙耳却竪起靜聽。

「蒲某聽見背後金刃劈空，雖然吃了一驚，但終因爲心中早有戒備，是故仍能閃開那一劍，但那人長劍奇招不絕，蒲某失却先機，登時落於下風。

「平心而論，蒲某自忖即使不是先失先機的情況之下，跟其決鬥，仍要輸他一二籌。」

「二十多招之下，蒲某身上的衣襟已被劍氣裂碎數處，若非仗着身法靈活，輕功奇妙，早已死了。」

秦烈冷哼一聲，道：「自吹自擂！」

蒲松柏把杯中酒喝乾，住口不言，秦烈忍不住問道：「後來呢？」

「後來你們的馬嘶聲傳來，那人便躍上樹梢逸去！」

「最後呢？」

蒲松柏粗着聲道：「最後你們來到，以後的事還用說麽？」

秦烈臉上一紅，巴巴地道：「你爲何不去追他？」

蒲松柏不答，端木盛道：「當時蒲兄曾喝問對方爲何要殺他，那人只道：『我要爲刁三進報仇！』，蒲兄問：『刁三進幾時死的？』那人怒道：『人是你殺的，你假惺惺什麽？』

「蒲兄道：『我没殺他！』那人道：『江湖上的朋友都已知道，你還狡辯！』蒲兄又問：『你是他什麽人？』那人不答，直至離開！」

席上眾人都覺得這件事錯綜複雜，難以找出綫頭，以作分析。

齊雲高忽問：「請問蒲兄，那人的臉龐如何？你總該看清楚吧！」

「他臉上幪着布！」

「身裁如何？」

「一般。」

「他用的長劍式樣有何特別之處？」

「薄而窄，跟一般劍有異！」

齊雲高道：「這倒是條綫索。」

蒲松柏冷笑一聲。「照蒲某所知，單只大江兩岸，便有十數家用這種薄劍，何況尚有其他地方的！」

端木盛道：「雖然渺茫一點，終歸是條綫索。」

話音一落，大門忽然三重兩輕地響了起來，端木盛道：「是在下同僚，諸位不用停箸。」

馮曉年忙下階開門，門一打開驚喜地叫道：「頭兒，你回來啦？」

廳上眾人一聽，俱是大喜，只聽管一見道：「快替老夫弄些東西塡肚！」馮曉年應了一聲，忙跑入灶房。

管一見信步走上廳堂，眾人連忙長身立起相迎，管一見一怔，笑道：「想不到今夜竟然這般熱鬧。」

當下眾人讓開一個座位，讓管一見坐下，端木盛忙把情況轉述了一次，管一見聽後眉頭一皺，目光在蒲松柏及齊雲高臉上轉來轉去，輕笑一聲，道：「兩位好大的命。」

齊雲高道：「神捕何出此言？」

管一見道：「凡名登冥錢的人，都已作了古人，兩位却仍可在此飲酒作樂，豈非命大。」

眾人登時凝神靜聽，管一見挾了塊肉，送入口中細嚼。「那個隱身兇手胆子之大，魄力之強，實在令人佩服！老夫辦案萬次，從未遇到一個自視如此高的人。」

秦烈叫道：「老管，你怎地反而讚他？那人不該死？」

管一見把肉嚥下，哈哈笑道：「他該不該死還很難說，但……」

秦烈截口道：「他殺了這許多人，還不該死？」

「假如他所殺的人都是些該死的人，或是與他有仇之人，你倒說說看，什麼叫該，什麼叫不該，是誰該死？誰不該死？但此人每要殺一人，便先將那人的名字告示出來，這胆氣及魄力豈非大不尋常？」

秦烈道：「你說胡尚孔不是令狐碩殺死的，令狐碩又不是萬重山殺死的……」

管一見正容道：「對，假如眞的如你以前的設想，這其中的關鍵如何解釋？而天下間又豈會如此巧合，一人殺一人？」

齊雲高道：「不錯，神捕分析得合情合理。」

管一見續道：「實際上，這些人全都是那個隱身兇手所殺的，他本沒有想要用嫁禍手法，只不過你們自己想錯了。」

「老管，你看那人是誰？」

管一見又笑了。「老夫又非神仙，若能捏指一算，便知道過去未來，也不用這般辛苦了，不過這人也有綫索留下來！」

秦烈吃驚地道：「咱們都找不到，你怎會反而知道？」

管一見說道：「這人用劍，這劍又薄又窄，身裁中等，胆識過人，這都算是綫索。」

蒲松柏道：「在下跟他談過話，可惜他說話時故意揑尖了聲音。」

管一見點點頭，道：「不打緊，任何兇手，不管他做案時如何仔細，做案前計劃如何周詳，做案後掩飾工夫如何巧妙，終究會有紕漏出來，這跟釣魚一般，只要你有耐心，有技術，魚兒終會上釣。」

蒲松柏及齊雲高都舒了一口氣，管一見又道：「你們兩位今後行動要小心一點，那人說不定還會找你們。」

齊雲高謝了一聲，忽然伸手入懷，取出一塊黑布來，道：「這塊黑布是蓋在刁三進頭上的，不知是否兇手留下。」

管一見道：「應該是他留下的！」他接來一看，見布質甚佳，心頭一動，忙把布交給皇甫雪。「雪兒，你明日去問一問，這種布是那裏出產的！」

皇甫雪應了一聲，眾人此刻心頭暗鬆，又再吃喝起來，一直吃至將交二更才散席。

蒲松柏忍不住問道：「不知神捕肯不肯接辦此案？」

管一見哈哈一笑。「老夫接案固然要觀委託人的誠意，以及條件而定，但假如做案的人太過膿包，即使一百萬兩黃金擺在老夫面前，老夫也未必肯幹！」他邊走邊談：「但這個兇手驕傲得緊，老夫自然要跟他鬥一鬥。」

蒲松柏及齊雲高大喜，管一見腳步一頓，說道：「老夫先去洗個澡，換件衣服，等下請來貴舍觀光，老夫還有話要問你們。」

端木盛送他們入客房，也吩咐下人送上澡水毛巾給他們洗滌。

過了一陣，皇甫雪過來相請，說管一見在書房中等他們。

秦烈、蒲松柏、齊雲高及紀繼祖到書房，只見書房內已立着一個五十餘歲的漢子，管一見却坐在躺椅上品茶。「諸位請坐下喝杯茶，這位是老夫的得力助手高天翅。」

眾人寒暄了一陣，便相繼坐下，管一見問道：「你們去找令狐碩共有幾人？各人用什麼兵器？身裁武功又如何？」

秦烈及齊雲高仔細說了一遍，高天翅在旁紀錄。

管一見之後又再問，去到紫雲莊的人數，秦烈照答如儀，管一見對川東雙義及萬重山遇刺的情況問得十分仔細。「齊公子，你被人偷襲竟無所知，無所見麼？」

齊雲高臉色一紅，囁嚅地道：「晚輩只看到一條黑影，甚至看不到他出劍！」

「看到人影，看不到劍？」管一見忍不住又問了一句。「那人一共刺兩劍，第一劍刺你的後背，你看不到不出奇，但第二劍刺出時，因萬重山在你面前，你看不到倒有點奇怪！」

齊雲高道：「不錯！的確有點怪！」

管一見轉頭問秦烈：「川東雙義的武功跟你相較如何？」

秦烈想了一下，道：「可能略比某家遜一籌，但相差絕不大！咦，他們兩人有問題？」

管一見搖搖頭，道：「再說下去，發現刁三進的屍體時，共有多少個人？」

齊雲高一一作答，管一見閉目想了一會，又查詢一些有關胡尚孔死後的情況。

秦烈見他久不作聲，急道：「老管，你該說一說吧，這案子……」

管一見道：「你們可以去休息了，有事老夫自會再去找你，老夫若不去找你們，你們亦莫來打擾老夫！」

秦烈知道他的脾氣，不吭一聲走了，最後管一見忽然叫住蒲松柏：「請蒲兄弟稍住！」

蒲松柏重新坐下，問道：「神捕有何指教？」

「那個跟你動手的幪面人武功跟你相較如何？」

蒲松柏臉色一紅，道：「要高小弟兩籌，甚至三籌，若不是小弟輕功有異別派，早已被殺死了！」

「他的劍法有何特色？」

「快、詭、狠三者兼備！」

管一見又問：「你能記得他一兩招招式麼？」

蒲松柏搖搖頭，道：「小弟若再有機會見到，便能認得出來，現在要我比劃出來，可不行！」

「那個姓紀的在鐵劍莊時，表現的如何？」

蒲松柏道：「那時小弟根本不識得他，也沒留意！」

「好吧，明日再會！」

蒲松柏道：「請問神捕，咱們何時開始調查？」

管一見道：「明日老夫要到府台處巡視一下，後天起程吧！」

蒲松柏去了之後，管一見道：「高老弟，你有鐵劍莊的資料紀錄否？」

「鐵劍莊沒有，却有鐵劍門的！」

「唸來聽聽！」

高天翅拿出一本簿子來，掀了一陣才停了下來。「嚴令坤二十四歲初出江湖，嗯，照推算，他今年已七十二歲了，嚴令坤畢生好武，心懷大志，一直立志要自創一套劍法，成爲大宗師，四十餘歲後劍法已成，名氣也漸大。妻梅氏，今年才五十歲，只產下一子，取名嚴孝德，嚴子極之孝順父母，有『孝子劍』之稱。

「嚴令坤的父母及出身，本着英雄莫問出處的觀點，也沒人去查問過，而他亦甚少在武林中走動。

「四十歲娶妻，五十五歲創鐵劍門，連兒子共收十二個弟子，總壇設在臨川城內的鐵劍莊，但至今尚未有分壇。

「又，鐵劍莊頗怪，嚴令坤竟請了不少高手在莊內吃閑飯！」

話音一落，管一見道：「只這些？嗯，嚴令坤所創之劍法，有否名稱？」

「叫『鐵劍凌風』！劍身比一般人寬闊。」

「鐵劍凌風，鐵劍凌風……」管一見忽然道：「很好，你也去休息吧，老夫也要睡了！」

高天翅跟管一見時日不短，見他在問鐵劍莊的一切，料想管一見必是懷疑它！

次日，管一見悄悄辦了很多事，秦烈却告別回霹靂堂。

初進鐵劍莊

管一見帶着高天翅、皇甫雪及蒲松柏、齊雲高和紀繼祖離開他的行宮。

杭州城極爲繁盛，街上行人如鯽，眾人不便乘馬，牽着馬慢慢穿過街道。

走了一程，齊雲高無意中見人叢中有人閃動，雖只匆匆一瞥，但其背影極其熟悉，他心頭一動，把馬轡交給皇甫雪，隨即追上前查看。

紀繼祖恐他有失，也忙拋轡推開行人追前，大聲叫：「齊公子，發生了什麼事？」他聲如霹靂，路人側目。

前頭那人側着頭向後一瞄，齊雲高看到他小半張臉龐，便認出了他，叫道：「嚴掌門，嚴掌門！」

那人雙腳一住，轉過身來，正是嚴孝德，他見齊雲高忙問道：「齊公子，你爲何跟殺人兇手蒲松柏在一起？」

齊雲高輕嘆一聲，心想這事說來話長，只得長話短說：「刁三進並非蒲松柏殺死的！嚴掌門怎會千里迢迢趕來此處？」

嚴孝德苦着臉道：「你跟秦叔叔離開敝莊，後來爹爹開關出來，查詢了咱們在芙蓉山的一切經過，便又令小弟出來找尋蒲松柏並嚴令小弟在未找到蒲松柏前不得回家……如今他，他又跟你們在一道，這叫小弟如何是好？嗯，紀叔叔！」

紀繼祖見到他也是一怔，齊雲高不想在街上議事，忙牽着嚴孝德的手，道：「嚴兄，小弟替你介紹幾個朋友！」言畢拉着他向管一見走去。

雙方略爲寒暄了一陣，管一見忖道：「這可巧，老夫正想去他家內！」當下道：「令尊那裏有老夫替你說項，咱們一齊去撫州吧！」

嚴孝德大喜，道：「多謝前輩！晚輩還有幾個手下在那邊！」

管一見含笑說道：「你去把他們找來吧！」

不一刻，嚴孝德帶着他四個手下回來，齊雲高心頭一動，出言詢之，才知道去臨安平安客棧找尋蒲松柏的五個掛刀插劍的人，便是他們五人，原來，鐵劍莊爲了洗脫胡尚孔死於莊內的嫌疑，派出大量人手去調查蒲松柏的行踪，但當他們到達臨安時，蒲松柏已先一步離開了。

齊雲高想起這件事，心中也甚爲佩服蒲松柏的機智狡猾。

一行十一人，自西城門出城，立即躍上馬背，策馬急馳，盛暑之下趕路，實在苦不堪言，午時一至，管一見便下令入鎮休息，過了未時才再上途，一直至起更才入鎮歇息。

如此走了三天，才到達壽昌。這裏的客棧雖小，却頗爲乾淨，管一見包下一座客棧，十一個房間，剛好每人一間，管一見住在正中，其他却隨便挑選。

三更時分，天氣轉涼，正是好夢剛濃之際，蒲松柏忽被一聲輕響驚醒，睜眼一看，一個黑衣幪臉人手執利劍，正自窗台躍了入來。

蒲松柏一驚，推開被子大叫一聲，那幪臉人見刺殺事敗，一個倒翻，由窗口射出去。

蒲松柏叫道：「有刺客！」幾個箭步衝前，也射出窗口，只見那幪臉人已躍上圍牆，正欲離開！

由窗口至圍牆尚有五丈寬的花園，蒲松柏叫道：「那裏跑！」縱身躍出，冷不防旁邊柱後也竄出一個身穿黃衣人影來。

蒲松柏向左斜躍，那人向右斜飛，兩人在半空相遇，蒲松柏大吃一驚，左掌隨手拍出！

黃衣人反應也極快，寬背劍一圈，往其手臂斬落！

兩人同時發動，同懍於對方的勢力，攻勢一起，便隨即沉身落地。

此刻其他人也都聽到聲音，趕了過來，齊雲高一望，急道：「兩位住手，都是自己人！」

原來那黃衣人正是嚴孝德，兩人看清楚對方的面貌之後，同時冷哼一聲，縱身躍上圍牆，抬眼一望，那黑衣幪臉人早已不知去向！

蒲松柏怒道：「若不是你阻一阻，那人怎能逃得掉！」

嚴孝德急忙分辯：「小弟也是想擒住他，怎知你來得那般快！」

管一見忙道：「刺客既然已去，兩位下來吧！」回頭一望，十一個人全部在此，他望了紀繼祖一眼，心頭一動：「紀繼祖住在蒲松柏隔壁，嚴孝德爲何反而比他早到？」隨即含笑道：「嚴掌門，那刺客未入房之前，你便聽到聲息？」

嚴孝德道：「慚愧！晚輩根本完全不知道……晚輩只因睡到一半便急，是故下床去茅廁，囘來時，忽聽蒲先生在房內大叫一聲，晚輩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便走去觀望一下，那知道這時候，房內忽然飛出一人，接着躍上圍牆，晚輩連忙……」

蒲松柏冷笑一聲：「那人一出窗子，你爲何不立即上前攔阻？」

嚴孝德窘急地道：「小弟以爲那人是你呀！因爲你也是身穿黑衣褲的！待得他躍上圍牆，小弟才看出不對，才上前攔截，想不到你也在此刻飛了過來……」

管一見忙道：「這是誤會，兩位囘房睡吧，大家小心一點！」

次日開始，管一見即安排兩人睡一房，一路上果然没再發生這種事，到了臨川，衆人立即跟着嚴孝德到鐵劍莊。

嚴令坤聽見「笑面神鷹」管一見率衆上莊，心頭大喜，忙吩咐大開中門。

衆人進入大廳之後，嚴令坤又吩咐手下備酒菜侍客。管一見是第一次到鐵劍莊，也是第一次與嚴令坤見面，一雙利目四周打量。

坐定之後，嚴令坤說了一堆恭維管一見的話，管一見甚不耐煩，嚴令坤察言辨色，連忙岔開話題：「秦堂主爲何沒有同來？」

管一見道：「秦兄堂內事務繁忙已囘去了，嚴莊主，老夫有個不情之請，盼你能答應！」說着雙眼緊緊瞪在他臉上。

嚴令坤一怔，忙道：「神捕有話但說無妨，老朽若辦得到的，自不會推却！」

「老夫聽令郎說，你令其擒蒲松柏囘家，若不果便不准他囘家是否？」

嚴令坤尷尬地一笑，道：「是有此事，未知神捕有何高見？」

管一見道：「老夫認爲這件案子綜錯複雜，要想把其弄清楚來龍去脈，極不容易，而蒲松柏亦未必眞的是殺人兇手，是以斗胆請莊主收囘成命！」

嚴令坤忙道：「神捕既然有此見解，必有原因，老朽自無不答應之理！而且老朽也不是有意與蒲兄爲難，只是要請他囘來研究一下而已，如今既然神捕肯出面，老朽便放心了！」

蒲松柏冷哼一聲：「蒲某也是被貴莊的人苦苦追迫，迫於無奈才去求神捕相助耳！」

嚴令坤陪笑道：「老朽魯莽，請蒲兄勿怪！德兒，還不向神捕敬謝，向蒲叔叔告罪！」

管一見及蒲松柏連聲不必。嚴令坤喝道：「你娘整日在叨念，還不進去內堂陪她！」

嚴孝德恭恭敬敬向父親叩了一個頭，然後告罪退下。

管一見道：「老夫想到客房看看，未知方便否？」

嚴令坤喜道：「歡迎之至，待老朽帶路！」

一行人跟着嚴令坤走向中院，嚴令坤沿途指點路徑，管一見暗暗驚嘆鐵劍莊的龐大。

到了一座小院，嚴令坤道：「客房分設在這座小院中，諸位請進！」

管一見抬頭一望，見月洞門上嵌着一個門匾，上書迎賓軒三個字，他眉頭一掀，問道：「嚴莊主，貴莊時有很多遠道而來的賓客？」

嚴令坤含笑道：「小莊下人不少，有時這些人的親戚路過，少不免入來與親人相會，是故出出入入的人還是不少，有了個賓館便方便得多了！」

管一見點頭稱善，入了迎賓軒，踏上走廊，嚴令坤又道：「這房是胡尚孔當日歇息的地方！」

管一見雙脚一住，眼光在外面周圍來囘掃射。這房是第一間，別的房只一邊有窗，這房却兩邊有窗，門口那一堵牆壁，不是用磚堆砌，是木板間隔，配以窗花及琉璃，望之頗爲華麗。

管一見指着向外的窗道：「莊主，這一排窗子爲何不用琉璃，而用紗紙？」

嚴令坤臉色微微一窘，道：「此物難求，加上價錢不菲，是故也只能在正面添飾一下而已，倒令神捕見笑了！」

「豈敢豈敢！」管一見轉上暗廊，推開房門走了進去，嚴令坤立即把當日發現胡尚孔的經過及情況說了一遍。

管一見問道：「莊主以前跟胡尚孔很熟悉？」

嚴令坤搖搖頭，道：「只有一面之緣，當時老朽亦料不到他會留宿！」

「那根短箭何在？」

嚴令坤叫人到他書房把箭取來，道：「神捕若認爲此箭有助破案便取去吧！」

管一見見那箭毫無出奇之處，便把它放入懷內，嚴令坤道：「胡兄尚留下一些銀子……」

管一見笑道：「這些銀子老夫不要了！莊主，那夜貴莊是否有人巡夜？」

「自然有！」

「由誰負責？」

嚴令坤抓抓皮頭，想了一下才道：「是老朽的第八徒弟金顯貴負責的，老朽十二個弟子輪流負責，每人一夜。」

管一見道：「再請問，負責迎賓的是誰？」

嚴令坤道：「這個倒没有專職人選，老朽只記得大徒邵宇負責首席的嘉賓，其他的賓客是由誰招呼的，事隔已久，老朽可已忘記了！」

「請吩咐令八徒來一趟，如何？」

嚴令坤一怔，隨即道：「敢不從命！」忙派人去找金顯貴。

不一陣，金顯貴便來了，管一見見他皮膚黝黑，濃眉大眼，嘴唇厚肥，一副忠厚的相貌，心頭一動，忙又說道：「請諸位到大廳稍候如何？老夫欲跟令兄弟談一談！」

嚴令坤向兩人望了一眼，道：「神捕何不待晚飯後再問？」

管一見道：「老夫辦事時，不飲不食，不眠不休慣了，心中無底時，吃下去也不知其味！」

「如此老朽在大廳上等候了！」嚴令坤厲聲對金顯貴道：「貴兒，神捕是帮咱們洗脫寃情，你要好好答他！」

金顯貴忙彎腰作揖。「徒兒知道，請師父放心！」

管一見眼光來囘掃射，待他們都離開之後，才道：「金兄弟請坐下！」親自跑去關門，順道觀察了一下門外的情況，見四圍無人才把門閂扣起。

管一見坐在椅上，雙眼如刀，緊緊瞪在金顯貴臉上。金顯貴神色惘然，繼而低下了頭，輕聲問道：「神捕要問晚輩什麽事？」

「金顯貴！」管一見出其不意一叫：「望着老夫，從實招來！」

金顯貴惶恐地抬起頭來，囁嚅地道：「晚輩不知……」

管一見冷笑一聲：「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把兇手放進莊來！」

金顯貴臉色漲得通紅，道：「晚輩並没有放兇手進來……」

「你没放兇手進來？那麽是你偷懶了，兇手進莊你也不知道，這後果跟放他進來，可没多大的分別！」管一見說罷站了起來，轉身望窗，雙手負于背後。

金顯貴怔怔地道：「晚輩没有偷懶，可能……可能弟兄們因高興多喝了幾杯，精神恍惚也是有的！」

「巡夜的人也准喝酒麽？」

「師父說那天是本帮的大事，可以破例！」

「你呢？你當時在那裏？」

「晚輩……晚輩那天也喝了很多酒，頭有點暈……後來……酒力發作，嘔了起來……」

管一見霍地轉過身來，沉聲道：「這樣說來，你也失職了！」

「晚輩睡了一陣……」金顯貴低下頭：「但晚輩並不知道會發生那種事……」

「平時莊內的防守情況如何？」管一見語氣略爲和緩：「貴莊的護院及莊丁共有多少人？」

「平時的防衛自然嚴緊得多……本莊共有四十八位護院，兩個領班，莊丁也有百餘人！」

「莊子這麽大，以這些人手佈防，必有漏洞！」

「是的，但本莊所僱的護院武功都不錯，他們分三隊，每日有一隊休息，其他兩隊輪流當值，都是伏在莊內的暗處！」

「哦？他們是暗樁？這迎賓軒是否有暗樁？」

「也有一個，但他那夜喝得酩酊大醉，事後掌門師兄去找他，他醉倒在假山後，還未醒來哩！」

管一見冷哼一聲，「這就難怪！」一頓，「那天是那幾個負責招呼賓客的，你知道否？」

「那夜晚輩看見胡尚孔是由七師兄帶他來這裏的，他幾乎是最後一個來的！」

「你七師兄叫什麽名字？」

「七師兄叫劉全。」

「好，你現在立即去把他找來，不要張揚出去！」

金顯貴應了一聲，開門出去，管一見低頭沉思。

過了一忽，金顯貴便帶了一個身裁高大的漢子進來。「這位是管神捕！神捕，他是晚輩師兄！」

「拜見神捕！」

「請坐。」管一見望了他一眼，道：「胡尚孔是你帶他到迎賓軒的？」

「是，當時晚輩在軒外的花園見到他，他說欲留宿一宵，所以晚輩便帶他來此歇息！」

管一見心頭一跳，脫口道：「你的確是在花園看到他的？」

「是在花園遇上他的，晚輩到花園時，他慌慌張張自內堂走過來！」

管一見心頭再一震：「他在內堂出來？一個人？没人問他，没人截查？」

劉全抓抓頭皮，道：「那夜賓客多，師兄弟們及護院們大都在前院送客及收拾椅桌，情況有點亂……」

「你也没問他？」管一見目光灼灼地瞪着他。

「晚輩問他，他說入來時，遇見一個莊丁，那莊丁叫他自個進來，他不知道路徑，是故走錯了，後來才碰到晚輩！」

管一見側着頭思索一下，覺得事情大有可疑，續問：「你便這樣相信了他？」

劉全道：「當時他又没有做出什麽事來，再說他是賓客，又是前輩，晚輩不敢無禮！」

「你可知道他到過內堂什麽地方？」

劉全搖搖頭。管一見又問：「没人看見？令師是否知道此事？」

「家師没問，晚輩也没告訴他……神捕，胡前輩是受害人，你爲何調查他，而不調查兇手？」

管一見眉頭一掀，不悅地道：「不了解受害人的情況，又如何能知道兇手的動機及身份！」一頓，「令師爲何没查問此事？」

「也許家師也認爲他是受害者，不是兇手……」

管一見再思索了一下，道：「你們帶老夫出去走走！」

劉全及金顯貴互望一眼，目光滿含疑

惑，但都沒再發問，依言帶管一見出軒。

出了月洞門，管一見問道：「劉兄弟，你在何處見到胡尚孔？」

劉全指指由外堂進中院的路口，道：「便在那邊，當時晚輩剛由外堂進來。」

「你見到胡尚孔時，他在那裏？」

劉全指向內堂，道：「在那裏！他一眼見到晚輩便跑了過來！」

「帶老夫去那裏看看！」

三人沿着石板而行，兩旁栽了不少花樹，雜以假山，倒也頗爲清雅。

中院除了迎賓軒外，尚有幾個小院，是丫頭、莊丁等下人的居所，嚴令坤一家以及其他徒弟和護院領班則是住在內堂。

穿過中院與內堂之間的那道矮垣，劉全指一指一處道：「晚輩見到胡前輩，當時他正在此處……」他閉目思索了一下，「看情況，他還是由內出來的，而不是站着不動！」

管一見心頭又是一跳，目光一掠，見附近有棟小屋，屋外花竹扶疏，環境幽靜，不由問道：「此屋是誰住的？」

「這是掌門師兄的書房！」

管一見再望進去，見其他房舍離此都頗遠，便問：「令師的書房在那裏？」

劉全道：「就在最後面的一棟石屋內，石屋是家師的書房及練功房！」

「石屋之後呢？」

「是後花園！」

「多謝兩位，天色已晚，兩位去吃飯吧，老夫自個出大廳！」

× × ×

大廳燈火通明，華筵早開，只等管一見一個。

管一見見狀忙道：「讓諸位久候，老夫心頭難安！」

筵開三席，管一見、高天翅、皇甫雪及齊雲高、紀繼祖、蒲松柏與嚴氏父子一席，鐵劍門的弟子及護院領班佔兩席。

管一見問道：「莊主，尊夫人爲何不出來一同進膳？」

嚴令坤道：「拙荊非武人，又生性好靜害羞，這種場面她是寧死也不會出來的了！來，諸位都是嚴某的嘉賓，請勿客氣，老朽先敬諸位三杯！」

這頓飯，菜香酒醇，席間不提胡尚孔一字，賓主盡歡，直至二更才散席。

晚間，管一見等人自然住在迎賓軒內。管一見正想上床，房門忽然被敲響。「請問神捕睡了否？」

管一見認出是嚴令坤的聲音，連忙下床開門。「莊主請進！」

嚴令坤也不客氣，在椅上一坐，管一見把門關好，坐在他對面。「莊主貪夜來訪，敢是有以教我？」

「不敢。老朽無能，胡先生在敝莊已死了近月，仍毫沒頭緒，請問神捕剛才跟小徒談得如何？是否找到什麽綫索？」

管一見略一沉吟，便把與劉全及金顯貴的說話略述一下，問道：「令七徒所提供之綫索頗令人玩味，也許胡尚孔留宿貴莊，令有所圖！」

「哦？竟有此事？」嚴令坤吃了一驚，道：「老朽完全不知！」

管一見見他不似造作，訝然問道：「莊主事後爲何不作全面調查？」

嚴令坤苦笑一聲：「一則老朽畢生都浸淫在武學上，對其他事都混混沌沌，碰到那種事，心神早已亂了，那能像神捕這樣清醒？二則，老夫在次日便開始閉關苦研劍法中的破綻，十二月後才啓關……咳，咳，老朽有個不好的習慣，心神一到劍法上，其他什麽事便都不放在心上，老朽也自知不通世務，是故甚少到外間走動！」

管一見道：「一個人若醉心於某件事，自必如此，算不得是壞習慣，老夫曾聽人說，上輩高人上官三敗，武功雖到燦古爍今之境，但曾經也連靴襪也穿錯！」

嚴令坤哈哈大笑：「老朽怎能跟上官前輩相比！不過上官前輩的事蹟也確實令人入迷，只可惜他畢生沒收弟子，以致武功也沒法留傳下來，當眞可惜！」一頓，問道：「回頭說胡尚孔的死因，神捕認爲如何？」

管一見道：「若果只研究胡尚孔一人的死因，可得花費不少時日，老夫認爲令狐碩、萬重山、刁三進等人之死，都同爲一案，應該一同調查研究，才能舉一反三，迅速揭開眞相！」

嚴令坤連聲道：「有理有理！」

管一見抬頭問道：「莊主何不問一問貴价之中是否有人與胡尚孔相熟？」

嚴令坤略一沉吟，拍掌道：「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老朽這就去調查！」

「順便請問一問下人，看是否有人見到胡尚孔到過內宅什麽地方！」

「這個自然！」嚴令坤正色道：「老朽明早即把結果告訴神捕。」

管一見道：「多謝費神。」

嚴令坤楸然不悅地道：「神捕這樣說豈不見外？何況胡尚孔是死在敝莊之內，老朽也想早日知悉內情及揪出兇手來。」

管一見哈哈一笑。「是老夫說錯了，莊主莫怪。」忙長身送他出房。

次日一早，天尚未大亮，管一見便下床，略一整理裝束便信步走出迎賓軒，忽聽前堂傳來一陣吆喝聲，他心頭一動，快步循聲尋去。出了大廳，只見庭院中，鐵劍門的弟子赤着上身正在練武，有些莊丁在旁舉石鎖，開聲提氣之聲，震耳欲聾。

管一見悄悄站在柱後觀望，見邵宇正在代師指導師弟練劍，鐵劍門的劍法走的是沉穩正大的路子，以拙、重見長，是故長劍要比平常的寬厚，使這種劍法的人，一定要到內功有一定的造詣，威力才能發揮，否則將是平平無奇，不足以殺敵。

管一見心頭一動，忖道：「難怪嚴令坤要請人來保護鐵劍莊了。」

心念未了，忽聞背後傳來一道脚步聲，回頭一望，却是嚴令坤。

嚴令坤見到管一見微微一怔，道：「神捕好早！」走到管一見身旁，問道：「老朽這自創的劍法難以入法家之眼吧。」

管一見正色道：「不，這劍法之佳，大出老夫意料。」

嚴令坤大喜，竟有點手足無措，口吃般道：「老朽的……能得神捕盛讚……實在榮幸……慚愧之至！」

管一見含笑道：「這劍法不尚花巧，而以拙勝巧，以重制快，正是深得上乘劍法的三昧！只是習這種劍法非練得有二十年的火候，難以發揮其威力。」

「正是，」嚴令坤深有體會地道：「十年還嫌短，資質中等者，非要三十年苦練，不能掌握其精粹，宇兒資質雖不錯，可惜性子急燥，還是未能得其精粹。」

管一見問道：「昨夜莊主調查那兩件事，結果如何？」

「請神捕入廳，」嚴令坤道：「這兩件事竟然都無結果！」

管一見跟在他背後。「莊內無一人與胡尚孔相識？」

「他們都是這樣子答，老朽也不知眞僞。」

「亦無人看見胡尚孔入內宅？」

嚴令坤長嘆一聲：「他們都說不曾發現！」

管一見沉吟不語，心念電轉，嚴令坤問：「神捕準備如何調查？」

「老夫準備去一趟紫雲莊！」

「調查萬重山之死？」

管一見不置可否地嗯了一聲，嚴令坤又問：「何時出發？」

「這種事越快越好，今日便去。」

「可惜老朽已金盆洗手，嗯，犬子跟神捕同去，一則代表敝莊聊表寸心，二則讓他多個歷練機會，三則，能跟隨神捕效犬馬之勞，實乃天大之榮幸！諒神捕不會拒絕。」管一見本想反對，但嚴令坤這樣一說，他倒不好意思推却，便點頭應允。

說話問，皇甫雪，蒲松柏等人都走出大廳，嚴令坤令人送上早點來，又交代了兒子一番。

早膳後，衆人告辭，嚴令坤親送出城，嚴孝德仍帶了那四個手下上道。

風雲再變

臨川城至紫雲山莊只三百多里，第三天中午，衆人已來至莊外。

莊門外的護莊大漢喝道：「你們上次僥倖逃脫，今次又來，當眞不怕死麽？」

管一見喝道：「告訴你們莊主，說管一見有事求見。」

那幾個大漢都聽過管一見的名，聞言臉色登時一變，忙道：「請等一等。」連忙縮入門內。

過了好一陣，莊門再度打開，只見丁六甲帶了幾個人出來，道：「請問神捕顧臨本莊，有何指教？」

管一見道：「商老大爲何不出來？」

丁六甲忙陪笑道：「神捕何必明知故問，強人所難……」

管一見冷哼一聲：「他怕老夫抓他去官府？」

丁六甲一直陪着笑。「這些事在下不敢亂說。」

「告訴他，老夫此次來只爲了調查萬重山的事，他本身的事，暫時不理！」

丁六甲問道：「不知這暫時到底有多久？」

「在萬重山的事未辦畢之前，不會動他！」

丁六甲抱拳道：「請諸位稍候，丁某再進去把這件事通知敝上。」

管一見道：「速去速回，老夫的耐性有限。」

丁六甲忙不迭答應，過了一陣果然陪着高老大出來，那商老大肥胖如同不倒翁般，笑容可掬，道：「諸位請進，打開大門。」

莊門大開，商老大肅手請進，衆人入莊之後，見紫雲山莊比鐵劍莊還大，都暗暗咋舌，管一見冷笑道：「老大這些日子過得挺不錯啊。」

商老大呵呵笑道：「託福託福，不愁三餐而已。」

「這可難爲了那些無片瓦遮頭的人，天下間最好賺的生意莫過於無本生意了。」管一見雙手負背，道：「不過這種錢却不能長久，老大當然也知道。」

商老大臉上不動聲色，道：「商某自然知道，否則怎會找這麽多人來吃飯？」

管一見哈哈一笑。「他們能保得了你一世麽？」

商老大走前幾步，道：「神捕，這些錢我出手得來的只佔很少數目，這一點你可知道。」

管一見道：「是你出手也好，是你兄弟出手也好，總是不義之財吧！」

商老大大聲道：「但其中很多是我這數十年賺來的。」

管一見冷哼一聲道：「是又如何？」

商老大語氣一軟。「假如我把贓欵交了出來……」

管一見道：「天下間豈有這種便宜的事？借錢也須利息，搶來的錢難道就是應該的？」

商老大一呆，不再發一言，說着已至廳堂，雙方坐定之後，管一見道：「你那一筆老夫暫時還不跟你算帳，但萬重山的事却希望你能鼎力協助調查！」

商老大道：「這個自然。」

「萬重山是何時來貴莊的？」

「三十年前，本莊剛建莊不久他便來了，商某也不知道他的身份，而他也一直掩飾得很好，他自稱姓蔣，沒有家小，對薪酬又要求不高，商某見他頗有教養，便讓他在本莊担任西席。

「三十年來，蔣夫子循規蹈矩，而又道履清高，商某按年增加薪餉與他，夫子平日與同僚相處甚佳，日夕均在西廂內，若非課徒，便在書房內讀書，本莊上下對他都極之尊敬。」

說至此，他頓了一頓，管一見道：「後來如何？」

「後來的事請丁壯士代我轉述吧。」

丁六甲輕咳一聲，道：「那天齊公子等人來至，咱們才知他的身份，說句老實話，你們既然知道敝上的底細，敝上自然不能再容他住下去。」

齊雲高截口問道：「咱們並不知道萬大俠在貴莊的化名，你們又如何知道？」

丁六甲尷尬一笑，道：「咱們逐個夫子試驗，看他是否身懷絕藝，豈知尚未輪到他時，他已猝然發難，衝入內室，挾持二公子，提出條件，這以後的事你們都知道了。」

管一見道：「萬重山爲何要隱居在貴莊？」

商老大道：「這一點咱們至今都還未能查出來，事實上他一直都不曾顯露武功，咱們亦沒有留意他。」

「他平日的行爲舉止呢？」

商老大苦笑道：「一無所知。」

「好，老夫且相信你們，但他平日跟誰比較合得來，你們大概知道吧！」

「他一向都有和其他夫子來往。」

管一見長身道：「請派個人帶老夫去西廂一下。」

商老大道：「丁總管，你帶神捕去一趟。」

齊雲高忽道：「且慢，貴莊的副總管姜白雲呢？怎地不見了。」

丁六甲道：「姜兄今早出莊去探親，大約需十天八日才能回來。」

「哦？」管一見目光一閃，笑道：「探親是假，大概是去討救兵吧！」

商老大及丁六甲等人都是臉色一變，管一見哈哈一笑。「請帶路！」

衆人走向中院，沿途只見不少地方仍有火燒的痕跡。

西廂叫如玉館，大概取自書中自有顏如玉吧，佔地頗大，裏面尚有一座佈置清雅的小廳。

管一見在正中高背椅上坐下，道：「請把十一位夫子都請出來。」

丁六甲道：「現在只剩十位，除去萬大俠之外，另有一位因年紀大已經請辭歸家了。」

「那人姓什麽？」

「姓簡。」

管一見揮揮手，不一刻，十個夫子便都戰戰兢兢地立在廳上等候吩咐。

管一見溫聲道：「諸位不必驚恐，老夫是捕快，來調查蔣夫子的生平，你們誰知道他的事的，便請告訴老夫。」

那十個夫子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發一言，管一見眉頭一皺，道：「難道你們都不曾跟他交談過？」

一個年紀較輕的道：「啓禀大人，不才等雖然都跟他有接觸，但他絕口不談往事，咱們也不好意思問他。」

管一見吩咐高天翅仔細紀錄，道：「你們一個個慢慢道來，把平常跟他接觸中比較特別的事說一說。」

那些夫子一聽，臉上都變了色，却又不敢不依，挨次述說，這個說蔣夫子每夜三更才上床，次日一早便下床，那個說蔣夫子身體健壯，不曾生病，還有人說蔣夫子喜歡吃醬瓜蔬菜，喜愛讀佛經。

管一見大不耐煩，喝道：「說來說去都只是這些麽？」

那些夫子嚇得臉青唇白，剛才那個年輕的大着胆子道：「蔣夫子氣節清高，才識淵博，確是咱們之表率，但他也的確不跟咱們談家事及往事，大人雖然有令，但咱們確是不知，敎咱們如何說。」

管一見嘆了一口氣，揮手叫他們退下，轉頭問丁六甲：「萬重山以前住那一間寢室？」

「請跟在下來！」丁六甲帶管一見等到左首一間廂房，道：「萬大俠一向住在此房。」

管一見道：「商老弟，雪兒，你們兩個跟老夫進去，其他人請回小廳稍坐一下。」說着把門掩起，「搜一搜，看看有否壁櫃之類的設施。」

三人用硬物敲打起來，這房間不大，不一刻經已敲遍四處，肯定屋內並沒有地洞暗格之類的設施，抬頭四望，房內除了床、椅、桌、櫃之外，別無一物。

管一見開了門，道：「出去吧。」

三人返回小廳，管一見立即問道：「丁總管，萬重山以前所用的物品呢？」

丁六甲道：「只是一些舊衣物，及幾十本書經而已，那些書經已被其他夫子取去。」

管一見心中忖道：「萬重山必不會無緣無故在此居住三十年，他到底是爲了什麽原因，不知那些書經是否藏下了什麽秘密？」心念一動，立即叫丁六甲把萬重山以前的書經索回來，叫高天翅收拾起來。

就在此刻，一個丫環來傳話：「總管，老爺叫小婢來請嘉賓到大廳用膳。」

丁六甲忙道：「神捕請！」

管一見心想任他商老頭如何大胆，料也不敢在飯菜內下毒。」於是欣然赴會。

衆人出到大廳，只見廳中擺了幾桌筵席，商老大夫婦笑臉相迎：「請神捕入座，神捕來得突然，小莊不曾有準備，菜粗酒劣尚請見諒！」

管一見見桌上之菜全是名貴無比的山珍海錯，忍不住諷刺道：「這種菜尚說是粗劣，老夫平日所吃的，看來只配喂狗了！早知如此，當年老夫就不該入六扇門了，跟老大同行豈不甚好！」

商老大哭笑不得，連聲道：「請坐請坐！」逐一爲羣豪拉椅。

菜是好菜，酒更是陳年佳釀，羣豪都放懷大吃起來，商老大見狀一顆心才稍安定。

酒過三巡，管一見問道：「丁總管，貴莊以前那個簡夫子，家鄉在何處？」

丁六甲也不知道，忙派丫頭到如玉館查詢，丫頭來報簡夫子老家在宜黃。

宜黃近芙蓉山，與撫州只有百餘里路，管一見心中暗暗記住。過了一忽，有幾個漢子匆匆奔入來，丁六甲喝道：「李彪，有客人在此，不得無禮！」

爲首那漢子滿頭大汗，欲言又止，神態十分焦急，管一見轉頭道：「老大，何不讓他說個痛快！」

商老大忙說道：「是是，李彪，這些人都是英雄好漢，你有話照說吧，無須隱瞞！」

李彪如逢大赦，道：「老爺，今早小的跟副總管出莊，驅馬疾走，到了午後已馳了七十里路……」

丁六甲喝道：「挑重要的說！」

「是是！咱們在半路上遇伏，副總管讓川東雙義抓去了！」

丁六甲罵道：「飯桶！這許多人連兩個人也對付不了？」

「咱們中伏……先是馬匹被絆馬索弄翻，再而幾個兄弟中了暗器……」

管一見心頭忽地一動，道：「快帶老夫走一趟！」

商老大忙說道：「神捕何必爲一個人……」

管一見道：「老夫自有道理！告辭，異日再來拜訪！」

商老大哭喪着臉道：「神捕，商某的事……」

「你好自爲之，乖乖等我，老夫不會取你的命，你若離開此莊半步，天涯海角

都無你容身之所！你不要不信，只要老夫把你底細揭開，哼，天下間要找你算帳的人可多呢，也不必老夫親自動手！」

商老大臉如土色，唯唯諾諾，管一見一笑，道：「發財立品乃人之常情，發不義之財而不改惡向善，是無天理，老夫的話暫時到此爲止，請賜數十匹上駟，待老夫去追川東雙義！」

商老大連聲答應，吩咐丁六甲立即備馬，又配了馬燈等應用之物。

管一見也不言謝，招呼衆人上馬，叫那幾個紫雲莊的莊丁在前帶路。他們每人乘一匹馬，另各自牽一匹空馬，沿途輪流替換。

夜裏官途上靜悄悄，行走極快，如雷的馬蹄聲，把棲宿在樹上的夜梟驚醒。

嚴孝德拍馬與管一見並肩而馳，問道：「神捕匆匆趕去找川東雙義到底有何用意？」

管一見笑道：「老夫豈是爲了川東雙義？只是爲了姜白雲罷了！」

嚴孝德一怔：「神捕跟姓姜的可有瓜葛？」

管一見道：「非也，老夫想問問他有關萬重山的事，希望他還未死！」

嚴孝德訝然而問：「姜白雲知道萬重山的底細？」

「他不一定知道！」管一見含笑道：「不過老夫相信任何一個人不論如何隱瞞，也不能在三十年內絲毫不露點破綻！」

「但丁六甲等人……」

管一見冷笑一聲。「老夫在開始的時候說錯了一句話，告訴丁六甲說在解決萬重山的事之前，不動商老大，他們即使知道萬重山一些奇怪的事，也不想告訴老夫，必定要老夫有了某種應承，才肯……」

嚴孝德截口道：「神捕大可以先騙騙他們，待達到了目的再慢慢跟他們算帳，這豈非更好？」

管一見哈哈大笑，但笑聲一起即止，心頭一跳，忖道：「這小子怎地突然聰明狡猾起來？」

嚴孝德見他臉色陰晴不定，問道：「晚輩說錯了話麽？」

管一見冷哼一聲：「老夫話已出口，豈能再出爾反爾？何況老夫若跟他們講條件，不但示人以弱，而且有失立場！」

「是是，」嚴孝德恭謹地道：「神捕此言對晚輩來說當眞有醍醐灌頂之效！」

說着話，馬匹已馳出三十多里，衆人仍不稍息，不斷換馬而馳。

這些馬都是紫雲莊用巨資購下的，全是千中選一之良駟，馳了數十里，仍然毫無倦容，管一見大喜。馳了一個半更次，已行了五十多里，管一見見紫雲莊的那幾個莊丁已體力不支，便下令在路旁稍息一炷香。

四更時，羣豪已到出事地點，馬燈高照之下，但見林中空空如也，不見一人。

管一見早已料到，忙道：「雪兒，快尋馬跡辨別一下方向！」

皇甫雪應聲而去，衆人下馬休息。

過了一陣，只見皇甫雪回來道：「頭兒，有兩匹馬向東北行進！」

管一見道：「希望不是別人留的！」

衆人再度上馬，走了一程，地上馬蹄的印跡已經淩亂，料是尚有其他馬匹經過，管一見沒奈何，只得下令繼續前進。

再走十里，前面出現岔路，且主路岔路都同時有馬蹄印，嚴孝德道：「神捕，這下咱們如何？」

管一見轉頭道：「依你看又如何？」

嚴孝德目光一閃，隨即道：「晚輩一來愚昧，二來甚少在江湖走動，那裏有什麽辦法分辨？」

管一見笑道：「高老弟，你下馬查一查！」

「是！」高天翅接過一盞馬燈，躍下馬背，蹲在地上查看，旁人都暗暗懷疑：「這些馬蹄印子如此繁多，如何還能辨得出來？」

管一見却悠閑地坐在馬上，一忽問道：「嚴侄子，你說他能分辨得出來麽？」

「自然能！」

「哦？」管一見目光灼灼地望着嚴孝德，「爲什麽？」

「高捕頭是個經驗豐富的獵人，他還能分辨不出狐狸的踪跡麽？何況神捕又如此悠閑，自然對他有信心，晚輩難道反而没信心？」

管一見哈哈大笑。「你且說說有什麽辦法……」

嚴孝德急道：「這……這個晚輩倒想不出來！」

管一見心中暗暗冷笑，一抬頭，見皇甫雪也已蹲在地上查辨。

過了一忽，高天翅首先回來報告：「頭兒，小弟認爲他們是走右首這岔路！」

管一見點點頭，半晌，皇甫雪也回來報告，看法跟高天翅一樣，管一見道：「都上馬，走岔道！」

齊雲高百思不得其解，催馬急馳追上皇甫雪，問道：「皇甫兄，恕小弟無能看不出玄妙，請問你是如何分辨的？」

皇甫雪道：「這全是經驗而已，其實很簡單，每一匹馬腿子的長短都有所分別，而且步子的跨幅大小亦不同，咱們自這一點來分辨……」

「但馬蹄印如此淩亂，那裏還分得出那一個蹄印是那一匹馬的？」

皇甫雪笑道：「你忘記他們只乘兩匹馬嗎？兩匹馬而有三個人，其中一匹必是兩人一騎，重量不同，蹄印的深淺自然有分別了！」

齊雲高大叫一聲：「好！」一頓，又想到一個問題：「但路上經過的馬可不一定只他一匹負重，可能有的馬匹馱了貨物，這樣又怎樣分辨？」

「所以便要看蹄印的距離了，這便是跨幅！」皇甫雪道：「馱貨的馬一般比較矮小，而且跨幅較小，這樣才能馱遠，而川東雙義所乘之馬，本是用來乘人的，由於馬匹的慣性使然，雖然多馱一個人，牠的跨幅不會突然改變，但如此還是有跡可尋！」

齊雲高恍然大悟：「聽君一席話，當眞勝讀十年書！俗語云行行出狀元，果然没錯！」

說着又走了數里，前面又出現岔道，這次皇甫雪拉着齊雲高下馬追查，經過面提，齊雲高也看出其奧妙了。

衆人再走岔道，這道越來越窄，只能

容兩匹馬並肩而行，是以馬蹄印極少，便更加易找了。

天微亮時，已到了廣昌，羣豪雖有一身武功，此刻亦已疲累不堪，又見川東雙義的蹄印向城內延伸，大家都精神一振起來。

入了城，剛好茶館開市，管一見叫人上街大聲叱喝叫川東雙義的名字，說管一見要找他，自己却坐在茶館內等候消息。

皇甫雪更加把城內的捕快找來，一齊到各客棧探訪，果然讓他們在一家小客棧內找到王欽明。

王欽明見皇甫雪很陌生，問道：「閣下何人？管一見找在下兄弟有何要事？」

「在下皇甫雪，是管一見的手下，敝上有要事找賢昆仲，請兩位稍候一下，敝上即來相會！」皇甫雪說罷吩咐衙差到茶館找管一見。

不久管一見便隨着衙差而來，他吩咐皇甫雪把其他人找來，道：「王兄，老夫有一事相求，請問到你們房間方便否？」

余師靖臉色一變，問道：「閣下到底有何事，可否先說明一下？」

「不知姜白雲已被兩位處置了沒有？假若沒有的話，老夫想問他幾句話！」

余師靖厲聲問道：「你跟姓姜的有交情？」

管一見知他誤會，忙道：「兩位誤會了，在下不但跟姜白雲沒有交情，而且絕不阻止兩位下手殺他！」

余師靖心頭一鬆，忍不住問道：「不知神捕要問他何事？」

「老夫欲探知萬重山生前的一些事！嗯，老夫忘了告訴你們，這件案子是蒲松柏及齊雲高請老夫調查的！」

王欽明及余師靖大喜，忙道：「神捕何不早說？姜白雲就在房內，請跟在下兄弟進來！」

「有勞！」

三人穿過暗廊，王欽明推開一扇房門，道：「神捕請進！」

管一見點頭爲禮，跨入門內，抬頭一望，叫道：「不好！」標前揭起帳子一望，只見姜白雲躺在床上，胸前鮮血泉湧，原來管一見是發現地上有一張冥錢，才心生不妙的。

王欽明也吃了一驚，急道：「怎會如此！咦，他還未斷氣！」急忙解開姜白雲身上的穴道，問道：「誰殺死你的？」

姜白雲雙眼直眨却說不出話來，管一見右掌一落，一股眞氣自其腕脈渡入他體內，姜白雲得管一見之助，精神似乎稍好，但一開腔便嗆咳起來，管一見等人心頭大急。

姜白雲眼睛一陣亂眨，忽然豎起一隻手指向房門遙遙一指，隨即「咯」的一聲，咽了最後一口氣。

管一見道：「快追！」

三人同時自門口衝了出去，余師靖躍上屋頂望去，但見晨曦中，城內平房屋頂不見一人，街道上只有行人，却不見有人手提血劍的！

管一見衝出客棧大門，只見皇甫雪、蒲松柏、齊雲高聯袂回來，後面還跟着鐵劍莊主僕五個人！

管一見急忙問道：「有否看見一個手提長劍的人自客棧出去？」

衆人臉上俱現惘然之色，一齊搖頭，嚴孝德忙問道：「神捕，到底發生了什麽事？」

管一見氣急敗壞地道：「姜白雲讓人殺死了！」

衆人一聽，忙又返回客房中，管一見一入房，忽然發覺房內的後窗半掩着，他心頭一動，急忙走前推開窗子，隨即又躍了出來，窗外有一條甬道，只寬五尺，此刻甬道無人，甬道之外都是圍牆，圍牆高八尺。

管一見手掌在窗口上一按，人便如大雁般飛出，落足在牆上，可是事隔已久，那裏還看到人影？

一陣夜風吹來，管一見忽然聞到一點血腥味，他心頭一動，躍了出去，但街上却無一滴血，這綫索至此便斷了。

管一見嘆了一口氣，正想重新躍入客棧，倏地一個念頭闖上心頭：「看情況，兇手顯然是由窗子處出入的，爲何姜白雲臨死時，却是手指指向門外？這裏面有什麽不明的原因？」

此念一起，管一見越想越遠，剛才的情景，如圖畫般一幅一幅泛上心頭。

晨風再一吹，管一見瞿然一醒，忙返回房內，此時王欽明和余師靖也都回來，管一見望了他們一眼，他倆都喪氣的搖搖頭。管一見道：「先把此人安頓了再說！」說着指一指床上的屍體。

王欽明拿了錢吩咐掌櫃買副棺材葬了姜白雲。衆人便離開客棧，同到茶館進早點。

早點擺滿一桌，衆人一夜奔波，肚子早餓了，但千辛萬苦追上姜白雲，却不料他又剛好被人殺死，是故都沒胃口進食。

蒲松柏冷冷地道：「何必爲個死人而虧待了自己！」抓起一個飽子大吃起來。

管一見精神一振，道：「說得不錯，快吃，吃了還得趕路！」

嚴孝德道：「神捕，這件案子到底如何，您可否分析一下？」

管一見道：「老夫現在還無底，不過總也可以整理出幾道特徵來！」

「願聞其詳。」

管一見喝了一口茶，道：「第一，兇手一直跟在咱們後面，是以案子一直圍着咱們身邊發生！」

羣豪齊都點頭，管一見又道：「第二，這兇手胆子大，行事精密，使一柄長而薄的長劍，身裁中等，武功高強！

「第三，凡死者死在房內的都並無掙扎的跡象；第四，兇手出手極準，往往一劍畢命；第五，這些受害人一定有着一層密切的關係，這層關係把他串連起來；第六，兇手可能尚要殺人！至此爲止，老夫對這件青冥錢的血案，只有分析至此！」

嚴孝德道：「神捕你爲何認爲兇手尚要殺人？」

「你忘記了蒲松柏及齊雲高也接過青冥錢了麽？」管一見至此才想起一事，忙問：「剛才那張冥錢是誰收起來的？」

齊雲高道：「是晚輩！」他把青冥錢取了出來。「這次沒有印上名字！大概他要殺的人，除了晚輩及蒲兄外，已全部殺光了！」

管一見道：「有一件事老夫要補充的，便是姜白雲本不是被殺的對象，只是兇手怕我們自他口中得到一些秘密，所以才倉猝殺之滅口！」

齊雲高問：「神捕憑何下此判斷！」

「以前所有的案子，未發生之前，兇手必是把下一個對象的名字顯示出來，這一次沒有！證明姜白雲死得寃枉！」管一見說至此，目光倏地一亮，道：「吃吧，有話以後再說！」他胃口似乎突然特好，竟然連吃七個包子。

羣豪見狀，一邊詫異，一邊暗暗忖測，但也受其所染吃多了不少。

最後，管一見吩咐皇甫雪買了一大袋包子，準備帶上路吃，然後上馬望宜黃進發。

羣豪依然沿途換馬而馳，速度極快，黃昏前便已到了宜黃，宜黃只是個小鎭，居民不多，預料要找個人並不太困難。

入鎭前，管一見道：「等下去找人時，兩人一組，不可分散，還有，找到簡夫子之後，把他帶到鎭中心等候，一步也不能離開他，他若再有意外，這件案子便更加棘手了！」說着便分配起人手來，他將高天翅和蒲松柏列爲一組，齊雲高與皇甫雪一組，因爲蒲齊都是名登冥錢。其他的也依武功高低及閱歷深淺互相配合。那幾個紫雲莊的莊丁則負責認人。

羣豪離開之後，管一見便在鎭中心休息。

過了好一陣，天色已漸黑了，管一見不甚耐煩，正想發嘯召人一問情況，却見皇甫雪、齊雲高及一個紫雲莊的莊丁帶着一個佝僂的老人顫巍巍地走了過來。

管一見大喜，忙迎了上去。皇甫雪道：「頭兒，這個便是前紫雲莊的西席簡夫子！」

管一見望一望那莊丁，莊丁忙點頭稱是。管一見溫聲問道：「請問夫子家住何處？」

簡夫子驚恐地問道：「請問閣下是何方神聖，找老朽有何貴幹？」

「夫子不用驚慌，老夫是江南總捕頭，只因蔣夫子本是有名的英雄好漢，而紫雲莊却是個賊窟，後來蔣夫子被人殺死，老夫想找你協助一下！」

「什麽？蔣夫子已死？眞是天無眼！」簡夫子一頓，心神略定，道：「請諸位英雄到舍下談談！」

管一見自然讚成，却留下那莊丁在此與其他人聯絡。

簡夫子所住之屋十分簡陋，只有一間寢室，一個小廳連灶房，屋內黑黑暗暗的，霉氣甚重。

「夫子，你沒有家人？」

簡夫子道：「犬子在臨川當長工，媳婦兒三年前病重去世了，孫兒留在媳婦娘家撫養，只老朽一人住在此處。不過年底，犬子便要接老朽去臨川同居了！」

管一見拉了張板櫈坐下，問道：「夫子跟蔣夫子很熟悉吧？」

「共事二十餘年，說熟不熟，說不熟又甚熟。」

管一見詫異地問：「此話怎說？」

「蔣兄二十年來的事，老朽自然熟悉，但以前的事便又不甚了了！不過在衆多西席之中，他跟老朽却是最談得來的！」

「難道他對以前的事一點都沒透露過？」管一見仍不心息：「聽說他喜歡研究佛經，他可曾說出原因？」

簡夫子道：「老朽曾經聽他說過，他以前曾經做過一件對不住朋友的事，深以爲疚，是故才隱居在紫雲莊內。也許他研究佛經與此有關！」

管一見心頭一動。「他做過一件什麽錯事？」

「這件事他既不說，老朽更不好意思相問！」

管一見長嘆一聲，頗爲失望，驀地心念一動，忙問道：「蔣夫子可曾送過些什麽東西與你？」

「前些時，老朽提早辭退，蔣兄得知之後送了幾本書與老朽！」簡夫子眼光忽然一亮，「這事有點奇怪，蔣兄吩咐老朽不得把書轉贈他人，甚至不可借人觀閱，當時老朽頗覺奇怪，心想這些聖賢書讀之大可修心養性，若有人要借，豈有不借之理？不過見他臉色沉重，老朽也就不便多問！」

管一見大喜道：「是了，他的秘密便在這些書中！夫子，請把那些書借閱一下！嗯，老夫是衙門中人，又是要爲蔣夫子報仇，你把書借與老夫，對於蔣夫子報仇一事大有帮助，也不算犯了諾言！」

簡夫子略一沉吟，道：「好吧，老朽就去取，不過只能借你們在此觀閱！」

管一見心想先答應了他再說，便點頭稱善。不一刻，簡夫子便捧了幾本詩書出來，道：「全在這裏了！」

管一見隨手拿起一本，却是論語，但書上扉頁竟寫了個二字。他一怔，再看第二本，扉頁却是用墨筆寫了個一字。他隨即掀開觀閱。只見有些字旁邊竟被人用紅綫勾住，他由第一頁看起，把有紅綫勾住的字串連起來，却是一篇文章。

「四十年前，余與三個同道在黃山闢洞研究劍法，十年後始有所成，喜不自勝，正想下山，一個同道的妻子忽來尋他，告之劍法已成，伊亦大喜，乃把携來的酒菜同吃。

「本擬天明之後即下山合創四劍門，不料那一夜竟然發生了一件慘無人道而又天人共憤的事……」

管一見閱至此，見高天翅，嚴孝德等人已都湧了入來，便携燈及書入簡夫子房，便請簡夫子用紙筆錄，由於逐字找尋，頗費時間，管一見決定在此過夜，便叫皇甫雪買酒菜回來。

嚴孝德自告奮勇煮飯，廳內立時熱鬧起來。

管一見一邊查一邊輕聲唸了出來：「這件禽獸才做得出來的事，到今仍令余心頭難安。唉……咱們四人做下這件令人髮指的事後，嫂夫人幾乎要跳山自盡，伊丈夫的行爲自然値得原諒，但余等汚辱朋友妻却無可原諒。」

管一見查到此，又換另外一本，繼續查下去，此刻皇甫雪已辦了酒菜回來，廳內更加熱鬧。嚴孝德叫道：「神捕，飯菜都已辦妥，請出來用膳吧！」

管一見心急知道萬重山的秘密，乃道：「你們先吃吧！」他揭過另一頁，讀道：「余本欲自盡，另一友忽說事情有蹊蹺，但事先余等並無發現飯菜有被人下了亂性之藥的事，此事實在難以辯辭。但却也因此而斷了自盡之念。」

讀至此，嚴孝德又道：「神捕，你不用飯，簡夫子也餓了，晚輩盛一碗給他吃如何？」

管一見放下手上書本，另取一本，隨口答道：「好吧。」

嚴孝德立即捧了一盤飯菜進來，把它放在桌上。管一見謝了一聲，道：「賢侄也出去用膳吧！」

嚴孝德出去之後，簡夫子目光一直瞪在飯桌上，管一見道：「夫子你吃吧，老夫自己來抄！」

簡夫子慚愧地道：「老朽身子不好，一餓肚子便痛了，失禮之至！」

「夫子無須客氣！」管一見抓起筆來，邊看邊抄：「天色漸明，洞內只聞嫂夫人的飲泣痛哭聲，余等心如刀割，過了一陣，吾友長嘆謂假如大家不再見面，此事便由有化無，彼亦不再追究。

「余等一聽，如逢大赦，便發誓自此之後，退出江湖，不問世事，也不與武人相見，事後即分頭下山，各自覓地潛居。此事雖畢，但余始終難以忘懷，竟夕爲受心魔折磨，想青燈紅燈，又恐露了行踪，犯了誓言，只得立意終老紫雲莊。」

管一見至此巳知萬重山隱居的秘密，但桌上猶有一本書未查，乃再取來閱之。恰好簡夫子巳吃畢那碗飯，接過毛筆，道：「大人亦請用膳。」

管一見捧起飯碗扒了幾口，把書掀開，輕聲唸道：「前月，昔日一友不知如何查到余在此隱居，竟在莊外懸書求見。余亦欲睹好友的風采，乃赴約。

「老友述及昔年之事，余長嗟短嘆，不意老友却大罵起來，謂此乃一個陰謀，目的便是要迫余等隱退，由彼獨得劍法傳世。

「余大驚，忙詢之。老友謂某人早年曾遇一異人，授其一張藥方，提煉之，乃一無色無味之藥粉，溶之於食物，極難查覺，且藥性共分三種，一顛狂，二渾身酥痳無力，三獸性大發。

「余不信，彼謂乃另一老友在無意中得悉。余謂某人絕非這種人，且他伉儷情深，豈肯毀壞妻子之名節，做出這種禽獸行爲乎。

「老友謂欲去調查一下，若得眞相便再來通知余。余雖不信，却也希望此乃事實，並可免心靈受煎熬也，但此事又不欲會發生在某人身上，矛盾深之，難以把持，惟錄之以誌萬。」

管一見閱至此，心頭大震，隱然覺得此一陰謀實在匪夷所思，難怪萬重山不敢相信，再一想信中所指之人亦躍然紙上。剎那間，管一見但覺手脚冰冷，而他對彼竟毫無懷疑！

正在忐忑之際，忽聽「砰」的一聲，管一見嚇了一驚，抬頭一望，原來簡夫子不知爲何竟然伏身在案上！

與此同時，廳內亦一片「乒乒乓乓」之聲，所有事物摔落地上。管一見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提一口丹田眞氣，怎料丹田內之眞氣，十成巳剩不到三成！

管一見霎時間如陷冰窟，手足一陣冰冷，但額頭上的汗珠却如黃豆般大小！

此刻，他心頭之震驚，實在無以復加，他飽歷風浪，却未嘗試過這種情況！假如兇手在此刻出現，豈非只能任人魚肉？

這電光火石般的一瞬間，管一見心念電轉，腦海內空空蕩蕩，竟無一良策可作應付！

就在此刻，廳內忽然傳來「叮」的一聲，這是劍鞘碰地的聲音！

這聲音提醒了管一見：廳內有人沒有中毒！他爲什麽沒有中毒？只有一個解釋：他有解藥！既有解藥，那麽這毒極有可便是他下的！

剎那，管一見又出了一身冷汗，所謂人急智生，他突然生了一個行險的計策！

「誰還沒有暈去！快進來，把萬重山的遺稿帶走！」

廳內沒有聲音，管一見心念再一轉，抓起一本厚書，拚力抛向窗子！

那些窗櫺早巳腐朽，吃此一抛，當即碎裂！管一見抓起床上的枕頭隨手向窗外抛出！這幾個動作令不曾目擊經過的人，以爲管一見巳經破窗逃逸！

果然一個脚步立時傳來，管一見藏身門後，把僅有的兩成內功全部提聚在掌上！他爲什麽要引對方入房！原因便是體內的內功正一滴滴消失，時間越久，對他越是不利，倒不如在內功未曾全部消失之前，跟對方一拚！

與此同時，管一見心頭暗懍：「老夫只扒了二口飯，便巳是如此情況，難怪他們暈迷如死！」

心念剛落，那人巳至門外，倏地停住。管一見趕緊閉住呼吸，但那人顯然十分小心，一停便是兩三盞茶工夫。這時間對管一見來說本來是輕而易擧之事，奈何如今全身功力只剩兩成，可就蹩不住了！不過他不愧是個老江湖，立即和着簡夫子的呼吸，悠悠吐了半口氣，再吸回半口氣。

就在此刻，門外那人倏地推開房門，人未進來，長劍穿過布簾一陣亂刺！

管一見大喝一聲，右掌一翻，反手望對方的小腹拍去！

這一掌蓄勢而發，倒也不易看出其巳是外強中乾！

那人猝然一驚，連忙後退一步，管一見左掌入懷，抽出成名兵器：緬鐵鷹鍊來，隨即一翻一捲，鍊子纏住他的長劍，再把另一端的鍊子纏在桌脚上，伸出雙脚抵住！

這幾個動作雖然簡單，却充滿了智慧及經驗，饒得如此，也累得他氣促心跳！

那人巳縮在門簾之外，右手一扯，只覺對方鍊子纏得極緊，而且手力甚勁，竟然抽之不動！倉急之間，竟沒把門簾揭開，脫口問道：「你沒中毒麽？」

管一見故意沉聲道：「老夫根本沒吃飯，中什麽屁毒？嚴掌門，你當眞沉不住氣呀，假如你一直躺在地上假裝中毒，待老夫走去檢查時才猝然發難，老夫豈不是危甚？嘿嘿，你小子雖然聰明，但又怎逃得過老夫雙眼？」

嚴孝德再一拉，仍沒能抽得動，連手

空出右手去解鷹鍊，誰知管一見隔着布簾把這一切猜得明明白白，輕喝一聲：「撤手！」右掌穿出布簾，向對方腕脈抓去！

他內功雖失，招數未失，這一抓妙到巔毫！

嚴孝德急忙撤掌，管一見五指一落，抓向嚴孝德持劍的手腕！

嚴孝德心胆俱裂，急忙棄劍而退！

管一見伸手一抄，接住長劍，縮入房內，抓起那劍一看，見劍柄上有個小小的鈕子，心知有異，正想把它按下瞧瞧究竟，不料，嚴孝德忽然哈哈笑道：「原來你早巳中毒，所以才不敢出來！以你的武功，何須躲在房內與我啞鬥？」

管一見臉色一變，暗叫不妙，假如嚴孝德此刻拚死攻進來，不但自己命不長，連屋內的十多人也都死無葬身之地！

轉念一想，強吸一口眞氣，爬了上來，揭開布簾，道：「嚴孝德，你在老夫眼中如一頭初生小兔，老夫怎會把你放在眼內？不過你一直以來表現得極爲膿包，但經老夫這幾天的暗中觀察，你其實甚爲聰明！爲何要示人以愚？無非是不欲人注意你！」

嚴孝德眼皮一跳，退了一步，虛弱地道：「你便憑此斷定嚴某是兇手，這豈非太過兒戲？」

「老夫若是兒戲，又怎會設下此計讓你踩進來！」

嚴孝德臉色大變，再退了一步，管一見只當作沒看見，續道：「其實萬重山那裏有留下什麽遺書解釋他隱居的秘密，這不過是老夫憑多年的經驗杜撰的！目的是要逼你動手！

「其實姜白雲一死，老夫便懷疑你了，因爲每次有人死時，你必在附近，而且……」管一見一按劍柄上的按鈕，只聽「錚」的一聲，那柄長劍忽然自劍柄處彈開，管一見一拉，只見左手抓着一截寬背劍鋒，右手却抓住一柄又薄又狹的長劍！

原來劍中有劍！管一見又憑經驗斷定這劍的秘密！劍刃上有團乾涸的血跡。

「這便是證據！老夫雖然懷疑你是兇手，但沒有證據可不行，是故才在房內設計拿下你的長劍！」

嚴孝德如鬥敗公鷄般，虛弱地道：「你什麽都知道，我，我……」

管一見道：「老夫很同情、憐憫你，你只是一具殺人工具而巳！唉，偏偏你又是孝子！叫老夫如何是好！」

嚴孝德忽然大叫一聲，轉身奔出屋子，口中不斷胡胡亂叫，聲如夜梟，令人聽之毛骨悚然。

不久那叫聲逐漸去遠，管一見也再支持不住，砰的一聲跌坐地上。總算他神智仍未失，掙扎着爬了起來，揭開水缸，把頭浸入水中，大口大口地喝了半肚子水。

經此一來，精神才略爲恢復，他立即盤膝坐在地上調息起來。過了好一陣，散失的內氣，才一點一滴積聚起來。

管一見用水潑醒衆人，並叫衆人立即打坐運功。

× × ×

四更的梆子聲傳來，管一見巳恢復了三四成功力，正在暗自慶幸嚴孝德經驗淺薄，不堪一嚇，不料，忽然聽到一個脚步聲及粗濁的呼吸聲自外傳來！

管一見大吃一驚，連忙躲在門後。大門「呀」的一聲被人推開，只見嚴孝德披頭散髮奔了進來。叫道：「神捕，神捕！你殺了我吧！一切都是我幹的，你殺了我吧！」

他見王欽明坐在地上，把他一推，叫道：「神捕在那裏？快說快說！否則我殺了你！」

王欽明運功正在要緊關頭，吃他一推，眞氣登時散了，一張臉白得如同冰雪，身子篩米般的抖起來，幸而眞氣沒有走入岔道，否則早巳走火入魔了。

嚴孝德見他不答，目露凶光地道：「再不說，少爺便斃了你！」

管一見忍不住道：「老夫不殺你！」

嚴孝德如一頭受傷的豹子般跳了起來，叫道：「爲什麽？你爲什麽不殺我？」

管一見冷冷地道：「老夫何必殺你！殺死你豈不反而便宜了你！」

嚴孝德「噗」地一聲，跌坐在地上。

管一見道：「你活在世上，不斷受良心譴責，比死還痛苦！」

嚴孝德神色一變，自地上躍了起來，奔向管一見。

管一見心頭一懍，忙喝道：「你還敢殺人？你道老夫眞的不敢……」

嚴孝德叫道：「我便是要你殺死我，你快殺我！」忽地一巴掌摑在管一見臉上，「快殺我，快殺我！」

管一見又驚又怒，嚴孝德神志巳呈半瘋狂，要殺他，實在沒有把握，不動手又只能挨打！這對管一見來說，簡直是一件比死還難受的活罪！可是一動手，嚴孝德自然會看出自己武功未曾恢復，只怕他要改變主意！

「啪！」管一見又再吃了一記耳光，這剎那，他心念電轉，幾個念頭忽地浮起，互相糾纏，令他難以決定！

「你怎還不殺我！」嚴孝德忽然一拳擊在管一見胸膛！管一見五內一陣翻騰，一口鮮血幾乎噴了出來。

這一拳也打醒了管一見，他強忍着疼痛，用力地搖着頭，道：「老夫不殺你！假如你殺了老夫之後，可以使你內心的痛苦減輕的，那你便殺死我吧！」

嚴孝德一怔，隨即喝道：「你以爲我眞的下不了手？」

管一見微笑道：「老夫並無說過這句話！」說着盤膝坐在地上，看也不看對方一眼。

嚴孝德目中凶光更盛，右掌高高擧起，余師靖，蒲松柏等人同時喝道：「小子，你敢！」高天翅及皇甫雪早巳嚇得作不得聲來，奈何眞氣尚未回歸丹田，不敢妄動。

只聽嚴孝德怒道：「少爺先殺死他，再殺死你們！」

管一見忽然長嘆一聲：「阿彌陀佛！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嚴掌門何必多造殺孽！你再殺人，難道心魔便能消失？」

嚴孝德臉色一變，目光一斂，霍地跌坐地上。

管一見道：「去吧去吧，再去外面兜一圈，心魔便能消除！」

嚴孝德忽又自地上跳了起來，斜竄兩步，抽起王欽明的佩刀，叫道：「我受不住了！」又急如閃電地向管一見奔去！

剎那間，小廳充滿了驚叫及怒罵聲！接着，只聽嚴孝德狼嗥一聲，手腕一翻，那柄刀倏地刺在自己的胸膛上！

刀尖自前胸貫入，自後背透出，嚴孝德却似毫沒痛苦般，雙眼緊瞪在管一見的臉上。「我把命還給你們，這件事便到此爲止吧！」

管一見臉色如同古老的岩石般，半晌才搖搖頭。嚴孝德叫道：「老烏龜！王八蛋！你還待怎地！」

管一見道：「該完結時自會完結，這一切正如佛家所云，有其因必有其果！」

嚴孝德標前兩步，雙手叉住管一見的喉嚨。管一見連掙數下，竟然掙扎不開，剎那間只覺唇乾舌燥，頭腦發漲！他料不到一個人臨死之前的力量竟然如此之大！

慌亂中，管一見雙手亂推，忽然摸及嚴孝德身上插着的那柄刀，他用力把其一抽，一股鮮血如湧泉般狂噴而出！

鮮血離腔，嚴孝德的體力在這剎那急遽地消失！管一見雙掌用力一推，嚴孝德仰天倒下！

由嚴孝德叉住管一見的脖子開始，大廳之內便靜得如同死寂，只餘粗濁的呼吸聲，此刻嚴孝德雖然已死，但氣氛依然未變，但覺剛才那一幕實在驚心動魄之至，平生罕見！

管一見自入夜至今，兩番在鬼門關前徘徊，竭盡心智應敵，此刻大局已定，稍一回顧一下，後背立即出了一陣冷汗，如同發了一場噩夢般。

半晌，皇甫雪才叫道：「頭兒，你沒事吧！」

「哼！快運功恢復武功！」管一見立即振作起來，盤膝調息。

再進鐵劍莊

無際的黑夜，終於有了盡頭，當陽光自門縫照了進來，屋內羣豪才舒一口氣。

管一見功夫深湛，加上他只吃了兩口飯，中毒較淺，是故還是他第一個自地上長身而起。

此刻，管一見雖只恢復了七成功力，但自忖危險已不大，一顆心便完全靜了下來。目光一落，只見嚴孝德的屍體已經僵硬，臉上的表情却說不出的複雜。

管一見嘆了一口氣，勺了一瓢水走入屋內，把水潑在簡夫子頭上，簡夫子這才悠悠醒來，怔怔地問道：「老朽怎地睡在這裏？」

管一見道：「夫子你提早搬家吧！」

「搬家？我兒子還未來接我……」

管一見道：「老夫送你入臨川城！」說着拋了一錠銀子給他，「打擾了你一夜，這一點意思你接受！嗯，你不必推辭，否則老夫心頭難安！」

簡夫子輕聲謝了一聲，收起銀子，又開始收拾衣物細軟。管一見走出小廳，高天翅等人亦都紛紛收功而起，只余師靖仍在地上爲王欽明推血過宮。

不一刻，簡夫子自房中走了出來，見地上多了一個死人，不由失聲驚叫起來。

管一見忙道：「不必驚慌，這人殺死蔣夫子，被老夫揭發，他畏罪自殺，萬事有我。」說着又摸出一塊銀子，道：「請夫子帶路去買一副棺材回來，雪兒，你陪夫子去一趟。」

皇甫雪及簡夫子離開之後，管一見問那四位鐵劍莊的護院：「你們四個老老實實回答老夫一句話，嚴孝德殺人的事，你們知道否？只要老實答我，老夫保證不難爲你們！」

一個年紀較大的護院道：「神捕，承你海量包涵，小的等十分感激，不過咱們的確不知道少爺是個殺人兇手，事實上咱們一直都認爲老爺立他爲繼承人，是個大錯誤，因爲他一直膿膿包包，連鷄也不敢屠宰！」

管一見略一沉吟，道：「好，老夫相信你們，不過現在要暫且得罪一下了！」說罷，食指連點，封住他們四個的暈穴。

那四個護莊武功尚未恢復四成，那裏閃得開，都是「咕咚」一聲，跌倒地上。

齊雲高嘆息道：「看來晚輩這次亦大大走眼了！眞料不到兇手是他！」

管一見道：「其實萬重山一死，你便該猜出兇手是他，當時只有他一人知道你會入那樹林，他很可能一早便見你抱着萬重山奔過來，而事先藏在樹上，出其不意施襲！還有罩在刁三進頭上的那塊布，是杭綢，而他所穿也都是杭綢！」

齊雲高猶有餘悸地道：「假如晚輩不是身上穿了件刀槍不入的寶衣，早已……」

「他也是不知道你身上穿了一件寶衣，尚以爲你練成了什麽奇功，能抵禦刀劍，是故一擊不能成功之後，不敢輕舉妄動，却裝作遇上一個黑衣人，又與他大戰了幾個回合，不敵受傷，其實那只是他一個人而已，他用這柄劍……」

管一見拾起地上嚴孝德那柄「劍中劍」，左手持寬背式刀鋒，右手握狹薄長劍，互擊幾下。「騙你的，至於他受的傷——衣襟破裂，自然也是自己弄成的，而且這劍外面那一層是黑色的，所以你只看見人影，而看不到光！還有，他說被刁三進刺傷，也是故意佈下的幌子！」

齊雲高問道：「神捕您到何時才開始懷疑他？」

「老夫在追尋川東雙義的途中，覺得此人其實十分聰明，那時老夫便開始動疑，但到了姜白雲猝然而死，老夫才眞正懷疑他！」

蒲松柏忍不住問道：「當時在周圍的人有這許多，爲何你只懷疑他？」

管一見微微一笑，道：「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在半路一直問老夫追尋川東雙義的原因，老夫答是爲了姜白雲，他又問很多問題，這些事你們却完全不問。」

紀繼祖道：「咱們相信您此舉必有原因！」

「他爲何不相信？只因關心則亂，這事與他有極大的關係，他自然要問個清楚了！」管一見轉頭對余師靖道：「余兄尚記得姜白雲臨死時那隻手指的事麽？」

余師靖道：「他臨死時指着門外，此事余某至今尚未知道原因！」

「起初老夫也以爲姜白雲是指兇手由房門處逃逸，但後來老夫却有證據證明兇

手是由窗口逃逸的，這件事便充滿了矛盾，是故老夫不斷忖測，後來才猜出了他的意思！」

管一見說至此吸了一口氣。「姜白雲手指向門外，其實他只是要指『門』而已，只是當時房門已打開，咱們便都以爲他是指向門外。」

余師靖大叫一聲：「如此余某知道了，他是指出兇手是掌門人！」

管一見讚許地望了他一眼：「不錯，正是如此，咱們之中，只有嚴孝德是掌門人，料鐵劍門的事也傳到紫雲莊，是故姜白雲知道嚴孝德接掌鐵劍門的事，這件事也得多謝嚴孝德在匆急之間，落劍時稍偏了一分，是以咱們才能在姜白雲臨死前與他見一面！」

羣豪齊點頭，余師靖急問：「嚴孝德爲何要殺萬重山？照例萬重山已隱居了三十年，而嚴孝德也不過三十歲而已，他們如何發生仇恨？此事實在大有蹊蹺！」

管一見哈哈大笑：「因爲嚴孝德表面上是個孝子，其實却是個瘋子，瘋子的行爲實在不能理喩！」

衆人齊是一怔，臉上滿佈疑惑，管一見一笑，道：「老夫還有些事要問問這四個護法！」說罷提起他們四人入房。

他逐個拍開穴道，逐個審問，而問的都只是一句：「你見過嚴令坤的夫人麽？」而回答的也同樣是一句：「在下從未見過！」

管一見目光一閃，道：「現在諸位可以出房，不過在老夫未辦好事之前，你們還不能恢復自由，一切要聽令於老夫，老夫則保證你們的安全，而且事後還不爲難你們！」

四人自無異議，當下走出小廳，剛好皇甫雪及簡夫子也辦好事回來，買了一副棺材，買了一大袋包子燒餅，又僱了兩個仵工回來。

兩個仵工把嚴孝德的屍體放入棺材，用長木釘釘好棺蓋。衆人吃了乾糧，管一見又吩咐皇甫雪去買一輛雙馬有篷套車。

齊雲高問道：「神捕，咱們如今去那裏？」

管一見道：「有始有終，把屍體送回鐵劍莊！」忽然自懷內取出易容藥來，替川東雙義及鐵劍莊的四個護院易起容了。

最後又道：「咱們進了城之後，王兄，余兄及四位陪着簡夫子另覓地方安住，其他人跟老夫去鐵劍莊，老夫若有需要各位之時，自會派人跟你們聯絡，如今上道吧！」

× × ×

由宜黃至臨川快馬一日可到，但由於羣豪武功尚未恢復，是故意把速度放慢，待到第三日的午前才入城。

入城之後，分成兩路，管一見當先帶人到鐵劍莊，由於棺材藏在馬車之內，莊丁但都不知道。

嚴令坤聞說管一見光臨，吩咐大開中門迎接，管一見道：「這馬車由大門可進不得，請開偏門如何？」

邵宇道：「神捕，車上載着誰？」

管一見說道：「此乃秘密，不宜讓人得知，嗯，到了廳上方揭秘吧，不過閣下大可以放心，這裏面的東西對各位有益無害。」

邵宇不敢再問，忙吩咐手下打開偏門，管一見吩咐皇甫雪驅車自偏門入莊。

衆人則隨邵宇入內，嚴令坤立在大廳階前迎接，邵宇快步走前一步，低聲對嚴令坤說了幾句話，嚴令坤臉色一變，但仍含笑道：「諸位請入廳看茶！」

羣豪坐定之後，一個莊丁才引着皇甫雪的馬車慢慢駛來。

嚴令坤輕咳一聲，「神捕，犬子及四個小价怎不與您同來？」

管一見長嘆一聲，道：「莊主請先看此物，雪兒，把布簾揭開。」

「是！」皇甫雪應了一聲，揭開車篷前的布幔，露出那副棺材來！

剎那，嚴令坤及門下弟子人人臉色俱變，管一見道：「令郎已歸極樂世界！」

嚴令坤臉色一變再變，道：「這畜生素不出莊，一出莊便把命賠掉，哼，死得好，死得好！」

「不錯，他的確死得好！」管一見有同感地道。

嚴令坤一怔。「老朽認爲他死得好，是因爲畜生飯桶，未能秉承父業，他若待老朽百年之後才死，本門既然要毀在他手中，他此刻死倒也乾淨，老朽尚在人間，仍可扶持其他弟子接位，神捕認爲他死得好，却又是什麽意思？」

管一見道：「令郎是自盡而死的，豈非死得好！」

嚴令坤臉色再變：「神捕此言仍難令人滿意，畜生爲何要自盡？」

「因爲他殺死萬重山以及姜白雲事敗，畏罪自殺，他既是自殺，自是已心生悔意，這豈非比那些至死猶不知錯的人，要強上千百倍！」

嚴令坤如遭雷殛，大叫一聲：「胡說！犬子平時連鷄也不敢殺，怎麽會連殺兩人？」

「不是兩個，而是五個，胡尚孔、金狐碩、刁三進也是他殺的！他臨死時已把一切供了出來！」

嚴令坤冷笑一聲，道：「如今是死無對證，任憑大人如何說，敝莊也只能唯唯諾諾而已！」

管一見眉頭一皺，道：「莊主此言好生令人失望！老夫是這種人麽？你不相信，可以問問在座各人！」

嚴令坤哈哈笑道：「這些人是你的黨羽，他們的話能作準麽？」

管一見冷哼一聲：「莊主要如何才能相信？」

嚴令坤不答，轉頭道：「宇兒，開棺驗屍！」

邵宇及周湛立即把棺材抬上大廳，隨即用劍撬開棺蓋，七月的天氣依然甚熱，嚴孝德的屍體已開始腐爛，廳上立即充滿異味！

嚴令坤閉着氣走前看了幾眼，含笑道：「犬子若是自盡，爲何不用劍而用刀？分明是個騙局！」

管一見喟然道：「莊主硬是要指鹿爲馬，老夫也無話可說？」

嚴令坤喝道：「無話可說也得說！」

管一見道：「莊主既然不怕家醜外揚者，老夫又何怕一說！當老夫跟他到紫雲

莊後，便看出他是個聰明人，可惜經驗淺，沉不住氣，被老夫的名頭震懾着，後來老夫等去追趕川東雙義擄去的姜白雲，他便顯得神色驚慌，不斷探問老夫的口氣。

「後來咱們找到姜白雲時，姜白雲已中劍垂危，但當時姜白雲尚未死，用手指指一指房門，暗示殺人者是個掌門人，當時老夫一時之間還不知其用意，但却知道兇手必在老夫周圍，是故想出一個辦法來相試。

「老夫在等候食飯時，故意說已忖知姜白雲的意思，也知道兇手便是咱們當中的一個，不過老夫希望吃了飯之後才跟他算賬！哈，老夫這一嚇，他果然沉不住氣，在飯內下毒，當時老夫亦不知道飯內有毒，不過恰好有個好友也來此客棧，是故只扒了兩口便停了手，接着走過去跟他閑聊幾句！

「當老夫回來時，所有的人都已暈倒地上，老夫吃了一驚，也忙假裝暈倒，令郎見老夫倒地，便自地上爬了起來，抽出長劍指住老夫！

「老夫睜開雙眼，同時把他的劍拍歪，冷笑道：『你雖然聰明，終要落在老夫之計。』他大吃一驚，揮劍來斬，不料老夫仍有七成功力，於是用掌奪下他的長劍，反指住他，迫他招供。他起初不招，老夫道：『賢侄，你是個孝子，老夫不想使你臭名遠播，令你父蒙羞，你好好招供，老夫只把你交給令尊處理！』

「他果然坦誠招出人都是他殺死的，他求我一事，便是要老夫把劍送給他娘親，老夫道：『聽說令堂不學武，她會要麽？』令郎淒然一笑，道：『家母絕對不會拒絕，你只照晚輩的話去做便是！』

「當時老夫正想問他殺人的原因，他已一個倒退抽出王欽明的佩劍自殺了。」

管一見喘了一口氣，又道：「話便是這麽多，你信不信可由得你，高老弟，把劍拿來。」

高天翅奉上嚴孝德的遺劍，管一見問道：「諸位賢侄，此劍是否是令師弟之劍呢？」

邵宇及周湛一齊點頭，管一見道：「請看！」說罷，把劍抽了出來，再要按動機簧，又再抽出一柄細窄的長劍來，長劍血跡斑斑，望之令人毛骨悚然，鐵劍門的弟子都「啊」的一聲叫了起來。

管一見道：「證據便在此，諸位相信否！」

鐵劍門弟子都把眼光投向嚴令坤，嚴令坤臉色一變再變，怔怔地說不出話來。

管一見喃喃道：「不知莊主夫人要這劍作何用，令郎的含意實在令人難解！」

嚴令坤喃喃地道：「畜生該死，畜生該死！」

「畜生爲何該死？」管一見微微一笑，「這劍交給莊主，請接住！」

嚴令坤接住長劍，道：「這畜生表面是個孝子，那知道他，他却是個瘋子！」

高天翅等人一聽，心頭都忍不住一陣詫異：那天管一見說嚴孝德是瘋子，料不到今日嚴令坤也是如此評批自己的兒子。

管一見問道：「所謂知子莫若父，那天老夫不及問令郎殺人的目的，不知莊主知道否？」

嚴令坤長嘆一聲道：「瘋子殺人豈可理喻，以神捕之爲人實不該有此一問。」

管一見道：「莊主說得有理，老夫此言的確是問得不該，嗯，這件事便如此如何？」

嚴令坤道：「既然其錯在犬子，老朽還能怎樣？」

管一見道：「老夫答應令郎，不把此事張揚，莊主有何高見？」

嚴令坤大喜，道：「神捕如此眞信人也，嚴某感激不盡。」

管一見道：「正因爲老朽不想宣揚，是故將棺材藏於在車篷內，不過只怕紙包不住火，難免仍有人得悉……」

嚴令坤臉色一動，問道：「神捕必有妙策！」

管一見道：「只怕莊主不肯而已。」

「神捕對敝門有再造之恩德，老朽豈有不肯之理？」

「如此最好，」管一見壓住心頭的狂喜，道：「莊主不必草草安葬令郎，何不發訃，讓江湖上的好友齊來貴莊，老夫則當衆宣佈令郎是因追查殺死胡尚孔的兇手而被殺的，這種家醜不但不會外揚，而貴莊亦可洗脫胡尚孔死於貴莊的嫌疑，正是一石二鳥之計，何樂而不爲？」

嚴令坤道：「小兒名不經傳，只怕沒人到來。」

管一見哈哈一笑。「莊主何不再宣稱要再選第三任掌門？如此來賓必衆。」

嚴令坤道：「好！老朽對神捕的大恩先謝了，十日之後舉行如何？」

管一見道：「十日時間太短，老夫如今便需立即趕到杭州處理一些事務，怕來不及。」

「如此半個月如何？」

管一見拍掌道：「佳！一言爲定！莊主，打擾多時，後會有期。」

嚴令坤道：「何不在此用午膳？」

管一見道：「不必了，老夫實在有急事。」

「如此老朽送諸位出莊。」

管一見並無拒絕，到了大門。管一見忽然輕聲對嚴令坤道：「府上的四位貴价，已爲令郎所殺，剛才老夫見廳上人多不宜告訴之。」

嚴令坤後退一步，行了一禮，道：「神捕大恩，一語不足謝之，異日若用得着敝門或敝莊的，但憑一紙相召，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管一見等人上馬而去，在馬上管一見道：「大家分由四門出發，到龍虎山下相敘。」說罷攜着高天翅、皇甫雪及齊雲高向東城門馳去。其他人則分由其他三門離開。

三進鐵劍莊

半個月後，臨川城又熱鬧起來，附近的武林人士又紛紛聚集在鐵劍莊內，關於這件事，衆說紛紜，莫衷一是，都大覺奇怪。

在江湖上行走的人，好奇心都特別重，是故到來鐵劍莊的賓客，人數之多，竟然大出嚴令坤之意料，可是時辰將至，管一見仍未出現，嚴令坤大是焦急，心神難

定：「那死鷹不是騙老夫，故意要老夫在天下英雄面前出醜吧。」

正在焦急之間，忽聞門公大聲禀告：「江南總捕頭『笑臉神鷹』管一見神捕駕到！」

莊內立時一靜，人人轉頭觀望，嚴令坤連忙走下台階，只見管一見滿臉笑容，背後還跟了二十多個武林名士，包括秦烈、柳沐陽、穆一程、齊雲高等人，自然少不了他的幾員手下猛將。

嚴令坤大喜，迎之上廳，回頭對邵宇道：「宇兒，宣佈開始。」

只見廳上設了個靈堂，嚴孝德的棺材便放在一旁，邵宇道：「敝門第二任掌門不幸身故，各方友好，若是有心人便請上來上香。」

羣豪紛紛上前上香，嚴令坤率徒一一答禮，却不見嚴令坤的夫人。

管一見等到最後才上前上香，轉頭問道：「諸位可知道鐵劍門掌門『孝子劍』嚴公子如何會身故麽？」

這一個問題早在羣豪心中轉了千百次，當下即有人道：「神捕若然知道，盼能宣告一下，也不枉吾等遠途跋涉，辛苦一番。」

「老夫自然知道。」管一見轉頭望向嚴令坤，道：「莊主是否容老夫告之實情？」說着向他打了個眼色。

嚴令坤不明其意，只得含糊答道：「神捕所說自是實情。」

管一見道：「這個自然，只是此事與老夫失職有關致使令郎英年早逝……咳咳，莊主若肯讓老夫把實情當衆宣佈，老夫才敢開腔。」

嚴令坤再無疑問，目光一亮，隨即恢復正常，道：「犬子自個學藝不精，與神捕完全無關，您又何必爲他遮瞞，若不把實情相告，反而影响神捕盛名，老朽及敝莊實在担當不起，無論如何，神捕這番盛情，敝莊上下感激五內。」

管一見道：「莊主太客氣了。」他清一清喉嚨，道：「廳上人太多，可否請後面的人退落庭院。」

嚴令坤微微一怔，只得也表讚成。羣豪果然退出一半落庭院。

管一見又轉身在嚴孝德靈前行了一禮，然後面衆道：「老夫第一句要告訴諸位的是：嚴孝德不愧是個孝子，不愧他『孝子劍』的稱號。」

羣衆立即鼓起掌來，霎時間，掌聲震耳欲聾。嚴令坤急忙謙稱幾句，心中却暗道：「瞧不出這頭老鷹眞能說話，不過，哼，別的方面却也平常得緊！」

只聽管一見又道：「你們可知老夫爲何有此一言？」

人叢中有人叫道：「咱們正在洗耳恭聽！」

管一見轉頭望嚴令坤，道：「莊主，老夫可要如實宣佈了，言詞之間若有得罪，幸請勿怪。」

嚴令坤道：「神捕但說無妨，不論如何，老朽都不會見怪，其實任誰都知道是犬子無能，與神捕完全無關。」

管一見道：「好！有你此言，老夫便放心了。」

他故意頓了一頓，然後道：「老夫要說實話了！」下面立時傳來陣陣掌聲，有些對管一見的爲人較詳的却都暗暗詫異：「素聞管一見做事乾淨俐落，今日爲何反而婆婆媽媽起來？」

管一見大聲道：「諸位，老夫爲何認爲嚴孝德是孝子呢？很簡單，只須看一件事便知道，因爲他的死是爲了他父親而死的。」

羣豪一怔，嚴令坤也微微一怔。

「嚴孝德爲何會爲父而死？因爲他知道他父親犯下了一件令人髮指的事，而他又是個孝子，是故把一切罪名攬在身上，代父而死，諸位，像這樣的人，算不算孝子？」

此話一落，羣豪都「啊」的一聲，驚呼起來，嚴令坤却是腦海內「嗡」的一响，一張臉比紙還白，胸膛不斷起伏。

只聽秦烈問道：「嚴孝德做出了什麽令人髮指的事？嘿嘿，他父親金盆洗手，而且是個德高望重的人，你可不得含血噴人。」

管一見道：「老夫若無確實的證據，怎敢當衆宣佈？雪兒，快把萬重山的遺書分發給諸位過目，免得有人以爲老夫在胡說。」

嚴令坤再也忍不住，倏地標前，喝道：「你滿口胡言！」

穆一程、蒲松柏及端木盛連忙站在管一見背後。

管一見哈哈一笑：「剛才閣下不是要老夫把實情宣告麽？如今老夫依言照辦，莊主何故大動干戈？」

嚴令坤雙眼似欲噴火般，喝道：「管一見，你好毒……」

管一見冷笑一聲：「老夫如何毒？還毒得過你麽？」轉頭大聲道：「諸位，此人在四十年前與三個朋友合研一套劍法，三十年前劍法已成。此人爲了把劍法據爲己有，竟然以自己的妻子爲餌，再在飯菜中下迷藥，使他三個朋友在藥力之下，失却理性，做出對不起朋友妻的事來。

「事後，此人竟然以此威脅其他三人必須要退出江湖，不再露面，那三人因爲心中有愧，便答應退出江湖直至老死。

「偏生其中一位，隱居了一段時間之後，不時因耐不住寂寞出來江湖上走動一下，並因此曾救了刁三進一命。」

羣豪至此已都猜出這三人便是萬重山、金狐碩及胡尚孔，更加屏息靜聽，廳內廳外，除了管一見之外，竟無一絲人聲。

管一見喘了一口氣，續道：「後來此君在無意中得悉一件事，原來嚴令坤練得異人傳受一張藥方，可製成三種無色無嗅的藥粉，他懷疑他們三個是中了嚴令坤下的藥，是故去找其他兩人商量。

「不料其他兩人都因心中有愧，不肯出山，此人便趁鐵劍門選任新掌門而來，這人耐性極好，待會後才去內堂找嚴令坤。嚴令坤大概用話先哄住他，却在當晚令他兒子用弩箭把其射殺，同時弄出了一張青冥錢，嫁禍於令狐碩。以後他又再殺死令狐碩，着兒子殺死萬重山！

「後來由於刁三進跟其中一人有恩，是以也把他殺死，却又因蒲松柏及齊雲高對此事生疑，他也要殺人滅口，可惜，天不如他之願。

「嚴令坤！老夫所說可是實情？」

嚴令坤咬牙道：「簡直是胡說八道：宇兒，還不令人把其縛下來！」

邵宇望了他一眼，露出猶疑之色，嚴令坤抬掌望其擊去。

管一見大喝一聲：「住手！你還敢殺人麽！」

嚴令坤在衆人的迫視下，神態一歛，放下了手掌。

管一見問道：「鐵劍莊諸位，你們可曾見過主母？」

廳內廳外都沒人答話，管一見又道：「請王兄把人帶上來。」

不久，那四個鐵劍莊的護院便走了上前，把臉上的易容藥拭掉，道：「在下四人都是鐵劍莊的護院。在莊內數年只知有主母其人，却從未見過。」

嚴令坤喝道：「簡直不分尊卑！老夫妻子必須與你們相見麽？」

「嚴令坤，你若要洗脫罪名可叫尊夫人出來辯白！」管一見道：「不過老夫告訴你，令郞已把尊夫人的相貌告訴了老夫，你不可胡亂找個人來假冒。」

嚴令坤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管一見冷笑一聲：「你自然無法請她出來，因爲，她已被你殺死了！」此言一出，羣豪又是「啊」的一聲呼出，連鐵劍門及鐵劍莊的人也都是神情大變。

嚴令坤咬牙道：「此人胡言亂語！兄弟們快上來把他擒住！」說罷，飛撲過去，人至半空，手臂一伸，已抽出佩劍，仗劍刺向齊雲高。

齊雲高見他來勢洶洶，偏身一讓，那劍便刺向管一見的背心。

嚴令坤一動手，場內即使尚有存疑的人，此刻也都信了管一見的話，對嚴令坤呼罵起來！

天衣無縫

嚴令坤那一劍雖具雷霆之勢，管一見却看也不看一眼，仍然面對羣衆，刹那間，只見端木盛長劍一挑，把嚴令坤擋住。

「噹！」兩劍相交，端木盛虎口一痲，長劍幾乎跌落地上。

嚴令坤長劍一沾上對方，立即翻腕疾變，虛幌一下，刺向端木盛的心房。

端木盛一驚非同小可，連忙在身前佈下一道劍網。

不料這一劍看似有出無同，實則上只是虛招，嚴令坤劍至半途，身子一偏，劍尖改刺管一見的後肩。

羣豪驚叫聲中，只見管一見一個風車大轉身，雙掌翻起合什，一招「童子拜觀音」，把嚴令坤的劍挾住。

說時遲，那時快，穆一程的長劍也同時發動，劍尖一顫，刺向嚴令坤的脅下空門。

嚴令坤若不棄劍，便得受傷。穆一程正在考慮這一劍的輕重，以免把對方刺斃，突然聽到「刷」的一响，接着一道呻吟聲响，嚴令坤忽然抽劍而出！

管一見雙掌挾住那管空心的劍鋒，叫道：「小心！」

只見嚴令坤身子陡然一翻，薄而窄的長劍反刺穆一程的喉管！

這幾下變生肘腋，令人目不暇給，羣豪尚未定下神，嚴令坤已變被動爲主動。

幸而穆一程也非省油燈，電光石火之間，長劍在頸前一封！

與此同時，端木盛及齊雲高也已定下神來，仗劍攻了過去，嚴令坤身子一縮，脚尖一點，倒飛三丈，立在衆弟子之前！

這些事說來雖慢，但實際上只在一瞬間便完成！嚴令坤的幾個撲擊動作，目光奇準，劍法凌厲，並且機警絕倫，該進則進，該退則退，來去如風，不愧是一門之主！

這刹那，大廳靜得落針可聞，管一見輕咳一聲，道：「老夫繼續把事情交代清楚，未見諸位認爲老夫在寃枉他！」

羣豪呼道：「神捕高風亮節，天人共欽，怎會誣告一個卑鄙無耻的小人！」

嚴令坤氣得臉色發白身子簌簌亂抖。

只聽管一見續道：「嚴令坤同來之後爲何不立即把他妻子殺死？因爲他怕那三個朋友會來追查此事，是以才隱忍下來。爲恐對方來找他晦氣，是以請了一大批護院以作保護。

「後來一則嚴孝德已大，二則那三個朋友又久無消息，嚴令坤便下手毒殺妻子了！這件事自然沒人知道，但却也瞞不了嚴孝德，只是嚴令坤動之以孝，嚴孝德自然也不敢張揚，不但如此，依然依時依候入內堂，並且親自侍候『娘親』的飲食，以掩人耳目！

「只是嚴令坤的往事，嚴孝德也不大了了，是故當嚴孝德得悉眞相之後便瘋了！」管一見這才把調查此案的過程說了一遍。「嚴孝德起初被老夫所騙，後來大概想清楚，所以再度同來，求老夫殺他，以求保住其父！」

羣豪聽得如痴如醉，而又驚心動魄。

管一見續道：「其實嚴孝德只殺了胡尚孔、萬重山和姜白雲，刁三進及金狐碩却是嚴令坤下的手。嚴令坤以閉關練功爲名，却一直跟在咱們背後！夜刺蒲松柏的便是他，嚴孝德自然知道，在旁協助，巧妙的截住了蒲松柏的追踪！却詐稱自茅厠同來，恰巧碰上的！」

說至此，管一見轉頭對嚴令坤道：「老夫所說可是實情否？」

嚴令坤冷哼一聲，雙眼望天。管一見嘿嘿冷笑一聲：「至於胡尚孔、金狐碩及刁三進爲何死前都無掙扎動手的現象？因爲他們事先都中了一種痲藥，這種痲藥老夫亦中過，藥力之強簡直出人意料，只須稍爲沾及一點，內功便暫時喪失，只能任人宰割！」

庭院中有人問道：「嚴令坤爲何要弄出那張青冥錢來？」

「這只是一種掩人耳目的手法，等於他金盆洗手的作用一樣！也使旁人在調查時容易走上歧途！」穆一程接口答道。

管一見搖搖頭，道：「這可不是一定，他殺人的動機可能是在看到胡尚孔時才產生，假如如此，則他金盆洗手則與此事無關！這件事倒需問問嚴令坤才知道！」

羣豪忖道：「這種事他怎肯說？」

不料嚴令坤道：「在金盆洗手及讓位大會發生的前一個多月，老夫無意中在莊外發現了胡尚孔，那時候老夫便知道他們

可能已看出破綻！但又認爲他們尚未能肯定，否則早就大興問罪之師了！

「是故老夫便決定先下手爲強，一邊佈置金盆洗手大會，一邊暗中調查他們的下落，老夫只見胡尚孔去找令狐碩，後來大會日期漸近，不容躭擱，因此亦不可能再跟踪，當時他們兩個在一起，老夫沒有必勝的把握，也不敢貿貿然動手。料不到胡尚孔竟會自己送上門來。

「那一夜老夫送你們到客房之後，他便跟了進來了，向我查詢當年之事。老夫自然大加否認，並謂明日一早拿一件證物，可作證明老夫是清白無辜的！

「他當時半信半疑，但老夫信誓旦旦，他便乖乖回房休息，老夫便着犬子準備一切！」

管一見截口道：「你當然無法拿出證物，這不過是騙騙胡尚孔那種老實人而已，可惜老實人經常活不長！」

嚴令坤道：「你也不似是老實人！」

管一見道：「老夫若是老實，早已死了千百次了！在正邪交戰當中，對敵老實便是對己殘酷，這點老夫看得很透徹！」

嚴令坤哈哈大笑：「你雖不老實，但命亦不會長久！」

管一見哈哈笑道：「老夫爲何會命不長？我故意等到最後才入莊，連一滴水都不沾唇，而這十多天來，老夫亦請敎了不少名醫及用毒的大行家，他們謂凡是厲害的藥物，其施放的條件越受限制，否則人類早已死絕了！」

秦烈問道：「此話某家有點不明！」

管一見道：「比如嚴令坤得到的那種藥，其功效必須入肚，毒性才能全部發揮，若靠空氣傳播，則必須在密室之內施放才有效，否則見風即散！」

嚴令坤又是一陣狂笑。「話雖如此，憑你們幾人也能逃出本莊麽？」

管一見也發出一陣大笑：「你以爲你的計劃天衣無縫麽？假如是天衣無縫，也不會發生今日這種事了，老夫的計劃才是天衣無縫！」

嚴令坤及羣豪都拿眼瞪着管一見。

管一見傲然道：「剛才老夫已說了一點，再說更重要的一點，老夫一早已知道主兇是你，你兒子只是帮兇，而且他對內情也不甚清楚……」

邵宇插腔問道：「你爲何會知道？」

管一見道：「因爲萬重山留下一封秘密的遺書，講述四十年前及三十年前的事，嚴孝德年紀還不到三十，他怎會是此案的主角？不過在這件案中，老夫也很佩服你一件事，把嚴孝德培養成爲一個孝子，是以他平日雖連鷄也不敢宰一隻，但在你嚴令之下，却敢殺人，而且言聽計從。」

嚴令坤怒瞪了邵宇一眼，邵宇立即把頭低下。管一見續道：「老夫既然清楚一切，爲何在上次來貴莊之時却裝作一無所知？就是怕你惱羞成怒，突然反面，老夫會寡不敵衆！」

嚴令坤臉色更加雪白，只聽管一見冷笑一聲：「不但如此還提議你再召開一次接任掌門的盛會，然後用話安定你的心，使你不虞有他！到今日老夫才把一切揭開，便可立於不敗之地了！」

「你只帶來二十餘人，這些人足以保護你在本莊上下的全力圍攻？」嚴令坤目光一盛，傲然而言。

管一見道：「你肯與天下英雄爲敵，難道你門下的弟子，你僱來的護院，他們也肯甘冒大不諱，與羣豪爲敵？」

嚴令坤臉色一變，道：「老夫只要殺你，與其他人無關！」

「但天下英雄豈能眼見一個卑鄙無恥的人再度肆虐，而坐視不理！」管一見哈哈一笑，道：「閣下若然不信，何不問問天下英雄！」

嚴令坤臉色一變，剛才那股傲氣已然不見。只聽庭院後羣豪紛紛大罵起來。

管一見接道：「而且連你的弟子也不一定會在此刻聽你的指揮！」

嚴令坤目光灼灼，望着一羣弟子，道：「你們是否已不聽爲師的話！」

金顯貴臉色慘白，顫聲問道：「師父，神捕所說的，是不是眞實的？」

嚴令坤臉色再一變，喝道：「是否眞實與此事無關！你們都是老夫撫養成人的，如今做師父的做師父，做父親的做父親，翅膀硬了，便不要我了！」

邵宇忙道：「師父，你一向都敎導弟子須以俠義爲本，以孝爲先，但如今孝義難以雙全……」

嚴令坤語氣冰冷地道：「如今也非沒有辦法可以孝義雙全！」

邵宇等人均是一喜，叫道：「請師父敎示！」

「便是這樣！」嚴令坤身子忽然標出，長劍刺向邵宇的喉頭：「死！」

這一着大出衆人意料，眼看邵宇即將血濺當場，忽見周湛抽劍一擋！

「噹！」嚴令坤那一劍是蓄勢而發，周湛是匆匆招架，力道未曾運足，兩劍一撞，虎口迸裂，長劍隨即落地！

嚴令坤勃然大怒：「畜生敢爾！」捨下邵宇，回劍斬向周湛！

周湛倉促一閃，嚴令坤第三劍又再刺出！此刻周湛立足尚未穩，眼看劍來，無可閃避，只得順勢向旁跌落！

「嗤！」長劍在周湛的上臂劃開一道深深的血槽，鮮血立把衣袖染紅！

「畜生！老夫先斃了你！」嚴令坤踏前一步，第四劍閃電般劈落！

千鈞一髮之際，衆弟子只覺眼前白光一閃，一道鍊子自遠飛來，撞開嚴令坤的長劍。

周湛臉如土色，連忙擰腰滾開，邵宇把他抱起，垂淚叫道：「師弟……」

周湛亦淚如泉湧，叫了聲大師兄，便喉頭發硬，說不出話來。

嚴令坤見長劍被人擋開，回頭一望，見是管一見，不由怒道：「扁毛！老夫殺徒弟，與你何關！」

管一見道：「假如他們是自願的，老夫自然不會管你，但看剛才的情況他們肯定不是自願的！這樣老夫若還不管，便要失職了！」

嚴令坤厲聲道：「誰說他們不是自願的？」

「你何不問問他們？」

嚴令坤眼光在衆弟子臉上掃過，衆弟子却是心頭一懍，垂頭後退一步。

（以下轉入第78頁）

斷劍紅顏（上）

二期完武侠倫理故事

馬千里・文
可飛・圖

追查紅銹劍 殺死酒瘋子

二月二日，玉屋口有個大會。遠近百里都趕這個會，樑木市打年前就上會，擺得層層疊疊，如樓房一般。直到三月三日接着下坡頭的會，才算結束。

和尚廟在玉屋口與下坡頭之間，二月底三月初，下玉屋口的會，上下坡頭的會，人車接踵，路履成條；一年再沒有這麽熱鬧的景象。

和尚廟口有一家小飯館，平時做過路客的生意，冷冷清清，門可羅雀。這時候可不同了，從早到晚，座無虛席，忙得掌櫃的劉大麻子喘着氣，抹着汗，不住的咧着大嘴笑。

一個黃衣少女，週身風塵僕僕，卻掩不住她臉上秀美與英氣。她吃過飯，從座中站起身，徐徐的走到櫃枱前，手按着櫃枱，道：「掌櫃的，多少錢？」

劉大麻子把埋在帳桌上的臉抬起來，打量黃衣少女一眼，吆呼道：「小狗子，算帳啦！」

一個癩痢頭的小孩子跑過來，道：「姑娘，您連酒帶菜，一共是一百二十四個小錢。」

劉大麻子衝着黃衣少女一笑。黃衣少女從容的伸手到肩上的褡褳裏，劉大麻子伸出手等着收錢，黃衣少女卻掏出一把斷得只剩一尺來長的生得厚厚紅銹的鐵劍。

劉大麻子楞住了。

黃衣少女道：「這把劍放在你這裏，如有人來取，要他給你五兩銀子吧。」

劉大麻子楞了半天，方瞪大眼睛，道：「五兩銀子？烙餅嫌短，撥火嫌大，我看五個小錢都賣不出來。」

黃衣少女泰然道：「貨賣識家嘛。」

劉大麻子陪笑道：「這寶貝妳自己留着，您還是給我一百二十四個小錢吧！」

黃衣少女瞟了劉大麻子一眼，沉聲道：「這東西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姑娘身上就是沒有帶錢。」

她說着把斷劍在寬厚的大櫃枱上，輕輕一按，猶如穿豆腐一般，直插到劍柄。

劉大麻子嚇得嘴唇抖顫，蹦不出一個字，黃衣少女轉身竟自離去。

座上的客人卻沒有看到這一幕，因爲他們既未爭吵，而時間又短促；直到黃衣少女離去許久，劉大麻子還是直着兩眼，沒醒過來似的。

櫃枱上「拍」的一响，震得他嚇了一跳。他堆起生意人慣有的笑容，往櫃枱前邊一瞧，不由心冷了半截。

一個老頭兒，揹着一捲破草席，腰裏繫着一個大酒葫蘆，一頭又髒又亂的白髮，配上臉中間一粒紅得發亮的酒糟鼻子，要多怪，有多怪。

劉大麻子暗想：準又是個賴帳的。順着那怪老頭膀子一瞧，這才發現他按在櫃枱上的手，從指縫間露出白花花的一塊十兩的大錠子。

劉大麻子這才鬆了一口氣，含笑連聲道：「大爺，用不了，用不了。」

怪老頭冷冷的道：「我知道用不了。你這裏又不是賣龍肝鳳胆；我要買這個。」怪老頭指着插在桌上的斷劍。

劉大麻子尷尬的道：「這……這個要五兩銀子。」

怪老頭把一錠銀子朝劉大麻子面前一推，道：「不少你的。」

劉大麻子取起銀錠瞧瞧，一點也不假；可是，要取那劍時，兩手搖了半天，竟沒半點動搖的意思。

他陪笑着向怪老頭道：「大爺，你等一會兒，我叫人拿油錘去。」

怪老頭冷然一笑，道：「你省了吧！」兩個指頭捏着劍柄，徐徐的拔出斷劍，竟不費吹灰之力。

劉大麻子在這和尚廟開了二十多年的小飯舖，今天當眞是開了眼界，楞得說不出話來。

怪老頭一拐一拐的走出小飯舖。

不知經過多久，小狗子到了櫃枱前邊，看見劉大麻子手上拿着個十兩的銀錠子，口水幾乎流出來，偎過去伸手輕輕摸一下。劉大麻子連忙把手縮了回去。

小狗子納罕的道：「那裏來的？」

劉大麻子道：「當然客人給的了，難道是搶來的不成。」

小狗子道：「酒飯錢？」

劉大麻子道：「不是酒飯錢，難道是小費？」

小狗子笑道：「總有一成小費吧！」

劉大麻子登時急得滿臉麻子點泛紅，噴着唾沫星子，罵道：「放你媽的屁！你繞着南北二京打聽打聽，有沒有賞一兩銀子小費的主兒。」

座上有人叫道：「掌櫃的，算帳。」

劉大麻子催着小狗子道：「發甚麽傻？還不招呼客人去。」

小狗子抓着癩痢頭，很不樂意的走開了。

突然，一陣急促的馬蹄聲傳來。劉大麻子向門口一瞧，一個身穿青色箭衣，身背長劍的英武少年，下了馬，向四處打量一眼，匆匆的走進了小飯舖。

小狗子趨前道：「公子請裏邊坐。」

少年沒聽見似的，兩眼不住向座間搜尋，然後，逕直走到櫃枱邊，掏出一錠銀子，往櫃枱上一放。

劉大麻子詫異的道：「公子，你要甚麽？」

少年道：「一把斷劍。」

劉大麻子驚訝的道：「斷劍？」

少年道：「是，生滿鐵銹的斷劍。」

劉大麻子小飯舖開了二十多年，南來北往的人見得不少；一聽這話頭，就猜到那把鐵劍是有來頭的，登時眼珠一轉，陪着笑道：「公子，小人這是飯舖，只賣酒菜，不賣刀劍的。」

少年道：「一位穿黃衣裳的姑娘留在這裏的。」

劉大麻子心裏有點慌了，強作鎮靜的道：「穿黃衣裳的姑娘？這可沒見着啊，說不定還沒到呢！」

少年人一雙精明的眼，向四下裏搜瞧着，突然，他發現了櫃枱邊上的那個劍孔，臉色陡的一變，指着那劍孔，沉聲道：「誰拿去啦？」

劉大麻子這一下可眞沉不住氣了，苦着臉，道：「公子，不瞞您說，那把鐵劍是已有人拿走了。」

少年急促的道：「誰？」

劉大麻子道：「因爲那位姑娘只說來取劍的人，要他五兩銀子，可沒說定要等着您來取。所以……有人出五兩銀子，我就讓他拿走了。」

少年不耐煩的問道：「我問你，他是誰？」

劉大麻子爲難的道：「我那兒知道他是誰呀？」

少年道：「甚麽長相？」

劉大麻子道：「長相？這長相很難看；一頭亂蓬的灰白頭髮，還有一個猴子屁股似的酒糟鼻子，揹着一捲破草蓆，掛着一個酒葫蘆。」

少年道：「還有哪？」

劉大麻子道：「沒啦！」

少年轉身到店門口，飛身上馬，揚塵而去。他沒說一聲「謝」。甚至沒再多看這大麻子一眼。

× × ×

月明星稀的深夜，下坡頭的小客棧住滿了人。這家小客棧小得連塊招牌都沒有，每年只有在這個時候——下坡頭大會，他才在門口的大槐上挑起一個燈籠，寫着「安寓客棧」四個字。

夜闌人靜，一條青色的影子，就從那大槐樹上一掠，飄上客棧的屋頂，再落身在客棧的院落裏。月色皎潔，他的行動清晰可見。他經過每間客房，都在窗下悄悄的佇聽。月光把他的影子照在窗枱上。正當他在一個窗下停留時，突然，屋裏悄聲

的道：「是師兄嗎？」

青衣少年於窗外道：「師妹？」窗子推開了。在柔和的月光下，看得很清楚，窗裏是在飯舖裏留下鐵劍的黃衣少女，窗外正是那後來到飯舖去取鐵劍的青衣少年。青衣少年脚尖一點，溜進窗裏，像一隻狸貓，沒有半點聲響。兩人對坐在炕角上，月光隔着窗櫺照進屋裏，照着這一對青年男女那神情不安的臉。

黃衣少女低聲道：「怎麽樣？」

青衣少年道：「有人取走了。」

黃衣少女倏的站起身，道：「誰？」

青衣少年道：「妳坐下，別着急。」

黃衣少女重新坐下，不安的道：「到底是誰？快說呀！」

青衣少年道：「是誰？現在還不知道。飯舖的掌櫃的說，是個怪老頭，酒糟鼻子，白頭髮，揹着一捲破草蓆，掛着一個酒葫蘆。」

黃衣少女思索道：「沒聽師父生前提起過武林中有着這麽一個人。」

青衣少年道：「是啊！」

黃衣少女自語道：「難道他就是殺害師父的兇手？」

青衣少年道：「縱然他不是殺學師父的兇手，也必然知道鐵劍的來歷，甚或與鐵劍有關。」

黃衣少女道：「可是，我在前面，沒見這樣的人趕過這條路啊？」

青衣少年道：「說不定他在中間岔了道兒。」

黃衣少女起身道：「對，我們立刻追下去。」

青衣少年止着她，道：「別急，咱們不能就這樣追下去，這樣追下去，說不定正進入他的陷阱。」

黃衣少女茫然道：「爲甚麽？」

青衣少年道：「妳想，他既然有本事用這一把斷了的鐵劍殺死師父，妳跟我根本不是他的對手。而且他也應該想到，取了這把劍，必然會被我們追踪，而他竟然毫不在乎，可見他是有恃無恐的，我們要是追下去，豈不正好落入他的圈套裏。」

黃衣少女道：「我們設計的本意，就是要引他出面，如今他當眞出面了，我們又畏首畏尾，難道要讓這樣好的機會失之交臂嗎？」

青衣少年道：「師妹，妳別着急。我們還是先趕到北芒山去，會着北芒盲叟金靈子，把這件事告訴他。以他在武林的閱歷，必然知道那怪老頭是誰，而且憑他跟師父的交情，也不能袖手不管吧！」

黃衣少女道：「你這計劃很好。」

青衣少年道：「師妹，歇一會天亮咱們就上路。」

他含着親密的笑，伸手去拉黃衣少女。黃衣少女推開了他的手，道：「你上北芒山，我從這一條路跟下去。」

她伸手推開窗子。

青衣少年焦急的喊道：「師妹。」

黃衣少女已掠身飄出窗外。青衣少年跟着掠出窗外時黃衣少女早已竄上屋脊。

青衣少年沉聲急道：「師妹，咱們在那兒碰頭？」

黃衣少女同身道：「十天後，在潞王墳。」

黃衣少女幌身越屋而去。月光仍是同樣的皎潔，青衣少年的臉上却失去了來時的神采，他悵望着黃衣少女逝去的身影，無限悵惘的嘆息着，懊惱的切齒道：「鬼丫頭。」

第二天，青衣少年要店家算帳，店家算完帳，猛然想起來，打量着青衣少年道：「昨天住店的是你嗎？」

青衣少年正色道：「不是我是誰？」

店家道：「我記得像是個大閨女。」

青衣少年把錢往櫃枱上一擱，道：「你活見鬼。」

店家摸着自己油光發亮的腦門兒，又再同想一下，似乎昨天來住店的眞的是這青衣少年。那麽，那黃衣少女呢？

他忽然記起，搖着腦袋，道：「該死，那是前天的事兒。」

× × ×

黃衣少女騎着馬，猶豫的站在岔路口，春風吹着她的秀髮，柳絲千綫，引人遐想，馬在踢踏着長嘶，她却不知道從那一條路走。既然那怪老人沒走下坡頭，自孟津口渡黃河，剩下的便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東走汴梁，一條是西入垣曲。究竟怪老人走了那條路？黃衣少女的確還找不出半點蛛絲馬跡。

徘徊一陣，她終於還是從汴梁一路追下去。因爲西出垣曲，乃是遠走邊疆的路徑，她的師父與邊疆的人物很少瓜葛。就是少年時，也是在中原一帶，自然，這仇人在中原的成份居大。趕過一站路，十字路口有一家茶亭，茶亭裏却沒有一個人。

黃衣少女勒住馬，在馬上喝道：「喂，有人嗎？」

「汪汪汪！」竄出來一條大黃狗，繞着黃衣少女狂吠。

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婆婆，拄着拐杖走出來，喝罵道：「老黃，滾開！」

黃衣少女道：「老奶奶，向您問個訊兒。」

老婆婆笑得滿面皺紋，道：「喝茶？裏邊請。」

這時，從茶亭裏跑出來一個十七、八歲標緻的大姑娘；一根烏油油的辮子拖在腰兒上，辮梢上打着個鬆鬆的、大紅絨綫的蝴蝶結。

奔到老婆婆身邊，高聲道：「奶奶，人家是說問您一句話。」

老婆婆道：「問話，問甚麽話呀？」

黃衣少女這才知道老婆婆聽覺不靈，大聲道：「老奶奶，您有沒有看到一個白頭髮、酒糟鼻子的怪老頭，從這裏走過去呀？」

老婆婆傾耳聽着，道：「前幾年見過，這幾天倒沒有見他打這兒走。」

黃衣少女道：「他叫甚麽名字？」

老婆婆道：「好幾個啦！妳說的是那一個？」

黃衣少女道：「都說說看。」

老婆婆咧着咀笑開了，笑了一陣之後，道：「他們全都叫紅鼻子。」

黃衣少女聽了，眞不知說甚麽是好。看老婆那一大把年紀，也不會拿她尋開心，只得揚鞭策馬，一路往東趕下去。

可巧這一路竟沒有一個大點兒的村鎭，趕過去時，太陽偏了西，黃衣少女忍不

住有點飢餓，口也乾得很。

一個小村子頭上，一口水井，轆轤支在井上，井口邊擱着一隻大木桶，近處兩個婦女坐在門台階上聊天。

黃衣少女下了馬，道：「大嫂，借桶打口水喝。」

婦人家見她這身武裝打扮，眼神中露出詫異，却道：「妳自己打吧！」

黃衣少女道：「多謝。」

她將馬拴在井樁上，繫上木桶，放下轆轤繩，剛絞上來一桶水，伸手撈過桶來，突然，身後人聲道：「姑娘，借口水喝吧！」

黃衣少女把水桶放在井欄上，回頭一瞧，兩個人都楞住了。

他們幾乎是同時，都說了聲：「啊？是你！」

不錯，身後來的人正是那怪老頭，灰白頭髮，酒糟鼻子，背上一捲破草蓆，腰裏一個酒葫蘆。

可是，只這一照面，那怪老頭便回身飛奔，等黃衣少女從楞然中覺醒時，怪老頭已奔出老遠去了。黃衣少女扔下水桶，飛身上馬，却忘記解繩韁，揮劍斬斷馬韁，望着怪老頭急追。

兩個婦人見這一老一少，一男一女，一個瘋狂的跑，一個拚命的追，也不知其中的故事，一時倒覺得很好笑，淨只管儍瞪着眼瞧。

黃衣少女追出村去，見那怪老頭越跑越慢，前面到了一片松柏參天的古墳，黃衣少女加了兩鞭，趕到近處，人陡的從鞍上掠起，兩個縱躍，已截在怪老頭前面。

怪老頭索性往一塊斷石碑上一坐不跑了。

黃衣少女冷笑道：「怎麽不跑啦？」

怪老頭苦笑着道：「上了年紀，跑不動啦！」

黃衣少女正色道：「那你就說吧！」

怪老頭道：「說甚麽？」

黃衣少女道：「鐵劍呢？」

怪老頭伸手從破草蓆裏抽出來，笑道：「哪！在這裏。」

黃衣少女道：「你爲甚麽要買這把鐵劍？」

怪老頭笑着道：「姑娘，妳這話可就說左啦！要是只有賣的，沒有買的，那還成甚麽買賣呀！」

黃衣少女道：「少廢話，把這劍的來歷說出來。」

怪老頭道：「要是我不說呢？」

黃衣少女道：「不說——那你就是殺死我師父的兇手，我要報仇。」

怪老頭從容的道：「江姑娘，女孩家別毛毛躁躁的。我雖然說不出鐵劍的來歷，却也不是殺妳師父的兇手。妳要是要這把鐵劍，十兩銀子拿來，我就還給妳。」

黃衣少女訝異道：「你是誰？怎麽知道我姓江？」

怪老頭摘下腰裏的大葫蘆，仰起脖子喝了一口酒，抬手抹去嘴角的酒漬，發一陣笑才接道：「我是個酒瘋子。不但知道妳姓江，還知道妳就是崑崙派盧南平門下得意女弟子，龍舌劍江雪心，沒錯吧？」

龍舌劍江雪心陡的心神一震，一雙杏眼，登時暴露出迫人的寒光。

酒瘋子笑道：「咦！妳要……？」

他這一句話尚未說完，江雪心出雙手點他的面門；酒瘋子撤一步避過，江雪心緊迫上來，抬手之間，寒光閃閃，劍氣森森；放下手時，却又不見劍在那裏。

酒瘋子身影一幌，避過劍鋒。當龍舌劍江雪心住手時，酒瘋子却站在原地。

他朗笑一陣，道：「果然厲害，劍秀而利，氣沉而穩，身巧而靈，有舌翻蓮花之妙；可惜，妳師父早走幾天，不然，妳將是武林中的佼佼者。」

龍舌劍江雪心厲聲道：「你知道我師父死了？你是不是兇手？」

說着，颼、颼、颼，又向酒瘋子攻出三劍。

酒瘋子騰、挪、閃、躍，招招避過，却感到她的劍法雖然傳於崑崙派，其中有點怪勁，並沒得着崑崙派盧南平的眞傳。劍勢凌厲，倒眞有崑崙派盧南平早期的劍風。

酒瘋子含笑道：「妳當眞是要跟我動手嗎？」

龍舌劍江雪心冷然道：「難道你還以爲我這是跟你逗着玩的？」

酒瘋子把葫蘆拴在腰裏，拍拍手道：「妳師父的死，早已鬨傳武林，你們還以爲是悶在葫蘆裏呢！栽定我是兇手，我實在寃枉；妳要逼着我動手，我也沒辦法！不過在動手之前，咱們得先說好。」

龍舌劍江雪心道：「說甚麽？」

酒瘋子道：「我不碰妳的頭髮，妳也別碰我的葫蘆。」

說着，輕佻的笑了，道：「因爲，女人一頭秀髮，比她生命還重要；而我，寧願讓人打破腦袋瓜兒，可別打破我的酒葫蘆。」

龍舌劍江雪心沉聲道：「姑娘就如你的願。」

出手兩道寒光，果然盤點酒瘋子的門面，其勢銳疾，迅如閃電。

酒瘋子直挺挺的向後倒身。

龍舌劍江雪心如脫弦之矢，颼的自瘋子頭頂竄過。

酒瘋子挺起身，陡然感到背心一縷陰寒，忙側身閃避，黃影一閃，龍舌劍江雪心擦身掠過，劍鋒劃過酒瘋子的衣衫。

酒瘋子迅速出手在龍舌劍江雪心背脊處一點，笑喝道：「這一招還眞像盧南平傳授的。」

龍舌劍江雪心未再轉身撲襲，嬌軀搖搖欲墜。

酒瘋子搶上去一把托住，笑道：「江姑娘，這妳可不能怪我酒瘋子。脾氣大，功夫却不大的人，早晚是要倒霉的。哈哈！哈哈！」

酒瘋子輕輕一擱，把她扔上背去。他朗聲大笑着，一縷輕烟似的朝遠處奔去。

× × ×

北芒山的早晨，春霧濃似海，一片田園景象的竹籬茅舍。

到這片山窪的田舍去，幾乎看不出路徑，只有崎岩荒草間，一條人跡稀疏的荒徑。

却就在這陽光尚未驅散佈滿濃霧的大早，一個青衣少年，走上北芒山，沿着那荒僻的山徑，向山窪的田舍奔去；只有他孤獨的一個人，沒有同伴。

剎時間他已到田舍前。田舍前一個青衣小僮，兩條髻髻拴着兩個大大的紅繩套；他在餵一些野獸。鹿、兔、獐、猿、熊、虎、獅、豹，都在他身邊。

青衣少年到小僮身後，小僮並不理會。青衣少年咳了一聲，小僮沒聽見似的，不曾回顧。

青衣少年吭聲道：「小哥，這裏是淨心園嗎？」

小僮仍不曾回顧，道：「是。」

青衣少年以爲這小僮是瞎子，轉到他身前一瞧，却是好好的一雙眼，拱手道：「請問，北芒盲叟金靈子老前輩住在這裏嗎？」

小僮仍只顧餵着羣獸，道：「是。」

青衣少年道：「請向金靈子老前輩通稟一聲，崑崙派的徐元平求見。」

小僮道：「不在。」

徐元平沉吟着坐在一塊大石頭上，無奈的道：「那我就等他回來吧！」

小僮道：「你快走吧！我師父不會回來的。」

徐元平詫異的道：「爲甚麼？」

小僮道：「他根本沒出去。」

徐元平十分氣憤小僮愚弄自己，厲聲道：「那你爲甚麼說他不在？」

小僮白了徐元平一眼，冷冷的道：「我師父不在是大家都知道的，你問已經是多餘了。」

徐元平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小僮道：「我也不知道是甚麼意思，不過打我第一天到這裏，我師父跟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有人找我，告訴他我不在。」

徐元平道：「家師盧南平與尊師有厚交，你進去稟一聲，說不定他會見我。」

小僮道：「我師父厭惡世事，自挖雙目，取個眼不見爲淨，命這裏的田舍爲淨心園。打我到這裏，還沒見師父會過客。你死了這條心吧！」

徐元平冷然的瞪着小僮道：「你當眞不傳？」

小僮笑望着徐元平，道：「你要闖進去嗎？」

徐元平道：「這是你逼我的，不能怪我。」

小僮收斂起笑容，道：「很可惜。看你比我大不了幾歲，爲甚麼在這裏苦苦的尋死呢？」

徐元平瞟了青衣小僮一眼，掠身已飄到柴扉前。

青衣小僮却像影子一般，隨着已到柴扉前阻着徐元平的去路，臉上露着從容的微笑。

徐元平當眞沒看出來，這一個不過十幾歲的小僮，竟有這樣好的輕功。

就在青衣小僮不曾防備時，徐元平伸手推」一掌，喝道：「閃開。」

小僮匆忙之間接下這一掌，登時被震出十步之外，紅潤潤的小臉蛋上立刻泛起白色。原來徐元平這一掌竟用出九成功力。小僮不曾想到他下手如此之狠，驚愕之餘，木然的望着徐元平。

徐元平閃身闖入宅內。驀然，一枝細竹竿，已從身後悄然的放在他的肩上，一股無比強韌的力道從那根細竹竿上直壓下來。徐元平轉身揮掌。

那根細竹竿陡的一提，徐元平尚未看到身後究竟是何等樣的人物，早已被撥出十餘步外，跌倒在地上。他仰面一瞧，原來是一個矮瘦的老頭，禿頭的腦殼，油光淨亮。白白的兩條眉毛，隱隱約約的遮着眼睛。說眼睛可也不能算是眼睛，因爲只是兩塊黑亮的疤孔，面色森冷的對着徐元平。

徐元平驚異的道：「是金老前輩？」

北芒盲叟金靈子冷然道：「你趕快走吧！」

徐元平躍起身，道：「我是……」

北芒盲叟金靈子厲聲道：「我不要知道你是誰，你走。」

徐元平道：「老前輩跟家師崑崙掌門盧南平有舊，家師遭害，難道老前輩袖手不管嗎？」

北芒盲叟金靈子冷冷道：「那是幾十年前的事。現在，我沒有朋友，也沒有仇人；武林中的事，眼不見爲淨。」

徐元平道：「老前輩縱然不管這件事，請教老前輩幾個問題，總可以吧？」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如果你非說不可，那你就快說吧，越短越好。」

徐元平道：「請問，當今武林有那幾位前輩能有置先師於死地的本領？」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有三個人。」

徐元平道：「誰？」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嵩山雙俠：黃雲度、麥羅德，和……我。」

徐元平道：「沒有其他的人了？」

北芒盲叟金靈子沉思道：「有，這個人也有幾十年沒在武林露面了。」

徐元平道：「誰？」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蕭敖，人稱江湖客。此人居止無常，性情無常，雖然生了一副英俊瀟洒的儀表，却是個終年浪跡江湖的怪人。」

徐元平道：「誰能用一把斷了的鐵劍殺死先師呢？」

北芒盲叟金靈子廢然地道：「沒有人能。」

徐元平道：「誰會？」

北芒盲叟金靈子頗不耐煩的道：「我已不聞世事數十年，是不會的。你去問別人吧！」

徐元平道：「嵩山雙俠在先師被害的前天，還到崑崙去過，且與先師過從甚密，當也不致出此策。」

北芒盲叟金靈子道：「那你就去找江湖客蕭敖去吧！不過，我要告訴你，你師父在武林中如果還有一個眞正的朋友，那就要算是蕭敖了。」

徐元平道：「我來時，和師妹江雪心曾以鐵劍誘仇家現身，不料鐵劍被一個怪老頭取去了。」

北芒盲叟金靈子冷然道：「那你就去找他吧！」

他不問怪老頭的來歷、模樣。他更不問龍舌劍江雪心去了那裏。

徐元平面對這樣一個心如木石的老人，實在也無話可說了；他瞟了青衣小僮一眼，轉身匆匆奔去。他甚至沒說一聲再見，也沒道一聲打擾。

北芒盲叟金靈子雖然依舊漠然的木立

着，但從他臉上的神情微妙變化看來，似乎在他心靈深處已掀起一縷隱隱的哀傷。

× × ×

潞王墳。暮色暉暖，柳月初昇。

在這荒凉的古墳上，翁仲石馬，古木松濤，雖然是春日的薄夜，却有深秋的蕭瑟。除凄凉之外，令人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驀然，在石人之間，有一個人在緩緩的移動。

他似乎是徘徊，又似乎是期待。他不時的向四方張望着，不停的搓着手。陡然在蒼茫中一條人影迅疾的從遠處飛掠而來；他歡欣若狂的迎上去，遙喊道：「師妹，妳可把我等得急死了，怎麼這時候才來呢？」

他自然是徐元平，來的又是誰呢？人還未到跟前，先傳來一陣嘯傲的笑聲，徐元平發覺有異時，那人已近在咫尺。儘管是在薄夜，也已看到他那紅彤彤的酒糟鼻子。

徐元平詫異的道：「是你？」

酒瘋子一陣笑，道：「不是我又是誰？你還在等你師妹江雪心是吧？小伙子，她不來啦！你要是找她就跟着我走吧！」

徐元平按劍退步道：「她在那裏？」

酒瘋子道：「你別管她在那裏。去還是不去？」

徐元平道：「我怎麼知道你說的是眞話？」

酒瘋子抓起葫蘆仰脖子喝了一大口酒，鼻子陡然顯得更紅，瞪着徐元平道：「你這話問得有理，可是我也給你找不出舖保作證；不過，要是我不知道她在那裏的話，又怎麼知道你在這潞王墳等她呢？」

徐元平冷然道：「你買鐵劍何用？」

酒瘋子面色一沉，道：「因爲鐵劍是我的。」

徐元平冷笑道：「哼！你不配。」

酒瘋子含笑問道：「你怎麼知道我不配？」

徐元平吶吶道：「這……這……。」

酒瘋子緊逼着道：「難道你知道鐵劍主人是誰？」

徐元平道：「我雖然不知道鐵劍的主人是誰，可是北芒盲叟金靈子跟我說，武林中只有四個人有本領殺死我師父，其中沒有你。」

酒瘋子道：「那四個人？」

徐元平道：「嵩山雙俠黃雲度，麥羅德，江湖客蕭敖，還有他自己。」

酒瘋子狂笑道：「那老東西還沒死啊？他幾十年前就是個睜眼瞎子，一生氣自挖雙目，乾脆作了個名實相符的瞎子，他的武功確實有驚人的地方，可是他的話，你却一句也不能聽。」

徐及元平道：「爲甚麼？」

酒瘋子道：「瞎子的話，豈不是瞎說嗎？怎麼能聽呢？」

徐元平道：「依你看，能有本事殺我師父的，又有誰呢？」

酒瘋子道：「只有一個人。」

徐元平道：「誰？」

酒瘋子指着自己冒着紅光的酒糟鼻子，含笑從容的道：「我。」

徐元平訝異的道：「你。」

兇手似乎不該指出自己的。

酒瘋子直認武林中只有他有本事殺死崑崙派盧南平。言下之意，殺死崑崙盧南平的兇手這份榮譽，除他之外，武林不作第二人想。

酒瘋子道：「北芒盲叟金靈子是往自己臉上貼金，他也許有殺崑崙派掌門人盧南平的心，可是，他沒有那個本事，如果有那個本事，當年他就不會自挖雙目，躲到北芒山等死去了！」

徐元平道：「難道他挖目歸隱和家師有關係嗎？」

酒瘋子道：「何止有關係，就是爲了你師父。」

徐元平道：「我師父只說他和北芒盲叟金靈子是舊交，却沒聽說過有這段過節兒。」

酒瘋子道：「那你就聽聽吧？這事除了我酒瘋子，沒人願意說的。」

徐元平拱手道：「晚輩聆教。」

酒瘋好仰望着星空，沉思，回憶，從他佈滿惆悵的臉上，不難看出他心裏起伏於多少不堪回首的往事。

他抓起酒葫蘆喝了一大口，把滿腹心思作餚，一古腦兒吞下去，長長吐出了一口酒氣道：「數十年前，八卦邪教興起，雄霸中原，威脅武林，無人敢與抗衡。當時，有三個青年人想清除八卦教，重振武林聲威。」

徐元平道：「這三個青年人，想必就有我師父和金靈子。」

酒瘋子道：「是。」

徐元平道：「還有一位，不用說是你嘍！」

酒瘋子瞟着徐元平，微笑着道：「你很聰明，但是聰明人也有愚蠢的時候；你猜錯了。」

徐元平怫然的道：「那麼是誰？」

酒瘋子道：「說你愚蠢，其實你也用不着生氣，人都有愚蠢的時候。」

徐元平冷然道：「到底是誰？」

酒瘋子說道：「一個女孩子——鐵雲姑。」

徐元平訝異的道：「是我師母！」

酒瘋子道：「那時候，還不是你師母呢！」

酒瘋子頓住語氣，坐在一個斷了的石龜上，打量一眼荒凉的曠野，道：「依金靈子的意思，要以武力解决八卦教，你師父却要身入虎穴，去說服他們改邪歸正，表面上是八卦教的事，實際上是爲了鐵雲姑。」

徐元平道：「爲甚麼？」

酒瘋子笑道：「你該知道，青年男女的糾紛，八成離不了愛情。」

徐元平道：「爲甚麼我該知道？」

酒瘋子道：「因爲那時你正在年輕的時候。」

徐元平定神色道：「後來怎樣了？」

酒瘋子道：「金靈子說，八卦教那批傢伙，人不死心不改，要是我說的不對，算我白長了一雙眼，我自己挖掉，向你道歉。」

徐元平道：「我師父怎麼說。」

酒瘋子道：「你師父沒說話，一個人提着劍就走啦，到晚上回來，遍體鱗傷，不過，八卦教却眞的被他說服了，鐵雲姑

佩服你師父的勇氣與魄力，就嫁了他。」

徐元平道：「金靈子呢？」

酒瘋子說道：「他一氣之下，說：眼不見爲淨，倒虧他眞有志氣，果然自挖雙目隱居在北芒山中，成了現在這種德行，他叫他那座破草房，是淨心園，其實，他心裏一點也不淨，老忘不了他那兩顆眼珠子。」

徐元平道：「前輩這麽說，家師定是他害死的了。」

酒瘋子頷首道：「八成。」

徐元平道：「旣是這樣，我們就該公告武林，共同聲討。」

酒瘋子道：「沒有實證啊！」

徐元平憤然的道：「武林中講的是正義，何必一定要實證。」

酒瘋子道：「你不必着急，這事不久定會水落石出，跟我走吧！」

徐元平道：「我爲甚麽要跟你走？」

酒瘋子道：「去找你師妹呀！」

徐元平道：「我怎麽知道你說的是眞是假？」

酒瘋子眼珠朝四野裏一瞟，陡的站起身，道：「眞假你都得信，咱們沒時間鬥嘴，快走。」

徐元平突然撤身吐劍，施出個門戶，冷笑道：「酒瘋子，你妄想，我師妹生性火烈直爽，你或許能騙得了她，我徐元平在武林中人稱夜貓子，你這點詭計是套不住我的，你要是眞有本事，就亮出來！不然，我可沒空兒跟你窮磨牙，咱們就後會啦！」

徐元平說話之間，飄身掠出數丈之外，縱身疾走，突然，一陣傲嘯的狂笑，酒瘋子就停在他前面。

徐元平轉身急奔，方奔出兩步，陡然身後一股勁風，一隻手已搭在他肩上，徐元平不暇回顧，揉身迴避，同身一劍，施個蒼鷹振翅，劍勢自下而上，迅疾險絕。

來人喝聲道：「好劍！」

手部依然搭在徐元平肩上。

徐元平旋身一瞧，一條人影陡的自身後掀起，如輕烟一般，越過徐元平肩頭，當他落在徐元平身前時，徐元平方看清依然是酒瘋子。

徐元平狠聲道：「你殺死我師父，還想根除我師兄妹，實在是惡毒！」

酒瘋子一陣笑，道：「虧你還是夜貓子，如果是，不知該笨到何種程度。」

兩人本隔着十步的距離，酒瘋子說話之時，飄身已到徐元平身前。

徐元平要飄身吐劍，酒瘋子雙手一擧，在徐出平面前一幌，徐元平但見無數酒瘋子的掌影，使得他眼花撩亂，正待避走時，身上已經被酒瘋子連點了三處大穴，登時動彈不得。

徐元平望着酒瘋子，酒瘋子還望着黑暗的四野，側耳傾聽片刻，正色道：「咱們快走吧，有痲煩啦！」

酒瘋子抓起徐元平往肩上一扛，撒開大步急走。

在黑暗的遠處，驀然出現兩條身影，疾射而來，刹時已在酒瘋子前頭。

酒瘋子頓住步，愕然的道：「咦？是你們兩個？」

來的是甚麽人？顯然酒瘋子認識他們——嵩山雙俠：黃雲度、麥羅德。兩人把酒瘋子打量了一眼，彼此遞了個眼色。

黃雲度冷然道：「你閣下想必就是江湖上傳說的酒瘋子了？」

酒瘋子頷首微笑。

麥羅德憤聲說道：「只聽說你在江湖上借酒裝瘋，想不到殺死盧南平還有你一份。」

酒瘋子道：「這可是天大的寃枉。」

黃雲度厲聲道：「管你寃枉不寃枉，把人留下。」

酒瘋子含笑道：「留給你們也沒用，還是給我帶走吧！」說着撤步便走。

嵩山雙俠陡的截在他的身前，阻着去路。

酒瘋子怒道：「怎麽着？一定要動手嗎？」

黃雲度道：「問你兩句話，如果你肯老老實實的說，咱們也未始不可以交個朋友。」

酒瘋子道：「嗨！提起朋友二字我就寒心，盧南平朋友滿天下，死得不明不白，沒見那個朋友出面，只有兩個毛孩子到處瞎撞，朋友啊，還是少交爲妙，有甚麽話，你就快說吧！」

黃雲度道：「眞人面前，不說假話，你的眞實姓名說出來我們聽聽。」

酒瘋子道：「眞實姓名本是有的。」

麥羅德正色道：「說廢話，那有人沒姓名的？」

酒瘋子聳了聳肩上的徐元平，從容道：「話雖是廢話，可也不能不說清楚，要不二位還以爲我本來就是沒姓名的呢！」

麥羅德道：「快說。」

酒瘋子嘻嘻一笑道：「快慢都說不出來，酒醉了幾十年，早把它給忘記啦！」

麥羅德嗖的拔劍，道：「你少裝瘋賣傻，我們哥兒倆不吃你這一套。」

酒瘋子仍是嘻笑着道：「我又不是開飯舖，你可以拿着菜單點，想歡吃那一套，就點那一套好了。」

麥羅德氣得忍無可忍，斂氣吐劍，向酒瘋子刺去。

酒瘋子身形一幌，已然避過，掠身向遠處疾奔。」

嵩山雙俠同時掠起身形，望着酒瘋子的身形追去。終因酒瘋子肩上多扛了個徐元平，脚下自然差些；刹時，已被嵩山雙俠追及。

酒瘋子停住步，道：「你們這麽窮追，到底還有甚麽話說？」

黃雲度道：「盧南平是你殺的？」

酒瘋子搖頭道：「不是。」

麥羅德焦躁的道：「如果不是你殺的，你要那鐵劍幹甚麽用？」

酒瘋子道：「此乃是拘魂法。」

麥羅德道：「拘的是甚麽魂？」

酒瘋子道：「我這人有點好處，一向不打擾死人；自然不是拘盧南平的魂，我要拘的是兇手的魂。」

黃雲度白了酒瘋子一眼，道：「欺人之談。」

酒瘋子正色道：「並非欺人，已經拘到了。」

麥羅德道：「是誰？」

酒瘋子道：「說出來有點不好意思，

就是你們哥兒倆。」

黃雲度大怒道：「你一派胡言。我們哥兒倆跟盧南平乃是朋友，他被害的前晚，我們哥兒倆還拜訪他，暢談達旦。」

酒瘋子道：「我就知道這件事非朋友辦不了的。天下還沒有人能以這把銹鐵斷劍，殺死盧南平。」

黃雲度道：「我們有甚麽理由殺死他呢？」

酒瘋子接口道：「有。」

嵩山雙俠同時氣急的道：「說。」

酒瘋子退了幾步，把徐元平放在地上，直起身喘了口氣，衝着嵩山雙俠神秘一笑，道：「請問，你們暢論達旦，談些甚麽？」

麥羅德道：「劍術。」

酒瘋子道：「談到崑崙派劍法嗎？」

黃雲度道：「自然。」

酒瘋子道：「想看崑崙派盧南平獨創的崑崙劍譜嗎？」

麥羅德道：「武林人誰不想看。」

酒瘋子道：「看到了嗎？」

黃雲度道：「任何人都沒有看過。」

酒瘋子冷冷一笑，道：「可是，崑崙派盧南平死後，崑崙劍譜不見了。」

嵩山雙俠同聲道：「你是說我們哥兒倆爲奪劍譜，殺死了盧南平？」

酒瘋子道：「是與不是，不久便知。」他說完話，抓起徐元平往肩上一扛，擧步要走。

麥羅德擧劍逼着酒瘋子，道：「你話沒說清楚是走不了。」

酒瘋子道：「你們如不怕，就等着瞧吧！我會將事實公諸武林的，除非我也死去，這便成了千古不白的無頭公案。」

黃雲度也擧劍逼近，喝道：「把徐元平留下來。」

酒瘋子道：「辦不到。」

麥羅德清嘯一聲，掠身而起，揮劍刺酒瘋子期門大穴，酒瘋子幌身避過。黃雲度欺身逼近，橫劍掃酒瘋子中盤。

酒瘋子避過麥羅德一劍，隱然感到身後一縷勁風，雙脚稍一着力，斂氣拔身，凌空擰腰，向斜處飄出兩三丈之遠，落地放下徐元平，面對着嵩山雙俠，道：「你們哥兒倆眞要逼我酒瘋子動手？」

黃雲度道：「你留下人就放你走。」

酒瘋子狂笑道：「我瘋子要走便走，用不着誰放行。」

說着，在腰裏輕輕一拉，扯出一根舊痲繩樣的東西，軟綿綿的。嵩山雙俠當眞的還不知道是件甚麽武器，更說不上來這件武器是誰使的了。

不過武林中人對於使用奇異兵器的人，總是存着幾分戒心。何況他們已交手兩招！自然，嵩山雙俠也看得出來，酒瘋子不是等閒的人，兩人使了一個眼色，登時一聲大喝，繞着酒瘋子緩步游走。

酒瘋子站在中間，眼角瞟着二人。突然，嵩山雙俠一個倒轉身，麥羅德激射而起，劍光森寒逼人，襲向酒瘋子啞穴，酒瘋子閃頸避過，出手搭麥羅德的右腕。

酒瘋子出手奇詭，麥羅德已閃避不及，黃雲度却在這時，吐劍遞進酒瘋子右脅，點近右肋腹結，使酒瘋子不得不棄了麥羅德，掠身避過黃雲度乘隙出手的冷劍。

可是，當酒瘋子飄落在十步之外時，不意，兩道森寒的劍光同時襲到，把酒瘋子罩在兩股劍氣之下，使他無從遁形。

酒瘋子挫身，一抖手中兵刄，一條繩索突然賁張，如鐵棒一般敲在嵩山雙俠脚踝上。

嵩山雙俠雖然顧到身份，不曾呼叫，但澈心的痛楚，使他二人蹲地動彈不得，也只有咬着牙齒強忍的份兒。

酒瘋子回頭一笑，却沒有乘人之危的意思，他走到徐元平身邊，伸手抓起，扛在肩上，向嵩山雙俠一笑，道：「二位，對不起。我酒瘋子如不給你二位略示薄懲，以後找痲煩的會越來越多，就不能走黑路了。」

嵩山雙俠望着酒瘋子，說不出一句話。酒瘋子揹着徐元平一陣風的急馳而去。

× × ×

黑夜。酒瘋子揹着夜貓子徐元平，疾行於崇山峻嶺間。徐元平心裏明白，旣不能動彈，也不能開口。

經過很長的一段路程，徐元平突然聽到遠處傳來一陣鷄鳴，他看一看天空，雖然星月依舊，天空却透出一抹魚肚白，顯然天快亮了。

夜貓子徐元平暗中一驚，這酒瘋子怎的會猜中自己的心事？看來他外表雖然瘋瘋顚顚，痴痴呆呆，倒還是個七竅玲瓏的人物呢！

在一處懸崖下，酒瘋子頓住身，仰望着。這處懸崖甚高，徐元平想不出瘋子揹着自己如何能登上去。

酒瘋子突然大笑說道：「別担心，這是我酒瘋子的家，每天都要走兩趟的。」

說話之間，果然雙脚微挫，拔身而起。他雖然揹着一個人，却還是那樣的身輕如燕，在武林中眞是罕見的輕功。拔起三、四丈高，却還只在懸崖的中間。

酒瘋子熟練的在懸崖中間突出的一個石苞上脚尖只輕輕一點，人如一縷輕烟颺的飄上崖頂。徐元平說不出話，暗中却也不禁讚佩。

酒瘋子把徐元平放在地上，道：「小伙子，你到了這兒，算是到了地頭啦！誰殺死盧南平的？我酒瘋子明白，任他魔道萬丈，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徐平元陡的一震，感到這酒瘋子週身都透着殺氣，威勢逼人。酒瘋子突然伸手在徐元平背上輕輕一揣，解開了徐元平被鎖着的穴道。

徐元平心懷怯意，回顧道：「前輩，我師妹現在在那裏？」

酒瘋子含笑道：「你自個找吧！」伸手一推，徐元平一則被鎖着筋骨許久，週身死板板的；二則根本不曾防備酒瘋子這一掌；一時立身不住，直向前跌衝出去。

四五步外的草叢裏，便是一處無底黑穴，黑洞洞的，像惡魔呑噬人的巨口，夜貓子徐元平衝到洞口，努力想收住身勢，閃了幾閃，幌了幾幌，終於還是留不住脚的跌了進去。

在這生死的當口，他想些甚麽，沒有人知道。却從洞穴裏傳出一聲悽慘、恐怖的驚呼：「啊！」

× × ×

夜貓子徐元平被酒瘋子推下黑穴，人

如斷了綫的風箏，却不是往上飄，而是直往下墜。

他歛神穩住身勢。他內心鎮定的想着，縱然要死，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又何必張惶呢？撲通一聲，他摔倒在地上。

跌得够痛，却並不十分的嚴重，因爲黑穴洞底都是鬆軟的泥土，並非堅石，如果是石頭底，那可眞要粉身碎骨了。他愣然一陣，仰望着洞口一點的天。

這黑穴當眞的很深。但是穴底却像葫蘆一般的張開來。究竟有多大，黑洞洞的，伸手不見五指，徐元平半天還是看不出。他緩緩的站起身，撒望着四週。

黑沉沉的，看不到任何東西。聽，這黑穴裏死寂得無一點聲息。

他仰望着高不可及的洞口，陡然興起一陣傷感，想不到自己正在英年，竟死在這千古無人知悉的黑洞裏。

可是，他又想不過，酒瘋子如要他死，眞是易如反掌，爲甚麽要揹這麽遠，把他扔在這黑洞裏？如要他活，他實在還看不出在這黑洞裏，還有甚麽活路？

他思忖着。他徘徊着。他探索着移步摸索週匝。突然，身前一縷勁風，他要迴避已來不及，森寒的劍氣，逼指在他的乳根大穴上。

一個女子聲音嬌喝：「不要過來。」

夜貓子徐元平驚震的止住步。接着，他鎮定下來，輕佻的道：「怎麽？監牢裏邊有老大，這個死洞裏頭也有老大呀？」

指在他身上的劍收回去了。那女子興奮詫異的道：「是你，師哥！」

徐元平這才聽出果然是龍舌劍江雪心的聲音，喜出望外；雖然彼此看不見，摸索着握着她的冰冷的雙手，他的心陡然酸楚起來。

他哽咽着道：「師妹，我眞高興，想不到臨死時，我們還能死在一起。」

龍舌劍江雪心道：「我已經待在這裏三四天了。因爲分不出白天晚上，我也弄不清楚確定的日期。」

夜貓子徐元平逼近身去，雙手緊握着她的香肩，憐惜的道：「師妹，都是我不好，害妳受苦了。」

江雪心抽泣道：「這怎麽能怪你。這只怪當初我們學藝不精，如今不但師仇難報，反落在人家手裏，受這樣的苦楚。」

夜貓子徐元平道：「妳是怎麽到這裏來的？」

江雪心說了自己的遭遇，不禁唏噓一陣，道：「嵩山雙俠到這裏來，也沒辦法救我出去；我請他們去潞王墳通知你，免得你落入酒瘋子手裏，難道他們沒去？」

徐元平慨嘆道：「去晚了。」

江雪心道：「酒瘋子把我帶回來，要我在這裏等着，他去找尋殺死師父的仇人，我才把跟你在潞王墳的約會告訴他。」

徐元平恍然道：「難怪他知道！」

江雪心道：「後來嵩山雙俠到這裏來，他們告訴我那酒瘋子古怪離奇，不可靠。因爲師父死的前夕和嵩山雙俠在一起，如今師父遇害崑崙劍譜又失踪了；這件事如不澄清，他們兩人背着很大的嫌疑。」

徐元平沉吟着道：「他們以爲是誰做的？」

江雪心道：「八成是那個酒瘋子。」

徐元平點點頭，道：「嗨！我看也是這樣。那老東西借酒裝瘋，以呆行詐，說不定他在武林中還有甚麽陰謀呢！要不然，怎麽從不告人他的來歷。」

龍舌劍江雪心躊躇道：「可是我們現在陷身在這死洞裏，又有甚麽辦法呢？」

徐元平毅然道：「我們設法逃走。」

江雪心道：「這是最重要的。」

徐元平道：「然後，殺死酒瘋子，爲師父報仇。」

龍舌劍江雪心道：「這可不容易，酒瘋子的武功你我望塵莫及，就是師父在世，也未必就能奈何得了他。我看，這個得從長計議。」

徐元平拍着胸膛，道：「我們雖然不能力敵，但可以智取。」

江雪心道：「如何智取？」

徐元平道：「這個妳不要問，一切由我來辦。」

他唏噓感慨的道：「師妹，報了師父的大仇，我們倆就遠離中原，尋一處清靜的神仙境界，白頭偕老，享受人生的樂趣。武林中實在不是寄身的地方，以師父的武功德望，竟還落得這樣的下場。唉！」

龍舌劍江雪心道：「師父大仇未報，何能談到兒女之事。」

徐元平激動的緊擁着江雪心的身軀，顫聲道：「師妹，同門數年，難道妳還不知道我對妳的情感是如何的深厚？」

江雪心推開徐元平的身體，道：「我知道，謝謝你對我這樣好。你知道女孩子被男孩子追求時總是高興的，可是……」

徐元平感動的道：「可是甚麽？」

江雪心道：「我們年紀還輕，你何必那樣着急呢？」

徐元平頹喪的道：「我知道，並不是我們年紀輕，而是妳對我的感情，沒有我對妳那麽深。」他說這話時，幾乎是要哭出來。

江雪心畢竟是個女人，一個爲愛自己而痛苦的人，在自己面前傾訴時，總難免是要有點心軟的。於是，她自然的伸出手，緊握着徐元平的手，柔聲道：「師哥，你不要難過。你知道師父在世時，就不讓我們這樣的。」

徐元平冷冷的道：「那是因師父太寵愛妳啦！」

江雪心聽了這話，芳心大爲不悅。她立即縮回自己的手，厲聲道：「你怎麽這樣說話？難道師父那一點虧待了你！」

徐元平憤聲道：「沒錯。」

龍舌劍江雪心從他語氣中已覺出了他內心的怨憤，說道：「你不該對師父心存怨懟的。」

徐元平道：「我那裏敢。」

江雪心怫然道：「你如果對師父存着怨懟之心，報仇的事，你就不必管了，咱們各走各的路。」

徐元平溫和的道：「再怎麽樣，師父總歸是師父，我只是嘴上說說，心裏怎麽敢責怪他老人家。妳也不要生氣，我們還是想法子逃走要緊。」

江雪心仰望洞口的一綫天，道：「這麽深的洞穴，憑你我的輕功縱掠不出，而且洞口又大，兩頭撐不着，爬也爬不出，還有甚麽法子？」

徐元平眼珠一轉，含笑說道：「辦法是有。」

江雪心面色微微一沉，道：「有法子就快講啊！在這生死節骨眼兒上，你還賣甚麽關子！」

徐元平道：「妳得要胆子大點。」

江雪心毅然的道：「我生死不懼。」

徐元平道：「我們連縱掠帶爬，就可出去了。」

江雪心會神的傾聽，却不料徐元平竟會說出這樣個笨法子，失望之餘，冷然的道：「好吧！師哥，你先走。」

徐元平道：「不，我們一起走。」

江雪心聽他說得一本正經，黑暗裏白了他一眼，嗤之以鼻的道：「我可沒有那麽好的本事。」

徐元平道：「妳有。」

江雪心道：「那還要師哥傳授呢！」

徐元平道：「我這就告訴妳吧。」

突然，在黑暗中他緊緊握住了江雪心的手，向身邊拉。

江雪心掙了掙，却沒掙脫，登時羞得芳心凌亂，喝道：「你放手啊！」

徐元平輕佻的道：「我不能放。」

江雪心焦急道：「你究竟做甚麽？」

她說這話時，實際上自己心裏早已有了答案。她感到自己臉在發燒，一顆心狂跳得幾乎從口裏蹦了出來。

徐元平道：「我要帶妳走。」

她用力掙扎着，却仍未掙脫。徐元平似乎用出週身力氣，在緊握她的手。

江雪心憤然的道：「你妄想。」

徐元平道：「怎麽？妳不想逃走？」

江雪心道：「我要逃走，但不附帶任何條件。」

徐元平輕笑道：「師妹，妳想到那裏去了；難道我是乘人之危的人嗎？」

原來江雪心自己會錯了意，倒使她又是一陣羞赧；好在是在這黑洞洞的死穴裏，任她的粉臉紅一陣白一陣，也沒有人能看得見。她緩聲道：「師哥，你放手。」

徐元平道：「我們緊拉着手，才能逃出這個死亡洞。」

江雪心道：「爲什麽？」

徐元平道：「妳沒看到嗎？這個洞是葫蘆洞——底大；我們拉緊手，向上拔掠，縱掠到洞口的小一點兒的地方，分開身，各人用脚蹬着身後的洞壁，中間撐着手，慢慢的向上移動，便可以逃出洞去。」

江雪心興奮道：「果然是好主意。」

徐元平也得意的道：「要是連這個主意都沒有，那怎麽稱得上夜貓子呢！」

江雪心道：「喲！這一說你行，你倒當眞的喘起氣來了。」

徐元平道：「難得師妹誇奬我。」

江雪心道：「好了，我們試試吧！」

他倆人站好身，拉緊手，再望望洞口的一綫天。

徐元平道：「好了嗎？」

江雪心道：「好了。」

兩人都在調息歛氣。都仰望洞口。

徐元平沉聲喝道：「走！」

兩人同時拔身掠起。看看到洞口縮小處，徐元平沉喝道：「好。」

兩人分身，同時向後蹬。却聽得啊唷一聲喊，噗通一聲，兩人又跌在洞底了。

許久，沒人說話。終於，江雪心道：「都是你的好主意！」

徐元平道：「主意是不錯，只差一點，再試一次，我們會成功的。」

江雪心道：「但願你說對了。」

徐元平伸手拉起江雪心，道：「起來，鼓起勇氣。」

江雪心站起來，深深吸了一口氣。

徐元平道：「好好的調息一番，這次我們要拔掠到最高處，再分開。」

江雪心道：「我聽你的。」

靜靜的有片刻之久——他們面對着面，手拉着手，彼此却聽不到，也感覺不到對方絲毫的呼吸；因爲他們根本沒有呼吸，他們在作內呼吸的歸元功夫。

徐元平喝道：「走！」

兩人倏的拔身而起。他們像一陣旋風似的離開了洞底，一直到他們體能極限的最高處，身體要下墜時，徐元平沉聲喝道：「好。」

他們分身同時向後蹬。果然，他們靠手脚的支撐，卡在洞中間。他們望着不高的洞口，臉上現出了微笑。

徐元平欣慰的道：「走！」

他們的手支撐在中間，脚却同時向上移動，一步步接近洞口，也一步步的接近成功。到了洞口，徐元平喝道：「起！」

兩人脚尖一點，飄身掠起，竄出洞口，擰腰斜出十餘步外，落身在距洞口十餘步的地方。各人吸了一口氣，不禁有絕處逢生的欣喜。看看天色還是在凌晨的光景，山野裏朦朦朧朧，山泉淙淙，林木隱隱，野花撲鼻的香味，鳥兒悅耳的叫聲，使人有出塵之感。（以下轉入第壹壹二頁）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查四被金龍堂主從郭莊擄走，沈勝衣完全不知道，安心去取金龍堂的花名册，跑折了九匹馬，終於來到了泰安縣城，總算到了桃花庵所在地，被一個穿青衣的書生截殺，原來此人是金龍堂主的四大男妾之一，他和貴妃奉堂主之令趕來取回花名册，卒被沈勝衣殺掉，桃花林裏還站着一位少女，沈勝衣知是金龍堂主女兒紅綾姑娘，上前行禮，將查四交給他的金釵作爲信物，向紅綾索取花名册，紅綾事前已答應查四的要求，現在見沈勝衣持有信物來取，正想將花名册收藏的地方說出，沈勝衣連忙制止，原來貴妃的手下偸聽，貴妃見事敗只好逃去……

撤離桃花林　長老受懲罰

紅綾看看沈勝衣，沈勝衣搖頭。「不能追，這個人比霍青要狡猾。」伸一手接道：「我們該往那個方向走？」

紅綾會意，伸手在沈勝衣掌心以指寫了一個西字，還要寫下去，沈勝衣手掌突然握回，仰首望去。

紅綾循目望去，只見那邊一株高樹上，頭下脚上，蝙蝠也似的倒吊着一個人，赫然是貴妃。

一見二人望來，貴妃身形立即風車般一轉，變回頭上脚下，立在橫枝上，嬌笑道：「好利的眼睛。」

沈勝衣道：「好高的輕功。」

貴妃道：「我身子窈窕，腿長腰細，原就是練輕功的材料。」

沈勝衣道：「高樹上風大，莫教給風吹下來。」

話口未完，貴妃已掉下來，才掉下丈許，雙袖一展，又一隻飛鳥般飛去。

沈勝衣看着，道：「這個人不知是那一派的弟子，輕功竟然練到這個地步。」

紅綾道：「不知他有沒有瞧到我寫的那個字？」

這句話出口，她才發覺手仍然在沈勝衣掌中，嬌靨一紅，忙抽回來。

沈勝衣目光一轉，道：「我們就往這個方向走，路上看情形再作決定。」

紅綾自信的道：「他們是絕不會知道我將花名册藏在什麼地方。」

沈勝衣點頭，向坐騎走去，那匹馬看來仍然很好，可是到他走近去，一手搭上馬鞍的時候，突然「希聿聿」一聲，倒了下去。

紅綾不由自主四顧一眼，並無發現，沈勝衣即時道：「不是暗器。」

「那是什麼？」紅綾大感詫異。

那匹馬這個時候前半截身子的肌肉已抽搐起來，不住的顫抖，沈勝衣手指馬頸上的一個銅錢大小的紅印，道：「這是指傷。」

紅綾更詫異，沈勝衣道：「看這匹馬的反應就像給人封了穴道一樣。」

紅綾道：「馬也有穴道？」

「應該有的，江湖上有一個門派傳說專門研究點穴，旁及各種獸類。」

「沒聽過。」紅綾搖搖頭。

「那是天殘門，據說門下的弟子都必須是身上有缺憾的人。」

「難道貴妃……」紅綾的臉不由又一紅。

「方才就只有他從這匹馬旁邊經過。」沈勝衣接道：「天殘門另一種武功飲譽江湖的就是輕身提縱。」

紅綾點頭道：「還有那些瞎子，莫非也全都是天殘門的人？」

沈勝衣道：「他們雖然是瞎子，聽覺却在一般人之上，而且一身武功，除了天殘門，我想不出有那一個門派，能够將他們訓練成這樣子。」

紅綾道：「奇怪的是他們這樣服從貴妃。」

沈勝衣道：「相信是因爲貴妃的輩份在他們之上，天殘門據說與一般門派一樣講究尊師重道，門規據說非常嚴厲。」

紅綾想想又問：「天殘門在江湖上到底是入於白道還是黑道？」

沈勝衣道：「據說是白道，他們雖然沒有在江湖上行俠仗義什麼，也從來不做傷天害理的事情，殘而不廢自食其力。」

「但現在他們的所作所爲……」

「一個門派的弟子難免良莠不齊，而我所說的也已是二十年前的舊事。」

「這二十年內……」

「天殘門已經在江湖上消失，連五年一次的泰山論劍，他們也已有四次沒有參加了。」沈勝衣沉吟接道：「有人說他們是被仇家尋到去，已遭到滅門之禍。」

語聲甫落，一聲冷笑突然傳來，沈勝衣紅綾循聲望去，只見七丈外一個老瞎子幽靈般從一塊石後冒出來。

那個老瞎子鬚髮俱白，一身黑衣，手執一條竹杖，又高又瘦，彷彿皮包着骨頭，抓着竹杖的那隻手青筋外露，指甲尖長，就像隻鳥爪。

沈勝衣心頭不由一凜，這之前他完全沒有察覺這個人的存在，這個人的內力修爲絕無疑問，在其他瞎子之上。

老瞎子隨即道：「不是仇家。」

沈勝衣道：「晚輩所知，只是道聽途說。」

老瞎子一怔，道：「你眞的就是沈勝衣。」

沈勝衣道：「老前輩何以有此問？」

老瞎子道：「沈勝衣乃江湖上年青一輩最負盛名的劍客，怎會這樣客氣有禮？」一頓又道：「但門主絕無認錯之理。」

「門主？」沈勝衣一怔。「貴妃難道就是天殘門之主？」

老瞎子面部的肌肉一下抽搐。「天殘門已經不存在，別再提了。」

「不錯，若是仍存在，貴妃也不會投入金龍堂。」

老瞎子面色一變，突又歎了一口氣，道：「他是門主，無論他作出什麼決定，都是對的。」

沈勝衣欲言又止，老瞎子接道：「二十年後的今日，能够說出天殘門的人已不多，年青一輩你是第一個。」

沈勝衣道：「那不是仇家尋仇，難道是內閧？」

老瞎子沒有回答，看神態却已是承認，沈勝衣歎息接道：「好不容易冒出頭，在江湖上佔一席位啊。」

老瞎子道：「大家也眞的做到了殘而不廢，無愧於天地……」

他沒有說下去，言下之意，感慨之極，沈勝衣再問：「那之後，天殘門便投入了金龍堂？」

老瞎子無言點頭，紅綾插口道：「你們並不是全都自願的？」

老瞎子毫無反應，沈勝衣道：「天殘門的人，據說入門之際，便要發誓一生服從。」

老瞎子歎息道：「金龍堂也沒有待薄我們，最低限度大部份天殘門的弟子都認爲得到前所未有的享受，不枉此生。」

沈勝衣完全明白，以金龍堂的所作所爲，要一羣殘廢人心滿意足，死心塌地効力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一個殘廢人的意志也無疑比較薄弱。

老瞎子又一聲歎息，問道：「你明白的？」

沈勝衣道：「明白，有什麼辦法能够令他們改變？晚輩又能够做什麼？」

老瞎子笑了。「沒有，他們現在都已經變得不像一個人，只像隻禽獸，你能够殺多少，便多少。」

沈勝衣道：「晚輩方才有些担心。」

老瞎子道：「我這個老瞎子也一樣已經變得禽獸一樣，只是聽到了天殘門三字，仍然有很大的感觸，忍不住跑出來。」

沈勝衣道：「老前輩你的心情不難明白。」

老瞎子道：「你現在可以動手了。」

沈勝衣搖頭道：「老前輩不現身出來，晚輩根本不知道老前輩的存在，一定要動手，也等下一次。」

老瞎子道：「現在動手的確很沒有意思，只是下一次，你要小心了。」

沈勝衣道：「老前輩，後會有期。」

老瞎子無言點頭，雙臂一振，一隻大蝙蝠般衝天飛起來，只聽「噗噗」兩聲，已兩個起落，消失在桃花影中。

紅綾目光這才一轉，道：「他的輕功還在方才那些蝙蝠之上。」

沈勝衣道：「內功也已臻化境。」

紅綾道：「方才你眞的沒發現他？」

沈勝衣道：「是眞的，以這個人內外功，應該不會是無名之輩，在天殘門中的地位相信也不低，否則也不敢擅自現身，

又說那些話。」

紅綾沉吟道：「看來天殘門的人並不是個個甘願受貴妃支配，只是碍於門規，不得不俯首聽命。」

沈勝衣道：「這是愚忠，江湖上好像這樣迂腐的人很多，我始終認爲，門規並不是那麽重要，尊師重道也應該有一個限度，個人應該有個人的原則，只要是合理的應該做的便去做。」

紅綾道：「我相信沒有一個門派願意收一個這樣的弟子。」

沈勝衣點頭。「江湖上的陋習實在太多，這只是其中之一，在上的一代一代延續下來，都要求門下弟子一種接近盲目的服從。」

紅綾歎息道：「也許只有這樣才能够顯示出他們的威嚴。」

沈勝衣轉問道：「花名册上沒有記載貴妃的出身？」

紅綾想想，道：「應該有的，只是我沒有時間細看，匆匆的看了看所列的姓名，肯定那是眞正的花名册便算了。」

沈勝衣道：「金龍堂的勢力只怕比查四估計的還要大很多。」

「就是怎樣大，我看他還是會這樣做的。」

「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有聽到他半句後悔的說話。」沈勝衣一面說一面放目四顧。

紅綾亦周圍一望才道：「你還是担心那些蝙蝠？」

沈勝衣道：「我只是担心一件事。」接以脚尖在地上畫了一個「馬」字。

他們若是沒有馬代步，即使一路上能够平安無事，趕到去巳經筋疲力竭，而且也一定很快給金龍堂主與及堂下的高手追上。

一個天殘門的貴妃巳經這樣難應付，若是金龍堂精銳盡至，他們就算花名册在手，也難以脫身，花名册結果還是要落回金龍堂主手上。

紅綾當然明白處境的惡劣，沈勝衣也沒有再說什麽，脚一轉，將地上的字擦去，舉步前行，紅綾亦步亦趨，經過的地方，一片平靜。

這當然只是表面的平靜，在沒有充份的把握之前，金龍堂方面應該不會謬然再採取行動。

× × ×

貴妃等在桃花林外一株高樹上，藏得很小心，看着沈勝衣紅綾去遠才落下來，取出一個竹哨擲進桃花林內。

竹哨發出了一下尖銳的响聲，射出了老遠才落下來。

一個個瞎子隨即由桃花林走出，幽靈般飄到貴妃身旁，其中兩個以旣陰沉又怪異的語聲說了一些話，才悄然退下去。

貴妃一些表示也沒有，一會才問道：「丘長老呢？在那兒？」

「在這裏。」聲音從貴妃後面傳來，是跟沈勝衣紅綾談話那個老瞎子，冷然立在貴妃身後三丈之外。

貴妃接問道：「你都聽到了？」

丘長老應道：「丘義聽得很清楚，他們說的也全都是事實。」

「你是個長老，是門中輩份最高的一個。」

「門主之下。」

「你眼中還有我這個門主？」貴妃笑問。

丘義道：「丘義有眼無珠，看不見門主，門規却一直穩記心中。」

「那我是怎樣吩咐你的。」

「丘義在等候處罰。」

貴妃道：「你可以離開的，我担保，絕沒有人阻止你。」

「丘義身受天殘門大恩，有生之日，都不會離開天殘門。」

「你是天殘門的長老，我這個門主也不敢對你怎樣。」貴妃淡然道：「掌嘴三十，叫你以後小心說話。」

丘義毫不猶疑的舉起手來，痛摑在嘴巴兩側，摑得很慢，力道却始終那麽大，三十下之後，嘴巴兩側巳紅腫上墳，鮮血亦從嘴角淌下。

那些瞎子雖然看不見，但入耳驚心，一個個都垂下頭來，不敢作聲。

丘義也沒有哼一聲垂下手，垂下頭。

貴妃沒有理會他，轉問道：「他們可曾提及要往那兒去？」

「沒有。」所有瞎子齊皆搖頭。

貴妃悶哼，道：「沒用的東西。」目光轉向沈勝衣、紅綾離開的方向。「他們往西走，我可是不相信，他們一定往西走下去。」

沒有人應聲，貴妃接又道：「但往西走的亦不無可能，是所謂虛則實之，實則虛之。」

語聲未落，「叮噹」鈴聲劃空而至，一隻腿上縛着金鈴的鴿子迅速飛來，繞着那株高樹打了一個轉。

一個瞎子隨即舉起手中竹杖，那根竹杖尖端髹成硃紅色，非常觸目，那隻鴿子雙翼與之同時一歛，落在竹竿上。

貴妃探手一招，那隻鴿子便到了他手上，接從鴿腿銅管中抽出了一張薄薄的紙條，迎風抖開，一看，喜形於色，道：「好了，堂主兩個時辰內必至，事情可簡單了。」

他接將手一翻，那張字條變成一蓬碎片洒下，這個人非獨輕功好，內功也不是一般可比。

不管他是怎樣變成天殘門主，從他的身手看來，那些瞎子中能够與他一戰的，只有一個丘義。

× × ×

金龍堂主果然在兩個時辰之內趕到了，同行的仍只是潘玉，胡來與查四。

四個人八匹馬，一匹倒下了，立即可以換上第二匹，難怪追得這麽緊。

「沈勝衣巳跟紅綾聯絡上了？」金龍堂主第一句就這樣問。

貴妃點頭。「而且巳一齊上路。」語聲更顯得嬌嗲，神態也更像一個女人。

金龍堂主目光一轉，道：「小青呢？追上去了？」

貴妃一拍手，四個瞎子抬着霍青的屍體從桃花林中走出來，金龍堂主當場一怔，忽又一笑。「不是死在天羅地網之下，那是死在沈勝衣劍下了，這個人身手眞的這麽好？」

貴妃道：「不是浪得虛名之輩，再加

上紅綾天羅地網一旁侍候，我們是不敢妄動。」

金龍堂主「哦」一聲：「那小青是妄動的了？」

貴妃道：「小青走在我面前，他是看出了紅綾手中捧着的是天羅地網，不敢冒險出手。」

金龍堂主笑接道：「憑他的身手，的確很難躲得開天羅地網一擊，難道他就是看不出憑他的身手也一樣不是沈勝衣的對手？」

貴妃道：「只怕他以爲來的是查四，那知是沈勝衣這種高手，到他知道的時候，巳經逃不了。」

「要逃應該逃得掉的。」金龍堂主搖頭。「你不用爲他分解，這個娃兒最要面子，自視也太高，死在沈勝衣劍下怪不得別人。」

貴妃笑應一聲：「堂主明察。」

金龍堂主接問道：「我們賠上了這條人命，花名册的下落難道還不够肯定？」

貴妃道：「紅綾將之藏起來，沒帶在身上，這一去就是帶沈勝衣去拿。」

金龍堂主笑道：「果然不出我所料，賤丫頭果然很小心。」

一頓轉問道：「你當時還是沒有趕到來？」

「巳到了。」貴妃又一笑。

「那你還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貴妃道：「紅綾當然會將花名册收藏在一個只有她知道的秘密地方，只要將她殺掉，問題便可以解決。」

金龍堂主道：「不錯，那就是立即有人無意發現，又知道花名册的重要，她未必能像查四這樣處置，而只要花名册出現，我們散佈在附近的綫眼一定會知道。」

貴妃道：「可是，紅綾到底是堂主的女兒。」

金龍堂主面色一沉，道：「我巳經下了金龍七殺令，你──不知道？」

貴妃沉吟道：「不過……」

金龍堂主冷截道：「合你們之力，縱然殺不了沈勝衣，要殺紅綾應該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

貴妃看來看去到現在仍然看不出金龍堂主有絲毫說謊的跡像，心頭不禁一凜，連隨解釋道：「當時我實在不能够肯定紅綾是否巳經將秘密告訴沈勝衣。」

金龍堂主皺眉道：「你屬下那羣蝙蝠難道一些發現也沒有？」

貴妃道：「他們雖然聽到了很多事情，好像紅綾巳告訴沈勝衣郭寬的秘密，推測堂主不難要郭寬將查四交出來。」

金龍堂主大笑道：「很好，這只有令事情更簡單，最低限度大家會面的時候可以省却很多說話。」

貴犯歎息接道：「可惜到要緊關頭，他們却給沈勝衣發現，還死了幾個人。」

「這實在可惜得很。」

「之後紅綾改以指在沈勝衣掌心寫字，我一旁偷窺，誰知反給姓沈的發現。」

「這個人實在有幾下子，難怪以他的多管閑事，也能够活到現在。」

貴妃一直留意着金龍堂主的表情，到現在才道：「聽他的口氣，還要將紅綾安排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金龍堂主淡然道：「江湖上有什麽地方是安全的，有那個地方我們動不了。」

貴妃道：「江湖上的確沒有。」

金龍堂主輕「哦」一聲，道：「那些蝙蝠到底還聽到什麽？」

貴妃道：「沈勝衣提及白玉樓這一個人。」

「白玉樓？」金龍堂主面色一變。「書劍變絕，粉侯白玉樓？」

貴妃無言點頭，金龍堂主一張臉繼續變，變成了鐵青色，所謂「粉侯」就是駙馬，白玉樓書劍變絕，連中文武狀元，名動天下，再得宮主垂青貴爲駙馬，更得皇帝歡心，許以重任，權勢之大一時無兩。

金龍堂雖然勢力甚大，與朝廷相較，仍然是微不足道，所以他們一直都是藏起來，不敢公然與朝廷對抗，案子儘管做得多，傷害的大都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萬不得巳才會犯到官府中人頭上，也所以各地官府一直沒有對他們採取太激烈的行動，只是經年累月，那些案子累積起來，實在非常可觀，難免上動天庭，天子愛民如子，總要有所表示，各地官府才緊張起來，金龍堂的人也因此藏得更秘密。

這也是金龍堂主的命令，他儘管目中無人，却很清楚自己的力量有多大，屬下又是一些什麽人，能够做到什麽地步，而且這些年來他得到的財富巳足够他們這一羣高高在上的人舒舒服服的歡度一生。

一個人在這種情形下當然不希望再出亂子，他們也不是一羣有什麽大志的人，鬧到現在所求的也只是財富。事情到這地步巳非他們所願，他們現在所做的其實也只是補救的工作，看如何將花名册取回來，而作出這個決定的當然就是金龍堂主，他巳是只求取回花名册，堵住了這個漏洞便作罷。

對紅綾他雖然巳下了金龍七殺令，但那到底是他的親生骨肉，他是否眞的忍心這樣做，實在令人懷疑，連這樣接近他的貴妃也不能肯定。

他心裏到底準備怎樣對付紅綾，也就只有他自己才明白，非獨貴妃，就是其他人也只求將紅綾抓起來，送到他面前，由他自己親自去處置，誰都不願意負上這個責任，金龍七殺令雖然巳樹立了威信，到底是金龍堂主訂下來的，金龍堂主以他們所知一直都不是一個太講信用的人，否則也不會有紅綾盜取花名册的事發生。

金龍堂主也當然很明白貴妃他們的感受，事實他也是只有這個女兒，一直都非常疼惜。

在發出金龍令的時候他也事實有些衝動，失手落在查四手中巳令他顏面無存，他要維持自己的威信，在紅綾這件事上就必須處理得很恰當，尤其是現在沈勝衣竟然要將紅綾送到白玉樓那兒。

白玉樓旣然與沈勝衣是好朋友，在收留紅綾這件事上一定不成爲問題，成爲事實後，要他到白玉樓那兒要人就是他有這個胆量，只怕也沒有人敢隨他前去。

「聽清楚了沈勝衣眞的是有這個意思？」金龍堂主考慮了一會又問出這一句。

貴妃又點頭，金龍堂主再問：「紅綾怎樣表示？」

貴妃道：「巳有些心動，相信沈勝衣

很容易說服他！」

「賤丫頭！」金龍堂主雙拳緊握，發出爆栗子也似的聲音，恨恨地接道：「我若是讓她進入白玉樓那兒，江湖上就再沒有這個人。」一頓接喝道：「傳我命令，殺紅綾，只要死的，不要活的，誰若不盡力，讓她走脫，拿他的頭來見我！」

貴妃沒有說話，往後把手一擺，拇中指發出「得」的一下响聲，所有屬下一齊退下去，一個不剩。

金龍堂主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接問道：「路上已經有人監視着了？」

「堂主放心。」

「他們什麼時候離開的？」

「不到兩個時辰。」貴妃笑應。「他們的坐騎都已給我殺掉，只能步行。」

金龍堂主拈髮微笑。「兩個時辰他們步行又能走得多遠？」

潘玉到這時候才接道：「不用一個時辰我們便能夠追到去，合我們三人之力，要殺一個沈勝衣應該是很簡單的事情。」

他沒有將胡來算在內，胡來也沒有任何反應，堆着一臉笑，眼前這三人他很清楚都有一種怪僻，性情也因此怪得很，一個侍候不好，不難招致殺身之禍，最好就是多聽少講，省得麻煩。

三人也沒有理會胡來，金龍堂主隨即冷笑道：「在他們取到花名冊之前，將之截下，殺了沈勝衣，看你查四還有什麼辦法。」

查四給縛在馬鞍上，給封了幾處大穴，但仍然能夠說話，應聲道：「等你們追到了，截下了，將人殺了才說這些話也不遲。」

金龍堂主冷然回頭。「你以為我們殺不了沈勝衣。」

查四淡然道：「我只知我這個朋友智勇雙全，而且運氣出奇的好。」

「若是真的那麼好，也不會將你送到郭莊。」

「那是我的運氣太壞，跟他沒有關係。」查四居然還笑得出來。「他的運氣若不是那麼好，又怎會這麼巧，及時趕到這裏來？」

金龍堂主獰笑道：「你以為他的兩條腿快得過我們的馬？」

查四笑接道：「就是快不過，他也有辦法應付的，我們是好朋友，他有多少本領我難道還不清楚？」

金龍堂主道：「那你看着好了，我第一眼看到他第一件要做的就是將你的牙齒打掉。」

查四道：「我以為你會說，將我殺掉的。」

金龍堂主道：「只要你還有一分利用的價值，我也不會將你殺掉，我倒是奇怪，你怎麼還笑得出來，怎麼不找個辦法自殺。」

查四道：「當然是因為我還要看着你失敗，我看你還是立即將我殺掉的好，那最低限度，在你失敗的時候，少了一個拍掌叫好的敵人。」

金龍堂主冷冷的看着查四道：「到時你不能夠拍掌，是不是我就會覺得好受一些？」

查四一怔，笑容一斂，金龍堂主相反有了笑容，笑得很惡毒，道：「是你要我這樣做的。」一頓接喝道：「挑斷他雙手的筋！」

侍候查四的胡來笑應道：「這屬下最本領。」手中隨即多了一柄牛耳尖刀。

金龍堂主笑接道：「小心一點兒，莫要他失血過多，死掉了。」

胡來道：「這個堂主大可以放心，屬下在這方面最有分寸，身上也有止血的藥物。」

「很好。」金龍堂主催騎上前。「慢慢來，我要看清楚他給挑斷手筋的時候，是怎樣一種表情。」

那柄牛耳尖刀應聲在胡來雙手中轉動起來，前後左右上下翻飛，姿勢之多，實在罕見，等到金龍堂主來到面前，他的左手才落在查四的右腕上，又捏又按的，一番量度的動作，才捏住查四右腕的主筋，右手刀接壓在查四的手腕上，一寸一寸的移近。

查四混身的肌肉不由繃緊，牙齦亦緊咬起來，他當然明白，手筋給挑斷之後，一雙手將會變成怎樣子。

對一個練武的人來說，除了眼睛也沒有甚麼比一雙手給廢掉影响更大的了。

刀鋒終於割開了他的皮膚，也就在割到主筋那刹那，金龍堂主反手突然閃電般伸出，食中指一夾，不偏不倚，將刀夾個正着。

胡來一怔，脫口道：「堂主——」

金龍堂主搖頭道：「我忽然想到還是先將他的眼睛挖掉的好。」

胡來立即道：「不錯，那他甚麼也看不見，先就已沒有了人生樂趣。」

查四冷笑道：「那最好也將我弄成聾子，甚麼都聽不到。」

「好主意。」金龍堂主鬆開二指，撫掌大笑。

潘玉接笑道：「那還有甚麼人生樂趣？」隨顧貴妃道：「那他到時若是歸順，你天殘門又得另創一套武功了。」

貴妃搖頭道：「到現在為止，天殘門下仍然沒有一個既瞎且聾的門下，沒有了眼睛，還有耳朵可以聽，連耳朵也聾了，就是原已有一身武功，也是沒有用的。」

金龍堂主大笑道：「我還是將他留給你們，若是連這樣的殘癈也沒有，天殘門如何成為天殘門？」

貴妃道：「這也是不錯。」

金龍堂主雙掌隨即一翻，「雙鋒貫耳」，同時左右印在查四的耳朵上，查四立時一陣血氣浮湧，雙耳轟鳴，甚麼也聽不到，他仍然沒有作聲，一直到金龍堂主右掌再翻，食中指插向他的眼睛，終於不由慘叫了一聲。

金龍堂主並沒有插下去，指尖就停在眼蓋上，跟着放聲大笑了起來，貴妃潘玉胡來三人亦大笑。

查四聽到這笑聲，明白他的耳朵沒有聾，金龍堂主只是拿他開玩笑。

金龍堂主大笑了一會才道：「原來查大捕頭也怕變成聾子瞎子？」

查四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查四只是一個小捕頭，如何受得了這種驚嚇，堂主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給查四拿着的時候，不也是大叫饒命？」

金龍堂主笑容一斂，查四接道：「幸好當時在旁邊沒有金龍堂的人，否則，堂主這時候只怕很難笑得這樣痛快。」

金龍堂主亦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正要說甚麼或者有甚麼行動，金鈴聲响，一隻信鴿向這邊飛來。

貴妃抬手一招，信鴿落在她手上，他從鴿腿縛着的銅管抽出字條一看，一張臉便沉下來。

潘玉一旁忙問道：「出了甚麼事？」

貴妃道：「沈勝衣欲從西行十里，突然改變方向，殺了附近三個我們派去監視的人。」

金龍堂主問道：「到那兒去了？」

貴妃道：「推測是進入了黑森林。」

「甚麼？」金龍堂主面色驟變。

查四即時大笑道：「黑森林連綿數十里，你們如何去監視，如何去找人？」

金龍堂主冷笑道：「他們一定會出來的。」

查四道：「你們只能夠監視黑森林附近的道路，留意走過的人，可莫要忘記，路是人走出來的。」

金龍堂主一雙眼睛彷彿有火焰冒出來，貴妃旁邊突然道：「這個人為甚麼不交給我？」

金龍堂主霍地回頭道：「你能够令他學會在我面前應該怎樣說話？」

貴妃笑了笑，道：「給我半個時辰，反正沈勝衣進了黑森林，我們怎樣趕也沒用。」

金龍堂主考慮了一下，點頭道：「好，我們慢慢走，教好了姓查的你趕上來就是了。」

貴妃又笑笑，接道：「你放心，這個人太髒，我是不會感興趣的。」

金龍堂主突然放聲大笑起來，貴妃也沒有再多說甚麼，從胡來手中接過韁繩，面上始終是堆着笑容。

查四看見這笑容却不寒而慄，然後他突然像省起了甚麼，嘶聲叫起來：「你們一羣畜牲！」

金龍堂主大笑道：「我倒要看你變成畜牲之後，又怎樣說話。」接揮手。

貴妃牽着韁繩往桃花林中走去，查四繼續破口大罵，金龍堂主這一次却充耳不聞。

也沒有多久，桃花林中突然响起了一陣陣怪叫聲，潘玉聽着一笑道：「那羣蝙蝠可樂了。」

查四撕心裂肺的慘叫聲跟着傳來，金龍堂主聽着眉飛色舞，突然對潘玉道：「原來這個人叫起來也這樣動聽。」

潘玉道：「我們就是想不到這個辦法。」目光忽然落在胡來面上。「小胡怎樣了？」

胡來一面要吐的表情，但一見潘玉望來立即又展開笑臉忙應道：「沒甚麼。」

潘玉道：「我看你好像要吐的，沒甚麼就好了。」一頓笑接道：「你走先一步打點一切。」

「屬下遵命。」胡來忙向金龍堂主一拜，趕緊策騎奔了出去，頭也不回。

他不知道潘玉是否有意支開他，但他却知道再不離開難保便不會吐出來。

潘玉隨即催騎走近金龍堂主，雙雙奔出，兩隻手隨即握在一起，潘玉竟露出羞人答答的表情。雙騎隨即奔向那邊的小樹林。在他們後面，查四悽厲的叫聲繼續傳來，在某種人來說這反而是一種誘惑，一種刺激。

× × ×

三個時辰後，金龍堂主潘玉走在山路上，貴妃與四個瞎子亦帶着查四追到來。

查四仍然給縛在馬鞍上，那四個瞎子緊伴着左右，手抓着查四的手脚，那種表情就好像抓着一塊紅燒元蹄，恨不得馬上咬一口的。

貴妃一騎先到金龍堂主身旁，笑問道：「你們為甚麼這時候才跑到這裏來？」

金龍堂主反問：「你說為甚麼？」

貴妃看看小潘，道：「小潘可是不堪刺激？」

潘玉笑應道：「都是你這個騷蹄子闖出來的禍，堂主原是要找你的。」

貴妃搖頭道：「得了便宜，還說這種話。」接抓住金龍堂主的臂膀搖了搖。

金龍堂主大笑：「姓查的怎樣了？」

貴妃道：「變了一隻母蝙蝠，聽話多了。」

金龍堂主目光轉落在查四面上，只見查四一面悲憤之色，緊閉着眼睛，牙齦亦緊咬着，嘴角有血淌下，胸膛不住起伏，彷彿有滿腔的憤怒，正要發洩出來。

「母蝙蝠。」金龍堂主笑了笑。

貴妃接呼道：「查四，沒聽到我們堂主叫你。」

查四睜開眼睛，瞪着金龍堂主，沒有作聲，金龍堂主接問：「怎麼不罵了？」

查四咬牙切齒的，仍沒有作聲，貴妃笑接道：「是不是，連話也不敢說了。」

這句話才出口，查四已叫出來：「畜牲——」

貴妃一呆，歎了一口氣：道：「我以為你總會給我面子的。」一頓又歎道：「你難道不知道這一罵會有甚麼後果。」

查四厲聲道：「總有一天，你會給千刀萬洞……」

貴妃搖頭道：「看你啊，連罵人也不懂，來人——」

四個瞎子齊應了一聲，貴妃接吩咐：「你們好好的再享受一下。」

四個瞎子一齊歡呼，有所動作，金龍堂主突然喝止：「慢着，你們先弄他到那個小溪裏洗刷乾凈。」

一個瞎子道：「不用了，我們看不見，那管他……」

金龍堂主淡然道：「我看得見。」接笑着一把捏上查四的臉頰，緩緩說道：「我要你至死也記得有我這個仇人，永不超生。」

查四整個身子都顫抖起來。

貴妃撫掌道：「好主意。」

潘玉笑接道：「倒是更便宜了這個姓查的。」

「看，小潘要吃醋了。」貴妃笑得就像是一隻小母鷄。

查四聽着胸膛都要給氣破了，儘管咬牙切齒，再也罵不出來，他有生以來，又何嘗見過這般無恥的人。

正當此際，一騎快馬迎面疾奔了過來，乃是胡來。

（未完・四）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文
可飛·圖

名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游天虹和張雪兒參加由麥漢利主持的晚會，游天虹預感到晚會將有事故發生，因此臨時決定留下來渡宿一宵，張雪兒自己先離開……游天虹在晚會上結識了郭志賢的太太妮娜，兩人共舞之後，游天虹送妮娜回客房，自己在隔隣的客房中歇息，忽然游天虹聽到妮娜的驚叫聲，出客房一看，發覺妮娜神色驚慌，訴說郭志賢在衣櫃內已死掉，隨後保安人員、警方人員均到場調查，由於游天虹曾與妮娜在一起，所以他也是嫌疑對象而被警方帶回警署問話，不久林浩探長就把游天虹釋放了，游天虹又回到酒店晚會中，希望能查出一些綫索……

協助警方 偵查血案

游天虹說：「你這話從何說起？」

「欠我賭債的，被人殺死了，警探還盤問了我半晚，你說吧，是不是贏了錢更慘？」小周說道。

「你說的人可是郭志賢？」

「嗯——你怎麼知道？」

「你知道的事，我又有什麼理由會不知道的？」

「我倒想起了！」小周怔了一怔：「警探似乎打聽過你與郭太太的關係。」

「那你怎麼說？」游天虹問道。

「我說我不清楚。」小周說。

游天虹想了想，又再問他：「除了你之外，還有誰贏過郭志賢的錢？」

「何博。」小周說道，「我相信何博也贏了郭志賢不少金錢。」

「但是，我似乎聽人說，郭志賢今晚贏了呢。」

「他在別的地方贏，我不清楚，但和我們賭的一局，我肯定他是輸家，因爲他輸到要欠我的，怎有可能贏錢？而且，這個人賭錢狠而笨，贏了固然不會收手，輸了更加要追，所以在聽明賭徒的眼中，他肯定輸多過贏！」小周一口氣的說了很多。

游天虹問小周：「你可知道十二樓還有人嗎？」

「當然有，警方已將十二樓封鎖了。」小周道，「但主人家麥先生極力保密，希望嘉賓們不要掃興。」

「他眞會替朋友設想。」

「是的，麥漢利的確是個好客的人。」

「你如何認識麥先生的？」

「是商場上的朋友介紹的，我希望可以從他那兒獲得一些副食品的代理權。」

「你覺得麥先生這個人怎麼樣？」

「很不錯。」小周道，「這個人很健談，也很會交際，我對他印象很好。」

「如果副食品的代理權不給你，而給了別人，相信你對他的印象就可能改觀了。」游天虹笑了笑。

「你似乎對他有些不滿，」小周瞪住游天虹：「可是因爲他拒絕你投資發展小綠島？」

「小綠島？」游天虹怔了一怔。

「你不要太小器，加入發展渡假邨計劃，最少要做十股，你可知道每一股值多少錢？」

「不知道。」

「一百萬元一股，十股就是一千萬元。」小周笑道：「所以我叫你不要羨慕，雖然明知日後一定可以獲得厚利，但是你的個性我最明白，你不會投資這麼多的金錢，去等十年八年後分紅利；就我所知，你寧願拿這筆錢到賭桌上去搏一搏。」

游天虹只笑了笑，然後又問：「麥先生有意發展小綠島？」他又說道：「據我所知，那是丘明的私人地方。」

「麥先生只是將他的構思說了出來，那只是一個假設而已，如果丘明根本不允出讓該島，一切計劃也形同虛設。」小周又說：「但看今晚麥先生對丘明這麼好，我看，他遲早也會答允出讓的，甚至直接參加這一項計劃。目前已經引起了不少人的興趣。」

「的確是個好主意。」游天虹笑了笑，「可惜我沒有那麼多的錢，否則，我也會參加一份。」

說完他也沒有再跟小周聊下去，只獨自跑到升降機那邊去。

游天虹乘升降機到十二樓，但那兒有警員把守住。

游天虹表示想到兇案現場去看看，但警員不肯讓他進入現場去。

游天虹正感到無可奈何之際，背後却來了幾個人——他們都是便衣警探，其中一個正是林浩探長。游天虹於是跟他一齊進入現場去。

一組探員仍在「一二〇八」號房調查。

林浩探長帶着游天虹進入現場時，一名探員正收拾這房間裏的床單、枕頭等物件，準備帶回去仔細化驗。

就當那探員摟住一大堆東西，準備投入房門口的一個大布袋時，游天虹突然叫住那名探員：「請等一等！」

游天虹這麼一叫，連林浩探長也不禁回過頭來：「發生了什麼事？」

游天虹沒有立即回答他，只朝那名探員走去，然後在他的懷抱中拿起一個枕頭，放近鼻端嗅了嗅。

林浩探長走過來，他熟悉游天虹的個性，所以他常常對人說：游天虹是個十分出色的偵探人才，就是可惜他生成浪子型，否則加入警界的話，大概不出三年已是他的上司了。

林浩雖然有點開玩笑，亦可見他十分欣賞游天虹這個人的偵探天才。

當時游天虹一邊嗅着那個枕頭，一邊向那名探員：「這張床，有沒有人睡過？」

「有。」探員知道游天虹的身份，更知道他是林浩探長的好朋友，所以他又答道：「根據現場證據顯示，死者生前可能與一個女子在這張床上鬼混過，所以我們才要將所有床單枕頭都帶回去化驗一下。」

「嗯——」游天虹恍然大悟地說：「原來是她！」

林浩探長在旁忍不住問：「你說的『她』，究竟是誰？」

游天虹一邊衝出那間房，一邊說道：「我眞笨，怎麼我老早會想不到是她呢？」

林浩探長看見游天虹喃喃自語的，並未回答他的問題，於是尾隨而出，一邊催問道：「你到底指那一個女人？是不是死者的妻子郭太太妮娜？」

「不！不是妮娜，是侍候過我的女郎！」

這時候，游天虹已到了升降機門口。

「侍候過你的女郎？」林浩探長又一怔。

「是的！」游天虹匆匆步進升降機去，林浩探長也跟了入來。游天虹又說：「那是主人家安排的伴客女郎，可惜我無福消受。」

林浩探長也知道游天虹不會無中生有，於是決定跟他走。他們到了樓下，一齊登上了林浩探長的座駕車。

林浩探長親自開車，但是他仍然有點不明白地問坐在他身邊的游天虹：「你怎麼會知道是那個女人殺死郭志賢的？」

游天虹道：「其實我早就應該醒覺，她沒有理由光着身子在床上等我入房。」

「你怎麼可以就憑住這點去懷疑她呢？」林浩探長道：「據我所知，主人家今晚招待許多單身男客，也都用上了這一套！」

「我當然不是瞎猜，我是有根據的，我認得那種香水的特殊氣味。」

林浩忍不住笑道：「老弟，你似乎對女人的氣味份外敏感啊！」

「別開玩笑了，最好把汽車開得快一點！」游天虹催促着林浩：「否則，我擔心我們又來遲一步。」

林浩探長雖然已經盡力而爲，把汽車開得很快，無奈這個地方的交通阻塞已是絕症，他們三番四次的陷於車陣之內。

在游天虹的指引下，車子最後終於來到了一條橫街停下來；憑游天虹的記憶，這兒正是那神秘女郎安麗居住的地方。

游天虹在林浩探長的陪同下，一邊登上二樓，一邊說道：「安麗雖然接受過警方的問話，但終於獲釋。」

「是的，也許我的同事們以爲她只是一個普通的職業女郎。」林浩探長說。

「當初我也這麼想，但看來她可能就是兇手。」

「就憑那種香水的氣味？」

「還有現場的環境。」游天虹沒有再解釋下去，因爲他們已到了二樓的住宅單位。

游天虹伸手去按響了門鈴。

卽使隔住一扇大門，仍然可以聽到一陣像是琴音的清脆門鈴聲。

但是，那陣悅耳的門鈴響了一次又一次，竟然沒有人出來應門。林浩探長也開始感到不妙。他說：「你會不會認錯了地方？」

游天虹道：「應該是這邊的，因爲我認得她落了車之後，曾一再抬頭仰望這兒窗口。」

林浩探長到對面另一單位去按門鈴，那是這層樓宇的兩個單位之中的另一個。

有個中年女人出來應門，她不屑地瞥了林浩一眼：「什麼事？」

林浩一邊出示他的警務人員證件，一邊抱歉地說：「對不起，打擾了！我是警方的林浩探長，請問你們對面可是住了一名單身女郎安麗小姐？」

中年婦人並不因爲他是警方人員而有所改變，她隔住鐵閘，望過對面，又瞥了游天虹一眼。

「我只知道對面住了一個單身女人，誰知道她叫什麼名字？」中年女人顯得不耐煩地說：「沒有人出來應門可能出去了，也可能有男人在裏面。」

林浩探長覺得也是理由。

但是游天虹却不以爲然，他回頭對林浩說道：「探長，我想爬入去看看，我覺得事情有點不妙！」

林浩探長既然也承認游天虹有偵探的頭腦，自然也相信他的見解。

於是游天虹由公衆通道的通風窗口爬了出去，再攀住水泥屋簷，由二樓露台爬了入內。

游天虹未開門放林浩探長入來，已嗅到了一陣血腥味；只見屋內走廊的通道上，有一對女人的腿部伸了出來，她的身體上半部則躺在房間門口之內。

游天虹走過去瞥了一眼，果然是他見過的

女郎——安麗。她死了。

游天虹這才走去開了街門，讓林浩探長入來。

林浩看見游天虹的面色已感到不妙：「有人在嗎？」他一邊走進來一邊問道。

「有，不過死了！」游天虹嘆了一口氣，又示意道：「我的反應太過遲鈍，爲什麼我沒有想到她的說話中有破綻呢？」

林浩探長入來之後，也好容易見到室內的情形，這是一幢舊式住宅單位的洋房，一梯兩伙，每戶只有一廳兩房。從客廳的陳設可以看得出，這兒的主人家很喜客，不但傢俬陳設豪華，烟具是純銀製品，而且每件都打磨得光潔明亮！

地板是舊式的柚木地板，但客廳部份則舖上了一張名貴大方的地毡。

由客廳轉進去，是一條走廊，可以通往主人房以及另一間房；後面則是廚房和洗手間。

安麗的屍體則倒在主人房的門口，所以一對玉腿伸出了走廊外面來。

安麗胸腹中刀，渾身鮮血，死狀可怖！

游天虹趁住林浩探長正在致電向總部報告之際，溜到廚房後面去，原來後面還有一扇後門，可以通到後面的橫巷去。

後門雖然關上了，但橫栓沒有閂上。

根據一般人的習慣，後門總會在晚上關得牢牢的，橫栓一定閂上；再看看剛才前門的情形，却被人在內推上了橫栓。所以游天虹初步已經認定兇手可能是由後門離去的。

林浩探長致電總部後，開始視察現場環境。他埋怨地對游天虹道：「爲什麼你當時只送她到門口？你應該陪她一齊上來，這宗慘劇可能就不會發生。」

游天虹道：「對女人，我自問有經驗；我看得出她喜不喜歡我送她上樓；安麗當時根本不想我陪她上來，我也沒有理由勉强吧，何況當時也正急於返回成吉斯汗大酒店的現場去看看，她既然對我表示不必我陪伴，正是最好不過。」

林浩探長無意中望向門外，發覺對戶那中年女人仍然在鐵閘後面探頭張望，但是她的目光已沒有剛才那麼充滿了敵視態度，而是十分驚奇！

林浩探長再次走過去，問道：「妳有沒有看見較早時有些什麼人在此出入？」

「沒有。」中年婦人道：「但平時却經常有些單身男人來找她。」

她又好奇地問他們：「怎麼啦？她可是死了？」

許多女人就是像眼前這中年女人一樣，又怕事又怕惹麻煩，偏偏又喜歡理人閒事。難怪廣東人喜歡稱這一類女人做「八卦婆」。

林浩探長乘機問她：「今晚妳見過一些什麼人在這兒出入？有沒有聽到什麼聲音？例如掙扎、叫喊！」

「嗯——」她想了想，回憶着說：「當我開門把垃圾桶拿出去時，的確見到一個高大的男子，他正用門匙去開啓對面的街門；當他發覺我時，曾回頭望了我一眼。我之所以注意他，是奇怪他怎麼會有對戶的門匙？」

林浩探長覺得這條綫索十分重要，他立刻又問道：「以前你有見過這個男人嗎？」

「說句老實話，我一向瞧不起對戶那個女人，以前所有男人來找她，也多數只見他們的背影而已，今次那高大男子回過頭來，大概是聽到我拉開鐵閘吧！」

「如果讓妳有機會再見到他，妳認得此人嗎？」

「我相信我會認得的。不過——」

「妳放心，非到迫不得已，我們決不會麻煩妳！」

「謝謝你。」那中年女人匆匆就將大門關上了。

林浩探長回到現場，見到游天虹仍蹲在那具女人的屍體旁邊，忍不住問道：「你仍然懷念她？」他又笑了笑：「你可是一夜夫妻百夜恩？」

游天虹苦笑搖頭：「連半夜也沒有，更莫講一夜了。」游天虹又說：「在屋內找不到兇器。我猜，兇手可能由後門離去，所以兇器也很有可能在後巷一些黑暗的垃圾堆中。」

林浩探長說道：「我已通知總部派人前來協助。」

話猶未完，街上已傳來陣陣警車聲！

游天虹仍然蹲在安麗屍體的旁邊。

林浩也蹲低了身子，嗅了一下：「你的鼻子也眞的厲害，這香水的氣味，果然與酒店房間的枕頭一樣。」

「但是，知道了又有什麼用？」游天虹搖頭輕輕嘆了一口氣：「她可能爲了錢而被人利用。」

「嗯——你說得對了。」林浩探長道：「眞正的主兇利用完她之後，再殺人滅口，嘿！眞是心狠手辣得很啊！」

警方人員紛紛聞訊趕來，他們都是接到警方無綫電報告，乘巡邏車趕來的。

林浩探長和游天虹分別向他們交代；警員則奉命帶備手電筒到後巷去找尋兇器。

果然不出游天虹所料，兇刀就在後巷一堆垃圾堆中，被一名警長尋獲。

兇刀上面仍然沾滿了血漬，用一張舊報紙包裹着。警方人員小心翼翼地用一個透明膠袋把它載住，希望可以在上面找到指紋——兇手的指紋。

游天虹把林浩探長拉過一旁：「不知是我太過遲鈍，還是你不够運，如果當時我够機警的話，我只要跟踪安麗上來這裏，兇手已無所遁形。」

林浩探長自然明白游天虹的意思；游天虹以前不但時常助他破案，而且往往亦會功成身退，一切功勞由林浩探長去領。

也許可以這麼說：林浩之所以能够那麼快由探目升爲探長，游天虹居功不少！

林浩靈機一觸，問道：「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

游天虹反問道：「你有沒有辦法用電話查清楚一件事？」

「什麼事？」

「就是死者安麗，爲什麼可以這麼快就離開警局？」

「那當然可以，因爲我是探長啊，你忘記了嗎？」林浩笑了笑便到客廳一角去撥電話。

游天虹趁住這空檔，溜進死者的臥室中去。

只要游天虹走近死者的床緣，又可以嗅到一陣香水的氣味——那是安麗常用的香水。

床頭几之上，有個相架——很精緻、很機巧的相架。

說它精緻，是由於相架的外形美觀大方；說它機巧，是由於它可以打摺，亦可以兩瓣一齊攤開來擱置於几子之上。

游天虹看見偵探人員還未檢查到這邊來，所以他很懂規矩，暫時不去動它。

直至負責掃取指紋的偵探人員動過那相架之後，游天虹才將機動性的相架攤開。

原來相架的中央部份分別鑲進了兩個人的照片，一個很年青，也相當英俊的男子的半身照片，另一個是個男孩的全身相，奇就奇在這兩者之間，十分相似，難道他們是兩父子？然則，這兩個人又與安麗是什麼關係？的確耐人尋味。

林浩探長回到了游天虹的身邊，對他說道：「這件事的確有些奇怪，果然不出你所料，是有人請了律師到警局裏去，把她『保釋』出來！」

游天虹又是一怔！「怎麼？警方準備控告安麗？」

「不，根本沒有事，只是請她回去問話而已，也許可以說，請她回去，完全是因爲你的緣故。」

「這與我何關？」

「因爲她是你的『房心』啊！」林浩笑了笑：「但是我們只見循例手續而已，想不到突然有一位律師到來與我們警方交涉，結果我們只好放了她！」

「誰請的律師？」

「天曉得！」林浩探長聳聳肩：「大概是主使她去殺人的主謀，擔心她受不了刑，或者受不起我們的盤問，所以只好通知律師，把她保了出來。通常這種情形，律師是有權保密的，所以很難查出幕後人是誰。但由此可知，幕後人一定很有錢，因爲那位季律師等閒人也不輕易請得起他，我們警方也是最忌這個人，他要就不出馬，每出必勝，從未輸過。但今晚季英樂這傢伙居然親自帶了助手到警局裏來。」

「這就是最大破綻！」游天虹道：「安麗本來沒有事的，爲什麼有人肯花那麼多的錢去請季英樂律師？道理不外乎是：第一，怕安麗說出幕後人是誰。第二，趁早殺人滅口，一了百了！」

「要不是在警局門口遇上了你，一定有車接載她，但是偏偏遇上了你，所以準備到警局去接她的人都及時避開了。」

「季英樂救她反而害了她，爲什麼你不可以去問問那位律師？」

「問也沒有用的，反正人已經死了，假如這是一宗謀殺，季英樂一定知道，他大可以說：他是安麗的常年顧問，只要她出事！他就要爲她出頭！明知安麗不可能付得起這一筆可觀的律師費，但是，季英樂大可以說是義務的，在法律上！我們也沒有辦法。」

游天虹想想也覺得幕後有人，呼之欲出！

他指住床頭几上的兩幀照片：「你猜得出這兩個人的身份嗎？」

「如果她是一位歡場小姐，其中一個應該是黑市丈夫，另一個是私生子。」

「但她可能是一名職業殺手！」

林浩笑道：「我辦了那麼年的案，從未見過女性殺手的。」

「時代在變，你沒有看見女性刦匪也越來越多麼？」游天虹笑了笑又說：「郭志賢生前據講輸了不少錢，但沒有那一個贏家會笨到把財路截斷的。」

「我看你應該好好的照顧一下那位新寡文君。」

「你是指妮娜？」

「是的，妮娜十分風騷，我怕她不祇你一位男朋友。」

「她可能仍留在警局裏吧？」游天虹問林浩探長。

林浩輕輕點了點頭：「是的，我同事剛才在電話中提起了她，她哭得很凄涼，不斷問及你。」

「由此可見，我姓游的人緣可眞不錯啊！」游天虹又笑了。

在這種場合裏面、本來就不應該笑的，但是死人對他們來說，已是見怪不怪，他們雖然是一對好朋友，但平時老是各有各忙，難得聚在一起，偏偏每有機會在一起的時候，要不是死人，就是有人出了事，例如被騙等等，而他們都喜歡開玩笑。

但是林浩探長卻收斂了面上的笑容，把游天虹拉到客廳外面去：「剛才我並非故意諷刺你，事實上偵查郭志賢的死因——他被人刺殺的來龍去脈，相信沒有人清楚得過郭太太妮娜。難得你與她是一對老相識，那何不乘機試一試？」

游天虹本來也有同一的想法，如果眼前的死者安麗就是刺殺郭志賢的兇手，那麼！最好還是由郭太太妮娜那處入手偵查一下，說不定會發覺一些十分寶貴的線索亦未可料。

於是游天虹就對林浩說：「探長，既然你有這麼好的關照，也好應該爲人爲到底吧！」他又笑了！

「你要我怎麼樣？」

「演戲！」

「噢！我明白了。」

林浩十分有默契，當他與游天虹交換了一個眼色後便回頭與到場調查這宗命案的一名高級警官耳語幾句，然後與游天虹一齊離去。

在林浩的汽車裏，游天虹一派正經地說：「看來我們好應該分道揚鑣，我去親近妮娜套取她的口供的時候，希望你也要去查一個人的底細。」

「誰？」林浩一邊開車一邊問。

「麥漢利。」

「怎麼？你要我去查麥先生，」林浩探長差些兒就將車子刹停了！「老弟，別開玩笑好嗎？麥先生是本埠上流社會的名人，商場中的猛人，官府中的貴人，你可不是要我提前退休吧？」

「探長，你如果爲了維護正義而被辭退，我以爲也十分值得，否則，我識少你這麼一個朋友，似乎也沒有什麼損失啊！」

「嗯——既然你這麼說！我就試試吧，」林浩又問：「你要知道他一些什麼？」

「不要給他的架子先嚇倒了你！以前我有過不少這種經驗，就是排場越大，架子越大的老千，他的胃口也肯定越大！」

「你竟會懷疑麥先生是老千？」

「別在我面前麥先生前麥先生後的好嗎？我說的人只是麥漢利啊！」游天虹又說：「我知道他今晚宴請本埠上流社會的目的，他想組織一間規模空前龐大的投資公司，資金數以億計。」

「這也沒有什麼不對，他認識的都是大商家，大財主，以麥先生——嗯！對不起，我是說，以麥漢利目前的聲勢，他要籌集一百數十億元的資金，實在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啊！」

林浩探長又問他身邊的游天虹：「他打算做些什麼生意？」

「發展小綠島！」

「你怎麼知道？」

「我有朋友接受了他的邀請！」

「那是你朋友的福氣，誰不知道麥漢利神通廣大，什麼生意都同樣有賺錢的把握！」

「怕只怕一次意外，足以致命。」

「好吧，你要我從何處入手調查？」

游天虹道：「如果你夠聰明的，根本就不須要你親自去跟麥漢利發生正面衝突，第一，在暗中調查他。第二，萬一我和他衝突時，在暗中幫我一把。」

林浩至此才恍然大悟：「那你放心好了，我幾時都一樣幫住你的。」

車子開回警局門口停了下來。

林浩偕同游天虹一齊入內，他們一邊併肩兒走，一邊低聲交談。

入到警局之後，游天虹與林浩暫時分開了，游天虹去了洗手問，林浩則進了他自己的辦公室。

林浩探長的辦公室就在偵緝科後面，所以

他必須先經過偵緝科。

郭太太妮娜仍在接受一名女督察的問話，林浩探長看見她哭得梨花帶雨的，叫人將她帶到辦公室裏面來，然後他又問那名女督察：「有些什麼結果？」

女督察有些生氣：「這位太太十分固執，她樣樣都不肯回答我們，非常不合作。」

「我根本什麼都不知道，如何可以回答你們？」妮娜哽咽道。

女督察瞪住她：「你丈夫的事，你沒有理由會不知道的。」

「有什麼稀奇呢？」妮娜說：「他老是掛住賭博，從來就很少理會我，自然什麼事情都不會跟我說！」

「算了算了！別吵了！」林浩探長做好做歹的揮揮手，示意那位女督察暫時離去。

當辦公室的門被掩上了之後，林浩回頭對妮娜說道：「你與你夫丈的感情如何？」

「剛才我已講得很清楚，他的興趣在賭桌上。」

「贏多還是輸多？」

「我也不清楚，我從來不知道他的經濟狀況。」

「他沒有跟妳交談。」

「有！但從來不談錢，只有我需要錢的時候，他才給我錢，而且從來不會說沒有。所以我更加沒有理由去追查他的經濟情況。」

林浩又坐回辦公室後面他的座位去，看看上面的「口供紙」，許多地方仍然是一片空白的。「郭太太，妳這樣令我們十分難做！」林浩抬起頭來瞪住她：「妳丈夫突然被人殺死，偏偏妳給人的印象又是跟他感情不好，偏偏你什麼都不肯說，這叫我如何交代？」

「你似乎在暗示郭志賢是我殺死的？」

「我從未這樣暗示過，在未有正式答案之前，任何可能都存在！所以我們一定要……」

林浩探長話未說得完，門板之上已傳來「閣閣」之聲，隨即有人推門入來。

進來的，正是游天虹！

林浩一邊招呼游天虹，一邊說道：「你來得正好，我剛想找你問清楚一些事情，郭太太你當然認識吧？」

游天虹瞥了妮娜一眼：「是的，你想問什麼？」

「今晚，你們是否一直在一起？」林浩又再問：「我是指在郭志賢被殺之前的一段長時間。」

「是的，我一直在陪伴住她，」游天虹又說：「我知道目前她十分傷心，探長，你可否讓我帶她走？」

「你肯負責嗎？」

「負責什麼？」

「我們要她隨傳隨到。」

「噢，那當然不成問題。」

「那就請你在這兒簽個名吧，」林浩探長把一張保證書推到了游天的面前，游天虹也很爽快地在上面簽了字。

妮娜頹喪地跟着游天虹走，他們截了一輛計程車，一齊離開了警局。

× × ×

「爲什麼你要担保我出來呢？」妮娜倚偎在游天虹的懷抱中，柔聲問道。

「也許是爲了完成一個夢。」游天虹把臂彎收緊，吻着她說：「男人最大的弱點就是無法逃避一個美麗的女人的吸引，何況我倆也曾走到了夢的邊緣呢。」

「可惜我現在已是疲倦欲絕，什麼心情也沒有了。」

「夢境之可愛，往往就是由於它能帶我們暫時脫離現實，忘記一切，而且身不由主；所以我也不顧一切後果，把妳保釋出來，然後帶妳去尋夢！」

妮娜有點激動，她情難自禁地，把整個身軀靠向游天虹，讓游天虹把她抱得緊緊的，吻得幾乎喘不過氣來！

突然間，他們身不由主地分開了。

「先生，到啦！」計程車停在路旁，司機不好意思回轉過頭來，只由望後鏡瞥了他們一眼。

游天虹付了車資，拖着妮娜落車。

妮娜放眼四望，儘管時在黑夜，她也可以從路燈的照射中發覺這兒不是她的家。

「這裏是什麼地方？」妮娜問道。

游天虹一邊拖住她的手臂往屋子裏走，一邊說道：「這是『尋夢園』啊！」

「嗯——『尋夢園』？」

「是的，妳忘記了嗎？我們還有未完的夢，現在我們就要一齊去追尋。」

進了屋子裏面之後，妮娜才知道這裏原來是游天虹的住所。這也好，妮娜反正就不想返回她的夫家去；她知道命案發生了之後，警探雖然帶同她一齊回家調查過，而眼前亦已時在凌晨，相信在她家中調查的警探亦已離去，但想起她丈夫死得那麼慘，她就不想回到那兒去了。

游天虹倒了一杯酒，遞到她的面前：「夫死夫還在，妳何必再想他？」

「你這人太過豈有此理！」妮娜生氣地瞪住游天虹，並沒有接過他手中的一杯酒。

「妳難道眞的會爲他的死而悲傷麼？」游天虹嬉皮笑臉地聳聳肩，索性自己喝了那杯酒一口。

「你怎麼知道我內心的感受？」

「從妳對我的態度，總可猜到多少了。」

「你這算是什麼意思？」妮娜霍然站立起來！

「一個女人，如果眞正愛她丈夫的，決不會在這時候跟另外一個男人跑到這兒來！」

「你——你——」她氣極了，氣得連話也說不出來，一掌就摑向游天虹。

但是游天虹手急眼快，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妳何必這麼生氣？我只不過試試妳是否眞的很愛妳的丈夫！」他這邊放下酒杯，那邊已將手臂收緊。

妮娜身不由主地投入他的懷抱中，被他吻得喘不過氣來；她舉起粉拳毆打游天虹，無奈她的氣力怎樣也及不上游天虹，她終於也得將雙手搭到游天虹的肩膊上面去、

妮娜身子放軟，與游天虹雙雙倒在客廳的長沙發之上。

游天虹的咀巴儘管沒有離開妮娜那兩瓣咀唇，但是他那兩隻手却顯得非常靈活。

他把手伸到沙發旁邊，那兒有一排按鍵，他熟練地按下了其中一個按掣，燈光都熄了，室內隨即變得一片昏暗。

游天虹再按另一個掣，沙發彈開，擴展成爲一張床。

他像個熟練的控制室技術人員，即使在黑暗中，手指的動作也顯得非常靈活；他連摸索也省掉，即可按動了一連串的按掣。

只見窗簾自動拉攏之後，室內又揚起了一陣陣輕音樂，氣氛頓時變得溫柔。

黑暗中，雙方都看不見對方的表情，也看不見對方的動作，但却可以感覺得到。

游天虹在黑暗中可以感覺得到的，是滑如凝脂的肌膚；妮娜在萬般溫柔的愛撫中，却可以暫時忘記了身邊的一切煩惱。她暫時什麼都不想，只一心一意地去好好的享受着游天虹給予她的似水柔情。

他感到飄飄然，飄在雲層之上！

她彷彿在發夢，也許只有夢境然後才可以讓她暫時脫離眼前的現實。

可惜夢境畢竟就是夢境；夢到底總會醒過來的！

當她夢醒的時候，煩惱彷彿又迫到了她的眼前來了！

「假如這是夢，我願永遠活在夢境之中，永不再醒來！」妮娜輕輕地嘆息。

「這件事本來就與你無關，不幸的只是：因爲你是郭志賢的妻子。」游天虹伸手過去，按下了一個燈掣——那燈掣就在沙發旁邊。

柔和的燈光，自几子底下透射出來，襯住悠揚的樂聲，散發着一股醉人的氣氛！

假如不是爲了郭志賢的命案，妮娜此刻一定會把握機會，享受着這萬般的溫柔。

可惜現實的心理負担，令到她很快又感到心底裏壓住一塊大石！

「他是咎由自取！」她終於忍不住說：「一個賭字害了他！」

「他賭輸了？」

「是的，你幾時聽人說過賭錢會贏的？」

「他輸了多少錢？」

「我也不清楚，總之，數目積累下來，一定十分之可觀。」

「他欠了人家的債？」

「是的，而且不只一個，而是好幾個。」

「還有些什麼是你知道的？」

「難道這還不夠麼？」

游天虹道：「被他拖欠的人，肯定不會殺他！」

「爲什麼？」

「道理很簡單。殺了他，等於爛賬變枯賬，永遠也收不到了。」游天虹又說：「如果他欠我的錢，我才不會蠢到殺死他！」

「你很聰明。」妮娜伸手到旁邊的玻璃几子去，取過一支香烟。

游天虹爲她燃起打火機：「我一直以爲自己很笨，只有妳讚我！」他輕輕地笑了。

她把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就移到了游天虹的唇邊去！「你原來不但對女人細心，對任何事情也表現得很細心。」

「這是什麼意思？」

「郭志賢是被人存心謀殺的，並非死於意外。」

「妳有沒有任何證據？」

「證據沒有，但我有綫索。」妮娜又接過游天虹的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也畧爲沉思了一會，才說：「他曾經企圖勒索一個人，但他不讓我知道，我也懶得去理他！」

「妳知道被勒索者是什麼人嗎？」

「我不知道，只知道對方有些秘密給郭志賢知道了。他便藉此去勒索對方。」

「在警局接受詢問時，妳有沒有向警方提及事此？」

「沒有。」

「爲什麼？」

「我怕說了出來會惹更來大的麻煩，因爲我是眞的不知道那人是誰啊！」

游天虹自言自語地說：「郭志賢會不會因爲此事而被人殺害？」

「我相信這個可能性最大。」妮娜又說：「因爲有一次我無意中聽到他在電話中要求那人付給他一千萬元的掩口費，否則他就會將秘密公開。」

「一千萬元？」游天虹把眼睛都睜得大大的，心存懷疑地問：「你沒有聽錯吧？」

妮娜噴出一口煙霧：「我相信我不會聽錯的。」

「嗯——」游天虹又陷入苦苦沉思之中：「一千萬元可不是一個小數目，那是一些什麼秘密？對方若非擁有億元以上的金錢，相信决難應付這數目的勒索！」

「是的，當時我也這樣想，到底對方有什麼秘密價值一千萬元？本來我眞想追問他，後來我回心一想，佯作不知好了，省得麻煩。」妮娜又說：「我平時要錢用，總是向他伸手，他也很少借故不給；假如我知道他經濟情況不佳，他可能就有了太多的藉口，所以我還是佯作不知的好。」

游天虹想了想，又問道：「妳再仔細想想，他有沒有提及過被勒索者的姓名？」

妮娜也眞的想了一陣，但她終於說道：「沒有，我從未聽他提及對方是誰；但從他語氣之强硬可以想像得到，他可能眞的掌握了對方的若干重要的證據，所以他才會索取這麼一大筆的金錢。」

「那人爲什麼要揀着他留宿於成吉斯汗大酒店的晚上才動手殺他？」游天虹仍然是喃喃自語地沉思着說。然後他又自己回答着自己：「因爲對方知道他當晚在那兒作客，其次就是他急不及待，所以才迫到對方非動手不可。」

「這也有可能的。」妮娜說道：「郭志賢這種人，往往會在他輸了錢之後，就不顧一切的。」

「我有一個想法，不知妳是否同意，就是當時郭志賢的身上可能帶有兇手所須要的證據，兇手必須殺了他才可以得那些重要證據。」

「嗯——」妮娜這一次倒顯得非常之審慎：「照我所知，郭志賢不是那麼大意的人，就算他把證據帶在身邊，也一定有留底。例如那是一幀照片，底片他一定留回作爲證據；又例如那是文件的話，他也只將副本——即影印本帶去，决不會把原件帶去。」

「然則，他家裏可能還收藏着他一直視作勒索皇牌的證據。」游天虹彷彿被利針刺了一下似的，霍然由沙發床上跳將起來，又瞪住妮娜問道：「妳可知道你們家裏有什麼暗格之類麼？」

「你倒提醒了我。」妮娜也受到了游天虹的影响，把身子坐直，呆在那張由沙發變成的床上：「郭志賢的確有一些秘密，收藏在一個暗格之內，但我不知道那暗格之所在。爲什麼我會這麼說？因爲在家中的書房，郭志賢是從來不讓別人進入內的，包括作爲他妻子的我在內。」

「警探今天到過妳家，但是，他們未必發現那個暗格，對嗎？」游天虹若有所思地瞪住妮娜。

妮娜會意地說：「我們要不要到那兒去一次？」

游天虹道：「我正有此意。」

於是二人匆匆爬起來穿回衣服，就離開游天虹的家。

× × ×

時間已是凌晨四點多鐘；這時刻應該是一般正常人最熟睡的時候。

但是，游天虹仍要忙着！

他正開着他的車子，載着妮娜一齊趕到郭家去。

郭家也就是郭志賢的家，亦即妮娜的夫家，所以也可以說：這是妮娜的家

然而現在，他們却要鬼鬼祟祟的，摸黑回來。

游天虹本來已經很疲倦，尤其是當他與妮娜做完一輪劇烈運動之後，更是倦得想睡。

但是，他却希望在天亮之前，能在郭志賢的書房中找到他們想像中的秘密文件或證據。

因此，游天虹必須提起精神，小心翼翼地，先把車子開到郭家門外去。

游天虹把他的車子停在路旁，放眼四望，

只見四周一片沉寂，似乎並沒有警方的汽車留守在現場附近一帶。

妮娜就坐在游天虹的身邊，她以期待的心情，希望游天虹能爲她洗脫罪嫌。

事實上，她與丈夫的感情一向都不好，已是親友們都知道的事，所以如今郭志賢一旦遇害，她和她身邊的男友，自然就無可避免地被懷疑。

妮娜是個浪漫派的女子，她有一種令男人無法抗拒的魅力，所以她往往亦予人一種「不安於室」的感覺。

也許正是因爲這樣，所以郭志賢之死，妮娜便引起親友們議論紛紛。

游天虹把車子停在馬路對面，熄了車燈之後，透過車窗，仰首上望，只見郭家裏面黑漆一片。游天虹至此才與妮娜下車去。

他們匆匆越過馬路，跑進那幢住宅大廈裏面去。

這是個住宅區，這也是一幢多層的住宅大廈。

這兒不設看更人員，不過却有一副大鐵閘攔在門前；妮娜本來就是住在這裏的，所以她有這裏的門匙。

進了鐵閘後面之後，他們發覺兩部升降機都停在樓下，所以他們可以很快就上樓去！

郭家在這幢大厦的七樓，而這幢大厦却有十多層高，是較新式的所謂「兩梯四伙」式住宅。

妮娜既然是這裏的女主人，當然擁有這裏的門匙；她帶着游天虹，輕易就進了屋內去。

屋內空無一人，這應該也是妮娜意料中的事，因爲她與她丈夫並無兒女，這裏本來就只住了他們兩口子而已；日間還有一名鐘點女傭到這兒來數小時，處理一下家務，但到了晚上往往就靜得可怕。

這個住宅單位之內，就只有兩房一廳，除了郭氏夫婦佔用其中一間主人房之外，另一間小房就給郭志賢用作書房；其實所謂書房，亦只不過是郭志賢家裏的辦公室而已。

這裏面的陳設也非常之簡單，一張辦公桌，前後擺了兩張椅子之外，就是書櫃和鋼櫃。

沒有人比妮娜更熟悉這裏的環境，所以她進入了這裏面之後，根本就不必亮燈，也可以摸索到她自己的睡房裏去。

就在他們入門的刹那間，妮娜已感到有些不妙！

妮娜當時正伸手到門角去按亮客廳裏面的燈光，豈料就在這時候，妮娜彷彿觸了電似的，渾身抖顫了一下，幾乎掉過頭來，就想跑出屋外去。

與此同時，游天虹當然也見到了；原來他們都發覺走廊那邊竟然有燈光透射過來！

也就等於說：屋內有人。

屋內怎麼會有人？那是什麼人？

如果是警方的人，客廳也應該亮起燈光才對，爲什麼只亮了房間的？

妮娜既然是這裏的女主人，當然憑射出燈光的方向亦已經知道那是書房。

書房怎麼會有人呢？

刹那之間，一個個的問號分別湧進了二人的腦海中。

雖然時間是那麼的短促，他們仍然想到一個極具關鍵的問題，就是如果在書房裏的人不是警方人員，又是一些什麼人？

不管他是什麼人，這時候摸到這裏來，目的也只有一個，就是搜索一些關鍵性的證據！

也就是說：對方的目的與他們一樣。

說時遲那時快，游天虹已經三步併作兩步，急急衝向了走廊那邊去。

妮娜本來怕得要死，但看見游天虹這麼勇敢，胆子忽然也壯了起來，立刻尾隨而來。

果然是書房的燈光亮了。但是，當他們入到裏面的時候，却又見不到有人！

游天虹感到奇怪，妮娜却舒了一口氣：「一定是他們離開這裏的時候，忘記了熄燈！」

妮娜知道警方曾來此搜索，所以她所指的「他們」，自然就是指警方人員。

但是游天虹却有不同的想法，如果警方認爲搜查行動未了結，自然會派人留守現場。相反，他們決不會忘記熄掉書房這裏的燈光。

游天虹又想：一定有人入來，目的是爲了找尋妮娜口中所講的證據。

但是人呢？爲什麼現在又見不到有人？

游天虹本身也是江湖中人，當然明白到一些高手耳目伶俐，可以在遠距離下聽到一些聲響而作出反應；剛才他們進門時，妮娜曾以門匙開啓大門，門匙的碰撞聲，在這夜深人靜之際，聽來更加刺耳。如果那個偷進來的人夠機靈的話，是有足夠時間可以退出這間房的。

游天虹再放眼看看書房內那些書櫃與鋼架之間，只見其中一個書櫃的櫃門雖然掩上了，却留下了一條縫罅。至此他更加肯定剛才有人來過這裏……

游天虹想也未想得完，已聽到書房門外傳來急促而細碎的脚步聲。

他立刻在戒備中回轉身去。

可惜，游天虹的反應雖然敏捷，到底還是遲了一步。

一個高大的身形，像門神一樣，擋在書房門口。

一支黑光閃閃的手槍，握在那男子的手上，從他握槍的姿勢可以猜想得到。他必然是個有經驗的槍手。

「快把雙手舉起！」那大漢吆喝着說：「否則我會先殺死你們其中一個。」

游天虹看見他目露兇光，自然也深信他說得出，做得到！但是像游天虹這種人，還有什麼危險場面未見過？

他雖然也和妮娜一樣，把雙手舉了起來，但是，他却一邊表現得十分冷靜地問：「你是誰？」

「你少管！」那大漢含怒地盯實游天虹：「你又不是這裏的主人，有什麼資格質問我是誰？」

「你怎麼知道我不是這裏的主人？」游天虹道。

「我當然知道。」大漢把視綫移到妮娜的身上：「她才是這裏的主人！」

妮娜這時候已嚇得花容失色。她幾乎不敢直視那大漢，因爲她發覺對方目露兇光，彷彿隨時都會開槍似的。

然而游天虹却有不同的想法：他覺得要氣氛變得不致過份緊張，對他才是比較有利。於是他問道：「老兄可是想來這兒發點橫財？」

那大漢冷然一笑，道：「你死到臨頭，還有心情向我問長問短，我眞的服了你！」

游天虹却表現得非常輕鬆地笑了笑，聳聳肩道：「你一定是個初出道的傢伙，否則才不會笨到那個程度吧！」

「什麼？」大漢手指一緊，手槍的機掣彷佛就要扳了下去！

妮娜也在心底裏責怪游天虹不該在這個時候令到對方生氣，因爲那大漢的面部肌肉收緊已經夠難看了，扳住手槍機掣的手指如果再收緊的話，槍腔裏的子彈就會貫穿他的胸膛。

但是游天虹却有恃無恐似的，笑道：「你當然可以開槍殺我，但你只要開槍，槍聲就會傳到外面去，守候在街上，監視着這裏的警探，就會在不到一分鐘之內到來。如果老兄是有頭腦的，相信也不會在未達到目的之前，引來

麻煩吧？」

「嗯——」大漢又是一怔！「你剛才講什麼？」

「你來此幹什麼？」游天虹的態度仍然保持輕鬆：「你可不是爲了什麼金銀珠寶，而是另有目的，對嗎？」

那大漢怔了一怔之後，面部的肌肉在跳動，發出兇光的眼睛，彷彿也在這刹那之間充滿了疑惑。

他突然面色一沉：「既然你已經知道了，我們也不妨開門見山的談談。」那大漢的視綫轉移到妮娜的身上去，然後又冷冷地問：「告訴我，妳丈夫把那些文件放在那裏？」

「我不知道。」妮娜毫不考慮就說。事實上她和游天虹到這兒來，也是爲了找尋那些想像中的文件。

但那大漢似乎不相信，他盯實妮娜：「你最好不要耍花樣了，我沒有太多的時間留在這裏，要是你令我覺得不耐煩的話，我只有殺了你！」

妮娜訥訥地不知所措！

游天虹在旁插咀代她答道：「不妨對你說，她是眞的不知道，我們今晚偷偷回到這裏來，也是爲了尋找那些文件。」

「你們也是要找那些東西？」大漢感到意外地怔了一怔！

游天虹故意瞪住那大漢道：「是的，因爲有人告訴我們，有些東西可以令我們發一筆橫財，否則，誰肯在這個時候回到這兒來呢？」

「誰說的？」大漢果然很緊張地追問。

「我一定要說麼？」游天虹反問道。

那大漢把手槍槍管指住游天虹：「是的，你一定要說，因爲你沒有選擇之餘地！」

「如果我不說呢？」游天虹表現得十分輕鬆。

「我會殺你！」大漢要脅着說。

游天虹却哈哈大笑：「你不會的！」

大漢把手伸直，作勢就要開槍！但游天虹却若無其事地呆立在那兒，反而嚇壞了妮娜。

妮娜眞不明白爲什麼游天虹會無中生有，自討苦吃！根本就沒有人告訴他們什麼秘密，一切只不過是游天虹忖測出來的，却想不到那大漢會這麼認眞。

那大漢並未開槍，他看見游天虹表現得這麼冷靜，反而感到驚奇地問他：「朋友，你到底是什麼人？「

「一個非常普通的人。」游天虹又說：「正因爲我太過普通了，所以我才想發財。我相信你此來亦無非爲了發財，而不是爲了找麻煩吧？」

「你——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道理太簡單了，因爲你只要開槍，警察就會上來，你怎麼樣也逃不了的，就算讓你僥倖逃脫，你波士也不會放過你！」

大漢聽完之後又是一怔：「你怎知道我波士是誰？」

「你能擁有眞槍實彈，你的波士自非等閒之輩，」游天虹說：「所以如果我是你，我會做得聰明一些，將手槍放下，與我們一齊動手去找那些很値錢的文件。」

那大漢想了想，終於說道：「你也說得對，朋友。現在你們就開始搜查吧！」

妮娜心裏想：游天虹這一回眞的是自尋煩惱，他固然不知道秘密何在，而她自己雖然身爲這間屋的女主人，但是也不會知道丈夫生前的秘密。

那大漢沒有動手，他只以手槍從旁監視，要游天虹和妮娜在這間書房裏，把想像中的秘密找出來。

妮娜從心底裏焦急，她担心最後那大漢仍不會放過他們，就只差沒有埋怨出口來！

相反，游天虹却在手槍的要脅下，顯得一派冷靜；他由書桌開始搜索，包括了書桌的抽屜，然後再搜向書櫃那邊。

妮娜也從旁協助，却忍不住問游天虹：「那文件到底是怎麼樣的？」

游天虹道：「找到就知道了。」

這時候，他忽然從文件架上取下了一個文件夾，很認眞地看了看。

後面那大漢以爲他找到了秘密文件，於是走過來。

游天虹從玻璃的反映中，已看得清楚，知道那大漢已逐漸接近他們，但是，他仍裝成非常細心翻閱文件夾上的文件；直至那大漢走到了他右邊的身旁時，游天虹突然出其不意地，以文件夾拍向他的面眼之間！

游天虹右手持着文件夾一拍，左手迅速伸到大漢的手腕去！那是大漢緊握住手槍的手！

游天虹原想出其不意把那大漢摔倒，但是，想不到那大漢不但把手槍握得穩穩的，馬步更加穩如泰山；高手過招，一經接觸，已知道大有來頭，所以游天虹絕對不敢怠慢，眼看奪不到那支手槍，惟有退而求其次，急急將槍管托高。

「砰」的一聲，隨即傳出了一連串的「嘩啦啦」的玻璃破碎聲！

游天虹用盡全身的氣力，把那大漢連人帶槍，推到門外去！二人跌跌撞撞的，又碰倒了一把椅子以及書房中的雜物，發出了一連串的聲響。

又是「砰」的一聲！子彈射穿了客廳的窗門，窗門的玻璃「乒乒嘭嘭」的響了一陣。

「隆」然一聲！游天虹在黑暗中終於以柔道的招數把那大漢摔倒！

一條高大的影子，自游天虹的懷抱中跌向走廊那邊，那大漢連翻帶滾的，在走廊末端爬起之後，匆匆衝向屋後面去。

游天虹不想讓他逃脫，立刻追進去；那大漢驀地回過頭來，揚手舉槍，「砰」的一聲，一枚子彈射向游天虹這邊來！游天虹急忙把身子一矮，子彈射向背後！

「喲」的一聲！妮娜突然捧臂驚呼，鮮血則自她的指縫間滲出，原來妮娜的左臂已受了傷。

游天虹想站直身子追過去，「嘭」的一聲，那大漢已將厨房那扇門關上了。游天虹想衝過去，但被妮娜叫住；就在這刹那間，「砰」的一聲！子彈穿門而過，擊中了一幅走廊上的牆壁，三合土批盪脫落了一大塊！游天虹看看妮娜，又看看那幅牆壁，抹了一額汗。

假如不是妮娜叫住他，當時游天虹一定衝到門後去，子彈穿過了門板之後，亦會穿過他的肚皮或胸膛。

妮娜並非先知，只是由於子彈擊傷了她的手臂之後，她痛得忍不住叫將起來而已。想不到却無意中救了游天虹一命。

游天虹回到妮娜的身邊，一邊爲她止血，一邊問道：「後面有後門嗎？」

妮娜道：「雖然沒有後門，但却可以由窗門爬出去，那兒每一層都有晾衣服的棚架，稍具身手的人也可以由那兒爬落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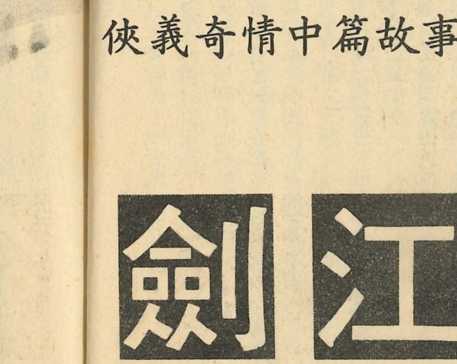
游天虹靈機一觸，對妮娜道：「我們快些離開這裏！」說着，他已衝向前門那邊。

妮娜一邊追上去，一邊說道：「你到底要去那裏？」

「我們要趁警方未到之前，離開這裏！」游天虹這邊說着，那邊已將大門拉開了。

游天虹是因爲剛才有一枚子彈擊中客廳的窗門，所以才担心驚動了警方人員上來查究。

（未完・三）







磨劍江湖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西門丁·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楚峻救出歐陽虹，丐帮金堂主先派郝守禮追上，楚峻初試劍鋒，把這個老丐刑堂副堂主打敗，已非當年的吳下阿蒙了，金堂主只好答應將歐陽虹放走，楚峻為歐陽虹等人解去痳藥，兄弟重逢，互道近況，楚峻便將雷痳子等巨寇要打刦田府的事說了一遍，歐陽虹義憤塡胸，不滿這批毛賊所為，因為南陽田湘是聞名的大善人，决定帶領丐帮弟子去援助田府護院風揚中大俠，來到田府見有人在廝殺，歐陽虹楚峻加入戰陣，風大俠歐陽虹把賊人殺退，楚峻把認出的魔爪蝙蝠楊柏死纏不放，歐陽虹和風大俠趁機去追回贓銀，留趙三為楚峻押陣……

義助田府　發現仇家

那道嘯聲來得甚為奇特，隆隆發發之聲震人耳鼓，趙三連忙叫道：「諸位小心一點！」立即抽出打狗捧，雙脚一蹬，躍上圍牆，口中喝問：「來者何人，是友是敵！」

話音一落，嘯聲忽止，只見一道黑影自一棟平房後竄了出來，身如大鳥向圍牆飛去。

趙三把打狗棒一橫，喝道：「閣下再不表明身分，休怪叫化子無禮了。」

那黑袍人依然望圍牆飛去，似沒把趙三看在眼內，趙三大怒，舉起打狗棒，望其肩胛抽去。

黑袍人臉上幪着一塊黑布，頭上戴着一頂員外帽，見趙三打狗棒揮來，左臂一拂，袖管拂在打狗棒上，趙三那一棒便橫移了三尺！

眼看黑袍人脚尖已落在圍牆上，趙三大喝一聲，打狗棒驀地一圈，使了個絆字訣，向對方的小腿絆去。

那黑袍人嘿嘿一笑，十分難聽，驀地見他雙脚連環飛起，左脚踢開打狗棒，右脚蹬在趙三的小腹上，趙三「噢」地叫了一聲，身子如斷綫風箏，跌飛下去！

那黑袍人又一聲怪叫，足不沾地，凌空擰腰一扭，身子便落了下去。

幾個田府的莊丁立即圍了上去，黑袍客望也不望他們一眼，畢直向田湘飛去！

衆莊丁立即舉動兵器望其擊去，黑袍客右臂似非血肉之軀，以臂架格棍棒，左手或爪或掌，只幾個照面，已把那些莊丁打得東歪西倒！

趙三倒在地上，一時之間站不起來，連忙叫道：「田老爺快入內堂躲一躲！」

說時遲，那時快，那黑袍客身子一掠，越過衆莊丁望田湘撲去！

田湘連忙縮在兩個護院之後，一個護院舉刀劈來，却讓黑袍客閃開，幸而另一個護院把田湘推後，也仗劍刺去，楚峻見田湘形勢危急，顧不得殺「魔爪蝙蝠」楊柏，身子倒飛，喝道：「休來逞凶。」

喝聲未畢，人已凌空一個轉身，長劍急刺黑袍客的背心。

黑袍客聽得背後傳來一道急勁的兵刃破風之聲，不敢過於托大，身子一偏，斜轉半個圈子，上身一長，左臂欺前，一掌擊向楚峻的脅下。

楚峻也是身子一偏，長劍一拖，立變一招「上善若水」，反切對方的手臂。

這一招劍勢嚴密，又使得疾快，迫得黑袍客收臂縮身，同時把右臂橫撞過來。

這一着，大出楚峻的意料，便讓對方的手臂撞在劍脊上，長劍一歪，登時露出一個破綻！

黑袍客行動疾如閃電，左臂再度探前，猛地打出一記「劈空掌」，一道狂飈自掌心湧出，斜擊楚峻的胸膛！

楚峻不敢攖其鋒，慌忙後退幾步，那黑袍客一個風車大轉身，右臂一掄，拳頭擊在一個呆若木鷄的護院的頭上，只聽「撲」的一聲，頭骨破碎，哼也不哼一聲便仰天倒在地上。

楚峻看得睚眥欲裂，大喝一聲，長劍一挽，急刺黑袍客的後腰。

黑袍客踏前一步，左掌又望另一個護院拍去。

楚峻一劍落空，手腕一翻，劍刃向上一撩，挑刺其後臀。

黑袍客身子向上一縱，忽然怪聲叫道：「快啦啦跑絲絲！」

楚峻初不知他這句怪話有何含意，後見楊柏捨棄那些莊丁，尖嘯一聲，越牆逃脫，才知道黑袍客是通知他逃跑。

剎那間，楚峻也自地上躍起，長劍向黑袍客攔腰截去，黑袍客右手不知怎樣一翻，劍刃便被其彈開，但他亦因此而沉下

身去。

楚峻急使「千斤墜」落地，長劍一圈急刺過去，同時左掌挾勁發出一掌。

黑袍客身子如穿花蝴蝶，閃開劍勢，右臂一橫，用前臂格開楚峻的左臂。

剎那，只見楚峻臉色大變，連額角也沁出汗來，顫聲問道：「你，你練了『鐵臂功』？」

黑袍客身子一震，嘿嘿一笑：「小子，你倒識貨呀！」說着振衣欲上。

楚峻神情一變，大喝一聲：「三年前你是否到九華山青雲莊殺人？」長劍一横，把黑袍客的去路攔住。

黑袍客嘿地一聲冷笑：「老夫殺人無數，那還記得這許多！」

楚峻更認定對方是殺死自己雙親及兄長的兇手之一，當下緊咬牙關，長劍如狂風暴雨般向對方攻去！

黑袍客身法一變二變，再三而變仍脫不出劍勢，不由輕咦一聲，右臂忽地一掄，以手臂擋開長劍，左掌急如星火的印向楚峻的胸膛。

楚峻這次不敢大意，又不肯後退，左臂運起八成眞力，與對方的掌心相迎但聞「蓬」地一响，楚峻退了一步，那黑袍客大概料不到他會拚命，還不足內勁，也退了一步。

楚峻強忍着體內翻騰的氣血，一退即進，長劍稀稀鬆鬆地使了一招「大象無形」，這一劍看來似無章法，但却是一招誘敵的殺着。

黑袍客又是咦了一聲，看不出玄虛，不敢貿然發招，楚峻毫不思索地踏前一步，再把「大象無形」化為「正言若反」！

這是「無量劍法」的第三十一招及第三十二招，楚峻一直都未能體會其精義而學不成，此刻，一來經過幾番搏鬥，經驗增長，二來在拚命之下，靈台空明，反而一揮而就！

黑袍客見長劍幌動不定，劍尖直指左臂，正想擰腰閃開，不料，只見白光一閃，長劍忽地一横，改刺右肩！這一着正暗合「正言若反」的用意，端的神奇無比！

黑袍客那裏知道這道玄妙？幾乎着了道兒，急切間連忙把上身向後一仰！

饒得如此，楚峻的長劍仍在其肩上刺了一道淺淺的傷口，田府衆護院見狀，齊聲喝妙！

與此同時，黑袍客雙脚一頓，身子如離絃之矢，向後倒竄，快逾奔馬。

楚峻猛吸一口氣，仗劍追前，喝道：「留下命來！」

黑袍客倒竄之勢不變，一竄二丈六七，再一竄他倒飛上廳堂前的石階，只是他伸出左掌向身後的一根柱子一拍，身子忽改向上竄起。

楚峻也跟着他飛上台階，但黑袍客比他快了一步，一個倒翻躍上屋頂，左脚一頓，只聽「嘩啦啦」一陣亂响，碎瓦敗灰如大雨般兜頭望楚峻頭上洒下。

楚峻揮劍護住頭臉，雖未被磚瓦弄及身子，但也被迫落地上。

當他再度躍起而落足屋頂時，那黑袍客已跑得只剩下一道淡淡的黑影。

楚峻見他望北馳去，急忙跳落地上，叫道：「快取一匹快馬來。」

趙三艱辛地自地上爬了上來，問道：「齊少俠要去何處！」

楚峻道：「追那賊人！」

趙三忙道：「齊小俠，江湖上有句老話，窮寇莫追……」

楚峻道：「在下與他有深仇大恨，又要在他身上找出其他兇徒，豈能不追。」

過了一忽，一個莊丁牽了一匹馬過來，楚峻喝道：「在下先走一步了！」拍馬出莊。

趙三想起歐陽虹的命令，忙也拉了一匹馬追出莊，只聽馬蹄聲在北面長街上爆響，他扯開喉嚨叫道：「齊少俠請等等要飯的！」

楚峻那裏望他？拍馬急馳，眨眼間便出了城。

城外，寒風呼呼，今日雖沒下雪，但地上一片泥濘，楚峻取火熠子迎風幌亮，勒住馬下鞍查看，但見地上馬蹄印斑斑，甚是淩亂，他收起火熠子，重行上馬，繼續前進。

楚峻一口氣馳了七八里路，風中傳來一陣叮叮噹噹的兵刃碰撞聲，楚峻拍馬更急，不一刻便見到前頭路上有人持着火把，高高舉着，路上人影幢幢，似有不少人在打鬥。

楚峻再馳前十餘丈，便認出那些打鬥的人，有不少是丐帮弟子，當下便叫道：「歐陽大哥可在此處？」

只聽歐陽虹在前傳來聲音：「三弟，愚兄在此！」

楚峻飛身下馬，抽出長劍奔前，見丐帮弟子形勢並不佳，大都處於劣境，冷眼一望，「魔爪蝙蝠」楊柏也在其中，他大喝一聲，揮劍劈去！

楊柏對他頗有顧忌，身子一閃，躲在一個丐帮弟子身後，楚峻只得收劍再發，楊柏大聲叫道：「風緊扯呼！」身子一翻，倒飛二丈，始終不與楚峻正面接觸。

楚峻問道：「大哥，田府那些銀子在那裏？」

歐陽虹道：「已被人接應運走了！」

話音一落，忽聽樹叢裏响起一陣陣尖銳的竹哨聲，那些刦賊聽後都是精神一振，接着，林後便湧出一羣紅衣紅袴的大漢來，前頭一個大漢，在大寒天內，仍精赤着上身，手上提着一杆旗子，那旗面以紅布所做，鮮紅似火，在夜風中獵獵作响。

剎那間只聽那些紅衣大漢齊聲叫道：「五行盟烈火堂大旗一至，擋者披靡！」

歐陽虹吃吃大笑，道：「別人怕你們五行盟，丐帮弟子可不怕，有本事的便來吧！」他手起棒落，打狗棒戳在一個刦賊的麻穴上，那刦賊應聲倒地。

只見人羣中走出一個幪臉紅袍人，冷笑道：「祖十三若還未死，咱們尚懼丐帮三分，如今他一死，羣丐無首，還有什麽可怕。」

歐陽虹冷笑一聲：「何不試試看！」

那紅衣幪臉人冷哼道：「要殺你們幾個跳樑小醜，簡直易如反掌，某家還怕會汚了手呢！」

歐陽虹怒極而笑：「見不得人的狗賊，竟敢口出狂言！這幾年五行盟也惡夠了，理該讓你們嚐嚐苦頭！」說罷棄了刦盜，望紅衣幪臉人標射過去！

「眞是不知死活的小子！」紅袍客長袖一揮，拂向歐陽虹的臉門！

歐陽虹見對方雙袖來得快速，連忙住勢翻起打狗棒，使了個挑字訣，把對方左袖挑開，又把頭一低，把右袖讓過。

那紅袍客長笑一聲，左袖一捲，捲住了打狗棒。歐陽虹打狗棒連忙打圈，幾經辛苦才把衣袖擺開，隨即大喝一聲，標前一步，打狗棒「嗤」的一聲刺出，急戳對方的胸膛！

紅袍客右手一廻，手掌在袖管中露了出來，伸掌在打狗棒一拍，歐陽虹但覺一股熱流沿棒兒傳入體內，手腕不覺一沉，登時刺了個空！

紅袍客左掌急拍過去，一股熱浪撲面而來，熱得令人出汗！

歐陽虹左掌迎起，與對方遙對一掌，但聽「蓬」的一聲悶响，歐陽虹五內一陣灼熱，忍不住退了兩步。

那紅袍客只退了一步即止，哈哈狂笑道：「小子，某家的『火雲掌』不大好受吧！」

歐陽虹知道對方掌力邪異，生怕內腑受傷，急忙運功護住心頭。紅袍客一招得手，再度迫前，歐陽虹只得奮起神威與對方周旋。

鬥了幾十個回合，歐陽虹體內越來越熱，猛地吃了一驚，知道自己受了內傷，但此刻騎虎難下，只得咬牙苦撑。

楚峻隔遠看見，忙捨下楊柏趕了過去，叫道：「大哥，讓小弟來鬥鬥他！」

歐陽虹極是好勝，聞言笑道：「愚兄還未落敗，你便要助拳了？」口上雖硬，但終究落了下風。

紅袍客嘿嘿一笑：「小子，你也別閑着吧！」右袖一攏，把楚峻也罩在袖中！

楚峻只覺眼前一紅，對方的衣袖已經拂至，他立即偏身一讓，長劍洒下一片白光！

紅袍客「咦」了一聲：「你這小子原來也不弱！」右掌自袖管中消出，又發了一記「火雲掌」！

楚峻雙脚一錯，長劍反削對方的手臂，這一劍攻敵之必救，紅袍客只得撤掌，楚峻踏前一步，使了一招「光而不耀」！

紅袍客以一敵二，立即落了下風，見狀忙後退了一步！楚峻再使一招「九層之台」，紅袍客揮袖來擋，楚峻手腕一沉，改刺對方大腿！

那紅袍客驚呼一聲，雙袖一幌，身子向後滑開三尺！

就在此刻，一陣馬蹄聲傳了過來，而遠處又傳來一道尖銳的嘯聲！

紅袍客叫道：「風緊，扯呼！」

歐陽虹喝道：「世事豈有這般如意的事！」

紅袍客怒道：「你道某家怕了你們？當眞笑話！」話音一落，又下令：「孩兒們，『霹靂彈』招呼！」

只見那些紅衣大漢齊把手一揚，各自發出幾顆黑黝黝的丸子來。

歐陽虹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呼道：「弟兄們快退！」

楚峻持劍挑開一顆丸子，只聽「熊」的一聲，那丸子爆裂，着起一團紅艷艷的火光來！

那些「霹靂彈」一落地，便爆起一片火光，羣丐齊聲驚呼，慌忙後退。那紅袍客道：「這是無毒的！歐陽虹你可別不知進退！」

緊接着，又有幾顆丸子飛來，這次落地爆開，却湧出一陣濃濃的白烟。白烟一起，立即把那夥大盜的身子籠罩起來！

楚峻問道：「大哥，咱們追不追？」

歐陽虹道：「好歹也得看看他們何處去了！」

牛趕車道：「堂主小心，烟中可能有毒！」

歐陽虹心頭一跳，道：「兄弟們，都把呼吸閉住！」

話音一落，馬蹄聲戛然而止 原來却是趙三尋來了，他聞言道：「待屬下先衝進去看看！」吸了一口氣，閉住呼吸，催馬衝入烟陣。

歐陽虹及楚峻怕烟內另有埋伏，也忙揮動兵器衝了進去。

烟陣寬數丈，入內只覺四周一片白茫茫，兩三尺外的景物便已看不見，加上火把離得遠，更是如墜五里霧中，不知身在何處！

出了烟陣，已不見了烈火堂及雷痲子那些人了，楚峻取出火熠子來，舉高一望，隱見前頭有人影幌動，又不知對方是否另有埋伏，只得把趙三叫了回來。

楚峻忽見歐陽虹臉色通紅，有異尋常，忙問道：「大哥，你身子不適？」

歐陽虹咬牙怒道：「剛才不小心，着了那個幪臉狗賊的道兒，受了點內傷！」

「那人的內功十分怪異，大哥你快找個地方調息一下吧！」

歐陽虹也覺體內熱氣越來越盛，便把牛趕車等人召來，一個乞丐道：「堂主，這附近有座荒廟咱們到那裏歇歇脚吧！」

楚峻大喜，忙着其帶路。那乞丐快步走在前頭，穿入路旁的小林，衆人急忙跟在後面。走了一陣，果見前頭有座破廟兒，都走了過去。

到得跟前一望，才知道破廟旣小，而且地上十分骯髒，歐陽虹看也不看一眼，用脚一掃，隨即盤膝坐下，打坐運功調息起來。

運了一陣功，只見歐陽虹身上汗出如雨，汗珠帶着一股異常的味兒。楚峻心頭忐忑，待歐陽虹臉上紅潮稍退，心中才稍安。

過了兩頓飯功夫，歐陽虹才行功完畢，叫道：「好厲害的『火雲掌』！以後跟他對掌，一定要先運功護住心頭！」

楚峻問道：「不知那個幪臉人是誰？大哥能否由其武功上忖知？」

歐陽虹搖頭道：「愚兄是初次與他接觸，而且『火雲掌』這三字也是第一次聽見！」

「這五行盟又是個什麽組織？」

歐陽虹嘆了一口氣，道：「五行盟是個神秘組織，其巢穴及首腦人物都未爲人知，只知其下有五股勢力，分別以金、木、水、火、土任名！這幾年，頗出了一陣子風頭，尤其是本帮內鬨之後，他們行動更加頻密！」

趙三道：「依屬下看，這個組織必是集中了黑道的精英，準備與咱們一決雌雄的！」

牛趕車道：「這還用你說！不過，假如祖帮主在世的話，又豈容他們作惡？」

羣丐一聽，均是神色一黯，長嘘短嘆起來，楚峻問道：「雷痲子他們怎會邀到這些好手來助陣？」

牛趕車道：「咱們追上他們時，已有一隊黑衣黑袴大漢，來接銀子！依我看，雷痲子等賊必是五行盟的外圍組織！」

歐陽虹頷首道：「此話有理！五行盟人數龐大，自然需要不少經費，雷痲子等人下手搶刦，他們暗中助之，坐地分贜？此法必行之巳久，所以五行盟的行動才少爲人所知！哈，這些狗賊行事倒十分有分寸，田老爺子身家萬貫，富可敵國，他們却只取了五十萬兩，如此，便不會太過引人注目！」

牛趕車道：「將來十數年間，行惡武林的，必是這批人！」

歐陽虹見天色未明，問道：「三弟，那姓楊的，怎樣被他逃了出來？」

楚峻嘆了一口氣才把經過說了一遍。

歐陽虹一怔，道：「這姓楊的，好大的狗命！下次再見到他，必要把他碎屍萬段！」

楚峻道：「假如下次大哥碰到他，且別忙於殺死的，最好能迫他供出那個救他的幪臉人的身份！」

歐陽虹道：「有理，那黑袍幪臉客旣是賊黨，自也該死！」

趙三道：「剛才屬下聽齊少俠說，那個幪臉人是他的大仇人！」

歐陽虹目光一亮，轉頭望向楚峻。楚峻點點頭，雙眼紅潤，輕咳一聲，才澀聲道：「小弟一家慘遭幪臉人殺害，其中一個賊首正是那個黑袍幪臉人！」

歐陽虹道：「三弟的家仇，便是愚兄的大仇，愚兄一定助你向他們索回這筆血債！只是那人旣然幪了罩面，你又如何認得出來？」

「當夜有個父執輩，恰好到小弟家作客，碰上了這件事，自然拔刀相助，他與一個灰衣幪臉人苦鬥，却發現其臂堅硬如鐵，大吃一驚，那幪臉人哈哈笑道：『老子的鐵臂功滋味如何？』除此之外，灰衣幪臉人身裁高大，而黑袍幪臉人也是如此，是故小弟懷疑他們必是同爲一人！」

歐陽虹問道：「你們有誰知道，江湖上有誰人練了『鐵臂功』的？」

一個年老的丐帮弟子道：「屬下曾聽一些老前輩提及過，謂『鐵臂功』是一門厲害的外功，但這也只能嚇唬那些武力低微的人而巳，眞正高手却能『四両撥千斤』，或『以柔制剛』的功夫，『鐵臂功』的威力便無所盡展！是故最近江湖上巳罕聽人說有人練這種功夫了！」

牛趕車道：「聽說練這種功夫也需要極長的時間才能成其火候，練至深者，尋常之劍傷之不得！」

歐陽虹冷笑一聲：「內功至化境之人，飛花摘葉也能傷人，何須用刀劍！旣然練的人甚少，這便更容易調查了，大家以後多點留意，都助三弟一臂之力！」

羣丐滿口答應，楚峻心頭激動，忙抱拳稱謝！

說着天巳亮了，歐陽虹沒好氣地道：

「牛兄弟，你同南陽城，向田老爺子交代一聲，咱們都散夥吧！」

牛趕車問道：「堂主打算去那裏？」

「本想去商丘你那裏走一趟，現在既然已見過面，便不去啦！」歐陽虹道：「我跟三弟到鄭州！」

牛趕車道：「如此不如一齊走吧，請堂主稍候一下，待兄弟回來再起程！」

「好吧，速去速回！」

牛趕車翻身上馬，又被歐陽虹叫住：「把馬帶回去！」

牛趕車找了兩個屬下趕馬回去。過了一陣，只見牛趕車跟那兩個屬下徒步而來。歐陽虹問道：「田老爺有何話說？」

「他說銀子追不追回來還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人馬平安！並再三向堂主及齊少俠致謝！本來他要把馬匹送與咱們代步，兄弟堅持不要，他却拿了兩錠銀子，說要請咱們喝幾碗酒！」

歐陽虹道：「也罷，些少銀子，田老爺也不在乎，咱們走吧！」

眾人取道東北，望鄭州行進，路上因人多，頗不寂寞，歐陽虹本來心事重重，此刻也漸漸放開了懷抱。

走了兩天，一路平安，也沒再遇上五行盟以及雷瘋子那夥人。這天黃昏便到一座小鎮，眾人入鎮後，見家家戶戶在張貼揮春，一片迎春的景象。歐陽虹問道：「今日是什麽日子？」

趙三道：「明日便是正月初一了！」

歐陽虹道：「今夜便在這鎮過年吧，反正有田老爺的銀子，找個地方買些酒食回來，大家痛痛快快慶賀一下！」

羣丐大喜，連忙找尋歇宿地方，鎮上有座城隍廟，廟祝年老無依，仍在廟內過年，羣丐便到廟內借宿。

那廟祝正愁寂寞，聞訊大喜，把羣丐迎了進去，眾人立即準備起來，有的打掃起來，有的準備燒火，有的去買酒食。

過了一陣，去鎮上買酒食的丐帮弟子滿載而歸，廟祝親自下厨煮菜，熱鬧了好幾柱香，終於弄了七八個菜餚，又有幾隻肥鷄、饅頭，於是眾人圍桌大吃起來。

丐帮弟子都是些樂天知命的漢子，三碗酒下肚，不由放浪形骸起來，喧笑者有之，放聲高歌者有之，小廟內一片熱鬧。

楚峻自出娘胎以來，所遇之人都是規規矩矩的斯文人，偶然有些江湖豪俠到家內拜訪父親，但都拘於長幼，而有所檢點，像趙三等人者絕無僅有，是故開始時頗爲不慣，但過了一陣，終因少年心性較好熱鬧，也受了感染，逐漸與羣丐打成一片。他覺得羣丐雖然不拘言談，但另有率直爽快之處，與之相處，無須提防。

鬧了一陣，眾人都已有三幾分醉意，趙三拿起竹筷，敲着碗，唱起蓮花落來：「破廟慶團圓，要飯醉薰薰。一塊鷄骨送舊歲，三碗白干迎新春，囉嗹喱囉嗹，唱歌送餛飩！」眾人嘻嘻哈哈鬧了半夜，那廟祝也喝得酩酊大醉，先回後廟歇息去了。牛趕車道：「古人有公孫大娘神劍助興，如今咱們叫化子只有一根打狗棒，兄弟臉皮素來比你們厚，便現醜使幾招，讓大伙兒助興吧！」說罷抽出打狗棒，走至中間空地，一招一式舞將起來。

羣丐鬧笑之聲方止，便屏息觀看起來，須知打狗棒法招數雖然有限，但變化繁複無比，每每同一招式，落在不同人手上，便有不同的變化及功效，是故一般丐帮弟子都經常互相研究，不過因級別所限，三袋弟子却不能學四袋弟子的招式。

此間廟內的羣丐大都是四、五袋的弟子，所學相差不遠，也都想看看這位商丘分舵主對打狗棒法的領會到底有多少，就連歐陽虹也放下酒碗。

牛趕車把所習的七十二招打狗棒使畢之後，又再回頭使將起來，這次速度較前大慢，羣丐都有點奇怪，只有楚峻忖出他的用意：「這姓牛的，心思頗爲仔細，竟然出這個辦法來向大哥請敎！」

歐陽虹自然也知道牛趕車的用意，看得十分仔細，當下牛趕車使畢之後，便指出其破洞及不足之處，羣丐更是凝神而聽，大感受益不淺！

牛趕車是六袋弟子，趙三是五袋弟子，其他的大都是四袋弟子，歐陽虹雖然當眾點撥牛趕車，只因他不講述練功要竅及口訣，不算犯了帮規。因爲不知練功要竅及運功行使之口訣，學會了招式，也無作用，是故連楚峻也不用迴避。

當下牛趕車謝了一番，走回座位，接着趙三也學牛趕車把所習在歐陽虹臉前使了一遍，歐陽虹也一一指出其破綻。

這樣又花費了大半個時辰，羣丐不敢再相求歐陽虹，再度吃喝起來。牛趕車忽然道：「堂主，兄弟有一事相求，希望您能成全……」

歐陽虹一怔，問道：「牛兄弟何事求我？你我既是兄弟，現在又已過了子時，已算新春初一，有事但說無妨，難道兄弟你新春的第一個願望，我也……」話至此，忽然想起一事：「倘若他求我去競選帮主，我這樣一說，不是自落圈套？」當下緊張地望着牛趕車。

牛趕車一笑，道：「兄弟想堂主把我調入飛鴿堂，以便能多點與堂主相聚！」

歐陽虹鬆了一口氣，道：「商丘分舵甚爲重要，牛兄弟在那兒，正好大展所長，爲本帮效勞，撥歸到我屬下，每日只爲聯絡而奔波，作用反而不大，請兄弟再三考慮！」

不料，牛趕車的屬下也齊聲相求要加入飛鴿堂，歐陽虹吃了一驚，忙問：「兄弟們爲何都如，却是爲何？」

「咱們都希望與堂主在一起辦事！」

歐陽虹又是驚詫，又是感動，道：「我歐陽虹何德何能得弟兄們的擁戴！」

牛趕車道：「如今本帮四分五裂，各堂主之間互相傾軋爭鬥，要想置身於外，難有託庇於堂主之下了！」

歐陽虹一呆，半晌才道：「好吧，不過這件事要先得姜長老的同意才行。在姜長老未曾批准前，諸位兄弟還是仍在商丘分舵內辦事！」

牛趕車道：「帮規咱們自然不敢違反，希望堂主早點把下情上達！」

歐陽虹點點頭，當下重新收整食物，把酒喝光才蓆地而眠。

楚峻不慣睡在地上，只盤膝調息了一陣，運行了七個周天，覺得內氣控制比前如意，也比前雄渾，知道近日來又有了進步，心頭甚喜。

不久天亮，羣丐胡亂用水洗擦了手臉，便聯羣出廟，到鎮上逛了一陣。歐陽虹道：「咱們做叫化的，無家無室，人家過年一家團聚，咱們兄弟相聚爲樂，不如就此上道吧！」

羣丐自無異議，當下取道北上。初三那日，天上下着鵝毛雪，羣丐久歷風霜，都毫不在意，繼續前進，楚峻內力已非昔比，倒也不覺得困苦，不一日便到了鄭州城了。

牛趕車帶着屬下東行商丘，歐陽虹叫趙三等丐自個去找地方歇息，自己帶着楚峻去找石中玉。

石家是鄭州首富，門高府深，大門外的那對齊肩的石獅子，張牙舞爪，神態極是威猛。大門口的七級石階，寬達丈半，幾個衣衫嶄新的家丁立在門簷下，挺立如山，令人心生敬畏。

歐陽虹走至石階下抱拳道：「丐帮飛鴿堂歐陽虹偕同拜弟特來拜訪令公子！」

丐帮擢升歐陽虹爲堂主之事，武林內都已得悉，當下一個家丁立即恭謹地道：「歐陽堂主大駕光臨，蓬蓽生輝！請恕不知，未能遠迓之罪！」

歐陽虹揮揮手，道：「不必客氣，即使你們要遠迓，要飯的也不敢領受！令公子在家麽？」

那家丁乾笑一聲，道：「敝上跟公子都在家內，請兩位跟小的進去！」

歐陽虹及楚峻跟着那家丁入內，但見入門便是一座寬大的庭院，中間通道放着兩行盆栽，或爲梅花，或爲翠竹，或爲棗樹，氣魄雄渾，又見清雅。

廳堂連在一石台上，仍有五級石階以及一對蹲伏着的石獅子，門匾上書「劍氣縱橫靖武林」，鐵筆銀鈎，顯是出自名家之手！

家丁帶歐陽虹及楚峻上廳坐下，自有人入內通知，半晌，一個丫環，把茶具擺了上來，各自替他倆斟了一杯，面對一身襤褸的歐陽虹，殊無不快不敬之色，楚峻暗暗嘆服。

良久，只聽一陣輕快的步履聲傳來，暗廊處走出兩個人來，當中一個五十不到的年紀，蓄着三綹長鬚，臉皮如棗，眉眼含威，背後一人二十出頭的青年，生得唇紅齒白，劍眉虎目，鼻如懸胆，十足是再生潘安。

歐陽虹連忙拉起楚峻，屈了一膝道：「小侄歐陽虹及齊高，拜見石叔叔！」

石九斗哈哈一笑：「賢侄快請起來，恁地好久也不來寒舍坐坐！」

石中玉却大叫一聲：「大哥你好！咦，這位便是三弟麽？」

楚峻道：「正是小弟！二哥一向可好麽！」

石中玉携着楚峻的手問道：「三弟，那夜你去了那裏？累得小兄跟大哥找了好幾天，還道你被那夥狗強盜殺死了呢！」

歐陽虹道：「老三不敢跟咱們在江湖上亂闖，要想找個安靜的地方讀書哩！」

石中玉一怔，問道：「如今三弟爲何又出來外面跑？莫非特地來看看小兄？」說罷哈哈大笑。

楚峻但覺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幸而石九斗斥道：「玉兒，人家齊侄子剛到，椅都還未坐暖，你便問個不停！」

石中玉忙道：「三弟請坐下先喝杯茶吧！」

四人以茶代酒，敬了一番，把茶喝了，石九斗問道：「歐陽侄，令師的下落，可有消息？」

歐陽虹神色一黯，搖搖頭道：「沒一絲兒消息！」

石九斗嘆了一口氣，道：「令師是武林棟樑，若有什麽意外，不但是貴帮的損失，也是武林的損失。」

歐陽虹觸動心中的隱憂，也是唏噓不已，石九斗道：「聽說貴帮尚未選出新帮主，帮主之職暫由誰代理？」

「名義上是由溫長老代理！」歐陽虹嘆息道：「可惜溫長老年老多病……目下本帮已分成幾派，將來也不知會是怎麽樣的一個局面！」

石九斗忙安慰他：「賢侄無須担憂，相信貴帮弟子都是忠義之士，萬變都不會離其宗，令師會在緊急關頭的時候出現也未定！」

歐陽虹道：「家師若尚未仙遊的，早已該現身了，九成已是……」

石九斗哈哈一笑：「生老病死乃人生規律，誰也改變不了，而且世上新人換舊人，長江後浪推前浪，賢侄應該相信貴帮必會更加興旺，觀乎貴帮創帮至今已近千年歷史，歷過無數次大風險浪，都不曾因此栽倒下去，即爲明證。」

歐陽虹心頭略寬，道：「多謝叔叔開竅。」

石九斗又問：「兩位賢侄來寒舍，是有事見我，還是只想與犬子聚一聚！」

歐陽虹道：「小侄來此，主要是欲與二弟相聚，順便拜晤一下叔叔。」

石九斗哈哈一笑，道：「若無其他事的話，恕愚叔失陪，要入內看書了。」

歐陽虹及楚峻忙道：「叔叔請便。」

石九斗進入內堂後，石中玉道：「今次大哥及三弟無論如何，也得在寒舍盤桓幾天才走！」

歐陽虹笑笑道：「愚兄囊中空空如也，三弟也是清貧之士，正想來你處白吃幾日。」

石中玉素知他說話風趣，當下也笑道：「小弟却希望你們白吃幾十年，只怕你們不肯。」

三人笑了一陣，由石中玉帶路，入暗廊，進中院，到他書房去，楚峻見石府雖不如諸葛莊之宏偉華麗，但另有一種威嚴氣勢，心想：「二哥的祖上必都是長袖善舞之輩，否則，如何能建下此莊院。」

石中玉的書房甚爲寬大，擺了幾張椅子，書櫃上的書籍却甚爲稀疏，楚峻走前翻動，石中玉紅着臉道：「小兄只是擺些書裝個樣子而已，三弟請勿見笑。」

歐陽虹笑道：「你既不是書虫，又何必拿些書來裝模作樣？」

石中玉道：「一是做給家父看的，二是書房而無幾本書，實在也不成樣子。」

歐陽虹大笑，石中玉忙吩咐丫環捧上熱茶及火爐，半晌，書房溫暖如春，歐陽虹笑道：「愚兄只需在這裏多住幾天，便連丐帮堂主也不想做了。」

石中玉乾笑一聲：「如此小弟吩咐丫

環拿下去就是。」

楚峻忙打圓場道：「何必多此一擧？何况這是二哥的一番心意！」

石中玉含笑望了他一眼，問道：「三弟這些年來，都在何處讀書？」

楚峻坐在下首，簡略地把經過說了一遍，石中玉道：「三弟，你讀書，怎不早點對小兄說一聲，寒舍雖不敢說富可敵國，但多養幾個人，總沒問題，何必到諸葛莊屈身爲奴，那諸葛錦暉可有虧待你？」他說得甚爲激動，誠懇，還忍不住欠一欠身。

歐陽虹冷笑一聲：「三弟是個有志氣的人，他怎肯讓人養？到諸葛莊爲奴，好歹也叫自吃其力，有何不好？」

楚峻怕石中玉不快，忙道：「多謝二哥好意，那時一來不知二哥家內的情況，二來與兩位兄長相識又不久……」

石中玉不悅地道：「三弟，此是那裏來的話？古人謂：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朋友相識豈在乎長久，何况咱們已結爲異姓兄弟！」

歐陽虹問道：「朋友相識憑什麽一見如故。」

石中玉道：「古人及文人的且不去說他，咱們武人當以俠義爲本，只要心存俠義，則什麽人都可成朋友兄弟了！」

歐陽虹凜然道：「二弟說了這許多話，愚兄都不大聽得進耳，但這句話却値千金！」

石中玉哈哈大笑道：「大哥您也學人銅臭起來，一句話若能値千金，料必古之聖賢全是大富之人了！」

歐陽虹正色道：「愚兄只是個比喻，希望二弟長于富豪之家，心存俠義，而不忘天下疾苦！」

石中玉道：「寒舍若沒天下疾苦放存心上，這些年來也不會散掉祖上數十萬両銀子了。」

歐陽虹神色一斂，道：「愚兄說話太重，向你陪個罪！」

石中玉急道：「大哥，你這是爲何而來的？自家兄弟，若也這般生份，還有什麽意思！」

歐陽虹這才坐了下來，三人談了一陣，石中玉問道：「三弟，如今你還想讀書否？」

楚峻道：「小弟讀書並無意於功名，而是求學識及興趣使然，什麽時候都希望能多讀一點……」

石中玉道：「如此妙甚，以後你便留下來吧，小弟另闢靜室與你讀書習字？」

楚峻嘆了一口氣，道：「如今小弟却不想再過隱居的生活了。」

歐陽虹及石中玉都是一怔，忙問爲何？楚峻道：「不瞞兩位哥哥，小弟身上負有血海深仇，早時一則不知仇人的下落，二則武功低微，如今已查到一點有關仇家的蛛絲馬跡，當然報仇事大。」

石中玉道：「三弟的仇家是誰？小兄跟大哥一定助你報仇，否則豈不枉咱們一場結義！」

歐陽虹便把前幾天的事，義助田湘抵擋刦賊，而遇上一個黑袍幪臉客的事略述了一次。

石中玉道：「如今武林中練有『鐵臂功』的人，的確極少，尤其是一流高手，更是絕無僅有，兩位稍坐一下，待我去問問家父？」

歐陽虹道：「石叔叔交遊廣闊，也許他有個耳聞也未定。」

石中玉走出了書房，大約過了一頓飯的功夫才同來，楚峻忙問：「石叔叔如何說？」

「家父說，武林中不曾聞人有練此柔功夫的人，也許有些走江湖的練了，用來賣藝糊口也未定！」

歐陽虹道：「以那人的身手來論，自無可能是個老江湖賣藝糊口的！」

楚峻也道：「不錯，再說家父也無可能跟一個走江湖賣藝的人結下寃仇！」

石中玉道：「三弟無需心焦，小兄已託家父代你查一查了。」

楚峻大喜，長身而起說道：「如此便多謝了，煩請二哥向叔叔說一聲，望他留心一二？」

石中玉正想問楚峻的身世，一個丫環忽敲起門來，石中玉問道：「什麽事？」

「老爺說，他備了一桌筵席在內廳，要爲歐陽堂主及齊少俠接風，叫公子請他們移玉！」

石中玉說道：「大哥跟三弟都聽見了吧。」

歐陽虹笑道：「愚兄有幾天沒喝酒了，此刻一聽見筵席兩字，要想再客氣也不行了。」

三人到了內堂的一座小廳，果見中間放着一張桌子，兩個小丫環垂手而立。一忽，石九斗自內走了出來，斥道：「玉兒，你怎不叫你兄弟坐下來？」

石中玉道：「孩兒已請過了，只是大哥及三弟堅要等你來了才肯就座。」

石九斗在首座坐下，歐陽虹等人才就座，石九斗道：「上酒菜！」

一個丫環捧了一隻火爐進來，又把屏風拴上，把酒置於爐上，不久，廳內温暖如春，酒香四溢。

酒熱，丫環斟上酒，菜餚也捧了上來，石九斗擧起酒杯，歐陽虹及楚峻連忙同敬，歐陽虹大碗酒喝慣了，一口把酒喝乾，石九斗笑道：「這酒入口香醇，後勁甚足，歐陽侄勿喝得太急！」

歐陽虹臉上一熱，低頭細看，才發覺這酒色如琥珀，在白玉酒盞的襯託下，更增其艷，恨不得一口把其喝下肚去。

酒過三巡，歐陽虹但覺丹田內熱乎乎的，一陣酒意湧上心房，臉上登時紅了，這才知道石九斗所言不虛，連忙吃了幾口菜。

席間，歐陽虹重把田湘遇刦的事說了一遍，石九斗眉頭一皺，輕聲道：「竟有此事？想不到五行盟竟與伏牛山的毛賊有關連？」

歐陽虹道：「小侄一向以爲『魔爪蝙蝠』楊柏是個獨行大盜，原來也與五行盟是一夥，叔叔素來交遊廣闊，不知知否五行盟的內部組織？」

石九斗臉色凝重地放下酒盞道：「將來能亂武林者，必以『五行盟』爲首，可惜這夥人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來無踪去無影，至今還沒人知其底細，愚叔懷疑令師也是爲『五行盟』所害的！」

歐陽虹呆了一呆，問道：「家師不是與『千手屠夫』屠烈於華山決鬥而同歸於盡麽？」

石九斗道：「有誰知道『千手屠夫』是否『五行盟』的人？」

歐陽虹咬牙道：「不錯，如此小侄與他們更加勢不兩立了！」

石九斗擧杯道：「壯哉斯言，單聽賢侄此言已可浮一大白！玉兒自幼長於富豪之家，所欠缺的就是賢侄這般的豪氣，你們既然是異姓兄弟，希望今後能互相督促，共伸武林正義！」

這席話，說得激烈慷慨，動人肺腑，歐陽虹急說道：「二弟在叔叔的陶薰之下，必成大器，小侄放蕩不羈，如何敢督促他！」

石九斗道：「放蕩不羈有何不好？令師亦是個放形浪骸，不拘小節的人，但他所作所爲皆不離俠義，有誰敢說他一句閑話，又有誰肯不敬重他？」

歐陽虹聽他又提及師父，雙眼一陣濕潤，道：「小侄如何能與家師相比？」

石九斗正色道：「論武功，賢侄自不能與祖帮主相比，但一個人是否心存俠義，則與武功之高低，財富之多寡，地位之尊卑，學識之深淺完全無關！豈不聞仗義都是屠狗輩之言乎？賢侄這句話，愚叔可就不同意了，人固然不能驕傲狂妄，也不能妄自菲薄！」

三小默默靜聽，石九斗喝了一口酒，又嘆了一口氣，道：「說起俠義之心，身家清貧的人倒要比富家子弟多些，愚叔常爲這份家當煩惱不已！若能用錢買得了俠義，我寧願散盡家財，以養俠義之懷！可惜不能。在芸芸武林高手中，愚叔最敬佩的人，便是令師祖帮主！」

歐陽虹道：「小侄聽聞叔叔這幾年，已散了好幾十萬両的銀子濟貧，這也是俠義！」

石九斗哈哈大笑：「這只是小俠小義而已，散了幾十萬両銀子，對寒舍根本無影响！剛才愚叔已說過，俠義是不能用金錢購買的，否則天下之大俠全都是富貴中人矣！」

歐陽虹及楚峻聽了這席話，心頭大爲折服，敬重之心，油然而生。起初見石家這份家當，尚有嫌其銅臭之心，如今已化爲烏有。

半晌，楚峻問道：「叔叔，此爲小俠小義，那麽何是大俠大義？」

石九斗道：「大者以保國衞民爲己任，小者也該心繫天下武林安危！」

楚峻擊掌嘆道：「聽石叔叔一席話，當眞勝讀萬卷書！」

石九斗臉上毫無得色，道：「知易行難，這道理人人均知，但當眞能做得到的，却沒有幾個人！」

當下四人邊吃邊談，歐陽虹及楚峻覺得石九斗言談親切，無甚架子，看看即將吃飽，忽有一個家丁走至石九斗耳畔，輕輕說了幾句話。

石九斗道：「叫他先坐一陣，我即刻去！」

石中玉問道：「爹，有人來麽？」

「是的。」石九斗道：「兩位賢侄請慢慢用飯，愚叔去會一個客人，等一下再來！」

歐陽虹及楚峻忙長身相送。三兄弟用畢飯菜，石中玉吩咐丫環送茶入書房，隨即親自提燈在前引路。

石家父子的書房雖不毗連，但却同在一座院子內，路過石九斗的書房時，歐陽虹忽覺房內一人的說話聲，甚爲耳熟，只因那人壓着喉說話，遠聽甚爲含糊，一時之間想不起來。

到了石中玉書房中，歐陽虹忍不住問道：「二弟，令尊書房內的客人是誰？」

石中玉道：「待小弟去問問家丁。」說着開門出去。

過了一陣，石中玉同來道：「大哥，家父這位貴客，不是別人，正是貴帮的姜長老！」

歐陽虹一呆，脫口問道：「姜長老來此何事？」

石中玉說道：「這個，小弟便不知道了！」

歐陽虹心中暗忖着：「莫非姜長老要求石叔叔助他競爭帮主？」想至此，忙道：「不知敝帮姜長老是否在此過夜？煩二弟向他說一聲：愚兄有件帮內的事要請示他！」

石中玉應了一聲，走至父親的書房外，敲起門來。石九斗問道：「誰？」

石中玉應道：「是孩兒，大哥說有事要請示姜長老！」

只聽姜長老詫異地道：「石兒把老要飯的身份告訴了令郎？」

石九斗自嘲地笑了一聲：「必是舍下的家丁多嘴洩露出去的！」

姜獨臂道：「請令郎過一頓飯功夫才帶他來！」

石九斗忙吩咐兒子退下，石中玉心中甚是詫異，不知姜獨臂爲何如此神秘。

他果然過了頓飯功夫才帶歐陽虹到父親的書房，歐陽虹行禮道：「弟子歐陽虹，拜見姜長老！」

姜獨臂含笑道：「想不到你也在此，堂內的弟兄都好麽？」

歐陽虹說道：「託長老之福，一切如意！」

姜獨臂點點頭。「如此就好，你年紀雖小，但有魄力有見識，不愧被譽是本帮之希望！」

歐陽虹惶恐地道：「長老過譽，使弟子汗顏！嗯，弟子有一件帮內的要事，要請示長老……」

石九斗父子聞言，連忙退出書房。姜獨臂道：「此處無人，有事便說！」

歐陽虹便把牛趕車要求加入飛鴿帮的事，說了一遍，等候要姜獨臂批准。姜獨臂沉吟了一下，才道：「照理此事，雖不違反帮規，但時値非常時期，若人人均相爭效尤，却要助長本帮派系之鬥，更加增長……」

他頓一頓才續道：「但如今各派壁壘森嚴，飛鴿堂的作用是聯絡各地分舵的工作，及搜集資料，用人正殷，這次便破例批准吧！」

歐陽虹道：「多謝長老玉成其事，至於商丘分舵的事……」

姜獨臂道：「老朽自會再另派適當的弟子去主持！」

「長老，弟子斗胆問一句，長老爲何要破例競爭帮主？難道帮內的堂主都不堪重用？」

姜獨臂臉色一沉，道：「你這話是什麽意思？」

「弟子只是隨口問問而已！

姜獨臂道：「此事並非破例，因爲已有前例可援，而且帮主失踪之事，事出突然，長老競爭帮主，並無不妥之處！而且首先表示要競爭帮主的長老，老朽可不是第一個！」

歐陽虹道：「但憑長老的能力及威望，大可脫身事外，而主持選舉帮主這件大事！」

姜獨臂道：「所謂當仁不讓，連你也認爲老朽有能力有威望，老朽如何競爭不得？何况祖帮主失踪之後，打狗棒法，如今以長老所學最多，再說老朽雖不敢言治帮能比祖帮主佳，但老朽跟祖帮主已有數十年之久，對他處理帮內大小事務的方法知之甚詳，自信能蕭規曹隨，比其他人稍勝一籌！」

歐陽虹一呆，這一點他事先倒不曾想到。

姜獨臂續道：「論能力老朽固然比人好，論武功也不比人差！嘿嘿，你一定以爲老朽只爲個人之名利，但老朽自信所作所爲都是爲了本帮的利益！」

「但就算競爭帮主，也無需要兵戎相見！」

姜獨臂雙眼一睜，道：「兵戎相見？此話怎說？」

歐陽虹道：「弟子所說杜堂主及羅堂主爲了爭奪帮主之位，而準備決鬥！」

「竟有這等事？」姜獨臂道：「你可知他們於何時何地決鬥？」

「弟子尚未查到！」

「豈有此理，爲了做帮主便自相殘殺，就算讓他們當上帮主，本帮也絕不會受人尊敬！」

「是的，弟子也正是這樣想，人家會說咱們丐帮，並非忠義之帮！」

姜獨臂道：「不行，老朽要立時去調查，以及排解！」說罷走出書房，叫道：「石大俠！」

石九斗自遠處走來，問道：「姜兄有何吩咐？」

「打擾石大俠，老朽如今趕着去處理帮內大事，以後再來聆受教益！」

「姜兄這樣說，可使石某汗顏無地了！」石九斗道：「既然長老有急事待辦，石某也不敢相留，待石某送你出莊！」

兩人去了之後，石中玉問道：「大哥，你要辦的事，辦好了沒有？」

歐陽虹嘆了一口氣，道：「這件事愚兄是越來越糊塗了！」

石中玉道：「那是什麽事？」

歐陽虹道：「是敝帮的一些內爭！」

「可是有關貴帮分成幾派，競爭帮主的事？」外面忽然傳來石九斗的聲音。

歐陽虹一怔，問道：「叔叔如何這般快便回來？」

「愚叔只送他出中院。」石九斗道：「剛才蒙姜長老信任，已略把此事告訴我知道！」

「正是爲了此事？」

石九斗道：「貴帮的事，愚叔不敢置評，不過應該相信姜長老的爲人！」

歐陽虹道：「是，侄兒領教。」

石九斗道：「夜已深了，早點歇息吧，有事明早再談！玉兒，你帶他們到客房去吧！」

歐陽虹及楚峻在石家住了幾天，歐陽虹心懸帮內的事，便向石九斗辭別。石中玉也道：「爹爹，孩兒想跟大哥、三弟出去闖闖！」

石九斗道：「也好，年輕人應該多出去見見風雨！有一件事，吾兒須謹記。」

石中玉道：「孩兒聽教。」

「便是去到那裏都須心懷俠義，你若敢做出什麽違反俠義的事，爲父絕不會饒你！」

石中玉那敢不應？就連歐陽虹及楚峻也點頭受教。

當下石中玉牽了幾匹馬，給兄弟代步，還有幾匹預備給趙三他們乘坐，這一次因爲歐陽虹心急去調查杜老四及羅漢光的事，也沒反對。

三人離了石家，歐陽虹策馬至一座酒樓處查視，只見牆脚那處，劃了一個丐帮飛鴿堂的標誌，標誌之下，又劃有一個箭頭。

當下便領着石中玉及楚峻依指示去找尋趙三等人。走了一陣，便到了一棟荒屋內，趙三聽見馬蹄聲，奔出來一望，喜道：「堂主，咱們正等得好不心急！」

歐陽虹道：「什麽事這般急，若是帮內有急事，怎不去石家找我？」

趙三笑嘻嘻地道：「兄弟們已有幾天沒酒喝啦！」

歐陽虹板下臉道：「胡鬧！」

石中玉忙道：「要喝酒還不容易？這便去如何？」

歐陽虹看看日已近午，便只好答應。石中玉引他們到太白樓，呼酒喚菜。掌櫃及小二自然認得石中玉，都爭着來侍候。

席間，趙三問道：「堂主準備到那裏去？」

歐陽虹反問道：「鄭州分舵的弟兄可知杜老四跟羅漢光在何處拚鬥？」

「屬下已問過，他們都說不知道，不過已發出信鴿到附近分舵查詢了！」

歐陽虹本來十分心急，此刻因不知杜、羅火併的詳情，反而平靜了下來。

酒過三巡，歐陽虹才道：「咱們到汴梁問一問吧！」

酒飽飯足之後，衆人下樓取馬，忽見一個丐帮弟子滿頭大汗地跑了過來，趙三認得他是鄭州分舵的弟子，忙問道：「何兄弟何事而來？」

「小弟四處找你們，想不到你們竟來此喝酒！」

「何兄弟，此是敝堂歐陽堂主，有什麽事快說吧！」

那姓何的弟子望了石中玉及楚峻一眼，道：「剛才敝舵得到一個消息，杜老四跟羅漢光將於本月廿二日，在魯中的魯山決鬥！」

歐陽虹問道：「今日是正月十幾？」

石中玉道：「正月十二日！」

歐陽虹急道：「快上馬趕去！」衆人立即上馬出城。

（未完・八）

青冥錢

（本文承自第44頁）

管一見長嘆一聲：「他們如今正在矛盾的痛苦中，你又何必強迫他們！何况這種拿徒弟出氣的事，有如潑婦打子的行爲，閣下是堂堂的前任鐵劍門掌門，不怕墜了自己的身份！」

嚴令坤不知他這席話含意，怒道：「然則你又待怎地？」

管一見道：「既然你已承認自己的罪行，老夫自然要替死去的人討回公道！何况老夫也有意要向你的劍法討教一下！」

嚴令坤精神一振，道：「如此最好！只怕你不敵時，他們會上前助你！」

「你放心，除非是老夫不敵而死，否則他們都不會動手！」

嚴令坤大喝一聲，長劍嗤的一聲刺了過去，管一見手腕一抖，把鷹鍊抓在手中，展開身形閃避！嚴令坤長劍如風，左七右六，接連刺了十三劍，但管一見仍不回擊，如穿花蝴蝶般在劍叢中進退！

嚴令坤十三劍過後，第十四劍緊接而出，只聽「嗤」的一聲，管一見的一隻袖管已應聲斷裂！

「老夫還以爲你武功有何過人之處，原來却是個縮頭烏龜！」嚴令坤第十五劍刺向管一見心房！

管一見左手一翻，食指迅速地一彈，這一着快如鬼魅，嚴令坤實在意料不及，長劍登時被彈開兩尺！

就在此刻，管一見右手一揚，鷹鍊如白蛇出洞般，向嚴令坤胸膛飛去！

嚴令坤長劍來不及招架，左手一抄，望鍊子抓去！不料管一見手腕一抖，鷹咀一斜，「啄」在嚴令坤的左上臂！

嚴令坤大叫一聲，長劍一圈，斜削管一見的肩頭！

管一見長笑一聲，身子一偏，手臂一掄，鷹鍊忽然纏向對方手臂！同時左手食中兩指豎起，向長劍挾去！

嚴令坤劍一沉、一翻，變成劍鋒在左右，管一見不能挾之，只好縮臂，後退一步，鷹鍊錚的一聲，望對方脖子纏去！

嚴令坤劍法忽然一變，速度忽地緩慢起來，每使一招都似用了全副精力般，招式也大不如剛才之凌厲。但管一見的臉色却反而凝重起來，鷹鍊只能尋瑕抵隙，似無反攻之力。

雙方激戰了百多回合，兩人都已汗流夾背，大廳內外更是靜得落針可聞！

「呔！」管一見忽然大叫一聲，左手化爪爲掌，倐地發出一記凌厲的劈空掌！嚴令坤左手翻起應付，但管一見的鷹鍊忽然飛出，向其手腕纏去！

嚴令坤只得縮腕用袖把鷹鍊拂開，同時把眞力注在右臂上。

掌風撞擊在長劍上，劍勢似乎略爲一慢，管一見再一聲大喝，左掌再度揚起！與此同時，嚴令坤也猛地喝了一聲，長劍加快，由上向下斜劈過來。

學武之人很多人認爲速度可以掩蓋破綻，但却不知道速度過快時，反使破綻更形顯露，如今嚴令坤正是這樣！

管一見那一掌根本只是一記虛招，對方劍一落，他右手五指握住鷹咀，倐地拋出！這一記如同流星掠空，只聽「噗」的一聲，鷹咀已嵌入嚴令坤的額頭上！

與此同時，嚴令坤的劍亦已臨身！眼看即將兩敗均傷，但見管一見左掌倐地一記橫掃，掌心擊在劍身上！

這一着實在兇險異常，稍一不愼，無疑是把手掌送上去給對方的長劍！但他這一掌速度之快，疾如星火，使得嚴令坤不及翻劍！

「啪！」長劍立時橫盪開去，但嚴令坤這一劍之勢亦是非同小可，管一見的掌心觸及劍身時，仍然衝前三寸！

「嗤！」長劍劃開管一見由胸至脅的衣襟，鮮血即滲了出來！這幾着兔起鶻落，一氣呵成，場上之人尚未來得及驚呼，所有的動作經已停止！

接着，只見管一見右手一抖，鷹咀自嚴令坤的腦骨中脫飛出來，嚴令坤仰天向後跌倒！管一見這一動，胸前又湧出一股鮮血！皇甫雪標前一步，叫道：「頭兒，你沒事吧？」

管一見冷哼一聲，抛下鍊子，駢指如戈在傷口四周連點數下，封住穴道止血。

此刻他才噓了一口氣，虛弱地道：「放心，他那一劍傷不到心房，死不了！」

這一戰，管一見雖然勝了，但却是慘勝，他大小數百戰，從未試過傷得如此沉重的！嚴令坤無疑是個令人恐懼的對手，若認眞比較，他武功還略勝管一見半籌，管一見能勝得他，一是氣勢，二是機智！

秦烈也心有餘悸地道：「這老小子果然不是省油燈！」

管一見乾澀一笑：「老夫太過託大，這也是個教訓！」轉過身來，道：「諸位既然來之，當然不會立即離開，現在請鐵劍門繼續推選新掌門！」

此言一出，不但羣豪俱是一怔，連嚴令坤的衆弟子也是一呆。

管一見吸了一口氣，道：「嚴令坤雖然是個無耻卑鄙的小人，但你們全不知情，這件事自然與你們無關，嚴令坤的人雖不好，武功却有可取之處，當日他們四人合創這套劍法時，就是希望能使之傳世，諸位豈能夠自暴自棄！」

邵宇道：「多謝神捕教導，不過晚輩認爲還是過一段日子才……」

管一見道：「不，趁天下英雄在此，就在現在舉行！不過老夫還有一個建議，這套劍法本是四人合創的，由今日起，鐵劍門也應改作四劍門，否則其他三人豈非死不瞑目？未知諸位以爲然否？」

羣豪高聲大叫，咸稱善。管一見退在一旁由皇甫雪替其包紮傷口。

過了一陣，只見劉全走上前，輕聲在管一見耳邊說了一陣話，管一見點點頭，再度走至大廳正中：「諸位，四劍門的第一任掌門人已經產生，正掌門是邵宇，副掌門是周湛！」

羣豪一齊鼓掌，管一見道：「由於鐵劍莊今日要辦喪事，這件事就此決定，恕不另舉儀式！」

羣豪大叫，湧上大廳，把管一見圍了起來，高談剛才那一戰的精采。

管一見不喜聽諂媚之詞，連忙告罪一聲，帶着手下離開鐵劍莊。

（本篇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萬里飛虹

高皐·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姜雲岫等人來到白雲寺，和乙萬里，野和尚，地老鼠等相會，姜雲岫提出血龍到底是怎麼回事，野老尚簡略的說明一下，但懷疑血龍其實就是毒龍，姜雲岫聽了忙向白昭容投下一瞥，徵詢她的意見，要不要把毒龍丹的眞相公開，但白昭容不同意，姜雲岫只好緘口不言了，上山的人越來越多，姜雲岫不能眼睜睜的讓自己的朋友置身於毫無代價的危機之中，他只有與白昭容，彭小娟負起保護朋友的責任……射鵰世家在雷雅堂的率領下，攀上猢猻梯準備上峯頂向姜雲岫等人報復，但攀上猢猻梯後即與神燈教發生衝突，雙方苦鬥一場……

迎戰蒼龍門

當黑衣武士撤退之際，雷雅堂當機立斷，沉聲喊了一個「撤」字，他不想門下去了，敵衆我寡，形勢不利，好漢不吃眼前虧，再鬥下去未必能得到好處。

射鵰門下的行動十分迅速，只不過剎那之間，他們就已奔下猢猻梯，連死帶傷撤得一個不剩。

只有雷雅堂還沒有撤走，他是爲了門下弟子的安全，因而獨力斷後以防止神燈教的襲擊。

王湘葆與艾南山互相瞥了一眼，對射鵰世家他們多少存有一點顧忌，因而不想趕盡殺絕。

但一股細如蚊吶的聲音，却於此時傳入王湘葆的耳鼓道：「妳錯了，王大俠，只要放走一個射鵰門下，神燈教就永無安寧之日了，縛虎容易縱虎難，莫非這點道理你都不懂？」

王湘葆心頭一動，暗忖：「這話不錯，射鵰世家報復的慘烈，實在令人心驚胆戰，毛髮悚然，今天放他們一走，神燈教

人畜不能留

固然會永無寧日，自己也將寢食難安，隨時都有被殺的危機，於公於私，我都不能留下這個後患！」

腦中電光石火般的一轉，他口裏已經下達了命令：「追下去，不得留下一個活口！」

這項命令是向他身後的白衣武士下的，這般人是神燈教的精華，他們每一個都是內外兼修的高手，功力之强不在一方霸主之下。

白衣武士霍的一分，由兩側捷徑飛身而下，黑衣武士自然也隨着他們作兩側包抄。

這情形瞧在雷雅堂的眼裏，他自然要橫身阻止，但一柄長劍，兩隻五行輪，帶着强悍的勁風，一左一右向他夾擊過來。

雷雅堂久走江湖，身經百戰，王湘葆的存心他那能瞧不明白？

神燈教既不讓他活着離開，他出手自是毫不留情，足尖倒踩，暴退三尺，三件襲來的兵刃，全部被他讓過，身形同時一

轉，雙筆泛起耀眼的金芒，分向左右兩名敵人攻去。

他內力十分驚人，金筆一吐，筆尖湧起一股罡炁，勢如彈丸劃空，發出一股攝人心魄的怪異之聲。

而且金筆所指，全是對方的要害重穴，招招都是凌厲的殺着，眞箇狠毒無比。

王湘葆與艾南山並不急於求得勝利，因爲他們明瞭雷雅堂是一個十分可怕的敵人，至少需要纏鬥兩百招以上，在他眞力大量耗損之後，才能找到他的破綻，因而他們此進彼退，互爲支援，攻勢並未放鬆，却很少使用眞力。

雷雅堂何嘗不知道對方的心計，但他却不能跟他們耗下去，因爲崖下的搏殺之聲不斷傳來，射鵰門下的安危，他負有無可旁貸的責任，他自然要儘快前往馳援。

因而他招招全力以赴，眞力激蕩，金筆縱橫，每出一招，王湘葆與艾南山都受到極大的威脅。

他也僅止於威脅而已，由於王艾二人的功力跟他相差不多，別人不跟他拚命，而且是以兩搏一，他怎能佔得便宜！

百招之後，他的招式再也沒有適才凌厲了，他要想除去敵人，致使眞力大量浪費，還不到兩百招，他已有力不從心的感覺。

王艾二人見狀大喜，他們互相一使眼色，手中一緊，劍輪交輝，這才眞正的展開反擊。

兵刃撞擊之聲不絕於耳，在一陣强攻硬打之下，雷雅堂被迫得落於下風了。

此時他左手的金筆被艾南山的長劍架住，右手的金筆爲了攔阻王湘葆的右手五行輪，筆輪相撞，砸出一溜火花，金筆同時被震了開去。

雙筆外引，空門大開，這是搏殺者的大忌，雷雅堂久經戰陣，他自然明白眼前的危機。

不待對方變招換式，他立即足尖一點，彈身倒縱，行動之快，使王艾二人有點措手不及。

他的及時撤退，固然避過了一次夾擊，只不過他忘記王湘葆的成名絕技了。

五行輪是王湘葆的慣用兵刃，但他所以能名動江湖，是靠他飛輪取敵的絕技。

武林之中長於暗器的很多，但以五行輪作暗器的却十分少見，因爲五行輪太大，也太重，既不能及遠，更不易擊中目標，那就失去暗器的意義了。

但王湘葆却能改善這些缺點，而且輪不虛發，因而飛輪王的名頭馳譽江湖，人皆會對他憚忌三分。

雷雅堂太過大意，竟然忽略了敵人的長處，這就難怪他要栽在這裏了。

不過射鵰門下的高手畢竟不凡，身後急追而來的勁風，並沒有逃過他們的警覺，他不知道追來的是什麼，只能彈身斜竄，向一側閃避。

只是他閃避得遲了一點，五行輪掠過右肩，扯下一大塊皮肉，差一點就傷到筋骨了，這是不幸中的大幸。

雖然沒有傷到筋骨，傷勢却不算輕，嗆的一聲脆響，右手的金筆脫手墜下，在山石上砸起一溜火星。

他怒哼一聲，身形急旋，左臂急吐，一陣金鐵交鳴之聲響過，金筆震開了刺向後心的長劍。

想打落水狗的是艾南山，他一退再退，長劍泛起一片寒芒，展開一輪狂悍的攻擊。

此人的劍路很雜，但每一招都是劍道中的精華，因而才能闖出黃衫劍客的名頭，不管他的名頭有多响亮，如果單打獨鬥，他仍然不是雷雅堂的對手，百招之內他非落個丟人現眼不可。

現在他的機會來了，雷雅堂的右肩受了傷，右手連金筆都把握不住，只剩下一條左臂，功力自然要大大打一個折扣了。

他的打算不能算錯，但百足之虫雖死不僵，經過一陣連續不斷的狂攻，他並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

雷雅堂只能使用左臂，但他這條左臂却具有無窮的威力，金筆點截劈刺，招招精妙絕倫，艾南山幾乎有些招架不住。

如果雷雅堂的對手只有一個艾南山，雖然他只用一條左臂，獲勝的機會仍能佔到七成，可惜還有一個王湘葆，那就未可樂觀了。

當艾南山迫處下風之際，王湘葆又加入了戰圍，雙輪飛舞，與艾南山作緊密的配合，雷雅堂又立刻陷入險境。

在無比强大的壓力之下，雷雅堂不得不連連後退，適才雙筆還鬥不過人家，現在自然要危如累卵了。

王湘葆得意了，勝券在握，他那能不心花怒放。

因爲他瞅住了一個機會，在艾南山以快劍猛擊，迫得雷雅堂不得不以金筆招架之時，他認爲機不可失，右手全力一揮，五行輪立即飛了出去。

距離如此之近，雷雅堂的金筆正在迎擊艾南山的長劍，他這一記飛輪還能不一擊中的？

但他沒有想到天際會飛來一顆流星，而這顆流星偏偏會撞在他的飛輪之上，飛輪經不起流星的猛撞，向斜裏飛了出去，噗的一聲扎進艾南山的脅下，將他撞飛兩丈之外，落地之時已經氣息全無了。

這一意外使得王湘葆大吃一驚，他還沒有回過神來，喉頭一陣劇痛，他也隨着艾南山向鬼門關報到去了。

這是雷雅堂來了救星，將他從死神的手裏奪了回來，在驚魂甫定之後，他自然要瞧瞧救他的恩人，及一眼瞧去，他竟然發出一聲冷哼：「原來是你們……」

他們是漁樵雙俠，也就是約他了斷過節的兩名敵人，誰知世事多變，敵人又變作他的救命恩人了。

他適才那聲冷哼，對漁樵雙俠仍然有些不滿，因爲射鵰世家今天的遭遇，可以說都是漁樵雙俠造成的。

扮漁夫的姜雲岫明瞭雷雅堂的心意，只是微微一笑道：「在下十分抱歉，沒有想到神燈教會這麼不講理，如果是咱們先來，兄台就會免去這場無妄之災了。」

雷雅堂道：「這話怎麼說？莫非你們跟神燈教是朋友？」

姜雲岫道：「咱們如果跟神燈教是朋友，怎會連殺他們兩大護法？兄台是誤會在下的意思了。」

雷雅堂道：「那你是什麼意思？」

姜雲岫道：「咱們若先來，跟神燈教交手的自然不是射鵰世家，貴門可以作壁上觀，就不必樹下這麼一個强敵了。」

雷雅堂哼了一聲道：「你認爲射鵰門下怕事？」

姜雲岫道：「在下沒有這個意思，只是爲貴門着想，結下神燈教這麼一個可怕的强敵，對貴門並沒有什麼好處！」

雷雅堂冷冷道：「本門之事不勞閣下關心，你划下道來就是。」

姜雲岫道：「怎麼，射鵰世家也跟神燈教一樣的不講理？」

雷雅堂道：「誰說咱們不講理了？是你們約門本門的。」

姜雲岫道：「是在下約貴門，但並非一定要鬥，如果誤會獲得冰釋，難道閣下非鬥不可？」

雷雅堂道：「甚麼誤會？」

姜雲岫道：「咱們風馬無關，河井不犯，貴門却暗中向咱們跟踪，請問這該如何解釋？」

雷雅堂道：「這個……」

彭小娟撇撇嘴道：「咱們的賬以後再算，我容姐在帮貴門弟子跟神燈教拚鬥，閣下最好先去瞧瞧。」

雷雅堂沒有再說甚麼，彈身一躍，逕向崖下馳去。

崖下的搏殺巳經結束，却留下一片觸目驚心，不忍卒覩的景象。

遺屍遍野，血跡斑斑，但絕大多數是神燈教的武士，射鵰世家也有傷亡，只不過一人喪生，兩人受到輕傷而巳。

雷雅堂吁出一口長氣，及詢問他的門下，才知道是白昭容救了他們。

無論雷雅堂如何驕狂，眼前的一切是無法抹煞的，今天如非姜雲岫等伸手相救，射鵰門下必然會全軍覆滅，救命之恩如同再造，這也是無可否定的事實。

他的敵意終於消失了，雙拳一抱道：「多謝，姜大俠如果別無他事，在下就此告辭。」

姜雲岫抱拳一拱道：「雷大俠請。」

射鵰門下走了，連死帶傷走得一個不剩。

彭小娟哼了一聲道：「這人好沒有禮貌，救命之恩如同再造，他竟然只說了一聲多謝。」

白昭容道：「射鵰門下原是一批狂人，他能够說出多謝二字巳經不容易了，何況這場搏鬥是咱們挑起的，我對他們倒有一點歉意。」

姜雲岫道：「咱們的確有點虧欠，不過要是能將射鵰世家引入正途，將是江湖上一大福音，縱然有點犧牲也是值得。」

白昭容道：「這話也是，哦，那姓雷的好像認識你。」

姜雲岫道：「不可能，我就算沒有作漁夫的打扮，他也不會認識我的。」

白昭容道：「那他爲甚麼叫你姜大俠？是你告訴他了？」

姜雲岫道：「絕對沒有，咱們這麼裝扮原是爲了掩護行藏，如果告訴人家我是誰，這種裝扮就多此一擧了。」

彭小娟道：「本來就是多此一擧嘛，別人早就摸清咱們的底細了，改扮有甚麼用！」

姜雲岫道：「妳怎麼知道別人早就摸清咱們的底細了？」

彭小娟道：「你跟容姐扮個漁樵雙俠，別人只要認出了容姐，還能不知道你是誰？紙包不住火的，如果你們當眞能保住秘密，鐵馬莊就不會被人毁了。」

白昭容點點頭道：「娟妹子說的不錯，看來咱們是不必自作聰明了，尤以我這條獨臂，別人一眼就知道我是誰，咱們還能有甚麼秘密？」

姜雲岫道：「咱們扮作漁樵雙俠，原是想獨担重任，使大哥他們免於波及的，既然如此，咱們還是回拈花寺去吧。」

白昭容同意他的決定，彭小娟不表反對，他們立即除掉僞裝，回復本來，逕向拈花寺奔去。

待到達寺門，焦度第一個瞧到了他們，就拉開嗓門叫了起來，道：「咱們正待上山，你們終於回來了。」

白昭容道：「上山做甚麼？」

焦度道：「找你們呀，大哥見你們一去不回，差點急壞了。」

白昭容道：「這眞對不起，咱們遇到一點事，所以就躭擱了一下。」

他們說話之間，賈化劉三變樊霖等聞聲奔去，見到他們無恙歸來，大家總算將懸起的心放了下來。

回到住處之後，白昭容將挑起射鵰世家與神燈教火併的情形，作了一番扼要的敍述。

焦度哈哈一陣大笑道：「好計策，叫他們狗咬狗，他們就無法再咬別人了。」

劉三變道：「八妹，妳說神燈教全軍覆沒，射鵰世家也傷亡頗重？」

白昭容道：「是的，射鵰門下可能巳經離開鷄足山了。」

劉三變道：「鷄足山沒有了這兩個門派，只怕會變作另一個局面，咱們怎麼辦？請大哥指示。」

賈化道：「各派武林同道，可能會立即搜山，咱們既然來了，不妨也去湊湊熱鬧。」

白昭容道：「大哥……」

賈化道：「八妹有事？」

白昭容道：「血龍之事只怕是訛傳，有毒龍丹倒是眞的。」

賈化微微一笑道：「八妹是碰到機緣了……」

白昭容面色一紅道：「小妹原是想投崖一死的，想不到因禍得福，無意中獲得一顆毒龍丹，小妹實在慚愧，沒有拿它回來……」

賈化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這是八妹的福緣，咱們只會替妳高興，妳不必放在心上。」

此時茅棨，曲西陵，野和尚，及地老鼠等聯袂奔回，待瞧到姜雲岫等，野和尚哈哈一笑道：「老弟幹得好，現在這鷄足山上可就熱鬧起來了。」

賈化道：「野大師，又有什麼新的發現？」

野和尚道：「神燈教全軍覆滅，射鵰世家悄然退出鷄足山，使武林各派人又掀起了一股尋寶的狂熱，現在別人都在尋寶，你們還在像沒事的人兒似的，莫非你們不要寶了。」

賈化道：「不錯，咱們上山的目的原本不在尋寶，現在自然更不想了，咱們的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窩，大師如果有興趣，歡迎你們到九江一遊。」

野和尚道：「賈大俠是要重建鐵馬莊，野和尚反正是無事忙，就便到九江走走倒也不錯。」

回九江，沒有人提出異議，於是在次日凌晨，他們就結伴經貴州、湖南，向九江奔去。

江湖似乎平靜了一點，但另一訊息却在盛傳着。

× × ×

也先寇邊，戰亂迭起，這一訊息正在江湖上轟傳着。

也先是瓦刺部的太師，自稱淮王，其可汗脫脫不花大權旁落，一切惟也先馬首是瞻，此時他們大擧入寇，破興和城，入張家口，直扣居庸關，有進逼京師之勢。

× × ×

鐵馬莊的兄弟姊妹是忠肝義胆之人，但報國有心，投效無門，只有等待機緣再計較。

他們途經武漢，賈化要去拜候姜雲岫的父母，在禮貌上應該如此，姜雲岫自然表示歡迎。

× × ×

姜家耕讀傳家，在當地算是一個望族，不過姜雲岫是獨子，他這一房的人丁並不太多，此時來了近十名客人，情况頓時熱鬧起來了。

更巧的是彭小娟的爹彭鴻也在這裏，他午前才到，是爲了尋找愛女而找來姜家的。

雖是邊境不寧，正值國家多事之秋，但姜家的團聚仍是可喜的。

第一件可喜的是彭小娟向老父坦白的表達了她的心意，經賈化與野和尚作媒，爲她與姜雲岫擧行了一個簡單而又隆重的婚禮。

其次是姜母將白昭容收爲義女，使這個少了一條臂膀的姑娘，又獲得一股親情的滋潤。

在姜雲岫婚後第二天，成王府的侍衞路峯忽然找到姜家，姜雲岫接進這位風塵滿身的客人，心頭雖是詫異，却不能不爲他們介紹父母及在座的友人。

路峯的人情世故頗爲練達，他拜見姜父姜母及與賈化等寒暄之後，再向姜雲岫雙拳一抱道：「恭喜，下官的口福不錯，居然趕上了公子大喜的日子，這兒是王府的一份薄禮，希望公子笑納。」

禮物很珍貴，那是郡主及小王子送來的，路峯此時獻出，姜雲岫就不得不接受了。

然後他取出小王子及郡主的信函各一封交給姜雲岫，經拆閱之後，姜雲岫倒有些爲難了。

白昭容見狀詢問道：「雲岫，是甚麼事？」

姜雲岫將信函交給她道：「小王子要我進京，可是……」

白昭容瞧過信上的內容，道：「王子說也先犯境，朝政不安，希望你去京師，我看你還是去一趟吧。」

姜雲岫略作沉吟道：「路大人，外敵犯境，人心浮動是難以避免的，也先雖强，還不致動搖大明的國本，京師何至於不安。」

路峯道：「這原本沒有甚麼，但王振力主聖駕親征，以至造成一股衝擊，人心自然要惶惑難安了。」

姜雲岫道：「這是國家大事，我能帮得上忙麼？」

路峯說道：「帮得上，至少可以保護王爺以及王府的安全，使王爺沒有後顧之憂。」

姜雲岫淡淡道：「保護王爺以及王府是路大人的責任，在下一介書生，怎能越俎代庖？」

路峯見姜雲岫面呈不快之色，知道是自己說錯了話，連忙陪着笑臉道：「下官不善詞令，希望公子不要見怪，不過公子可不能跟下官相比，因爲王爺是以國士相待公子，否則就不會將小王爺拜在公子的門下了。」

白昭容道：「雲岫，路大人說得不錯，反正在家裏也是閒着，去看一下帝都風光，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姜雲岫道：「好吧，路大人請在舍下盤桓幾天，待在下收拾一下，三兩天咱們就走。」

路峯雙拳一抱道：「下官不敢躭擱，要趕回去禀報王爺，咱們在京師見，下官就此告辭。」

路峯匆匆走了，却留給姜雲岫一些難題，成王相召，是私誼，也是國事，在道義上不得不去，但父母年事巳高，自己却飄零江湖，從未盡過一點人子之道，實在有點說不過去。

現在結了婚，有了妻子，就算自己必須前往京師，至少也應該將妻子留下，這晨昏省定，膝下承歡的責任，可以由妻子代勞。

彭小娟是一個溫柔的女性，必然能够代替他善盡孝道，雖是燕爾新婚，有點割捨不下，那也顧不得那麼多了。

當晚他與彭小娟一度繾綣之後，輕輕擁着她道：「小娟。」

彭小娟嗯了一聲道：「大哥，有話你就說吧。」

姜雲岫說道：「成王相召，我不能不去。」

彭小娟道：「我知道。」

姜雲岫道：「但爹娘年事巳高，我感到有虧人子之道。」

彭小娟道：「你放心吧，我會代你盡孝道的。」

姜雲岫道：「啊，小娟，妳眞好。」

不必多費唇舌，不須多作解釋，彭小娟就自願留下來，像這樣一個賢淑的妻子，怎能不使男人喜愛，此時無言勝有言，他們再度進入歡樂之中了。

翌晨他們便向父母請過安，再到廳上與鐵馬莊的兄弟姊妹共進早餐。

餐後賈化微微一笑道：「九弟準備那一天動身？」

姜雲岫道：「小弟還沒有向家父提出，我想也就是一兩天內就可以動身了。」

白昭容道：「新娘子呢？留下來還是跟你去京師？」

姜雲岫道：「留下來，家父母需人侍

候。」

白昭容道：「這樣不好，新婚才幾天就分離，難免會牽腸掛肚，你們去吧，我代你們侍候爹娘。」

她是老夫人的義女，由她代盡孝道並不是說不過去，但一聲哈哈傳過來道：「你們都去吧，這裏交給老夫就是。」

來人是彭鴻，他適才陪着姜雲岫的父母進早餐，三位老人家作了一個令人興奮的決定。

彭鴻名列龍江三絕，曾任大名府的副將，闖蕩過江湖，浮沉過宦海，對人生，對世態，看得十分淡薄，而且他惟一的骨肉彭小娟嫁給姜雲岫了，此時終老姜家，是一件十分合理的安排。

姜老太爺將西偏院撥給彭鴻主僕居住，事情就這麼決定了，幾位老人家有了伴，生活不會寂寞，自然不需要兒女留下。

其實白昭容彭小娟誰都不願意離開姜雲岫，能够有這樣一個安排，自是皆大歡喜。

接着賈化站起來道：「九弟，咱們不打擾了，鐵馬莊百廢待擧，愚兄想就此告辭。」

姜雲岫道：「大哥何不多住兩天，咱們一道走。」

賈化道：「你向北走，我往東行，一道走也走不到一塊，只望你京中事了，早點回莊來團聚。」

姜雲岫道：「小弟知道。」

賈化目光一抬，轉向白昭容道：「八妹，九弟夫婦此次進京，可能會遭到很多困難，他們人單勢孤，希望妳能去助他們一臂之力。」

這是順水人情，賈化縱然不說，白昭容也會跟隨姜雲岫去京師的，但這順水人情却是一個極好的台階，白昭容自然衷心的感激，道：「是，大哥，小妹當盡力幫助九弟。」

賈化微微一笑，再對野和尚及地老鼠道：「九江除了茶葉及瓷器，二鍋頭也是很有名的，咱們到九江好好的聚一聚，怎樣？」

野和尚哈哈一笑道：「好好，只要有好酒，你不請和尚也會去，咱們就這麼說定了。」

於是他們向姜老太爺夫婦及彭鴻辭行，然後聯騎向九江奔去。

三天之後，姜雲岫帶着一雙麗人離家北上，經襄樊直奔許昌。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到達博望，這兒雖然是一個山鎮，但古蹟却留存不少，當年武鄉侯諸葛亮一把火燒得曹軍大敗而逃，所以三國的古蹟留存最多。

離鎮十餘里之處，是一條狹窄的隘道，兩側山壁赤紅，中間只能雙騎並行，相傳夏侯惇就是在此地中伏，紅色山壁是當年火燒後所留下痕跡。

此時彭小娟一馬當先走在頭裏，姜雲岫與白昭容跟在她的後面。

進隘口約莫五丈，他們正在指指點點談論當年諸葛武侯笑談用兵，火燒强敵的往事，彭小娟的坐騎忽然一聲哀鳴，前蹄一蹶，一頭栽倒下去。

姜雲岫心頭一動道：「不好，道上洒有劇毒，小心不要碰着地面，快退。」

話說得不算慢，但彭小娟却已立在地面之上了，而且他們的馬匹也正在搖搖幌幌的栽倒下去。

白昭容在馬兒仆倒之前便已甩蹬飄身，凌空拔起，振臂向後一翻，已然倒竄而回，落身之處已是隘口之外了。

她向後退，姜雲岫却往前衝，因爲彭小娟落於地面，可能已經中毒。

在身形縱起之際，姜雲岫便已拔出短槍，槍尖在地面一點，左手抓住彭小娟倒翻而回。

他們這幾下動作快如電光石火，兩壁崖頂潛伏的敵人，全都瞧到目瞪口呆。

這般人原是要以弩箭攻擊的，這一呆他們就忘記發射了，雖然這個時間極爲暫短，姜雲岫夫婦却已退出隘口，到達安全地區。

不過他們還是射了，這只是虛張聲勢，並不能傷到姜雲岫夫婦。

只是這項無妄之災，却把他們整慘了，彭小娟身中劇毒，下半身動彈不得，他們却連敵人是誰都不知道，這豈不是窩囊透頂！

白昭容向四週打量一眼道：「雲岫，那邊好像有一戶人家，咱們先借個地方住下來。」

他們當務之急是要替彭小娟以內力療毒，如果療毒無功，也好就近尋找施毒者要解藥，找個地方住下來的確有此必要。

於是姜雲岫揹着彭小娟，由白昭容領頭，向山麓一片松林奔去。

茅屋數間，圍着一片菜畦，嬝嬝炊烟由屋頂昇起，被輕風一吹，立即烟消雲散，了無痕跡。

無論世道如何崎嶇，人心如何險惡，但眼前的這幅畫面却是一副與人無爭的和平寫照，姜雲岫的滿腔怒火，也爲之消失了不少。

他們到達屋前，但見柴扉虛掩，寂靜無聲，一個人影都沒有瞧到。

姜雲岫提高嗓門呼叫道：「有人麼？咱們是過路的……」

半晌，柴扉呀然而開，一名白髮蒼蒼的老者走了出來，此人身材高瘦，目蘊神光，舉止十分沉穩，似乎不是常人。

姜雲岫道：「愚夫婦迷失道路，求借一宿，希望老丈行個方便。」

白髮老人向他們瞥了一眼，道：「蝸居狹窄，容納不下各位，此地距離博望鎮不遠，各位到鎮上去投宿吧。」

此人雖是年紀一大把，却有點不通人情，他不僅拒人於千里之外，而且語言一落，逕自轉身向屋裏走去。

白昭容怒叱道：「站住，老人家，出門在外之人，誰都有個不方便，咱們如果能到博望鎮，何至於到這兒求你？」

白髮老者轉個身來依門而立，雙目烱烱向白昭容一瞥道：「怎麼，莫非發了山洪，你們到不了鎮上？」

白昭容道：「雖然沒有山洪，却被人洒了毒藥，我這位妹子就是中了別人的暗算。」

白髮老者冷冷道：「毒婆子從不無故害人，你們必然不是什麼好人，對不起，我不能收留你們。」

白昭容道：「咱們跟毒婆子素昧平生

，如非老人家提及她的名號，咱們根本就不知道有這麼一號人物，老人家如此說法，似乎太過武斷。」

他們說話之間，幾聲兇惡的犬吠之聲忽然遙遙傳來，姜雲岫哼了一聲道：「原來是蒼龍門，這就難怪了。」

白髮老者似乎也知道蒼龍門，而且對這個門派毫無好感，因而態度一變道：「好，你們進來。」

姜雲岫道：「多謝老丈。」

進屋是一間纖塵不染的廳堂，左右各有一個房間，往後也各有一道便門，可能是通往廚房便所等處。

白髮老者指着右面的房間道：「這是一間客房，老朽偶爾也有朋友來小住，你們就用這間吧。」

姜雲岫說了一聲多謝，立即揹着彭小娟進入房中，裏面床榻被褥齊全，倒是方便得很。

他將彭小娟安置床上，無限關懷的詢問道：「小娟，妳感到怎樣？」

彭小娟道：「不要担心，我已經將劇毒逼在腿部，除了行動不便，倒也沒有甚麼要緊。」

白昭容道：「咱們不能掉以輕心，雲岫，你先帮娟妹子運功逼毒，我替你們護法。」

姜雲岫道：「好，不過蒼龍門只怕會很快的找來這兒，妳要當心一點。」

白昭容道：「我明白。」

姜雲岫不敢遲疑，立即扶着彭小娟坐好，雙掌貼着她的脊心，輸入兩股强大的熱力，緩緩循經走穴，向她的雙腿迫去。

當姜雲岫運功至緊要階段，犬吠之聲也逐漸迫近，最後他們在十丈之外停了下來。

白昭容運功默察，知道這幢茅屋之內只有白髮老者一人居住，然後悄悄翻身躍上屋面暗中監視，同時眼觀六面，耳聽八方，十丈以內任何動靜都無法逃過她的觀察。

此時她發覺屋前十丈之外，立着約莫二十餘名勁裝大漢，及十餘隻兇猛的獒犬，屋後也有十多人潛伏，都沒有進入十丈以內。

這般人自然是蒼龍門下，那些兇惡的獒犬，就是最好的說明。

屋前的那一夥忽然走出一名身着黑衣，年約五旬的漢子，他手中提着一條黑黝黝的軟鞭，緩步走向茅屋。

「站住……」

這聲叱喝是由屋內傳出，白昭容瞧不到說話的人，但知道他是白髮老者。

黑衣大漢應聲止步，雙拳遙遙一抱道：「在下上官侯見過獨孤前輩。」

白髮老者冷哼一聲道：「不敢當，副門主勞師動衆，包圍老朽的蝸居，請問你們爲了甚麼？」

黑衣大漢原來是蒼龍門的副門主上官侯，但一向橫行江湖的蒼龍門，對這位白髮老者却不敢放肆。

因爲白髮老者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三十年前逍遙客獨孤連戰名震江湖，聲譽之隆，各大門派的掌門也難以望其項背，現在雖是年事已高，不再踏入江湖，一般武林後進仍不敢對他稍存不敬之心。

上官侯咳了一聲道：「前輩不要誤會，蒼龍門只是追捕幾名仇家，失禮之處，敝門主日後當親自踵門道謝。」

獨孤連戰冷冷道：「你沒弄錯吧？副門主，他們只是幾個名不經傳的少年。」

上官侯道：「前輩這麼說是小看他們了，現在的年輕人多半不知道天高地厚，羽毛還未豐富，就想揚名立萬，兩年前那男的跟那位獨臂姑娘，裝扮成漁樵雙煞，連續向鐵槍門及敝門找碴，敝門不防被他們傷了不少弟子，此次不期而遇，咱們自然要討回公道了。」

獨孤連戰道：「蒼龍門的神刀獒犬，傲視江湖，估不到你們會對幾名年輕人如此害怕！」

上官侯面色一紅道：「前輩說笑話了，敝門如果害怕他們，怎會追踪緝捕？」

獨孤連戰道：「你們若不用毒婆子的毒藥暗算他們，貴門也敢追捕他們麼？」

上官侯道：「這個……咳，兵不厭詐嘛，使點手段算得了甚麼？」

獨孤連戰道：「說的也是，你們送了毒婆婆多少銀子？」

上官侯一怔道：「這個……晚輩並不知道，我想毒婆婆只是仗義相助吧。」

獨孤連戰道：「仗義個屁，別人不知道毒婆婆，我老人家却清楚得很，她不會使毒害人，但却愛財如命，蒼龍門要她在路上佈毒，非得大把銀子不可，怎麼，還想瞞我？」

上官侯道：「這個晚輩的確不知道，並不是存心欺瞞前輩。」

獨孤連戰道：「好吧，就算你不知道，不過你們要想在老夫這裏拿人，只有一個法子……」

上官侯道：「甚麼法子？」

獨孤連戰道：「拿銀子來換人。」

上官侯道：「前輩要多少銀子？」

獨孤連戰道：「一個人十萬兩。」

上官侯道：「啊，前輩，那不是要三十萬兩麼？」

獨孤連戰哈哈一笑道：「舉一反三，你的反應不錯嘛。」

上官侯道：「這太貴了吧，前輩，毒婆婆才不過二十……」

他倏然住口，因爲他說溜了嘴，竟然將送給毒婆婆的銀子差一點抖了出來。

其實這樣已經够了，二十萬兩只差兩個子，再笨的人也會猜忖出來。

果然，獨孤連戰微微一笑道：「好吧，老夫薄利多銷，也算二十萬兩就是，不過少了十萬兩就得你們自己動手，而且銀子先給，否則別怪老夫翻臉不認人！」

上官侯沉吟半晌道：「前輩，二十萬兩銀子在下答允，只是銀子沒帶在身上，咱們來個情商，請前輩讓咱們先拿人。」

獨孤連戰道：「不行，先交銀子才能拿人。」

上官侯道：「前輩，咱們是隣居，你應該知道蒼龍門的信用，這樣吧，請前輩借點紙筆，由晚輩出一張借據怎樣？」

獨孤連戰道：「這個麼……好吧，不過老夫家裏沒有紙筆，你到別處去找，咱們以一個時辰爲限，時間一過咱們就得重新約定了。」

上官侯道：「好，晚輩告退。」

蒼龍門隱去了，但這間茅屋必然仍在包圍之中。

白昭容不會懼怕蒼龍門，就連逍遙客獨孤連戰算在一塊，她也不會放在心上。

只不過他們適才的對話，使她聽得幾乎氣炸了肚皮，想不到一個名震江湖的前輩高人，竟然是如此無恥！

她準備彈身躍下，先給獨孤連戰一個教訓，一股細如蚊吶的笑聲已經傳入她的耳鼓。

「生氣了麼？姑娘，老朽不是出賣你們，只是對這般狗仗人勢的東西瞧不順眼，想借機會敲他們一點銀子，人老了坐吃山空，有機會賺錢總不能放棄，妳說是嗎？姑娘。」

這傳音說話的自然是獨孤連戰了，聽完他的話，白昭容的殺機收斂了，一個孤苦無依的老人是值得同情的，只不過她認爲逍遙客可能是窮瘋了，這項打算未必能夠如願。

蒼龍門來拿人，她跟姜雲岫都會痛下殺手，不管上官侯未來是死是活，他必然拿不到人，還可能弄得灰頭土臉，這樣蒼龍門還會給他銀子麼？

她想向獨孤連戰表明自己的態度，但不放心姜雲岫及彭小娟，要先瞧瞧再說。

姜彭二人運功剛剛醒來，他們以超人的功力逼迫劇毒，獲得極爲滿意的成功，雖然還不能將毒力完全迫出體外，却已逼入「蠡溝」及「中都」兩穴之間，彭小娟又可以追奔逐北，叱咤風雲了。

白昭容吁了一口長氣道：「妹子、今後還得當心一點，雖是一切無礙，畢竟是劇毒在身，往後咱們還得想法子將它澈底清除才行。」

彭小娟說道：「多謝容姐，我會當心的。」

姜雲岫問道：「昭容，外面有沒有動靜？」

白昭容道：「有……」隨即將獨孤連戰與上官侯的交易說出。

彭小娟撇撇嘴道：「我可不管這些，他們幾乎要了我的老命，我一定要殺他們一個痛快。」

「殺不得，姜夫人，不是老朽貪財，捨不得那二十萬兩銀子，如果殺了他，姜夫人所中之毒就永遠無法痊癒了！」

接話的自然是逍遙客獨孤連戰了，他忽然出來接話，使得姜氏夫婦爲之一怔。

彭小娟撇撇嘴道：「老人家不必危言聳聽，這點毒還奈何不了咱們。」

獨孤連戰道：「老朽知道三位功力極高，當得是一代人傑，不過你們也小看毒婆子了，如果她沒有一點把握，蒼龍門怎肯花費二十萬兩銀子？」

姜雲岫知道獨孤連戰必然不是唬人，遂抱拳一拱道：「拙荊言語無狀，請老丈不要介意，咱們對毒藥的知識知得不多，還望老丈指示一二。」

獨孤連戰說道：「不敢當，老朽只是跟毒婆子有些淵深，才能够對她的毒藥稍有瞭解，據老朽所知，她有一種毒藥名叫『陰虱』，是一種極端劇烈而又陰損的毒藥，它中人必死，縱使中毒不深，又是功力精湛的絕頂高手，也只能將毒力拘束於某一不要緊的部位，絕對無法將它排除體外……」

姜雲岫面色一變道：「老丈，拙荊所中之毒正是這樣，請問它以後如何變化，以及如何才能將它消除？」

獨孤連戰道：「陰虱毒性奇特，它可以破壞人體的血液，好像虱子吸血一般，如若以內力將它迫於一處，它會腐蝕附近的血肉，逐漸擴及全身，那時縱然獲得解藥也難以救治了。」

白昭容道：「好厲害，請問老人家，咱們要怎樣才能解救我的妹子？」

獨孤連戰道：「毒婆子的習慣是在賣出毒藥的同時必然會附送買藥者一份解藥，這就是老朽說不能殺上官侯的原因。」

白昭容說道：「多謝指教，咱們明白了。」

獨孤連戰道：「上官侯是蒼龍門的副門主，也是門主上官無敵的叔叔，希望各位善加運用，老朽告退。」

獨孤連戰退去之後，姜雲岫夫婦三人面面相視，半晌做聲不得，良久，彭小娟淡淡一笑道：「人生百年，終有一死，大哥、容姐不必替我担心。」

白昭容面色一正道：「別這麼說妹子，不要說雲岫不能讓妳死，咱們姐妹也割捨不下，雲岫，我有個主意你看可好？」

姜雲岫道：「什麼主意？妳快說。」

白昭容道：「待會迎戰蒼龍門，咱們以生擒活捉爲原則，捉得越多越好。」

姜雲岫道：「這主意不錯，多捉他們幾個，就不怕蒼龍門不以解藥來換人。」

白昭容微一凝神道：「蒼龍門大槪來了，雲岫由前門出去捉拿上官侯，我跟娟妹子由後門溜出去捉他們的門下，然後咱們分左右包抄，最好不讓他們有一個人漏網。」

姜彭二人點頭答允之際，門外已傳來對話之聲，首先是上官侯說道：「這是一張二十萬兩銀子的借據，請前輩過目。」

獨孤連戰哈哈一笑道：「好好，不過老夫要把話說在頭裏，這幾個年輕人可不好惹，你如果失了手可不能抱怨老夫。」

上官侯道：「這個當然，請前輩叫他們出來吧。」

白昭容聽到這裏迅速向姜彭二人打了一個手勢，嬌軀一擰，逕與彭小娟向屋後撲去。

姜雲岫則以從容的步調走出柴扉，目光一抬，冷峻無比的哼了一聲道：「上官侯，咱們跟蒼龍門既無奪妻之恨，也沒有殺父之仇，貴門一再暗算咱們，請問這究竟爲了甚麼？」

上官侯道：「不爲甚麼，只是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罷了，閣下私通外敵，出賣中原武林，蒼龍門不過是盡一點本份而已。」

姜雲岫道：「好大的題目，可有證據麼？」

上官侯道：「事實俱在，江湖上人人都是證據，不要再逞口舌之利了，姓姜的，你如果束手受縛，上官侯可以給你一個全屍。」

姜雲岫嘆息一聲道：「蒼龍門爲虎作倀，居心險惡，如果讓你們活下去實在沒有天理，唉……」

他實在想殺盡這般畜牲，因爲他們跟

狗一樣，早已失去人性了。

但彭小娟需要解藥，他不能不投鼠忌器，因而發出一聲無奈何的嘆息。

此時上官侯忽然發出一聲怪嘯，幾條大如牯牛的獒犬應聲撲了過來，這般獒犬不只是身軀龐大，力逾虎豹，而且利爪之上隱泛藍光，似乎淬有劇毒。

撲過來的獒犬一共五條，只要讓牠們的利爪抓破一點皮肉，任何人都會將生命擺在這裏，而且還有近十具諸葛連珠弩正對準他按鈕待發。

這是一個死亡的陷阱，就算有衝天之能，也很難逃過這雙重攻擊。

姜雲岫雙目殺機滾滾，他幾乎有點控制不住他的情緒了，最後他作了一個決定，人可以少殺，但惡狗不能不除，還有那些抱着連珠弩的匪徒對他的威脅太大，爲了自己的安全，也不能放過他們。

於是他彈身一躍，迎向五隻獒犬，短槍縱橫飛舞，在地上留下五條狗屍，不待蒼龍門下回過神來，左手五指齊放，五名手持連珠弩的匪徒倒斃下去，然後以急逾飃風般的速度貼近另四名持着連珠弩的匪徒，短槍急蕩，銀芒流轉，指顧之間，九具人屍，五條狗屍，鮮血淋漓擺在那兒。

在一旁觀戰的逍遙客瞧得目瞪口呆，他幾乎不相信人世之中會有如此身手的高人。他久闖江湖，身經百戰，一身爐火純青功力，很少遇到對手，雖然現在他巳息影山林，但對自己的成就仍然有些自負。

如今他才知道自己是坐井觀天，所見太小，如果以他的成就跟這位少年相比，他就算白活了幾十年了。

的確，姜雲岫的這身功力是罕見的，他像狂風、像天神，足跡所至，取敵有如摧朽拉枯，這份無可比擬的神威，怎能不叫人驚心動魄！

上官侯面色數變，混身振起了一陣顫慄，他巳經失去一戰的勇氣，因爲一個凡人是無法與狂飈及天神對抗的。

他想逃，但脚下還沒有移動，脅下忽然一痛，他便巳動彈不得了。

他身後還有十四名部屬，也跟他命運相同，適才還在神氣活現，現在全是階下之囚了。

他剛剛結束了這一面倒的搏鬥，白昭容與彭小娟巳由屋後轉出，他迎着她們道：「有收獲麼？」

白昭容道：「十個活人，五條死狗，還有十具諸葛連珠弩。」

姜雲岫道：「好，不過狗爪上有毒，咱們得費點事將牠們埋起來。」

獨孤連戰也來帮忙，將人狗的屍體，以及十九具連珠弩一起埋掉，然後將三十名俘虜拘禁於一間柴房之內。

姜雲岫寫了一封致蒼龍門主上官無敵的書信，放回一名俘虜，限蒼龍門於四個時辰之內送來解藥，否則先殺了二十九俘虜，再犂庭掃穴，要將蒼龍門斬絕誅盡，鷄犬不留。

這封措辭強硬的書信，帶給上官無敵無比的震駭，他不敢作半分遲疑，帶着兩名親信，立即向逍遙客隱居之處趕去。

他沒有超過四個時辰，但巳是夜籠山林，更鼓初傳的時分了，他們穿過松林，還沒有踏上菜圃，一聲嬌叱「站住！」巳由茅屋之內傳出。

上官無敵應聲止步，雙拳一抱道：「在下上官無敵求見姜大俠。」

片刻之後，柴扉呀然而開，姜雲岫帶着白昭容彭小娟迎了出來。

上官無敵再度抱拳一禮道：「蒼龍門爲勢所迫，不得不俯仰由人，冒犯之處還望姜大俠見諒。」

姜雲岫冷冷道：「上官門主太客氣了，只要治好了拙荊的毒傷，在下也不爲巳甚，解藥呢？」

上官無敵吶吶半晌道：「這個……咳，叫在下怎麼說呢？」

彭小娟嬌容一寒道：「怎麼，上官無敵，你敢說沒有解藥？」

她說話之際，雙手倏吐，兩聲慘嘷响起，上官無敵帶來的親信，巳然橫屍草地之上了。

這位蒼龍門的門主，此時的臉色難看以極，良久，他才將激動的情緒穩定下來，道：「妳太性急了，姜夫人，在下沒有那麼說啊！」

彭小娟道：「那你是有藥了，適才爲甚麼要吞吞吐吐？」

一舉殺了兩個人，她的火氣巳經消了不少，說話的語氣因而平靜了。

上官無敵吁了一口長氣道：「解藥一共是三顆，在下只有一顆，可以阻止毒力蔓延，却無法將它治好，在下不知道應如何解釋，所以才……唉……」

姜雲岫道：「門主請慢慢說。」

上官無敵嘆息道：「人不能作錯一件事，否則就會追悔莫及，愧咎終身。」

姜雲岫等沒有打擾他，只是靜靜的等着聽他的下文。

上官無敵續道：「在下不該貪圖富貴，巴結權門，因而被鐵王爺所利用，如今勢成騎虎，就不得不聽他們的了。」

白昭容道：「上官門主所說的鐵王爺，是不是住在金陵清凉山的那個鐵勇？」

上官無敵道：「是的，他是神燈教的金陵堂主，在神燈教，除了教主楊無過父子，就數他權力最高，在下被他花言巧語欺騙，才受他們的指使，作了一些天怒人怨之事……」

姜雲岫道：「人能悔過，永遠不會太遲，所謂知過能改，善莫大焉，就是這個道理。」

上官無敵的精神稍爲振作一下，道：「多謝指教，在下知道該怎麼作了，這是一顆解藥，姜夫人趕緊吃下去，只要毒力不再蔓延，就可以慢慢設法將它清除。」

姜雲岫接過解藥，見它色作金黃，像黃豆一般的大小，拿到鼻前嗅嗅，也嗅不出什麼味道，不過他相信這是眞的解藥，上官無敵絕對不敢再耍手段。

他將解藥交給彭小娟道：「馬上吃下去，就在這兒運功，咱們給妳護法。」

彭小娟依言服食運功，片刻之後她一躍而起道：「上官門主沒有說錯，的確是三分之一的解藥。」

白昭容道：「我有點不解，這解藥爲甚麼只有三分之一？」

上官無敵說道：「賢夫婦在鷄足山大展神威，使神燈教派往山上的部屬全軍覆滅……」

（未完・十五）

現代遊俠傳奇故事

龍驥·文
可飛·圖

勇闖鬼門關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呂奇用通話器和高維邦聯系，知道蘇麗安被槍殺死，歹徒已採取行動，而夏洛麗又沒有回來，只好到樓下酒吧再等候。馮嘉突然來到他身旁，自認是棕葉夜總會歌女，帶他到自己的豪華遊艇喝酒，將他麻醉，發現他不是眞正的小霸王，但又不知他的用意何在，呂奇醒後，也摸不清她的底子，借機會去和高維邦連絡，查到她的資料也是一個歌女，沒有犯罪紀錄，但他一定要摸清原因，再去約會她，而馮嘉嘉這次喬裝成一個中年醜婦故意將呂奇截擊，又把她放走，又喬裝回馮嘉，在遊艇接見呂奇，使他撲朔迷離，不知這位就是脂粉軍團長。

你虞我詐　互較高低

凌晨八時，呂奇從酣睡中醒了過來。一方面由於疲倦，另一面則是對馮嘉的立場和身份已逐漸了解，使他心頭感到輕鬆，所以在那張柔軟的床榻上酣然入睡。現在，他已是疲勞盡失，精力充沛了。

他剛要翻身起來，馮嘉恰巧從外面走了進來。她笑瞇瞇地問道：「呂奇！你睡得好嗎？」

「嗯！這裏很靜，這張床也很舒服。」呂奇的身子在床上彈動了幾下。「這一覺睡得實在太酣暢了。」

馮嘉在他身邊坐下，兩隻手掌交疊起來，掛上了他的肩頭，嬌媚地笑着說：「呂奇？你不覺得缺少什麼嗎？」

呂奇轉過頭去望着他，一隻手抬起了她的下顎，語氣輕柔地說：「應該說是缺少一個妳，但是我仍然覺得妳好像睡在我旁邊似的，因爲妳的笑容和愛心已經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了。」

「眞的嗎？」馮嘉偏着頭問。

呂奇在她的臉上輕吻了一下，聳了聳肩說：「既然妳有疑問，那我就不答覆妳了，就算半眞半假吧。」

馮嘉離開了他的身旁，站了起來，在狹窄的艙房內走動了幾步，然後回過身來望着他，以歉疚的語氣說：「呂奇！我要作一件非常失禮的事。」

「噢！什麼事？」

「我希望你能够在半個小時以內，離開這艘遊艇。」

「怎麼？妳知道我惹上了麻煩，所以不敢和我接近。對嗎？」

「不是的！」馮嘉突然嬌笑着撲進他的懷裏，用她的面孔輕緩地摩挲着呂奇裸體的胸膛。「我那兩個寶貝弟弟要駕這艘遊艇出海垂釣，所以我們兩個人都被趕下艇去。」

「哦！原來是這麼回事。本來我也應該回到酒店去了，不過，在我走之前我想知道這一件事。」呂奇說到這兒，雙手將她的面頰捧着，神情很認眞地接着說：「昨天晚上已經足夠妳考慮了，妳決定帮助

我嗎？」

馮嘉皺起了眉頭，語氣緩慢地說：「當然我想到一個女孩子落到一羣壞人手裏的時候，我眞恨不得帮你的忙，立刻將你的女朋友拯救出來。可是，當你找到她之後，我就會失去你了，呂奇！女人總是免不掉被這種矛盾的愁緒所困擾，自然我也不能够例外。」

「馮嘉！妳如果這樣說，我就不便再請求妳了。因爲妳帮我的忙，勢必要冒很大的危險，這對妳來說，是一件不公平的事。」

「呂奇！」馮嘉突然狡黠地笑了起來。「我懷疑你在使用以退爲進的策略。大概你已經了解我的性格，我有同情心，也樂於助人，怎麼能够拒絕你的要求呢？呂奇！你贏了。」

「那麼，妳答應我了？」呂奇緊逼着問。

「呂奇！」馮嘉神情顯得沉重地說道：「讓我再問你一句話。眞的只有你一個人在進行援救的計劃嗎？」

呂奇在心中暗暗地盤算了一陣，打定了主意，在沒有絕對的把握之前，不能够輕易洩漏他與高維邦之間的聯繫。於是，他搖搖頭：「我沒有任何伙伴。如果有的話，那就只有妳了。」

「呂奇！那個歹毒的女人必定有很龐大的組織，你一個人去對付她們，是要吃虧的啊！」

「馮嘉，鬥力不勝，還可以鬥智。」

「你有什麼好主意？」

「馮嘉！」呂奇拉起她的手，輕緩地搓揉着。「我要問妳幾句話，妳無論如何要據實回答。除非妳確實不知。」

「你問吧！」

「妳知道那些歹徒經常在什麼地方盤據？」

「在一個土著的部落裏。」

「妳能够確定？」

馮嘉毫不猶豫地點一點頭，說道：「我能够確定。」

「馮嘉！」呂奇的目光深深地凝望着她。「請妳原諒，因爲我對妳的話產生了一點懷疑，妳必須要向我解釋一下。那些歹徒的根據地一定是非常秘密的，妳怎麼知道得那麼清楚呢？」

「老實告訴你吧！因爲我被那個可惡的女人綁架勒索過。」

「噢！有這一回事？」呂奇眞是大感意外。

「那時我正和那個猶太商人同居。在她的想像中，我必然很有錢，所以，她派她的爪牙將我綁架去，然後向那個猶太商人敲了一筆很大的贖金，事後她曾威脅我，如果我洩漏有關她的任何事情，她就要我的命。呂奇！你想想看，我敢違反她的命令嗎？」

「妳曾經報警嗎？」

「我怎麼敢報警？」馮嘉聳聳肩，雙手一攤。「難道警察局還能在我登台演唱的時候，在夜總會的四周佈滿了警探嗎？如果眞的那樣，我唱的歌大概也只有警探們來欣賞了。」

呂奇沉吟了一陣，同時也在暗暗觀察馮嘉的神色。他沒有任何證據可以指說馮嘉的這一番話是假的，難怪昨天她一聽到她的弟弟告訴她那輛汽車的牌照號碼時，顯得非常吃驚，原來她曾經深受其害。

「馮嘉！」呂奇語氣沉重地說：「我不想利用妳對那個歹毒女人的仇恨心理，但是，人總是有正義感的。她那麼毫無顧忌地爲非作歹，難道就不需要加以制裁嗎？請妳幫助我，帶我到他們出沒的地方，只要一發現對方的行踪，妳就馬上離開。即使有危險，那也是我的事。」

「呂奇！如果我願意帶你去的話，到了那個地方我就不會離開你了，因爲我喜歡你，難道我就不會關心你的安全嗎？」馮嘉柔情萬千地說：「如果你遭到不幸，我也會難過的。」

「馮嘉！這是細節問題，主要的問題是，妳是否已決定帶我去。」呂奇搖幌着她的肩頭。「請妳作一個明確的表示。」

「我已經想了一整夜，以自私的觀念來說，我不希望你冒任何危險。只要你安安靜靜地躺在床上，讓我睡在你的臂膀裏。你閉上眼睛，讓我輕輕爲你哼着情歌，然後用你那一雙寬大厚實的手掌，愛撫着我的全身，我就很滿足了。不過，那只是夢想，人總是要回到現實的。你的性格和你不屈不撓的精神，我是絕對無法阻止的，所以我已經決定帶你去了。」

「哦！」呂奇抱緊了她，在她的唇上深深地一吻，然後興高采烈地說：「我眞是太高興了，因爲我認識了一個既富於幻想，而又認得現實的女孩子。」

「別讚揚我了。」馮嘉顯得有些落寞寡歡地說：「你現在該離開這兒，也許你還有什麼準備的事要作。今天晚上七時半，在麥克阿瑟紀念廣場的噴水池旁等我，我會駕着車子來接你。」

「好的！我的確該去準備一些應用的工具，比如說繩索，手電筒之類。雖然我只有一個人，但是，我想憑我的智慧一定可以將我的女友救出來。」其實他是必須趕去和高維邦商量一番。

「呂奇！你怎麼能够肯定桑娟在那個惡毒的女人手裏呢？」馮嘉喃喃地問，「如果她……？」

「這是我唯一的希望。如果她不在那個女人的手裏，我今晚的冒險行動也是很有意義的。打擊一個無惡不作的歹徒，破壞了一個犯罪的集團，豈不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嗎？」

「呂奇！希望你能够成功！」也許她在祝福自己。

× × ×

「高！」呂奇將身軀抛進了沙發，雙腿疊架，神態顯得極爲輕鬆。「我們走錯了路，馮嘉和脂粉軍團不但毫無關係，而且還被那個犯罪集團綁架勒索。她今晚要帶我去脂粉軍團的根據地。」

「是嗎？」高維邦冷冷地應着，他的神態和呂奇正好相反。

「高！」呂奇自然發覺到了。問道：「是怎麼回事？」

「我又想到了一些有關馮家四人的資料。」

「噢！」呂奇不禁低呼了一聲。目光緊緊地盯在高維邦的臉上。

高維邦從抽屜內取出一份文件，翻閱

了一陣，語氣緩緩地說：「馮家四人進入美國時，除了移民法規定的應繳生活保證金每人五千美元，共計二萬美元外，他們還携帶了各國錢幣約合五百美元，二萬零五百美元就是他們全部的財產。」

「嗨！你們的調查工作很精細的。」

「馮凱曾經開過一家中國餐館，從他的納稅額可以計算出，他一共有七千美元的盈利。」

「直到他失踪嗎？」

「他失踪前三個月，那家餐館就關閉了。」

「嗯！」

「馮雷和馮剛在進入美國的初期沒有工作，最近兩年他們才担任酒保或侍者的工作，而且工作得很不正常，計他們的收入，勉強能抵銷他們的生活費。」

「還有麼？」呂奇有些不耐煩了。他來此的目的，是想和高維邦共商今晚如何圍剿脂粉軍團的事，自然無心去聽那一連串的數字。

高維邦將右手抬起來幌動了一下，望着他說：「呂奇！你一定要靜靜地聽下去，因爲有許多情況還要你助我分解。」

「嗯！我會有耐性嗎。」

「馮嘉是收入較好的人，」高維邦又在翻動着他面前的文件。「她一來美國就參加了賭城的『玫瑰歌舞團』，週薪一百美元，之後，她和一個猶太人同居，大概一週也可以拿到五百美元的生活津貼。但她的開銷也不小，存欵想必不會太多。前年，她離開了那個猶太人，所得只是一艘遊艇。有時租給別人，收益也不大。後來她改行演唱，收入也並不理想，而且私底下她並不出賣愛情，我們作過精確的估計，她即使有餘錢，也不會超過一萬美元；也許她連一塊錢也沒有剩下來。」

「高！你這些資料正確嗎？」

「絕對正確。」

「那麼，我就更加安心了，因爲馮嘉沒有對我說一句假話，因此，她就可以使我們信賴了。」

「呂奇！我關心的是另一項發現。」

「噢！」呂奇的眉尖皺了起來。

「連同他們帶進美國的財產，以及我們所估計的收益和餘額，他們最多只有四萬美元的財產。」

「嗯！」呂奇已經發覺高維邦不是只在作數字統計，因此他不再插問，靜靜地等待下文。

「最近三年來，他們以各種名義滙到香港去的金額是十一萬美元，請問，那七萬美元的差額是何處來的？」

呂奇不禁怔住了，良久才問道：「確實嗎？」

「請不要懷疑我所集的資料。」

「高！馮嘉是一個女人，是一個年輕漂亮的女人，她又是在聲色場中混的，她也許……」

「你以爲她暗操淫業？」

「並非絕對無可能。」

「當然，F·B·I·的警探不能每天每夜躲在她的床下。但是，你這種推想是絕無可能。」

「爲什麼？」

「一個女人要靠出賣肉體去賺七萬美元，可不太容易。她如果需要錢，爲什麼不賣掉那艘遊艇？曾經有人出過六十三萬美元的高價。」

「據她說，她不願賣掉那艘遊艇的原因，只是因爲想藉物思舊，她像是對那猶太商人有着深厚的感情。」

「呂奇！」高維邦冷笑着說：「她那曾經被猶太商人撫愛的肉體不是比遊艇更有價值嗎？」

呂奇顯得語塞，沉吟了良久才問：「高！這些資料究竟對我們有甚麼帮助？」

「呂奇！慢慢往下聽。香港方面的收欵人名叫胡桐，據香港所提供的資料稱，胡桐是那邊一個黑社會組織的頭目。」

「馮家在和黑社會人物打交道？」

「其實馮凱也是一個黑社會人物。」

「高！你的話太令我吃驚了。」

「在這方面，香港已送來了完整的資料。馮凱在香港時，不但在黑社會中混跡，而且，還是一個相當有份量的人物。」

呂奇搖搖頭說：「這就奇怪了，以他的出身，怎麼可能獲准進入美國呢？」

「這就是金錢的魔力。他們化錢買到了英國的護照，更有品行良好的記錄。並非F·B·I·的能力太差，而且金錢的魔力太大，呂奇！這就是人間永遠有罪惡的最大因素。」

「高！照目前所得的資料看來，你認爲姓馮的一家人是在和香港方面的胡桐聯合起來，在幹某一些違法的事嗎？」

高維邦搖搖頭說：「呂奇！答案正巧相反。馮凱與胡桐可能合作，因爲過去馮凱所組成的『藍衣社』和胡桐組成的『黑衫黨』，在香港是水火互不相容的兩個帮派，而且還經常械鬥，仇恨很深。馮凱所以要離開香港的地盤，移居美國，就是在實力上已經漸漸不是『黑衫黨』的對手，所以才趁早逃命。」

「高！」呂奇兩道濃眉不禁挑了起來，眼光裏也浮現着無數的疑問。「這就怪了，兩人既然是水火互不相容的對頭，怎麼馮凱又會陸續將十一萬美元的鉅大金額滙給胡桐呢？」

高維邦目光中流露一絲詭譎的神色，笑了一笑說：「乍看之下的確令人迷惑不解。不過，今日凌晨我們所收到香港警方電傳來的最後一份資料，却提供了答案。當初馮凱申請移民美國的時候全家是五個人，另外一個就是他的太太。可是，當他們快要成行的前幾天，他的太太突然退出了移民申請，理由是因病死亡。不過，香港警方却沒有查到馮太太的死亡報告。那麼，這個人到何處去了呢？」

「高！你有答案了嗎？」

「有了。不過那是根據我的推測。」

「推測要有根據。」

高維邦吁出了一口長氣，才語氣緩慢地說：「我們可以假定，當馮凱一家準備離開香港，移民美國的前幾日，突然被『黑衫黨』的胡桐得到了仇家將要遠離的消息。如果讓他們一家人一走了之，那麼，他們過去的仇恨就沒有辦法了結了。因此，胡桐施展出奇襲的手段，將馮太太縛架走了。」

「高！你這項推斷不能說不合理。可是，偵察案件最忌諱的是運用或憑藉直覺

。沒有一絲根據，那是很容易會誤入歧途的。」

「呂奇！我很願意接受你的指敎，因爲你在這方面是行家。我雖然有獲得完整的證據，却也多少得到了一點旁證，那就是在馮凱一家人離開香港的前幾天，行踪不明，躲躲藏藏，這顯然是在逃避胡桐手下的追緝。也就是在那幾天他突然撤消了他太太移民美國的申請，而且是由律師出面。雖然我們不能够肯定地說，馮嘉的母親在胡桐的手裏，但是，從他們陸續滙錢給胡桐這件事看來，必然是因爲受了對方的要挾。不得不千方百計地滙錢給對方。他們已安全到了美國，還有甚麼可受要挾的？那麼，唯一的答案就是馮太太的性命了。」

呂奇俯首沉思良久，也找不出一個肯定的答案。於是，他又問道：「高！你還有其它方面的資料嗎？」

「很多。不過，我們一定要先提出一個大胆的假定之後，才能够將其它的設想一一地建立起來。你願意相信目前這個大胆的假定嗎？」

「我在聽。」

「我們假定馮家四個人，都是脂粉軍團的主持人。」

「不可能吧？」呂奇連連地搖着頭。「當我和脂粉軍團的團長見過面之後不到一分鐘，就遇見了馮嘉，由此可見，那個女人不屬於馮家。這……」

「這種細節我們暫時不去推敲。有一個明顯的跡象却可以帮助我的推斷。暫時屹立不搖，那就是馮凱的失踪。」

「嗯！怎麼樣？」

「馮凱失踪兩年了。當他失踪時，在拉丁美洲和南非一帶，也陸續發生中國女郎被賣到土著酋長手裏，或者高級妓寨裏去的案件。因此，我們可以假定馮凱並不是失踪，而是暗暗地偷渡到拉丁美洲或者是南非一帶，去主持這一項人口買賣的業務去了。」

呂奇點一點頭，說道：「我姑且支持你這項假定吧！」

「好！我們現在再追查馮嘉擁有的那艘豪華的遊艇在過去兩年來的行踪吧！」

高維邦說到這兒，將面前的文件又翻閱了一陣，才接着說：「她的確曾將她的遊艇租給過別人。租賃她遊艇的人雖然不少，但是其中租貸最多次數的却是一個名叫米諾的黑人。他曾經駕駛『滿風號』到過拉丁美洲和南非等地。」

「嗯！」呂奇緩緩地點着頭。「難怪我在『滿風號』艇艙中發現了精繪的海圖和測繪儀器。高！米諾是怎樣一個人？」

「他是一個無家的孤兒，由一個中國僑民所養大。因此，他能够講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後來那個中國僑民夫婦兩個都被殺死了，而且遺下了一筆鉅欵。當時米諾曾經因謀殺强盜罪而被檢察官提出控訴，但是在沒有積極證據的情況下，他又被宣告無罪。他在賭城當過保鏢，也作過打手。參加過遊艇比賽，也担任過賽車選手。他沒有固定職業，但他的生活却過得很好。在警方檔案中，他除了酗酒，毆鬥，以及超速駕車，這些不大重要的違警記錄之外，並沒有太大的罪行。但是，我們却認爲這個人是一個危險人物，他必然和脂粉軍團販賣人口的罪行有連帶的關係。甚至担任着重要的角色。」

「高！我不是一個固持己見的人。雖然你的推斷過份富於幻想，但是，我却深信也有幾分可靠性。我們如果將馮凱的失踪，米諾租賃『滿風號』遊艇，以及他們將爲數十一萬美元之鉅的金錢，寄到香港去等等可疑的跡象組合起來，很明顯地告訴我們，內中必有極爲複雜的隱情。現在，我們決定一下今晚的行動吧！」

「今晚的行動？」高維邦挑起雙眉反問。

呂奇走到他的辦公桌前面，壓低了聲音說：「馮嘉已經答應我，今天晚上七點半鐘駕車送我到一個土著的部落裏去。據她說，脂粉軍團的歹徒們就在那個地方盤據。如果方才你所作的推斷完全是錯的，那麼，她的動機就是出於同情心；如果你方才的推斷有幾分可靠性，那麼，她今晚帶我去土著部落，就是一個可怕的陷阱了。不管如何，我們今晚都該有所行動。」

「呂奇！我倒希望你往壞處想。」

「那麼，我們研究一下。在過去二十四小時中，馮嘉有很多機會可以除掉我，而她却沒有這樣做。繞了這麼多圈子，却要將我帶到土著的部落裏去，她的用意何在？」呂奇說完之後，目光凝望着高維邦，等待着他的答覆。

高維邦望着他，很久沒有說話，突然，他伸出手去將呂奇插在口袋那枝鋼筆型的袖珍通話器拿了出來，幌了兩幌說：「呂奇！如果馮嘉是個問題人物，她一定看得出來這不是一枝普通鋼筆。」

「嗯！怎麼樣？」

「我們假定她巳經發覺了這一枝鋼筆是袖珍通話器，而她不動聲色，也沒有拿走，更沒有試行通話，察看你準備和甚麼樣的人物有聯繫。那麼，她就巳經打好了主意。她知道，除了你之外，還有幕後人物。殺死你肯定無補於事，反而會爲她帶來危險。今天晚上她要帶你到一個土著的部落裏去，你就必定會和你的同伴連絡。只要她事先在那兒埋下陷阱，就可以一網打盡了。」

呂奇想了一想，才點點頭說：「高！你的判斷也許是正確的。但是有一點我却不懂，馮嘉應該想到我的幕後人物也許是F·B·I·或者夏威夷警方。不管她的實力有多麼雄厚，也不該公然和聯邦調查局作對啊！」

「這也許就是她唯一的錯失之處；或者，她今晚沒有甚麼行動，只是在暗中觀察一下你的幕後人物是誰，然後才決定她們的行動方針。」

「這也是很可能的。高！」呂奇重又回到沙發上坐下，吁了一口長氣。「我們現在也不必杜費精力再推敲下去了，目前我們所要決定的，是今天晚上是否應該採取行動。」

高維邦並沒有作出什麼決定，反問道：「你說呢？」

「如果我們方才所推斷的，都接近事實，那麼，就應該由我一個人去。如果這樣作，也有一點顧慮，萬一馮嘉沒有說謊，她所帶我去的地方，也的確是脂粉集團

的巢穴，我們就放掉一個大好機會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高維邦含蓄地說，「自然我也會有所安排。」

「那麼，你贊成派人暗中支援我？」

高維邦點了點頭，放低了聲音說：「我是絕對贊成的。下午四點鐘的時候，我們利用通話器連絡一下，我會告訴你整個行動的方案。」

「好的，高！」呂奇站了起來。「那麼，我告辭了。」

高維邦詭譎地笑了一笑，走過去摟着呂奇的肩頭，低聲說：「我的太太和小孩也都是偵探，他們在附近巷子裏警戒着，你從後門出去吧！絕對不會有人發現你的行踪。」

「OK！」呂奇揚了揚手，然後匆匆地步向高家的後門走去。

× × ×

當呂奇離開高維邦的寓所之後，他又乘坐出租汽車去了一趟遊艇碼頭，「滿風號」已不在，大概馮雷馮剛眞是駕艇到外海垂釣去了。呂奇思索了一下，匆促地走進了一間咖啡室內的洗手間。

他取出筆型通話器，拉出天綫，低聲呼叫：「高！高！高！……」

「呂奇嗎？」回聲立刻傳來。

「高！你能通知海上巡邏隊暗中監視『滿風號』遊艇的行踪嗎？」

「呂奇！我已經這樣作了。一分鐘之前，我還接到了報告。馮家兩兄弟的確在垂釣，很認眞地垂釣。」

「好！如無特殊情況，我將在下午四時和你聯繫。」呂奇又加以叮嚀：「記住！千萬別主動和我聯繫，我不敢担保當訊號聲响起來的時候沒有別人在我身邊。」

「你放心！我不會犯那種錯誤的。」

高維邦的聲音突然一沉。「呂奇！有一項最新的消息，米諾來了。」

「噢！甚麼時候的事？」

「十點五十分從邁阿密飛來的。」

「他大概又要租下馮嘉的遊艇了。」

「我已派人監視他。」

「高！別幹傻事。」

「呂奇！我不明白你這話的意思。」

「高！歹徒都是特別敏感的，監視他，會促使對方提高警覺。放鬆他，如果他和馮嘉是一夥，而她又的確是脂粉集團中的重要份子，我們遲早要和他碰面的，又何必釘牢他呢？」

高維邦考慮了一下，才回答說：「好吧！我接受你的建議，還有甚麼事？」

「我希望你在午餐後酣睡兩小時，充沛的精力將是今晚獲勝的資本。」

「OK！」高維邦的回答很豪邁，然後，將通話器關閉了。

呂奇回到旅館時，才十一點多鐘。他泡進了浴缸，有許多事需要思考，浸沉在溫水中將會使頭腦清醒。

不管他的頭腦是多麼清醒，也無法猜到他的對手現在在作些甚麼；自然更想不到馮嘉就在他的頭頂——那是這家旅館三樓的三一七室。

× × ×

馮嘉也是剛從浴缸中出來，還沒有來得及擦乾軀體上的水漬，突然一陣「嗶嗶嗶嗶」的聲音傳進了她的耳裏。

是門鈴？還是電話？……

當她濕淋淋地衝出浴室，打開手袋，取出一個粉盒時，才知道她也帶得有無綫電通話器，現在是有人要和她連絡了！

「我是馮嘉！」她揭開盒蓋，低聲說。盒蓋內那面精緻的鏡子正映出了她那雙像貓眼一般閃亮的目光。

「姐姐！我是阿雷。」

「說話！」

「海岸巡邏隊的快艇在監視我們。」

「有甚麼跡象？」

「快艇上有人以望遠鏡察看我們。」

「多久了？」

「已經半個小時了。」

「那艘快艇距離你們多遠？」

「五百碼。」

「是不是一直逡巡不去？」

「是的。」

「阿雷！你們將遊艇向海外駛去，看看那艘快艇是否跟踪，然後再將情況告訴我。記住！下一次通話的時間，是十二時正。」

「好的。」

馮嘉關上了粉盒，作了半分鐘的思考，然後匆促地擦乾軀體，穿上衣服，提起了手袋，看樣子她是要外出了。不過，她又猶豫了一下，最後去到電話機旁，拿起了話筒：「哈囉！服務台！」

「這裏是服務台！」嬌脆的笑聲說。

「請問：二一七的客人回來了嗎？」

「哦，是那位中國籍的呂奇先生嗎？他是在十分鐘之前回來的，要不要我將電話接過去？」

「暫時不必打擾他，等一會兒我會去見他。」馮嘉切斷電話，面上浮現滿意的笑容。然後向門口走去。

在將要出門時，她戴上了墨黑的太陽眼鏡。

× × ×

白小桃所經營的「小蜜桃咖啡室」，就在港口的碼頭邊。此刻，已將是午餐的時候，許多在碼頭上工作的人員，已開始擁進了這家咖啡室。一方面他們將在這兒享受一頓經濟實惠的簡略午餐；另一方面是趁便欣賞一下白小桃的美妙曲綫。

這些食客幾乎全是男性，但是，今天却出現了一個打扮入時的年輕女郎。她——就是剛剛離開「太平洋旅館」三一七室的馮嘉。

馮嘉此刻是本來面目，自然白小桃認不出這個年輕女人，實際上，就是脂粉軍團的團長。她見到女客上門，立刻很親切地過去接待，笑着問道：「小姐！要點什麼？」

「一杯冰凍咖啡。」馮嘉一面說，一面將她的右手放在桌子上；那隻手的中指上戴着一枚魔鬼圖案的戒指，這是脂粉軍團份子的連絡記號。

白小桃看見這枚戒指時，不禁微微一楞，但她很快地又浮上了笑容，點點頭說：「好的。還要什麼嗎？」

「不用了。」馮嘉再次揮揮手，特別顯露中指上那枚戒指，唯恐白小桃沒有注意到似的。

很快地，白小桃就將咖啡端上來了。她故意將咖啡濺潑了一些在桌子上，一面

向馮嘉道歉，一面拿過一塊抹布擦拭餐桌。藉着這個動作，她低聲說：「有一項重要的消息，請轉達團長。」

「什麼事？」馮嘉低聲地問，而她的嘴唇却一點也沒有動，即使遠處有人在監視她，也不會發現她在說話。

「米諾到了。」

「他住進旅館了嗎？」

「沒有，因他要等待團長的指示。」

「告訴他，教他住到『太平洋旅館』三樓去，自然會有人和他連絡。」馮嘉在一瞬間作了決定。

「是的，我立刻轉告他。」

她們兩人的交談，在短短的半分鐘內完成，而白小桃擦拭餐桌的工作也同時做完了。抬起頭來，向馮嘉表示一個歉疚的微笑，又回到了櫃枱裏去。

馮嘉到這兒來，主要就是要和米諾取得連繫。由此可見，米諾趕到夏威夷來，顯然是由於她的命令。現在，她已透過白小桃，向米諾下達了指示。於是她很快地喝完了咖啡，離開了「小蜜桃咖啡室」。

匆匆地回到了「太平洋旅館」，她先到服務台問道：「二一七室的呂奇先生出去了嗎？」

「還沒有。」服務小姐很客氣地說道：「他如果離開旅館的話，定會將房門鑰匙交到我們這兒來的。」

馮嘉很慷慨地付了小費，然後走到了二樓，敲响了二一七室的房門。

呂奇正打算去午餐，聽到房門敲動，雖然有些意外，但他却料定了來者必定是馮嘉。因此，在心理上作好了準備。一打開房門，就笑嘻嘻地說：「果然是妳！我還沒有開門就猜到了。」

馮嘉走了進來，摘去了太陽眼鏡，以背脊抵上了房門，就那麼嬌慵地靠在門板上，媚笑着說道：「爲什麼不猜想是『香妃酒吧』的那位誘人的吧娘呢？」

「馮嘉！妳怎麼老是拿那件事情取笑我？單身男人難免處處留情，你也不必把這件事情當把柄一直來攻擊我呀！」

「我是跟你鬧着玩的。」她臉上浮着蕩人的笑容，雙手搭在呂奇的肩上，緩緩地將他推着後退。待來到床邊時，她突然前撲，兩人同時滾倒在床上。「你猜猜看，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從樓下，這應該是絕對不會錯的答案。」

「哈哈！」馮嘉嬌笑了一聲。「呂奇！你自以爲很幽默，很聰明，却想不到這個答案正巧錯了，我是從樓上來的。」

「噢！妳住在三樓嗎？」

「對了。三一七室，就是你的頭頂。遊艇讓阿雷，阿剛開到外海釣魚去了，我沒有地方可以休息。我一想到你住在這兒所以我也來開個房間。本來，我想跟你比隣而居的，却料不到二樓巳經客滿了。」

「馮嘉！爲什麼不早點告訴我？」

「我要讓你驚奇啊！」

「妳讓我感到驚奇的事情巳經太多了。」呂奇含蓄地說了一句。然後，他坐了起來，神色很正經地問道：「馮嘉！妳還沒有吃過午飯吧！」

「我就是要來邀你一起去午餐的。」

「那麼，我們一塊兒到樓下的餐廳去吧！」

馮嘉是一個很有警覺性的女人。當她正要倚靠在呂奇的臂彎裏，向房外走去時，她突然抬看了一下腕錶。只差十幾秒鐘就到正午十二時了；那不是馮剛、馮雷要和她連絡的時候嗎？

她非常慶幸自己能及時發覺，否則手袋內突然响起了「嗶嗶嗶嗶」的訊號聲，那可就糟了！

她一面推開呂奇，一面向洗手間走去，同時揮着手說：「稍等一會，女人總是有些痲煩事的。」

就在十二時將臨的前幾秒鐘，她閃身走進了洗手間。

她一口長氣尚未吁出，「嗶嗶嗶嗶」的訊號巳經响了起來，她迅速地將洗手盆和浴缸的水喉打開，然後才從皮包中拿出那個粉盒，低聲呼道：「我是馮嘉！快說話。」

回聲立刻响起：「姐姐！我是阿雷。我們巳經將遊艇駛到了外海，可是海上巡邏隊那艘快艇也跟着我們後面來了。他們一直在我們遊艇的四周打圈，毫無疑問，那艘快艇是在監視我們。」

「噢！」馮嘉眉尖緊鎖，顯然有些吃驚。她沉吟了一陣，才問道：「你們現在離海岸綫多遠？」

「二十三哩。」

「那巳經超過了內海魚鈎區了呀！」

「是的。我和阿剛商量過，故意越過魚鈎區，看看巡邏隊的快艇是否會來查問，結果他們並沒有向我們接近。由此可見，他們必定另有目的。否則，絕不會視若無睹，不予查問的。」

「阿雷！你分析得非常正確。他們唯恐因查問而使你們提高警覺。其實，他們這樣作無異是不打自招，眞是笨透了。」

「姐姐！阿剛要告訴妳，這一定是那小子攪的鬼，妳不能再留下他。千萬得找個機會將他幹掉，不然一定會有痲煩。」

「我知道了。你們就一直逗留在海上吧！沒有接到我的通知就不要返航。但願在晚餐時能够吃到你們所釣起的大魚。」

「姐姐！那恐怕要使妳失望，我們忘記帶魚餌了，魚兒是不會上釣的。」

馮嘉暗暗罵了一聲笨蛋，匆忙將粉盒關上，放進手袋。她對鏡自照，發現臉上略有慌張的神色，因而一時沒有出去。連連作了幾次深呼吸，待自己臉色平靜之後，這才將水喉關上，走出了洗手間。

呂奇自然有些懷疑她進入洗手間的目的。這是很明顯事情；一個剛離開自己房間的女人，絕不會又進洗手間的。不過，他却猜不出對方的用意。

儘管呂奇心中有所猜疑，他却很聰明地沒有走到洗手間旁去查看，或者偸聽，仍然安靜地站在房門邊等待着。

馮嘉對他報以微笑，那彷彿是害他久等，表示歉疚的意思。其實，她是暗暗慶幸；因爲她在呂奇平靜的神色中沒有發現絲毫異狀；那表示她的對手缺乏警覺，已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了她的掌握。

午餐時，他們在表面上是談笑風生，而暗地裏却是各懷鬼胎，各展心機。在未來有限的十數個小時內將要一較高低。當然，他們都同樣地認定自己將是這一場爭

門中的勝利者：尤其是馮嘉，她幾乎忍不住要發出勝利的狂笑了；幸而她還有自知之明，此刻尚不是大笑的時候。

飯後，馮嘉依偎在呂奇臂彎裏走出餐廳，她低媚地說：「呂奇，我眞想和你在一起共睡午覺以彌補昨夜的損失。想想今晚還有重要的事，我只得咬咬牙齒了。」

「對的！」呂奇摟在她腰間的手臂也暗示地緊了一下。「我也同樣需要咬緊牙齒。因爲我還要去準備些應用的東西。」

「你要上街麼？」

「嗯！」

「那麼，你就不必送我上樓了。」

「好！等會我們是否還要再碰頭？」

「不了。七時半，麥克阿瑟紀念廣場噴水池旁等我。準時來。」她脫離他的臂彎，給了他一個飛吻。

呂奇含笑領受，他想：這也許是自己進入鬼門關之前的一個死亡之吻吧！他爲什麼有這種想法呢？因爲高維邦所獲得的新資料，使他轉變了原先對馮嘉的看法，而且他也逐漸發現馮嘉的詭秘和做作了。

× × ×

米諾一進入「太平洋旅館」的三零八室之後就不停地喝酒，當他喝到第十杯時，房門敲響了。他機警地取出了衣袋內的短槍，謹愼地打開了房門。

進來的是馮嘉。不！應該稱她爲馮嘉，因爲她的面貌不再年輕，美麗；她巳經以脂粉軍團團長的面目出現了。一關上房間，她就沉聲說：「米諾！聽說你最近狂賭，狂嫖，一點警覺性也沒有，所以才讓手下的女人跑掉，你有何解釋？」

這個活現一座鐵塔的高大黑人，在這醜老婦人的面前竟然威風盡失，低聲下氣地說：「馮嘉嘉小姐！很抱歉！我絕對想不到蘇麗安會色誘我的手下，又奪槍殺死了他，否則她是絕對逃不掉的。」

「好了！別再解釋。幸好那個女子巳被我派人幹掉了。」她的語氣突然一轉，「米諾！現在有人要找我們的麻煩。」

「噢！是F・B・I・的人嗎？」

「不！這人是香港來的，他的長相和海上小霸王完全相同，乘此就和我們連絡，雖然巳被我發現他是冒牌貨，但是他巳知道不少秘密了。根據我的判斷，他雖然不是警探，却與警方有連絡。」

「那豈不是太危險了？」

「是的，所以我要幹掉他。」

「由我來。」

「這就是我要你趕來的原因。」說到這兒，她突然壓低了聲音：「在天黑之前，你先到『拉奴魯』去。」

「幹什麼？」米諾有些莫名其妙。

「那個人今晚要到『拉奴魯』去，必然要走第二號山區公路，四十七公里處有一個轉彎，記住！你在八時十分時在轉彎處的路面上堆積着石塊，他的車子必定會受阻停下，你就持槍出現。」

「然後，一槍幹掉他？」

「別急！」她搖搖手，又接着說：「因爲他的面貌和海上小霸王極爲相似，你一眼就會認出來。你就說你是脂粉軍團的幕後主持人，質問他的來意何在？而且逼令他說出是否別有同黨。」

「爲什麼要這樣的麻煩？」米諾瞪大了眼睛發問。

「別問，這是命令。」

「是！」他又必恭必敬了。

「女歌手馮嘉將要和他同車。」

「噢！」米諾有些吃驚地說：「她是認識我的，自然連她也要一起殺死了，否則……」

「米諾！我巳經將馮嘉吸收進來了，她現在也是脂粉軍團的一員了。到時，你要注意她的暗示，當她舉起左臂搖幌時，你就開槍將那個冒充海上小霸王的傢伙殺死，記住了嗎？」

米諾連連點頭，但他却又提出了疑問：「那小子身上有槍嗎？」

「手無寸鐵。」

「那又何必如此麻煩？而且我也不明白何以要得到那個女歌手暗示之後才能開槍，萬一她緊張起來忘了向我提示……」

「米諾！不要多問了。你只要遵照我的命令去做就行了。」

「是的。」米諾點點頭，突然壓低了聲音說：「聽說最近又有一批貨色要來，還要多久才到？」

「快了。」

「是南美？還是南非？」

「爲什麼要追根問底？」

「嘿嘿！」米諾諂媚地笑着。「不管是南美，還是南非，跑一趟我總可以賺幾個外快，最近手頭緊得很。」

「幹掉那小子之後，我有重賞。」

「多謝！多謝！」

這位脂粉軍團的團長向米諾打了一個手勢，然後走出房去。走道上沒有一個人，她低頭疾走，當她經過三一七室，突然閃了進去。

鎖上了房門，對鏡理裝。她先從口腔內取出兩塊海棉，那是使面頰發胖的口腔襯墊。然後又以化粧紙拭去額上，眼角處以眉筆畫出來的「皺紋」，她再度變成明目皓齒，美艷動人的女歌手馮嘉了。

她凝視着鏡中倩影，面上流露出得意的微笑。

她巳有了通盤的安排，並決定解散脂粉軍團這個組織，如何制外，如何安內，她都設計好了。

突然她又皺起了眉頭，很深，很緊。難道她想到了什麼阻碍麼？或者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突然襲上了心頭？也許是吧！如果高維邦的推測完全正確，母親留在仇家手裏，就的確够她煩心的了。但不知是否眞有那樣一回事？

× × ×

到目前爲止，呂奇雖然不能肯定馮嘉在脂粉軍團中的地位；但他却巳深信這個明艷撩人的女歌手與脂粉軍團必有株連；他更瞭解馮嘉將在今晚將進行一項詭計。至於那項詭計的內容及細節，呂奇就難以忖測了。

他突然想到了「香妃酒吧」，據高維邦說，夏洛麗巳回到那兒去；在她的口中也許可以探取一些隱密。

因此，在餐桌上他就決定了午飯後的探幽尋秘之行。

「香妃酒吧」雖然打着「二十四小時通宵營業」的招牌，實際上在傍晚之前，這裏是少有客人的；尤其是現在才不過下

午一時左右，只有三兩個吧娘坐在冷板櫈上應景，呂奇也成了今天第一個客人。

「哈囉！」三個吧娘一擁而上。這裏分明是以中國女郎爲號召，上門的也是一位中國客人，她們却偏要以英語打招呼。

呂奇原想找夏洛麗的，突然靈機一動選了一個看起來巳屆花信之年的吧娘，摟着她進入了卡座。

侍者送上了酒，吧娘也開始了花招，先是以英語探詢：「先生是中國人嗎？」

「是的。」呂奇以華語回答。

「我發覺你是歡場中的老手。」她一面說，一面用手指展開了一些挑逗的小動作。「我叫露露，以後請多捧場。」

「怎見得我是尋芳的老手？」

「那兩個吧娘比我年輕，你却選中了我。」她的嘴唇幾乎貼上了他的臉，烟草和酒精揉合在一起的薰人氣息撲進了呂奇的鼻孔。「因爲你知道三十出頭的女人才懂得如何侍候男人。」

「侍候？妳是指在什麼地方而言？」

「任何地方。」她的語氣有些邪惡。

呂奇自然不便一本正經，他也上下其手加以還擊，演出了精采的調情戲，到了相當程度，才停了下來。

「聽說這裏的吧娘全是中國女郎。」他搭訕着說。逐漸進入情況。

「嗯！」露露漫應着。

「共有多少？」

「七十多個。」

「這樣多麼？我只見妳們三個……」

露露俏皮地說：「客人也只有你一個呀！」

「嗯！我知道這不是上酒吧的時候。」呂奇喝了一口酒，突然將語鋒一轉道：「老闆也是中國人嗎？」

「是的。你怎麼儘問這些？」

「好奇嘛！」

「你爲什麼不對我好奇？」

「噢？我不明白妳這句話的意思。」

「比如說，我三圍的尺碼，這一向是令男人好奇而想探問的事。但你却絕口不提，告訴你，我並不輸給西方女人。」

「那就請妳將詳細尺寸告訴我吧！」

「你不會用你的手指去量麼？」

呂奇不禁暗暗好笑，這種籠絡客人的手法眞是既低級，又拙劣。不過，他仍然興味十足地用手去度量了她的三圍；尺碼的確非常大的，可惜那不是豐滿的，而是臃腫，三圍之間也相互不成比例。

「露露！妳的客人一定很多。」

「何以見得？」

「因爲妳欵待客人的方法很奇特。」

「先生！你正巧說錯了，我的生意不好。」

「我不相信。」

「眞的。晚上我根本就沒有上枱的機會。」

「爲什麼？」

「唉！不要說這些了……」

「露露！說下去，我巳經告訴過妳，我是一個好奇的人。」

「在七十多個吧娘之中，有一組實力强大的班底，約莫有二十多人；她們有自己聘僱的保鏢，老闆也對她們特別好，侍者更是巴結。有客人上門總是她們的，等到她們實在忙不過來時，才有我們上枱的機會。」

呂奇心裏想：如果露露知道那二十幾個女人都是可憐蟲，出賣色相的錢所得不過十分之一，她就不會如此忿忿不平了。

「我很幸運沒有在晚上到這兒來。」呂奇含蓄地說。

可惜露露不懂他的暗示，偏着頭問道：「爲什麼？」

「晚間來就碰不上像妳這種熱情待客的好吧娘了。」

「先生！別開我的玩笑。」

「眞的。」呂奇摟緊了她。「客人是不必討好吧娘的，對不對？」

「那麼，你可以買『外出卡』帶我走。五折收費，因爲我應該得到的一半分文不取。」

「爲什麼？」

「因爲我從來不曾聽到一個客人對我說過這種話。」

「我倒不願享受妳的優待，讓我們先商量一下，離開這兒之後，上那兒去？」

「自然是去你住宿的酒店。」

「不能上妳的寓所去嗎？」

「太小，太髒，怎麼能接待你這種豪客呢？」

「妳們的宿舍都是老闆供給的嗎？」

「自己化錢租的。不過老闆對另外那二十幾個有組織的吧娘就不同，特別騰出三樓來給她們住。其實，他也沒有存下好心。你絕對想不到，三樓等於是一所地下妓院。他可以供給場所自然分享那些賤女人出賣皮肉所得的利益了。」露露吁了一口氣又接着說：「雖然美國的吧娘都是半妓女，但她們却可以選擇自己所喜歡的客人，像我就不隨便接客人額外的要求。」

「對我爲何例外？」

「你英俊，瀟洒，心地又善良，我想巴結還來不及哩！那裏還會拒絕？走！我會使你得到意外的滿足。」

「好！我晚上來帶妳外出。」

「晚上就輪不到我了。」

「我是付錢的客人，高興找誰就找誰。晚上我要當衆帶妳出去，這樣也可以爲妳爭爭面子啊！」

「眞的嗎？」

「我不會騙妳的。」

「那麼，我們現在先來一個熱情的長吻。」

這個吻使得呂奇厭惡不堪，但他却沒有鄙視對方；這不過是一種求生存的手段，每一個人都有求生存的權利。

出了酒吧，呂奇繞到後巷，仰首探望三樓。他很想設法深入那一羣被迫出賣靈肉的女郎之中去搜索脂粉軍團的犯罪證據，但他又怕破壞今晚的行動計劃，只得悵然作罷，打算立刻離去。

呂奇才回身走出小巷之際，却發現有一個人站在巷口監視他的行動；那人也是黃色皮膚極可能也是中國人，戴着一副太陽眼鏡，因而看不到他的面貌。呂奇直覺地判斷那傢伙必然是脂粉軍團的一份子。

呂奇若無其事地向巷口走去，那個男人也轉過身去。呂奇察看左右，並未發現對方的同伴，於是，閃電般拔出了槍，抵上對方的腰肢，沉聲說：「不要動！這是

搶刦，抵在你背上的也是眞槍。」

他說的是華語，對方也毫不攷慮地用華語回答說：「你可以拿走我的錢篋。」

呂奇的目的是想挾持對方。一方面不使對方洩漏他到此窺探的事；另一方面想在對方的口中獲得一些資料。於是，語氣嚴厲地說：「別想玩弄詭計，乖乖地跟我走，如想妄動，我就殺死你。」

「你要帶我上那兒去？」對方的語氣顯得非常平靜。

「少說廢話！」呂奇用槍管狠狠地在對方的腰肢上抵了一下。「態度放輕鬆一點，向巷口走。我的槍管上套有滅聲器，如果我開槍殺死你，絕不會驚動任何人。希望你老實點。」

那人一面馴服地往巷口走，一面喃喃地說：「這不是搶刦，而是綁票了。」

「隨你怎麼說。」

來到巷口剛好一輛出租汽車停下，呂奇挾着那人上了車，吩咐司機開往警局。

「你是警探嗎？」那人開始有了驚疑的表情。見呂奇沒有回答，他又喃喃自語地說：「我犯了什麼罪？」

「你現在最好少說話。」呂奇低叱了一聲。

× × ×

高維邦將手裏那本護照翻閱了一陣，才抬起頭來問道：「你名叫潘威？」

「是的。」

「到美國多久了？」

「已經十多年了。」

高維邦道：「你還在美國受過大學教育，並成為一個美國合法公民。但是，你却不是一個守法的良好公民。」

「我守法，納稅……」

高維邦揚手打斷他的話，冷冷地說：「用不着說下去。如果你不聰明一些，我可以將你先送進牢獄，當你從牢獄中出來之後，再將你驅逐出境。」

「我犯了什麼罪？」潘威的態度很強硬。

站在一旁的呂奇走了過來，他抬手在潘威的肩頭上重重地一拍，沉聲說：「讓我直截了當地告訴你，你是脂粉軍團的一份子，你們專從事人口走私，逼良為娼的犯罪勾當。」

潘威吼叫起來：「我要見律師，你們不能這樣胡亂地指控我。」

呂奇眞想重重地摑對方的面頰，但他却忍住了。這兒是高維邦的辦公室，他的行為還不能過份放肆。

「呂奇！」高維邦揮揮手說：「放他走。」

「放他！」呂奇顯然大感迷惑。

「讓他們的同伴去殺死他。」高維邦烱烱有神的目光緊緊地盯在潘威的臉上。「若無犯罪證據，警探不會任意逮捕人，抓進來了就不會輕易地放出去。當你離開這兒之後，你的同伴就會猜疑：你也許是一個餌，也許已被我們說服而作我們的內綫；也許你為了換受自由而洩漏了有關脂粉軍團的重要機密。你的同黨不殺死你才怪。潘威！但願你仔細想想。」

在這一瞬間，潘威的面色變得蒼白已極，眼睛裏已射出驚疑不定的目光，舌尖不停在舔着焦燥的咀唇。

「走吧！朋友！」呂奇抓住潘威的肩頭，推了他一下。「是我帶你來的，現在仍然由我帶你出去。大概你也聽說過了，有一個從脂粉軍團的控制下逃出來的女人，她名叫蘇麗安，就是在警局門口被狙擊喪命的。」

潘威面呈恐懼之色，連連地搖着頭說：「我不要出去！我不要出去！」

高維邦和呂奇很快地交換了一個眼色，呂奇於是鬆開了手，而高維邦也來到了潘威的面前，扶他坐在椅子上，遞上一枝香烟，並親自為他點火燃着。等待對方深深地吸了幾口，情緒較為穩定之後，才語氣柔和地說：「潘威！你用不着害怕。我們雖然無法阻止你走向滅亡的道路，但是我們却可以帮忙你進入自新之門，你不妨仔細地考慮一下。」

潘威一口氣將那支香烟吸完，又燃上了第二支。這時，他的情緒已逐漸穩定，抬起頭來，以遲疑的口氣問道：「你們怎麼知道我是脂粉軍團的一份子？」

呂奇走過來說：「潘威！你還抱着僥倖的心理，打算玩弄狡計？」

「你們在騙人。」潘威緩緩地搖着頭，喃喃自語地說：「不管怎麼樣你們都會將我送進牢裏，我什麼也不知道，你們別問我。我什麼也不知道！」

高維邦扶住了對方的肩頭，以懇摯的語氣說：「潘威！我們都是中國人，你應該相信我不會欺騙你。只要你老老實實地將你所知道的事情完全說出來，我保證你不會受到聯邦檢查官的控訴。」

「眞的？」潘威的目光開始亮起來。

高維邦點頭道：「請你相信我，我絕不會欺騙你。我們偵辦脂粉軍團的罪案是和聯邦調查局互有連絡的。我們在偵查報告上，可以建議接辦這件罪案的聯邦檢查官，由於你的自新，使我們順利地破獲了這個罪犯組織，一定可以對你免訴。」

「你們想知道些什麼？」

呂奇搶着問道：「潘威！你認識馮嘉嗎？」

「馮嘉？那不是在『棕葉夜總會』演唱的一位中國女歌星嗎？」

「是的。她和你們脂粉軍團有什麼關係？」

潘威搖搖頭：「這我就不知道了。」

「那麼，你見過你們的團長嗎？」

「我沒有見過。不過，我知道她是一個四十來歲的女人。對了！」潘威突然提高了聲音說：「她的名字叫馮嘉嘉，只是比那個歌星的名字多了一個字。」

高維邦向呂奇打了個眼色，示意他繼續問下去，於是呂奇又接着問：「潘威！『香妃酒吧』是脂粉軍團的根據地嗎？」

「並不是根據地，只是有二十幾個女孩子在那兒賺錢。」說到這裏，潘威壓低了聲音：「想必你們也知道那些女孩子的身份。」

「負責人是你嗎？」

「是我。」

「嗯！你很坦白。今天，你曾經接到什麼特別的指示嗎？」

「我接到團長兩項指示……」

呂奇不待對方說完就迫不及待地問：「你簡略點告訴我，是什麼特別指示？」

「首先，在今晚七點鐘的時候，這二十幾個女孩子要全部撤離夏威夷……」

「到什麼地方去？」

「先乘一艘租賃而來的遊艇。至於去什麼地方，還要臨時才能知道。」

「那麼，還有別的指示嗎？」

潘威點點頭說：「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行動，據說有另外一個黑社會集團的份子，想要向脂粉軍團挑釁，今晚在『拉奴魯』約會見面。團長叫我集中夏威夷所有的槍手，在今晚八點以前，先在『拉奴魯』佈好埋伏，到時候聽她的號令，對那批傢伙施以迎頭痛擊。」

「槍手？」高維邦不禁插嘴問道：「你們集團裏養着職業槍手嗎？」

「是的，連我在內，有七個人。」

呂奇沉吟了一陣才語氣緩慢地說：「潘威！你剛才所說的話對我們也許無關重要，然而對你的將來却很重要。如果你說的是眞話，你將獲得免訴的處分，如果你說的是假話，那麼你就要罪上加罪了。」

「請相信我，我說的全是實話。」潘威的態度表現得很誠懇。

「那麼，我問你！」呂奇放低了聲音一個字一個字鏘鏘有力地說：「你確定今晚設立埋伏的地方是在『拉奴魯』嗎？」

「是的，絕不會錯，因為團長有指令到來，要我們直接埋伏到那個地方去。到時，團長以啣在唇間的香烟發出忽明忽暗的訊號，指示我們行動。」

呂奇不打算再問下去了，因為他想要知道的秘密，也巳經得到。於是，暗暗地向高維邦打一個眼色，同時說：「高！方才我和潘威乘車來到這裏的時候，你可曾發現我們的車後有人跟踪嗎？」

高維邦明白他的意思，搖搖頭說：「沒有。潘威到這裏來沒有被別人發現。」

「潘威！」呂奇臉上浮現的笑容，語氣柔和地說：「很抱歉！剛才我們對你施展了一點技巧，如果你不是畏懼離開這兒之後，可能會遭到同黨的殺害，你還不會將內幕全部吐露。現在我們是朋友了，我們可以担保你絕對不會受到聯邦檢查官的控訴，不過我希望你要帮我們一個忙。」

潘威很誠懇地點着頭說：「只要我能夠做得到的，我一定全力以赴。」

「現在我們要放你回去。」呂奇伸出手去，握着潘威的手。「剛才我帶你到這兒來的時候，高警官另外帶了許多便衣警官在『香妃酒吧』附近監視，他沒有發現任何跡象足以顯示你的同黨巳經發覺你被捕的事。」

「我回去不會有危險嗎？」潘威皺着眉頭，喃喃自語地說。

呂奇語氣肯定說：「絕對不會有危險，因為你的生死和我們破案的成敗有莫大的關聯，我們是絕對不會疏忽的。你回去之後，保持鎭定，仍然要按照你們團長所指示的去做。」

「今晚你們要到『拉奴魯』去嗎？」

「我們一定會去，而且還會帶着大批警探。」

「那兒是土著的部落，位於山區森林之內，外地的人很少去的，你們如果去了大批警探，團長就會注意到了。」

呂奇笑着說：「你放心！這一方面我們自會安排，你只要保持鎭定，不露聲色就行了。」

潘威突然以狡黠的目光向二人掃了一眼，語氣緩慢地說：「我有些懷疑。」

「懷疑什麼？」高維邦笑着說：「難道我們還會將你送上死亡之途嗎？」

「不是那個意思。」潘威搖了搖頭。「你們如果不放我回去，團長就知道事機敗露，今天晚上將要在『拉奴魯』進行的一個計劃就會停頓，他們的行踪也會隱藏起來，也因此影响你們破案，你們自然應該放我回去。可是，你們不怕我向團長告密嗎？」

呂奇搖搖頭說：「潘威！我相信你不會那樣做。一個人做犯罪的勾當，鋌而走險，都是萬不得巳的。只要有一條生機，有一條康莊大道擺在他面前，他就絕不會放棄的。我們保障你的安全，也答應你不再追究你過去的犯罪行為，你為什麼還要做那種傻事呢？」

潘威的情緒有些激動地點頭說：「是的，我不會做那種傻事。只要你們眞的相信我，我絕對在回去之後，不露出絲毫痕跡。自然也不會主動地向我們的團長告密。我說到就會做到。」

高維邦揮了揮手說：「那麼，你現在可以走了。我會教人帶你從後門出去，在警察局後面的巷子裏，有許許多多小型的餐館，在那兒出入的人很多，即使有你同黨發現了你，也不會對你產生懷疑的。」

「謝謝你！」潘威站了起來。

高維邦按動了叫人鈴，立刻進來了一位警官。高維邦向他吩咐：「請你帶這位先生從後門出去。」當潘威離去之後，高維邦關上了房門，走到呂奇的面前，壓低了聲音說：「呂奇！你在打什麼詭主意？我不明白你因何要釋放潘威？」

「高！」呂奇神態很安詳地說：「我們不放潘威，那位脂粉軍團的團長就會覺察到她的計劃業巳敗露，那麼，他們就會採取迅速的行動遠走高飛，我們要破獲這個犯罪組織，可就要大費手脚了。」

「我知道。」高維邦點了點頭。然而，他也提出了疑問：「可是，我們怎麼能夠信任潘威？」

呂奇態度沉靜地說：「他也許會告密，也許會不露聲色，眞誠地與我們合作，這兩種可能都各佔百分之五十。不過，我巳經考慮過了，不管是那一種結果，都會對我們今晚的行動有利。」

「有利？」高維邦挑起了兩道濃濃的眉毛，凝聲問道：「呂奇！你能告訴我，你的想法嗎？」

「高！」呂奇壓低了聲音，表情極為神秘地說：「我構想了一個極為巧妙的計劃。來！坐下，我們還需要仔細地商量一下。我相信偵破脂粉軍團這個犯罪組織的成功之時就在今天晚上。」

高維邦聳了聳肩頭說：「看你的態度，像是很有把握的樣子。」

呂奇豪笑着說：「當然。我從來不將自己投進勝利無望的戰場。」於是二人在一張沙發上坐下，喁喁細語，商量了許久。只見呂奇情緒高昇，說得眉飛色舞。而高維邦則時而皺眉，時而瞪眼。最後他的嘴角處流露出得意的微笑。（未完・三）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隆中客·文
可　飛·圖

神弓·寶斧·歸元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空谷蘭胡大明甘仲池來到這個洞天福地的石洞，作爲今後的隱蔽場所，大可以開展拳脚，執行預訂的計劃了，豈料這個石洞也儘非他們佔有，洞裏還隱藏着一個天魔教四大法王之首的七毒天王唐必興，他現在改邪歸正，願意協助他們，並說通天教內有一個鎭教之寶水晶球，能測知他們的動態，叫他們設法將水晶球搶過來或毁掉，並說今宵通天教會找上門來，在通天教未到之前，一統盟刁亞男帶着淳于巧兒和一批女兒兵趕來要捉拿甘仲池，不久通天教也來了，把空谷蘭等人和刁亞男等兩批人團團圍住，正想將他們制服……

老僧解圍

這也就是說，語聲發出的地方，並不是他們的存身之處。

由「藉物反射」的功夫中，能準確地察覺對方的存身之處，刁亞男的確够得上稱爲「高明」。

可惜的是，誠如那陰冷語聲的人所說，她的行動好像慢了那麼一點兒。

又一次「一撲落空」之後的刁亞男冷笑道：「匹夫！爲何不敢接招？」

那陰冷語聲道：「老夫爲甚麼要接招，刁亞男，妳懂得靈貓戲鼠的道理嗎？」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老夫了解，靈貓戲鼠這比喻，你們一定不服氣，事實上，目前你們這些人也都是當代武林中的菁英，只要擺平你們這幾個，通天教就天下大定了……」

又一聲巨震打斷了他的話，道：「老賊！你也不過如此。」

那陰冷語聲道：「彼此，彼此。」

情況很明顯，方才，那陰冷語聲的人與人硬拚了一掌，好像難分高下。

安然脫險

由于已經被淳于巧兒所制服而一直沒吭氣的甘仲池，忽然揚聲說道：「哥哥，你是怎麼到這兒來的？」

原來甘仲池已由語音中認出那跟那陰冷語聲的人硬拚一掌的人就是傳說中早已死去的太保莊莊主「八臂哪吒」甘仲文。

只聽甘仲文的語聲道：「弟弟，且等抓住這頭老狐狸之後再說話……」

那陰冷語聲笑道：「甘仲文，老夫早就知道你沒死，也早就知道你窩在女人的褲襠中混日子……」

甘仲文的語聲道：「你還知道一些甚麼呢？」

那陰冷語聲道：「老夫還知道你除了在女人身上別有一套功夫之外，偷襲的功夫却是差勁得很。」

「砰」地一聲過處，甘仲文的語聲笑問道：「這一下還算過得去吧？」

那陰冷語聲道：「也好不了多少。」

「這一下呢？」

那是哈玉珠的語聲，而且，話聲中，

又發出一聲震响。

那陰冷語聲道：「妳是哈玉珠？」

「不錯。」

「這一下好像强多了……」

緊接着，「砰砰」巨震聲大作，那陰冷語聲的人顯然已陷入甘仲文、哈玉珠二人的夾擊之中。

除了連綿不斷的巨震聲外，雙方都沒說話。

很顯然，這三人是認眞地纏鬥上了。

也由于雙方都沒說話，當然也沒法知道，究竟是誰佔了上風。

纏鬥中的雙方沒說話，刁亞男却又說話了：「空谷蘭，現在我改變主意了。」

空谷蘭的語聲道：「如何改變法？」

刁亞男的語聲道：「咱們先行合作，解決那老匹夫之後，再決勝負。」

空谷蘭的語聲輕嘆道：「現在合作，恐怕已經太晚了。」

「此話怎講？」

「妳知不知道那老匹夫的來歷？」

「難道妳知道？」

「我也不知道，但唐前輩忽然想起來了。」

「那是誰？」

「是以前天魔教主的姘頭獨孤明。」

「沒聽說過。」

「那本來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妳當然沒有聽說過，但此人出身湖南排教，一身邪術，比起白蓮教的邪術來，只强不差。」

「噢……可是……以前，天魔教的教主是男人，現在，這個獨孤明也是男人，兩個臭男人，又如何姘得起來？」

「妳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須知獨孤明是個陰陽人……」

刁亞男截口笑道：「這眞是聞所未聞的武林逸聞。」

一頓話鋒，又道：「那麼，這老匹夫就是通天教的教主了。」

「老夫不是教主。」

接口說話的，是那陰冷語聲的人。

這又是一件很邪門的事。

因爲，那連綿不絕的巨震聲一直沒中斷過。

這也就是說，甘仲文、哈玉珠跟那陰冷語聲的人纏鬥一直沒有停止過，而目前也仍然在繼續着。

但，那陰冷語聲的人，居然能分神說話，而且他的語聲更是來自另一個角落。

唐必興接口說道：「你也否認你是獨孤明？」

那陰冷語聲道：「老夫本來就是孤獨明，爲何要否認。」

「那麼，你們教主究竟是誰？」

「你已毋須知道，方才，老夫已經說過，這兒的臭男人，都死定了。」

「好！我問點別的，你，已經練成了天魔教的『身外化身』？」

獨孤明的語聲笑道：「眼前，不就是事實麼。」

不錯，眼前是他已經練成了天魔教的「身外化身」的事實。

因爲，他本人在另一處跟對方侃侃而談，而他的化身却又正在另一邊跟甘仲文、哈玉珠二人拚得有聲有色地難解難分。

唐必興沒接腔。

獨孤明又道：「當年，天魔教冰消瓦解之後，『天魔寶典』即爲老夫所得，所以，老夫已經練成『身外化身』，一點也不值得大驚小怪的……」

唐必興揚聲喝道：「甘大俠，哈姑娘請住手！」

唐必興的話，一點也沒收到預期的效果。

甘仲文、哈玉珠二人都沒答話，也沒住手，那「砰砰」巨震聲仍然在繼續着。

獨孤明的語聲又道：「唐必興，你叫不醒他們的，但，等到他們精疲力竭時，才會自動停止。」

刁亞男的語聲冷笑：「我不信邪！」

獨孤明語聲道：「那妳就試試看。」

刁亞男沒接腔，只是以極平靜的語聲說道：「甘大俠，哈姑娘請住手。」

說來可眞令人難以相信，刁亞男這極平靜的語聲，却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那連綿不絕的「砰砰」巨震聲，應聲而止，代之的是一串急促的喘息聲——是甘仲文、哈玉珠由于眞力消耗過多後所發出的喘息聲。

獨孤明的語聲道：「刁夫人已練成了玄門『九天仙韻』的功夫，可喜可賀。」

刁亞男「哼」了一聲，沒接腔。

獨孤明的語聲又道：「『歸元秘笈』上的武學，畢竟是足以傲視武林……」

哈玉珠的語聲道：「啓禀公主，咱們必須馬上撤退……」

獨孤明的語聲截口冷笑道：「早就來不及了，老夫不妨老實告訴你們，本教已經撒下了天羅地網，就算你們跟一統盟聯手，也就算你們是一羣老鼠，也休想能逃出一隻。」

空谷蘭的語聲平靜地道：「我們根本就用不着逃。」

她的語聲平淡無奇，但獨孤明的語聲中却充滿了太多的驚訝，道：「妳……妳也練成了『九天仙韻』的功夫？」

玄門中的「九天仙韻」跟佛門的「獅子吼」一樣，看似平淡無奇，實際上却具有震聾啓聵的力量，如果以擇人專注的方式發出，更能傷敵于無形。

其實，空谷蘭方才所施展的，並非「九天仙韻」，不過是「黃帝神弓」中的「太虛罡煞」的另一項運用方式而已。

空谷蘭的語聲冷笑道：「獨孤明，你應該懂得，所有武學，都是殊途同歸，也都是萬流同源。」

獨孤明的語聲道：「妳够沉着，看來妳是仗恃着有一個擅長使毒的唐必興？」

「你明白就好。」

「老夫是明白，但妳却太糊塗，妳想想看，老夫對你們這些人的底細，都摸得清清楚楚，明知道這兒有一個使毒的大行家，如果沒有絕對把握豈能輕易涉險。」

唐必興接口冷笑道：「看情形，你們已經刦持了四川唐家的高手？」

獨孤明的語聲笑道：「還是你比較聰明，不過，老夫要略予更正，不是通天教刦持唐家的人，而是唐家的高手投效通天教。」

唐必興道：「我認爲都一樣。」

「是否一樣都毋關緊要，」獨孤明的

語聲接道：「緊要的是老夫要以最快的方法，將你們擺平。」

一頓話鋒，又道：「從現在開始，咱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亮燈！」

火光連閃，連續出現十二枝松油火把，將現場照耀得如同白晝。

在明如白晝的情況下，三方面的人馬也都原形畢露地呈現在對方的眼前。

現場中，不論黑白兩道羣豪，都是武林中的拔尖人物，不但武功高，反應也異于常人。

當燈火通明的刹那之間，三方面的人都立即以最快速的行動向他們自己首腦人物處集中。

因此，頃刻之間，三方面的人馬已鼎足而立，壁壘分明。

羣俠方面，是空谷蘭、胡大明、唐必興、甘仲文、哈玉珠。

一統盟方面，是刁亞男、淳于巧兒、和十四名女劍士，以及被刧持的甘仲池。

通天教方面，則只有獨孤明和十二個手持松油火把的勁裝漢子，比較起來，倒好像是以通天教的實力最弱。

但，由于通天教的人是位于通道的入口處，他們後面那火光的陰影中是否還有人却不得而知。

獨孤明是一個鬢髮斑白的、中等身材的灰衣老者，一雙三角眼，兩道掃帚眉，加上那一臉的橫肉，好像所有的邪惡都已經寫在臉上了。

他，精目在對方兩批人的身上來回掃視着，陰陰地一笑道：「好極了，分別集中起來，正好一網打盡。」

沒有任何人接腔。

獨孤明又道：「你們都自認爲學的是正宗武學，而本教却是旁門左道。」

空谷蘭冷笑道：「難得你也有自知之明。」

獨孤明也冷笑道：「現在，就請你們嚐嚐老夫這旁門左道的滋味吧！」

話落，合掌三擊，所有松油火把一齊熄滅，但另一道妖異光亮却隨之興起。

那是一道色呈碧綠的光華，光華中是三十六把飛刀，並發出一串聞之令人心悸的「啾啾」鬼哭。

那道碧綠光華，長達三丈以上，粗如水桶，就像是一條怪蟒在飛騰！

影响所及，目光所見，都是一片碧綠，加上那「啾啾」鬼叫聲，幾疑此身已進入陰曹地府。

因此，羣俠方面與一統盟的人都禁不住臉色爲之大變。

唐必興更是厲聲叱道：「匹夫！你居然已練成了天魔教中最殘忍、最惡毒的『寒魄修羅刀』。」

獨孤明道：「才一千二百九十六條人命，也値得大驚小怪的。」

原來這所謂「寒魄修羅刀」，每一刀都得犧牲十八對童男童女的生命，三十六把刀一共得犧牲一千二百九十六條人命才能練成。

而且，練此刀時，還必須選一個具有萬載玄冰的地方，費時一百零八天才行。

所以，說它是天魔教中最殘忍、最惡毒的邪術，是一點也不算誇張的。

也由于練此邪術時太過殘忍，一千多個童男童女搜集起來也不容易，練製的過程中也是險阻重重，諸如受到正派人物的破壞，和遭天忌而受雷殛等等，因而自有天魔教以來，這一項邪術還不曾聽說有人練成過。

× × ×

那道寒魄修羅刀仍然在洞頂飛舞着，洞內的氣溫也急速地下降，羣俠和一統盟中的人，都好像有置身于寒冰地獄中的感覺。

唐必興沒接腔，只是目光烱烱地注視着那一道碧綠光華。

空谷蘭微顯不安地傳音問道：「唐前輩，這玩藝究竟有多厲害？」

唐必興也傳音答道：「任何武功都沒法抗衡。」

「那……咱們只好束手待斃了？」

「我想還不至于……」

「您有甚麼辦法？」

「也許，但……我只有三成把握。」

「那，實在太渺茫了。」

「但，與其坐以待斃，必要時，我不得不拚死一試。」

這時，那道碧綠光華已中分爲二，變成兩道，每道帶着十八把飛刀，分別在羣俠和一統盟的人頭頂上盤旋着。

「啾啾」鬼哭聲更爲悽厲。

羣俠和一統盟的人所感受的陰寒威力也更爲厲害。

憑正邪羣豪精湛的內功修爲，在寒威的壓力下，竟然都忍不住直打哆嗦。

獨孤明入目之下，得意地笑道：「現在，諸位已經嚐到我這些旁門左道的厲害了，老夫方才所說的話，仍然有效，男的自行了斷，女的自毀功力……」

唐必興忍不住截口怒叱：「放屁！」

獨孤明冷笑道：「老夫是一片好意，老夫知道你仍將作困獸之鬥，也知道你懂得破解的方法，現在，老夫給你一個一顯身手的機會，你儘管放手施爲。」

唐必興也冷笑道：「我會做的。」

獨孤明道：「那就趁早。」

那分別在羣俠和一統盟的人頭頂上盤旋的飛刀越來越低、越急，那股逼人發抖的陰寒也更爲令人難以忍受，那「啾啾」鬼哭聲更令人汗毛直立。

唐必興强提眞力，勉强自己不再發抖，向一旁的空谷蘭等人說道：「諸位，儘管我只有三成把握，但此情此景之下，我不能不勉爲其難，做孤注一擲……」

說完，他一臉肅容地右手持劍，將左手食指徐徐地送入口中。

在目前情況之下，不論是羣俠方面也好，一統盟的人也好，都不約而同地將希望寄託在唐必興的身上，所有目光也全都集中在唐必興的身上。

他們對于天魔教、白蓮教、排教中的神奇玩藝雖然不懂，但却全都了解，目前，唐必興這「孤注一擲」，對他們有多麼重要。

現場中，唯一表現輕鬆的是獨孤明。

他，目注唐必興，陰陰地一笑道：「唐必興，你知不知道，這一試的結果，是你自己形神俱滅？」

唐必興沒接腔，只是莊嚴地將左手的

食指繼續慢慢的送入自己口中。

就當唐必興的左手食指已接觸到他自己的咀唇之際，暗影中忽然傳出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唐施主不可冒險……」

話聲中，瑩白光華一閃，現場中已多出一位身着月白僧袍，紅光滿面，鬚眉全白的老僧。

這位突然出現的老僧，現場中只有甘仲池一個人認識。

那就是峨嵋派現任掌門人的師祖、自稱具有「能吃、能睡、能斷人生死」三般「絕藝」的「三絕和尚」。

至于那瑩白光華，却是發自三絕和尚所送給甘仲池的白玉如意。

那白玉如意不愧爲玄門瑰寶，一遇危機即自動發揮作用。

現在，它也是由甘仲池的懷中自動發出一團瑩白光華，而且是「兵分兩路」，分別將那由三十六把飛刀所幻化成的碧綠光華托住。

這意外的突然的變化，使得被困于「寒魄修羅刀」的淫威之下的正邪羣豪齊都如釋重負地暗中吁了一口大氣。

唐必興與那「孤注一擲」的行動，也于一怔之下而自行停止。

甘仲池並脫口歡呼：「老前輩來得正好……」

淳于巧兒並媚笑道：「甘仲池，你身上有這麼神奇的法寶，爲甚麼不早點祭出來……」

她的話沒說完，却突然臉色一變，其餘的正邪羣豪，也齊都臉色爲之一變。

原來那發自藏于甘仲池懷中的白玉如意上的瑩白光華，忽然連連幌動，好像有點承受不住那「寒魄修羅刀」的威力的模樣。

同時，正邪羣豪也感覺到剛剛消失的寒威壓力，又呈再度逐漸逼近的趨勢。

甘仲池心中「不好」的念頭還沒轉完，但覺胸前微震，他懷中的白玉如意已自動飛向三絕和尚的手中。

說來可眞玄妙得很。

那白玉如意到了三絕和尚手中之後，竟然好像威力大增，那團托住「寒魄修羅刀」刀羣的瑩白光華，不但不幌動，而且一下子將其托得昇高八尺有餘。

這回可輪到獨孤明爲之臉色一變了。

本來是一臉得色的獨孤明，臉色一變之下，禁不住脫口問道：「你，……你是誰？」

現場中，只有甘仲池一個人認識三絕和尚，因此，獨孤明這一問，也等于是代表除了甘仲池以外的全體羣豪的心意。

三絕和尚以左手摸摸他的光頭，道：「難道這顆光頭還不能表示我的身份？」

獨孤明道：「那只能表示你是一個和尚。……」

「這還不够？」

「是不够，和尚也應該有法號、有來歷。」

「說的也是，我和尚是大廟不收，小廟不留的野和尚，這來歷可實在不够光彩，至于法號嘛……」

說到這兒，他指手一指甘仲池道：「這小子知道，我老人家叫三絕和尚。」

獨孤明一怔，道：「三絕和尚？」

「不錯。」

「沒聽說過。」

「現在，你不但已經聽到，也已經瞻仰到我三絕和尚的寶相金身了。」

「你那所謂『三絕』，是三項甚麼絕藝？」

三絕和尚一本正經地道：「第一是吃，第二是睡，第三是能斷人生死。」

「能斷人生死」，自然該算是一項絕藝，但，如果說「吃」與「睡」也能算是絕藝，那就未免太荒謬，也太可笑了。

因此，別的人還能忍住，輕佻成性的淳于巧兒，却立即爲之「噗哧」出聲。

獨孤明怒道：「你敢尋老夫開心！」

三絕和尚笑道：「我和尚可沒有尋你開心，倒不是不敢，而是沒工夫。」

一頓話鋒，又道：「我和尚知道，你老小子是不相信我那三項絕藝，現在，我就表演一下我那第三項絕藝，讓你開開眼界……」

他右手中的白玉如意猛然一抬，那瑩白光華突然擴展將那「寒魄修羅刀」刀羣托得猛往上昇，快要接近洞頂的岩壁了。

同時，那「啾啾」鬼叫聲也越發地淒厲和急促起來。

獨孤明臉色一變，却沒接腔。

三絕和尚又道：「老小子，如果你不立即滾蛋，我和尚斷定你絕對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獨孤明口中唸唸有詞，顯然是在暗中全力施爲，對白玉如意加以反擊。

而且，他的反擊，也似乎有了效果──那瑩白光華已被那神奇的「刀陣」壓低了三尺左右。

因此，獨孤明心頭一寬，冷笑一聲，道：「你既然有力量殺我，爲甚麼還不下手？」

三絕和尚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我和尚慈悲爲懷，儘管你罪該萬死，也該讓你有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才是。」

獨孤明獰笑一聲：「可是，老夫可沒有你那麼好的菩薩心腸，……」

話沒說完，暗影中傳來一聲「無量壽佛」，道：「大和尚，你好耐性。」

話聲中，由白玉如意上所發出的瑩白光華，陡地擴張，迫得那「寒魄修羅刀」所發出的碧綠光華黯然失色，那「啾啾」鬼叫聲，也轉爲一片悲嘶聲。

獨孤明臉色爲之大變。

三絕和尚笑道：「老小子，你已經體會到了，我和尚雖然慈悲爲懷，想給你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但有人却嫌你不識好歹，巳經不耐煩了。」

獨孤明臉色陰晴不定，却沒接腔。

三絕和尚又沉聲喝道：「獨孤明，你給我一句話！」

獨孤明一挫鋼牙，道：「好，老夫走，咱們後會有期……」

說完，一聲厲嘯，震得石洞中迴聲震耳，那碧綠光華與人影同時消失。

緊接着，那白玉如意也化成一道長虹，投入十多丈外的岔道中。

現場中又恢復了一片漆黑。

一片漆黑中傳出三絕和尚的語聲，說道：「刁夫人，由方才的體會，妳該明白，任何再高明的武功，都不足以憑恃的道

理……」

刁亞男截口冷笑道：「大和尚是向我說教？」

三絕和尚道：「妳怎麼想就怎麼算吧！對了，談到說教，我倒是眞希望妳能迷途知返，自求多福。」

一頓話鋒，又道：「我和尚言盡于此，請吧！」

刁亞男冷笑道：「你不乘這有人替你在暗中撐腰的機會，設法將我留下？」

三絕和尚笑道：「這兒唯一一個妳所喜歡的男人，已經被妳刦持住了，留下妳幹嘛呀！」

刁亞男道：「老娘沒工夫跟你胡扯，對了，你連甘仲池也不想救回去？」

「我爲甚麼要救他？」三絕和尚的語聲接道：「甘仲池這小子的命本來就算是撿回來的，以撿回來的性命，受點兒風流小刦，又算得了甚麼，何況這種風流小刦，普天之下多少臭男人正夢寐以求哩！」

甘仲池的語聲苦笑道：「老前輩，您眞忍心讓我丟人現眼？」

三絕和尚道：「小子，你該明白，憑我和尚的本事，在刁夫人手下，自保都有問題，哪還有餘力救人。」

刁亞男又冷笑一聲：「你總算有自知之明。」

三絕和尚道：「是的，『自知之明』是和尚我『吃、睡、斷人生死』三絕藝以外的另一項絕藝，所以，我和尚活到百歲出頭，還未蒙佛祖寵召。」

甘仲池又道：「老前輩，您沒把握救我，那位收下白玉如意的前輩，總該有這個能力吧？」

甘仲池的被刦持，一半是被迫，一半却也是爲了實踐他們所預定的「美男計」，所以，目前，他不得不故意做作，一再地向三絕和尚央求，以袪除刁亞男和淳于巧兒的疑心。

三絕和尚道：「小子，那位前輩，是不食人間烟火，也不愛管人間是非的絕代高人，你還是死了這條心，老老實實，去當一統盟的駙馬爺吧！」

刁亞男插口問道：「大和尚，那個人該不是神仙吧？」

三絕和尚道：「當然不是神仙。」

刁亞男道：「不是神仙，就是跟你我一樣的血肉之軀，你只要告訴我，他是甚甚麼來歷，姓甚名誰，我立刻走人。」

三絕和尚道：「很抱歉，這些，和尚我都沒法回答。我只能告訴妳，她是一位道姑。」

「其餘的是不肯說，還是不知道？」

「是不知道。」

「噢……」

「和尚我甚至沒見過她的眞面貌。」

「這些，都是實情？」

「我三絕和尚儘管不唸經，不忌葷腥，算得上是一個佛門敗類，但，不打誑語這一項却是絕對遵守的……」

刁亞男截口道：「够了，告辭……」

一陣輕快脚步聲疾奔而去。

刁亞男那批人都走了。

當然，甘仲池也給帶走了。

少頃過後，三絕和尚才輕輕一嘆道：「謝天謝地，這妖婦果賴着不走，還眞够頭痛哩！」

空谷蘭苦笑道：「老前輩，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好不好？」說着，她巳取出一顆鴿卵大小的夜明珠，托在掌心，一團清輝，又使石洞中恢復光明。

三絕和尚道：「公主，這是實情啊！目前，不論羣毆，單打，咱們都不是那妖婦的對手。」

「這些，不提也罷！」空谷蘭幽幽地接道：「方才，如非老前輩及時趕來，那後果可眞不敢想像。」

三絕和尚居然也苦笑道：「公主，我和尚可不敢掠人之美，方才，我是月亮旁邊的禿子，沾足了光。」

「您說的是那位道姑前輩！」

「是的，不過，論年紀，她實在算不了前輩。」

「哦！……」

「看情形，她好像比公主妳大不了幾歲。」

「您方才不是說，沒有見過她的面貌嗎？」

「是的，她戴了面紗，但我可以由嗓音，身材上判斷她的年紀，可能才三十出頭。」

「她戴上了面紗，是不是您所認識的人？」

「這可不一定，須知有些人戴面紗，並不一定是爲了怕有人認識的人，我也曾認眞思索過，不論是輩份高于我的，或者是同輩的，都想不起來誰能有那麼神秘和高明，至于年輕一代中，則更加想不起這樣的人來了。」

空谷蘭沉思着道：「您見識過她的武功？」

三絕和尚道：「是的，不過，那只能算是牛刀小試。」

話鋒略爲一頓，又道：「方才，我跟她進入這石洞中時，是由她開道，一路上清除了一統盟和通天教中的狙擊高手，就像疾風掃落葉，也好像那些人全是草紮紙糊的一樣，一個個應手而倒，連慘呼的機會都沒有。」

「有沒有看出她的武功路數？」

「我當然注意到，但看不出路數來，那都是一些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招式。」

空谷蘭意味深長地一嘆，道：「化腐朽爲神奇，寓玄妙于平凡之中，這才是武學的最高境界。」

三絕和尚默然點首。

空谷蘭又道：「老前輩，她曾經跟您說過一些甚麼？」

三絕和尚道：「有的，她說，目前，魔焰方張，不論是一統盟或通天教，咱們都惹不起，所以，與其增加不必要的犧牲，不如暫時韜光隱晦，待機而動，同時，也可以乘機充實自己，時間以半年爲限，到時候，她會通知我們共襄義擧。」

空谷蘭道：「看情形，她好像巳經一肩挑起這除魔衞道的千斤重担了。」

三絕和尚道：「好像是的，也但願如此。」

唐必興接口道：「老前輩，看方才那情形，她應該有力量可以毀掉那『寒魄修羅刀』的，却爲甚麼不予以毀掉？」

三絕和尚道：「是的，她是有這個力量，關于這一點，她也另有說明。」

「她怎麼說？」

「她說，她雖然是玄門正宗，但本身修爲還不够，必須借助白玉如意，才能毀掉那『寒魄修羅刀』……」

「所以，她要將白玉如意收去？」

「不是收去，是暫時借用。她說，白玉如意是白陽眞人飛昇之前，行道江湖的玄門瑰寶，在普通人手中，它不過是一支平凡的白玉如意，但在懂得運用它的行家手中，却是一件妙用無窮的法寶。更是一些邪門歪藝的剋星。」

空谷蘭插口問道：「您也會運用？」

「不！」三絕和尚苦笑道：「我等于捧着金飯碗要飯的叫化子，白玉如意雖然是本派歷史相傳的法寶，我却是一直到遇上那位道姑，從她指點之後，才略爲懂得一些運用的方法。」

一頓話鋒，又道：「那位道姑說，白玉如意，袪魔的威力太大，如果不能運用隨心，勢將造成玉石俱焚的慘劇。」

空谷蘭訝問道：「此話怎講？」

三絕和尚道：「諸位該巳知道，那寒魄修羅刀是犧牲一千多條人命所練成？」

空谷蘭點點頭，道：「是的。」

三絕和尚道：「她那所謂玉石俱焚，就是寒魄修羅刀跟那一千多個附在刀上的寃魂，一起都毀掉。」

「哦……」

「諸位想想看，那一千二百九十六個小生命，生前莫名其妙地做了祭刀的牲禮，如果死後寃魂還要受到形神俱滅的慘刑，那豈非跟獨孤明一樣的慘無人道。」

「唔……」

「所以，她方才沒有貿然下手，而要將白玉如意借去，假以時日，使能運用得收發由心，同時，她還要向另外的高明人物請教，如何于毀掉那寒魄修羅刀的同時，不傷及那一千多個寃魂並加以超度。」

說到這兒，他目光環掃，接問道：「現在，諸位明白了嗎？」

唐必興搶先答道：「明白了。」

甘仲文接問道：「老前輩，關于舍弟方面，那位高人有沒有甚麼指示？」

三絕和尚笑道：「她只說過兩句話，世間萬事俱前定，各有因緣莫羨人。」

甘仲文苦笑無言。

站在甘仲文的立場而言，手足情深，他不能不關心乃弟此行的安全，才有此一問。但，三絕和尚所轉達的話，雖然並未預示有甚麼凶險，却有令人莫測高深之感，所以，甘仲文只有苦笑的份兒。

空谷蘭接問道：「老前輩對我們的一切，好像都十分清楚？」

三絕和尚點點頭，說道：「可以這麼說。」

「這些，也都是那位神秘的道姑告訴您的？」

「不！大部份是哈姑娘告訴我的。」

「哦……那就怪不得啦！」

「對于我們這些人今後的行踪，老前輩是否巳有特別安排？」

「沒有，」三絕和尚苦笑道：「我是一個不肯用頭腦的人，這些，還是由你們自己去合計合計吧！」

一頓話鋒，又立即接道：「哦！對了，諸位離開這兒之後，最好是先跟另一批人會合，再定行止。」

空谷蘭一怔，道：「另一批人？」

三絕和尚道：「我說的是『南奇』柏文彬，『無事忙』胡世邦，還有，甘仲池的老婆柳如眉等人，由于這些日子來，甘仲池的杳無音信，他們都快要急瘋了。」

不錯，這些人雖然還沒急到急瘋的程度，却也眞的一個個像熱鍋上的螞蟻，團團轉。

他們住的地方很秘密，是登封城西郊的一個農村中，而且，三個人都巳改裝易容——柏文彬、無事忙改裝成莊稼老頭，柳如眉則變成一個中年村婦。

柳如眉既然是「千幻神龍」甘仲池的夫人，所謂「近朱者赤」，終日裏耳濡目染，並經甘仲池刻意指點之下，柳如眉的易容術也絕對不含糊，甘仲池並曾戲稱其爲「千面觀音」。

目前，他們的改裝易容，就是全部出于柳如眉的「傑作」。

也由于柳如眉的易容術的高明，儘管他們在强敵環伺之下，四處打聽甘仲池，白娟娟二人的消息，却一向就不曾出過紕漏。

但，美中不足的是：經過一個多月的暗地查探，甘仲池，白娟娟二人都杳無音信。

× × ×

這是一個夕陽無限好的黃昏。

無事忙、柏文彬，柳如眉都先後回到他們的住處。

當然，他們又白忙了一天，心中的懊惱，自是不在話下。

無事忙眼看柳如眉那愁眉苦臉的樣子，只好以玩笑的態度寬慰她道：「丫頭，別哭喪着臉，我敢保證，妳老公一定會平安無事。」

柳如眉報以苦笑並幽幽地嘆了一聲。

無事忙又道：「而且，我還有個預感，短時間內，一定會有甘仲池和白丫頭的消息。」

柳如眉禁不住苦笑道：「如果短時期內沒有他們的消息呢？」

無事忙道：「到時候，妳可以把我的鬍子拔光。」

柏文彬插口笑道：「如果眞把你的鬍子拔光了，那才够瞧哩！」

「當然！」無事忙含笑接道：「至少外表看起來會年輕三十歲，說不定還會有小妞兒看上我哩！」

柏文彬道：「爲了成全妳的胡前輩走幾年桃花運，柳丫頭，妳就先將他的鬍子拔光吧！」

幾句玩笑話，將柳如眉逗笑了，居然作勢要拔無事忙的鬍子。

無事忙連連搖手道：「不可以，不可以……。」

門外，有人截口冷笑道：「不必拔他的鬍子，他的預感很靈，很準。」

語聲蒼勁、沙啞，而且話落人現，一個也是莊稼漢裝束的老頭，巳傲立門口。

夕陽剛下山，視界還相當清晰。

那老頭，鬢髮全白，滿臉皺紋，老臉上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

室內三人齊都臉色一變，柏文彬冷笑

一聲道：「閣下好高明的身手！」

那白髮老頭拈鬚微笑道：「能够神不知鬼不覺地欺近你們這三位高人面前，這『高明』二字，老夫應該是當之無愧。」

柳如眉接問道：「你是誰？那白髮老頭道：「老夫是特地趕來證實無事忙的預感的。」

柳如眉道：「你……你知道甘仲池和白娟娟的消息？」

「不錯。」

「他們在哪兒？」

「都在一統盟中。」

「這消息正確嗎？」

「絕對正確。」

「你就是一統盟中的人？」

「不是。」

「你是誰？」

那白髮老頭笑笑道：「妳乖乖地跟老夫走，不但可以知道老夫是誰，也可以讓你們夫妻團聚。」

柳如眉冷笑：「你以爲我會相信。」

那白髮老頭道：「老夫知道妳不相信，但妳不能不信這個……」

話落，欺身揚掌，一幌又回到原地，就好像是在原地不曾挪動過一樣。

但，柳如眉却已如泥塑木雕似地「定」在當場。

那白髮老頭的動作太快速，也太玄妙了。

平心而論，柳如眉的身手跟她未婚夫婿甘仲池相比是差了一段距離，但在江湖上，却絕對是够得上稱爲一流高手的。

而且，目前對那敵友莫辨，來歷不明的白髮老頭，暗中也加强了戒備。

但在那白髮老頭「一幌」之下，她不但沒有抗拒的能力，甚至連閃避也來不及地一下子就給定住了。

這情形，自然使得柳如眉花容失色，同時，一旁的柏文彬，無事忙二人也爲之臉色大變。

那白髮老頭得意地笑道：「丫頭，怎麼樣？」

柳如眉披唇一哂，道：「不過如此而已。」

柏文彬冷笑道：「欺負一個女兒家，能算甚麼英雄人物？」

「老夫算不算英雄人物，跟你不相干。」那白髮老頭陰笑着接道：「柏文彬，不是老夫過於看扁了你，你們那甚麼『南奇，北怪』的招牌，早就過了氣了。」

一頓話鋒，又立即接道：「你跟無事忙是柳丫頭的長輩，也曾自命是英雄人物，現在，老夫佔你們一個便宜，你們兩個聯手齊上，如果老夫能在十招之內，像制服柳丫頭一樣，毫髮無損地制服你們，老夫立即走路，永遠不再難爲你們。」

白髮老頭這一番狂語，想想足以令人氣炸肚皮。

凡是行家都明白，要毫髮無損地制服一個對手，遠比殺死一個對手困難得多。

以柏文彬，無事忙二人的身份、地位，在兩人聯手之下，白髮老人居然誇下海口，要在十招之內，毫髮無損地制服他們，這一份狂勁，實在駭人聽聞。

但，柏文彬，無事忙二人都是經過大風大浪的老江湖，心知對方絕非虛聲恫嚇，而的確是具有驚世駭俗的超絕身手。

何況，片刻之前，柳如眉被制服的事實，也已經充分證明。

因此，柏文彬，無事忙二人都很平靜地向對方打量着。也都沒接腔。

那白髮老人又道：「二位，亮出兵刄啊！」

柏文彬徐徐地拔出長劍，向無事忙洒脫地一笑，道：「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前亡，胡兄，你我都是入土半截的人了，毋須有甚麼顧慮，是不是？」

無事忙冷笑接道：「對對……咱們都是絕子絕孫的老光棍，無牽無掛，『何處黃土不埋人』，好像說的就是咱們這樣的人……」

那白髮老頭截口笑道：「二位，沒那麼嚴重，老夫巳經說過，只在十招之內，毫髮無損地制服二位，當然更不會要二位的命呀！」

無事忙道：「爲何對我這樣優待？」

「因爲，你們三個在老夫的天秤上，還都具有相當的份量。」

「這是說，咱們三個，都還有利用價值？」

「是的，現在，你也該亮兵刄了。」

「你呢？」

「老夫以一雙一肉掌伺候二位。」

「我老人家也一樣……」

話聲中，人巳像一陣風似地衝了上去。無事忙這一「衝」上去，就像是一個爛醉如泥的醉漢，突然倒向那白髮老頭的懷中。

當然，無事忙不是醉漢，不過是使的「醉八仙」的身法而已。

但，這「醉八仙」身法在無事忙使將起來，却好像巳到了神化之境。

只見他一個踉蹌之下，身子看似巳倒向白髮老人的懷中，實際上却是于刹那之間，接連換了三個身法，並攻出九掌，踢出六腿。

而且，他那九掌六腿都是虛招——當他那攻勢將完未完之間，突然雙掌齊出，右掌攻向對方的左胸，左手「二龍搶珠」，攻向對方的眼睛，完全是放棄防守，與敵偕亡的拚命打法。

另一邊，柏文彬的攻勢由于他使劍，看起來，却是更爲凌厲。

只見他一式「天網伸張」，劍化千鋒，像一張網似地網向白髮老頭，不但封住向上騰拔之路，連退路也被封死，而只有放手一拚的一途。

柏文彬這一招，也是放棄防守，跟敵人同歸于盡的打法。

「南天一奇」柏文彬與無事忙都是巳經成名數十年的前輩人物，論功力，談輩份，即使是當今各大門派的掌門人，也不能跟他們相提並論。

像這樣的兩位高手，聯手對敵，而且又是與敵偕亡的拚命打法，其攻勢的快速與凌厲，想想也令人爲之毛骨悚然。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只聽一聲冷哼過處，那令人眼花撩亂的攻勢戛然而止。

無事忙、柏文彬二人都是進攻的姿勢呆立當場，也都是一臉的茫然神色。

那白髮老頭却是氣定神閑地傲立原地

，好像甚麼事也不會發生過一樣。

少頃過後，那白髮老頭才披唇一哂，道：「見面不似聞名，老夫實在高估了你們兩個。」

可不是麼，他本來是說十招之內，毫髮無損地制服他們，現在，却是一招之下，就將他們二人毫髮無損地制服住了。

門外，突然傳來一聲輕嘆，道：「那不是柏大俠、胡大俠二人名實不符，而是由于老天爺太混蛋，使你得天獨厚，巳經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

話落人現，那是白夫人——白娟娟的母親，「蓋世太保」白羽的夫人白夫人。

那白髮老頭頭也不回地問道：「妳認識老夫？」

白夫人道：「即使將你燒成灰，我也認出你來。」

「噢……」

「你不信？」

「老夫是不信……妳是誰？」

「你聽不出我的嗓音？」

「聽不出來。」

「那……你該轉過身來瞧瞧。」

那白髮老頭徐徐轉過身來，兩道冷電似的目光在白夫人身上一掃，道：「妳很美。」

白夫人道：「你還是不認識我？」

那白髮老頭道：「咱們之間，素昧生平，老夫又怎會認識妳。」

白夫人厲聲道：「匹夫！如果你不是辜若萍，我立即自抉雙眸。」

那白髮老頭平靜地問道：「辜若萍是甚麼人？」

「是一個喪心病狂，狗彘也不如的鼠輩。……」

話聲中，身形如鬼魅地一閃，又回到原地，白夫人的手中巳多出一副假髮和一張人皮面具。

那白髮老頭忽然變年輕了——果然是辜若萍。

業巳現出原形的辜若萍，此刻，他臉上的神情，即使是世間最好的丹青聖手，也沒法描繪的。

不但辜若萍的臉上，有着極複雜的表情，連柏文彬、無事忙二人也顯得無比地困惑。

說來也難怪。

如所週知，辜若萍、白夫人二人的身手，並不是如方才所表現那麼高明的人。

由于認識白夫人的柳如眉是被制于廂房中，柏文彬、無事忙二人則是被制于堂屋中，而他們二人是不認識白夫人的。

因此，無事忙，柏文彬二人對於辜若萍身手的高超，本巳無限驚駭，對於白夫人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揭去像辜若萍這麼高明人物的僞裝，更是驚上加驚，而爲之目瞪口呆。

儘管說白夫人是出其不意才一「擊」奏功，但自己兩人聯手之下，仍免不了一招受制，相較之下，白夫人的身手就高明得太可怕了。

只是，這位神秘的中年貴婦，究竟是甚麼來歷呢？

就當柏文彬，無事忙二人又震驚，又困惑之際，白夫人巳凌空揚指，解了他們二人被制的穴道，並歉然一笑道：「未亡人接應來遲，二位大俠受驚了。」

柏文彬首先抱拳一揖，道：「多謝這位夫人及時援手，敢請賜示尊姓芳名？」

白夫人幽幽地道：「些許微勞，二位大俠不必掛齒，未亡人于倩如，是巳故『蓋世太保』白羽的遺孀白娟娟的母親。」

柏文彬，無事忙二人同聲一「哦」，道：「原來是白夫人。」

辜若萍邪笑道：「也曾經是我辜某人的床頭人。」

于倩如冷笑道：「你覺得很光彩！」

辜若萍邪笑如故地道：「當然光彩，我這位床頭人，不但美而艷，武功更高不可測，而且……而且……」

「而且怎樣？」

「而且，還替我生了一個美得有如天仙化人的乖女兒。」

于倩如厲聲叱道：「老賊！娟兒被一統盟刼持，你爲何不予施救？」

辜若萍道：「我爲甚麼要去救她？她又不認我這個父親，何況，一統盟人多勢衆，我又只有一個人，方才巳有事實證明，我連自己的床頭人都比不上，又憑甚麼去一統盟救人。」

「別廢話！」于倩如冷笑道：「你有多少實力，你在暗中玩些甚麼花槍，你以爲我不知道。」

辜若萍呵呵大笑道：「眞的嗎？」

于倩如道：「信不信由你，我相信，除了你那批狐羣狗黨之外，我是唯一知道你的底細的外人了……」

辜若萍截口邪笑道：「不是外人，是道道地地的內人……」

「閉嘴！」

「話說明了我自然會停止。倩如，不論過去、現在、或未來，妳我都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兒，以往，有個白羽在當中攪局，現在好了，妳我都是自由之身，更難得的是：妳巳知道我的底細，咱們也都有一身傲視當代的武功，正好名正言順地結爲夫婦，共同開創千秋萬世的輝煌事業。」

于倩如冷笑道：「說完了？」

辜若萍道：「馬馬虎虎，暫時到此爲止吧！」

于倩如突然一幌而前，「劈啪」兩聲，辜若萍巳挨了兩記火辣辣的耳光。

而且，辜若萍的雙頰，也立即爲之「胖」了起來。

剛好柳如眉也巳被柏文彬解開被制的穴道，來到堂屋中，入目之下，脫口嬌笑道：「伯母，打得好！好極了！」

于倩如只向柳如眉點首示意沒接腔。

辜若萍撫摩着「胖了起來」的雙頰，苦笑道：「世間惟有眞正的男子漢，大丈夫才怕老婆，所以，我只好認了。」

于倩如怒叱道：「老賊！還要我賞你兩記耳光。」

辜若萍苦笑如故地道：「倩如，够了，黃台之瓜，豈堪再摘，只是……說得好好的，怎麼突然又動手揍人？」

「你不懂？」

「我是不懂才問。」

「好！我告訴你，第一：是對你方才的口齒輕薄，聊示薄懲。」

「這還算薄懲，如果再厚一點，那還得了。」

（未完・十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烈與百里映紅來到鬼風港，隨即落入棋后手中，並把他們囚在地牢，王烈問棋后爲何要抓住他們，又問及慧圓女修士的下落，棋后悲憤地叙說洞庭君的死亡過程，及她目前的一切行動，均是爲洞庭君報仇等事一一道出，使王烈如撥雲見日一般，始知趙池的兩個兒子爲何被殺，以及趙、仇、師三人何以要棄堡而逃的原因，王烈要求棋后讓他到棋王那裏去，希望能勸棋王交出「密宗精神劍」給棋后，王烈來到棋王居處，棋王向王烈逃說棋后爲人暴躁兇狠，密宗精神劍絕不能落入她手中……

收回神劍譜　棋后撞岩亡（大結局）

王烈道：「因此趙池便弒師企圖奪走劍譜？」

棋王道：「是的，他們三人由於忍受不了她的無理責罵，便心生叛離，三人計劃盜走該劍譜，可是趙池心術不正，他竟乘先師飲酒過量醉臥床上時，狠下心腸殺傷先師！」

「結果沒有找到劍譜？」

「是的，他們三人心慌之下匆匆逃離此處，在江湖上躱藏好多年都不敢露面，直到後來聽說先師巳死，他們才在各地建立他們的勢力。」

「令師在臨終之前將『密宗精神劍』交給閣下收藏，並要求龍女不要報仇？」

「是的，但她豈肯聽從，先師也知道她不會聽從，便告訴她如要報仇，就得先練成『密宗精神劍』，而若要練習『密宗精神劍』，須得先改掉暴躁的脾氣，因此訂下遺言要她遵守，就是要她先能在棋盤上勝過我，才能從我手中取去劍譜。」

王烈感到有些可笑，問道：「令師是不是很喜歡下棋？」

棋王道：「不錯，他是個棋迷，一天不下棋就不過癮，當年就天天跟我下棋。」

王烈道：「龍女爲何願意接受令師這個條件？」

棋王道：「她不接受也不成，因爲劍譜由我收藏在一處極隱秘的地方，她不可能找到，而我則抱定了決心，除非她下棋贏我，否則死也不肯交出劍譜。」

王烈道：「於是閣下與她便年年舉行一場棋戰，而她也一直未能獲勝？」

棋王點了點頭道：「是的，不過經過幾十年的磨練，她的棋力也漸漸趕上我，有好幾次我差點敗在她手裏呢。」

王烈道：「閣下認爲她若練成『密宗精神劍』，將有很多人會遭殃？」

棋王道：「正是，以她的個性，絕不能讓她練成這一門神功，若一旦練成，必將帶給武林極大的災害。」

他說到此處，長嘆一聲道：「趙池、師抱眞、仇元凱三人固然該死，但是她懷恨的巳不只他們三人，她恨盡天下人，她巳經失去了理性，像她這種女人，怎麽可以讓她練成這門天下無敵的神技呢！」

王烈點點頭道：「閣下的處置是對的，若讓她練成『密宗精神劍』，只怕有許多人會慘死在她的劍下。」

棋王嘆道：「那麽，你知道我上次將該劍譜交給你的用意麽？」

王烈道：「閣下担心下次的棋戰失敗時，不得不交出劍譜，因此閣下希望小可先練成該劍法，準備將來用來對付她？」

棋王頷首道：「對了，但不知你是否巳有心得？」

王烈道：「很抱歉，小可要報告閣下一個壞消息，小可巳將『密宗精神劍』交還紅衣教了。」

棋王聞言神色大愕，失聲道：「你……你爲何將它交還給紅衣教？」

王烈道：「小可將它交還給紅衣教的用意，正如閣下不願將它交給棋后是同一個道理——怕傷害到許多無辜者的性命。」

當下，便將在五台山遇見紅衣教四位禪師和十二位大喇嘛的經過，一五一十的說出來。

棋王聽了面容一懍，沉默良久，才點點頭道：「你的處理沒錯，若讓那四位禪師和十二位大喇嘛來到此處，我和棋后縱能自保，我們雙方的手下必死無生……」

王烈道：「小可就是顧慮到這一層，因此才決定交出劍譜，幸好那四位禪師都是明理之人，拿到劍譜之後就返回西藏去了。」

棋王皺眉沉思有頃，面現憂色道：「他們未必會返回西藏……」

王烈一驚道：「閣下是說，他們還會來此？」

棋王微微點頭道：「是的，他們不一定相信我和棋后沒有練成『密宗精神劍』，因此他們很可能會來……」

王烈心頭一沉道：「來收回武功？」

棋王苦笑道：「是的，若不幸而言中，我和棋后的死期就到了。」

王烈道：「那不殺禪師爲人相當和善，應該不致於——」

棋王接口道：「不，密宗精神劍是他們紅衣教的無上神功，他們絕不肯讓它流入中原！」

王烈道：「可是閣下和棋后都沒練習『密宗精神劍』呀！」

棋王又露苦笑道：「他們怎肯相信？」

王烈眉頭打了結，憂形於色道：「果眞他們來了，那可如何是好？」

棋王默然半晌，輕嘆一聲道：「不要緊，他們未必能攻入此處，就算被他們攻入，那也不要緊…」

王烈不解道：「怎說不要緊呢？」

棋王道：「除死無大事，我可以陪棋后死，如此一了百了。」

語聲微頓，繼道：「令我担心的是：我和她的手下三十二個青年男女，還有你們三人沒有理由要死在這裏……」

王烈道：「紅衣教的問題暫且不談，現在先來談談眼前的問題，她同意小可來此見您，是因小可說要勸您交出『密宗精神劍』之故。」

棋王輕嘆一聲道：「可能你已看出我上次交給你的那一冊是副本……不錯，劍譜的原本還在我手中，但你想想看，我怎能將它交給她呢？」

王烈神情凝重地道：「當然不能交給她，小可只是以此爲藉口前來與閣下見面，商量如何救出她們母女而已。」

棋王搖頭道：「剛才說過了，我沒有能力救出她們母女，一定要我攻入她的界域去救人的話那只有白白犧牲了性命。」

王烈道：「武功方面，閣下有無能力取勝？」

棋王苦笑道：「要是我沒有失去一條胳臂，我有此信心，現在恐怕不是她的對手了。」

王烈道：「毫無獲勝之望？」

棋王點了點頭。

「加上閣下的十五個門下呢？」

「她也有十五個門下。」

「想不想與她拚一拚？」

「想也沒用啊！」

「如果閣下願意的話，小可可以傳話給她，說您願意提前舉行棋戰，由於下次的棋戰您必須讓她一隻車，她一定同意提前舉行……」

「然後呢？」

「然後你們雙方便可在島上的棋場上見面，那就是拚命的機會。」

「我不怕死，但是你有沒有想到，她是我的師母，我怎好與她兵刃相見呢？」

「古有明訓：大義滅親！」

「這個……」

「何況閣下並不須要殺死她，只要暫時制服的，救出您的妻女就夠了。」

棋王低頭沉思了一會，說道：「救人的目的是不希望有人傷亡，而我們雙方一旦發生惡鬥，那必然會有傷亡的不幸事件發生……」

王烈道：「您可以關照您的門下：一旦與那些棋女動上手，只求不敗即可，這樣就會減少許多傷亡。」

棋王道：「要是我落敗了呢？」

王烈道：「閣下雖然僅剩一臂，但我相信閣下不致落敗。」

棋王道：「理由是？」

王烈道：「閣下滿腹武學，自然知道搏鬥勝敗因素除了招式和功力之外，還有智慧一項，她年老體衰，必不耐久戰。」

棋王明白他的意思，微微一笑道：「王烈，你的智慧很高，可惜沒有習成『密宗精神劍』，否則將來必可君臨武林。」

王烈淡笑道：「小可從來就沒有君臨武林的野心，我祖父常常告訴小可：一個人能否受人敬重，不是靠金錢也不是靠武功，秦始皇併吞六國，其戰績之輝煌，古今無雙，但史家對他評價又是如何呢？」

棋王深然其說，連連頷首道：「不錯，你說的很有道理，但我担心的是萬一我失敗了，那後果又如何收拾？」

王烈道：「爲了救您的妻兒，也爲了整個武林的安寧，您必須全力一戰，沒有別的辦法。」

棋王又想了一下，毅然道：「好吧，你去告訴她：我願提前舉行棋戰，請她明天上午日出之時在棋場相見，如果她能贏我，我便立刻交出『密宗精神劍』！」

× × ×

王烈回到了棋后的界域，將棋王的決定轉告給她，她聽了非常高興，居然眉開眼笑道：「好！好！好！他的棋力雖然略勝一籌，但這回他得讓我一隻車，所以這盤棋我是贏定了。」

但高興了一陣後，她忽又心生疑竇，目注王烈問道：「小子，他應該明白此戰對他極爲不利，爲何肯提前舉行？」

王烈道：「棋后，您有沒有兒女！」

棋后面色一寒道：「你明知我未生育，還問這個幹麽？」

王烈道：「所以您當然不了解他的心情，上次他爲了救女兒都肯犧牲一條手臂，如今他的妻女全在您手中，你說他還有甚麽辦法呢？」

棋后桀桀怪笑了一陣，道：「我是担心他可能另有詭計。」

王烈道：「他的妻子在您手中，您的手中等於握了一張王牌，您說他還能怎樣又還敢怎樣呢？」

棋后聽他說得有理，才放心不少，但隨又發出疑問道：「他既然要救同他的妻女，何不索性拿劍譜來交換？」

王烈道：「這是不可以的。」

棋后道：「爲甚麽不可以？」

王烈道：「他說師命不可違。」

棋后一聽此言，半天不說話，最後才快快然道：「好，反正明天的棋戰我是贏定了——他還說了些甚麽？」

王烈道：「他說萬一他贏了，您須得釋放他的妻女，這一點您同意吧？」

棋后道：「可以，不過這並不表示我們之間的約定就此結束，一年一次的棋戰仍得舉行，直到我贏了棋爲止！」

王烈道：「我自己也有一個要求。」

棋后眼睛一瞪道：「你要求甚麽？」

王烈道：「我要求作明天的棋證。」

棋后又桀桀怪笑起來，道：「小子，你少在我面前賣弄小聰明，你的目的是想在場觀戰，甚麽棋證不棋證的，我們下棋誰勝誰敗一目瞭然，他不會耍賴，我也不會耍賴，要見證人幹麽？」

王烈笑道：「在您老人家面前，小可豈敢賣弄聰明，你們的棋戰是一場好戲，小可眞希望能在場觀戰，請答應小可這個要求好麽？」

棋后冷笑道：「這才像話！」

王烈一躬身道：「謝謝。」

棋后道：「但我先警告你：你只可在旁觀戰，不能說一句話，否則我會以最嚴厲的手段對付你。」

王烈道：「是，小可不開口就是。」

然後，他被帶回地牢中，棋后還派人吊下一籃食物讓他和百里映紅充飢，王烈悄悄將會晤棋王以及計劃說給她聽，百里映紅聽了憂喜參半，低聲問道：「萬一我爹不敵，那可怎麽辦？」

王烈道：「那是關係重大的一戰令尊必會全力以赴，我想不致於輕易落敗。」

百里映紅道：「她同意你在場觀戰，你若見我爹不敵，一定要出手帮忙啊！」

王烈道：「這個當然，不過妳心裏也要準備一下，萬一不幸我們敗了，令尊與我都將無力救出你們母女，那時全看你們母女的造化了。」

百里映紅點了點頭道：「我知道，我並不怕死，我最大的希望能夠看見我爹和我娘快快樂樂的生活在一起……」

王烈道：「但願如此。」他說了這話後，便用筷子在地上寫了幾個篆字，然後問道：「妳看得懂這幾個字麽？」

百里映紅看了看，答道：「這是『體、相、用』三個字嘛。」

王烈問道：「甚麽意思。」

百里映紅道：「記得我娘曾說過：物是體，體的姿態是相，相可以用……我也攪不清楚這是甚麽意思，你這三個字是從『密宗精神劍』上看到的吧？」

王烈點頭道：「是的，妳知道我曾讀過劍譜，其中有一段談到『有相』及『無相』，那『有相』說的是手中有劍，『無相』說的是手中無劍，後者深奧難解，前者則一知半解，不過其中提到一招『點石成金』我有一點心得，現在經妳一說，……嗯，從現在起，妳別和我說話，我要好好的想一想。」

說罷，走去一旁，靠着鐵壁盤膝坐下，閉上了眼睛，開始思考那招「有相劍法」的「點石成金」……

× × ×

次日一早，一條粗繩從地牢的頂口上拋落。只聽一個姑娘的聲音：「王烈，你可以上來了。」

王烈和百里映紅握了握手，兩人四目相對做了一次「告別」，王烈隨即攀着粗繩爬上地牢的頂口，一看前來接引到的姑娘竟是黑白二牡丹，不禁一怔道：「哦，原來是妳們……」

他對黑白二牡丹已無好感，覺得他們爲了要學成上乘武功，竟甘願爲棋后的棋女，這樣的姑娘實在沒意思，故心中略無喜悅之情。

白牡丹倒是有些不好意思訕訕一笑道：「我們奉棋后的命令來領你去棋場。」

王烈淡淡地道：「謝謝。」

白牡丹道：「我知道你心裏很不愉快，不過請你原諒，我們姊妹自從投入棋后的門下之後，短短半年的時間，已經練成了不少高深的武功，這對我們姊妹來說是很幸運之事。」

王烈聳聳肩道：「這又怎樣？」

白牡丹道：「我們練得高深的武功，以後行走江湖就不會有多大的危險了。」

王烈道：「這又怎樣？」

白牡丹微愕道：「你是習武之人，難道不知武功高低對一個武林人很重要？」

王烈道：「也許，不過如果我是個姑娘，我會認爲最重要是嫁一個好丈夫。」

白牡丹臉色一紅道：「你……你認爲世人只應該嫁個好丈夫而已麽？」

王烈道：「也許妳的看法跟我不一樣，但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是自有人類以來行之幾千年的傳統，我知道有些人認爲生兒育女很痛苦，人的一生苦多於樂，可是這是人類歷經千萬年累積經驗而形成的一種現象，也許這裏面有缺點，但任何事情均難求其完美，如果不去面對它忍受它，天下只怕要大亂了。」語聲一頓，繼之微微一笑道：「我話只說到這裏，現在請帶路吧。」

二女默默的領着他走過一層又一層的地道，最後從一個秘密出口走出，便到了鬼風港的小島上，而且棋場就在附近。

棋場上已經過清理，原堆積在「棋盤」上的石塊已被移開。

棋王和十五個「棋男」已列隊站在棋場的南面。

棋后和十五個「棋女」也已列隊站在棋場的北面。

兩軍對峙，氣氛非常嚴肅。

當黑白二牡丹將王烈帶到棋場上時，棋后立刻開口說道：「王烈，我同意你做爲我們今天棋戰的見證人，不過你的立場要公正。」

王烈看了看棋王，見他面帶一絲微笑，好像眞的要和棋后以棋決定勝負似的，心中不禁有些疑惑，乃向他拱手問道：「請問棋王，你的意見如何？」

棋王答道：「我也同意你做我們的見證人。」

這句話之後，接着是一縷「傳音入密」的細語進入王烈的耳中：「王烈，我改變了主意，決定先跟她下一盤棋，如不幸輸了，再照你的主意行事。」

王烈覺得他讓棋后一隻車必敗無疑，實在不必多此一舉，但覺他如此決定說不定另有深意，何況自己也不便公開反對，便點頭道：「小可能爲今日棋戰見證，不勝榮幸之至。」

棋王道：「今日的棋戰，我必須讓她一隻車。」

王烈道：「是的，小可知道了。」

棋王道：「這局棋由讓子者先着，如果我勝了，必須釋放她們母女二人……」

王烈轉對棋后問道：「妳同意麽？」

棋后點頭道：「同意，但如我勝了，他必須交出『密宗精神劍』……」

王烈對棋王問道：「閣下同意麽？」

棋王頷首道：「當然，我已將『密宗精神劍』帶來了。」

王烈道：「那麽，請開始佈棋。」

於是，雙方之人移步走上棋盤，各就其位，當然紅方少了一個「車」。

站在「帥位」上的棋王先向棋后行了一禮便發下第一道命令：「炮二平五！」

「紅炮」隨即左移三步，站上三綫中央。

棋后略一思索，隨亦發出「炮二平五」的命令，互架當頭炮，是進行硬拚硬殺的先兆。

「馬八進七。」

「馬二進三。」

「炮八平九。」

「車一平二。」

雙方開始的幾步棋都很正常，之後黑方開始揮兵直進，展開攻勢，紅方則採取守勢，可以看出黑方想速戰速決，而紅方

準備長期抗戰……

王烈曾經研究過「梅花譜」，棋力也已不低，他已隱隱看出棋王在設計一種變化深奧的陷阱，這種戰略有優點也有缺點，優點是對方如未看出其陷阱，一旦走入其圈套中便可一舉獲勝，但若被對方識破，便可能敗得很快，心中十分緊張。

而棋后採取的是強攻和兌子的戰略，這種戰略也十分正確，因爲紅方少了一個車，一路兌子下去，紅方的戰鬥力便越薄弱，只要不走錯一步，最後的殘局黑方仍多紅方一個車，而在殘局中多出一個車，那是必勝無輸的局面……

棋局進行很快，只不過一頓飯工夫，紅黑雙方互兌子一馬一跑和兩個兵卒，黑方的雙車和馬炮都已越過中綫，在紅方的地界上作戰，攻勢凌厲已極。

紅方被兌去一馬一炮後，便只剩下車馬炮三個子，不過陣脚仍甚堅固，而且有一隻紅兵越過中綫，進入黑方的陣地。

上次，王烈和白牡丹第一次登上鬼風港，發現棋王棋后在黑夜下挑燈進行棋戰，當時他們看見被吃掉的棋子的情形時，曾以爲那些「棋男棋女」都被殺死了，後來才知他（她）們沒有死，只不過胸口被按了一下，然後被踢出棋盤外面，而今天所見亦復如此，但已清楚的看出被吃掉的棋男棋女只是躺在地上裝死罷了。

王烈不禁暗感好笑，心想這種棋戰雖是「洞庭君」設計出來的花樣，但以孤居小島的棋王棋后來說，這樣的棋戰倒也不失爲一種娛樂，可以排遣無聊寂寞的日子。不過，他知道今日的棋戰關係重大，絕對不是鬧着玩的，萬一棋王不幸敗了，那就得眞正兵刃相見，流血便不可避免了。

「兵五進一。」

唯一進入黑方陣地的一個紅兵，棋王毫不珍惜的吃掉了黑方的中象，那胸上綉着「象」字的棋女被踢出場外去了。

「象七進五！」黑象吃了那個紅兵。

棋勢發展至此，黑方士象不全，陣脚略呈脆弱，不過紅方由於少了一個車，沒有機會進行反撲，所有的兵源仍在全力防守黑方的進攻，情況並不樂觀。

雙方又走了數着，黑方因爲屢攻不下，不得已走了一步閒着，紅方乘機驅車直下，一步「車八進三」，吃象！

棋后想了半天才道：「車六退五！」

抽車返防。

棋王微微一笑道：「炮二進六！」

棋后面色大變了。因爲，紅方的「炮二進六」，其位置就在紅車的後面，擺出以炮打象的姿態，黑方若是將象移開，便成了紅炮打黑車的局面。

王烈看到這裏心中好不高興，因爲紅方雖然少了一個車，但黑方若失去二象則防守將更形薄弱，紅方便有機會取勝了。

棋后滿臉凝重，喃喃自語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怎麽會變成這樣？」

她攢眉苦思良久，最後只好再驅車進入紅陣　讓紅炮打象將軍。

棋王大聲道：「將軍了！」

棋后冷哼一聲道：「別得意，這盤棋我一定贏！」

棋王含笑不語。

棋后想了半天，才很不情願的輕叱道：「士五退六！」

棋王立刻道：「炮五退四，吃馬！」

黑方的一隻馬，就此犧牲了。

這時，雙方的兵力是：紅方仕相全車馬炮，黑方則雙象已失又死了一匹馬，只剩下雙車一炮，情勢已由優勢轉爲劣勢。

棋后神色漸漸不安，頻頻長考。

棋王表情如故，不喜不憂，仍然穩紮穩打，不求急勝。又走了數十步棋，黑方已由攻擊改爲防守，由於雙車的威力大，故在防守上倒還支持得住。

王烈旁觀者清，看出這盤棋黑方若不再走錯，大約仍可和棋收場；他當然不希望和棋，而希望棋王獲勝，棋王若勝了這盤棋，便可兵不刃血的救出百里姑娘母女，這是最好的結果……

「車四進一。」

「馬八退七。」

「炮六平八。」

「車八進二。」

「……………」

「……………」

雙方再經一番糾纏之後紅炮與黑炮拚掉了，黑方剩下雙車，紅方剩下車馬，但紅方仕相全黑方士象不全，故形成僵局。

到了晌午時分，雙方在棋場上的人已不多，黑方因看出已不能取勝，便發狠以一車拚掉紅方的一馬一相，打算求和。

棋后恨恨地道：「和了吧？」

棋王道：「不，我有取勝之機。」

棋后怒道：「單車將得死我麽？」

棋王道：「我還有兩個兵。」

棋后道：「我也有兩個卒！」

棋王道：「可是妳雙象沒有了。」

棋后道：「你也死了一隻相！」

棋王笑道：「咱們不要鬪嘴，是和棋或是我勝，走下去就可分曉。」

棋后顯然不想繼續着下去，轉對王烈道：「王烈，你說說看，雙方都是一車雙卒，這不是和棋是甚麽？」

王烈道：「對不起，目前的棋勢還不到講和的時候，而且依照棋規，一方不願講和，大家就得繼續走下去。」

棋后白了他一眼道：「好小子，你想袒護他是不是？」

王烈躬身道：「不敢，小可的立場自認十分公正，決無偏私。」

棋后自知理屈，只好繼續走下去。

此後雙方均以兵卒爲主，利用車保護兵卒，各自向前挺進！

象棋的精彩處就在這時表現出來了，紅黑雙方雖然各有一車二兵卒，但運用是否得當往往能左右一局棋的勝負。

棋后的二卒挺進的速度比棋王快了一步，但因紅方還有雙仕一相，防守較爲堅固，因此二卒挺進到對方陣地的第三綫時，便不敢再進。相反的，黑方因雙象已失，在防守上有很多破綻，故棋王的二兵威力極強，而且紅車位踞中綫，迫使黑方的主將不得不移到「四」的位置上，於是紅方以一兵拚掉黑方的雙士，黑將更是動彈不得了。

棋后眼看已經輸定，忽然耍賴起來，尖叫道：「這盤棋不算！」

棋王一呆道：「爲何不算？」

棋后嚷道：「這盤棋有詐！」

棋王訝然道：「怎說有詐？」

棋后一指王烈，怒吼道：「是他暗中帮了你的忙！」

棋王失笑道：「他一直站在那兒不說一句話，怎麽可能暗中帮我的忙呢？」

棋后道：「他必是以『傳音入密』指點你的走法，否則你不可能贏我！」

棋王哈哈大笑道：「請勿冤枉好人，他沒有『傳音入密』的能力，而且他的棋力很差，怎麽可能指點我呢？」

棋后一口咬定是王烈暗中指點才使自己輸了棋，否則過去十多年以平手對奕都不輸，何以今日他讓了一個車自己反而輸了？

棋王笑道：「師母，妳一定要知道今天爲何輸棋的話，我可以告訴妳眞相。」

棋后吼叫道：「別叫我師母！早在十多年前我就已不是你的師母了！」

棋王不理會她的吼叫，以平靜的聲調道：「我告訴妳，過去的棋戰之所以年年和棋，那是因爲我不想惹妳生氣，當年恩師臨終前規定妳必須贏了我一盤棋才可取去『密宗精神劍』，因此我覺得只要下成和棋也就够了。」

棋后一聽此言，更是氣得暴跳如雷，破口大罵道：「小雜種，小混蛋！你贏了棋還說風涼話。告訴妳，我現在決定不釋放你的妻女，你想救她們出去，只有一個辦法——殺了我！」

棋王對她的蠻不講理似乎並不感意外，只微露一絲苦笑道：「無論如何，妳是我恩師的妻子，我身爲弟子之人，怎麽可以殺死師母……」

棋后發出深重的冷笑道：「你不用假猩猩，你們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如果你眞有師徒之情，爲甚麽不去找趙池、師抱眞和仇元凱爲師報仇？」

棋王道：「趙池弒師，天理難容，但是恩師他老人家臨終前的話也沒錯，他們三人之所以背叛師門，主要原因還是因妳而起的！妳從來沒把他們三人當人看待，妳罵人罵得很刻毒，妳逼得他們一刻不得安寧——」

棋后大吼道：「你住口！我是洞庭君的妻子，是你們的師母，難道作師母的不可以責罵門下弟子麽？」

棋王道：「妳責罵得太過份了，有理也罵，無理也罵，開口就是小雜種，閉口就是小混蛋，妳使他們覺得好像生活在地獄之中——」

棋后截口冷笑道：「所以他們便殺害了自己的師父，企圖奪走那部『密宗精神劍』？」

棋王道：「殺害恩師只是趙池個人的行爲，與師抱眞和仇元凱無關，而趙池的弒師，我剛才說過了，那是天理難容之事，他會遭到報應的，總有一天，我自然會找他算帳……」

棋后一哼道：「總有一天，哼，這句話你說過多少次了？如果你當眞要爲師報仇，爲甚麽一直不採取行動？爲甚麽一直不讓我離開鬼風港？」

棋王道：「這是恩師的遺命，他老人家一生以忠恕待人，雖然趙池的行爲不可饒恕，但他老人家並不懷恨，他怕的是他的妻子，因爲他的妻子是個脾氣暴躁之人，如果讓她離開鬼風港，遭殃的就不只趙池，師抱眞、仇元凱三人了。」

棋后憤怒道：「好！你今天終於把話說開了，現在我問你：你打算怎麽辦？」

棋王道：「妳已經殺死趙池的兩個兒子，這個懲罰對他已經很够了，至於師抱眞和仇元凱，我覺得他們沒甚麽錯……」

棋后目中迸射出令人不寒而慄的光芒，咬牙切齒道：「你是說你不找他們報仇了？」

棋王點點頭道：「是的，不找他們報仇，才是一種報仇的方法，因爲這樣一來，他們永遠生活在痛苦和恐懼之中。」

棋后厲聲道：「放屁！我要他們死！我要把他們千刀萬剁！」

棋王道：「妳不練成『密宗精神劍』，永遠沒有機會殺死他們三人。」

棋后道：「所以我要你交出『密宗精神劍』！」

棋王道：「要我交出『密宗精神劍』，必須先贏我一盤棋，這是恩師的規定，妳若深愛妳丈夫，就得遵守他的規定。」

棋后面露強烈殺氣道：「我不打算遵守了！今天你交不出『密宗精神劍』，我便殺了你的妻女！」

棋王苦笑道：「趙池殺了妳丈夫，帶給妳這麽大的痛苦，將心比心，妳忍心殺害與妳毫無仇恨的人麽？」

棋后吼道：「我要殺！殺！殺！殺！殺盡你們這些沒有良心的狗東西！」

棋王又苦笑一下，沉默下去。

棋后兩眼怒瞪，一字一頓道：「我再問你一聲：你要不要妻女之命？」

棋王望着她不說話。

王烈忍不住開口道：「棋王閣下，這個女人不可理喻我看不必跟她客氣了！」

棋后大怒，轉對他厲叱道：「混帳小子，你說甚麽？」

王烈道：「我說妳不可理喻，用不着跟妳客氣，趙池弒師自當受罰，而妳，是個性情殘暴的女人，妳比趙池更可怕！」

棋后氣得五竅冒烟，大叫道：「白牡丹！黑牡丹！妳們替我殺了這小雜種！」

黑白二牡丹沒有動，她們面帶恐懼的望着她，好像直到今天才認清棋后的眞面目似的，驚駭極了。

棋后怒叱道：「殺呀！妳們發甚麽呆？殺呀！殺呀！」

二女仍然呆立不動。

棋后大爲憤怒，突然間滿頭白髮根根豎起，好像變成一個吃人的女魔鬼，桀桀怪笑道：「好，妳們不敢動手，我來！」

話聲一落，便向王烈猛撲過去。

就在此時，忽有三條人影飛入棋場上，一齊向她跪下。這三人，赫然竟是師抱眞、仇元凱、趙池！

在場衆人不料這三人會突然來到小島上，一時都不禁呆了。

棋后一見是他們三人，厲聲狂笑，一掌便往趙池的頭上劈下——

「砰！」一聲頭蓋骨破裂音響之下，趙泳靜靜的倒了下去，腦漿與鮮血齊流！

但是，趙池的臉上沒有痛苦和恐懼，他好像獲得解脫一般，表情一片舒和。

棋后一掌殺了趙池，緊接着又一掌拍向師抱眞的頭部，但是這一次她沒有得手

，就在她的手掌距離師抱眞只有數寸近的時候，棋王和王烈雙雙撲到，兩人三掌，一聲大喝，擋開了她的手掌！兩人用力甚猛，頓時便將棋后震得踉蹌退了三四步。

王烈厲聲道：「够了！趙堡主巳死，妳再不罷休的話莫怪我王烈出手無情！」

棋后狂笑一聲道：「你配麽？」

話聲中，身形如電而上，一掌往王烈的面門拍去，掌勁挾着風雷，凌厲至極！

「住手！」棋王大喝一聲，從旁推出一掌，掌風亦極強烈，勢如驚濤駭浪！

棋后爲求自保，只好撤掌旁掠，目中噴出怒焰，尖叫道：「百里飛虹，你竟敢以下犯上？」

棋王沉着臉道：「師母，妳再不罷手，弟子也只好以下犯上了！」

棋后厲笑道：「很好，你我今日一決生死！」正要動手與棋王一拚，王烈不知從何處取出一柄長劍，適時挺劍而上，喝道：「瘋婆子，我王烈來會會妳！」

話聲甫落劍巳出手，剎那間盪起朶朶耀眼的劍花，似一羣流星撲向棋后胸口！

棋后發現他的劍法異常神奇，不覺吃了一驚，急忙幌身暴退。

她身法奇快無比，一瞬間便後退六七丈開外，那知她雖然退得快，王烈發出的朶朶劍花却如影隨形的緊跟而至！

「這是『密宗精神劍』！」棋后駭叫一聲，慌忙再度縱退，退到一座岩石下，背部撞上岩石。就在她背部撞上岩石的同一時間，王烈的長劍業巳抵上她的心口！

棋后震驚欲絕兩眼睜得奇大，失聲道：「你…你怎麽習成『密宗精神劍』？」

王烈没有回答她的問題，事實上他也無法回答，因爲他不能據實告訴她自己就只會這麽一招「點石成金」，而且自己只會使出招式，如何發揮「點石成金」的威力，自己還在一知半解之中。所以他只冷冷一笑道：「妳聽着，我不是『洞庭君』的門下，我可以殺死妳！」

他的長劍緊緊抵住棋后的心口，棋后知道「密宗精神劍」的厲害，故不敢反抗，只是氣得面孔起了強烈的抽搐，牙齒咬得格格作响，道：「百里飛虹，你這個混帳東西，你居然將『密宗精神劍』傳給外人，你……你不得好死！」

棋王没有開口，因爲就在此時，另有一羣人吸引了他的視綫——十幾位紅衣教的喇嘛，忽然在附近的一座大岩石上現身！他們正是不殺禪師、不盜禪師、不邪禪師、不妄禪師和十二位紅衣教的大喇嘛！

棋后也發現了這一羣紅衣教的喇嘛，頓時面如死灰，呆若木鷄。

那四位禪師輕輕的一飄身，一齊飄落到棋塲上，脚下點塵不揚，毫無聲响！

王烈暗暗叫苦，暗忖道：「這下糟了，這些喇嘛一定不相信我只學得一招『有相』的密宗精神劍……」

棋王也怕他們傷害王烈，連忙迎上前道：「諸位莫非是紅衣教的四大禪師？」

四禪師點點頭。

棋王問道：「四位所爲何來？」

不殺禪師緩緩道：「來收回『密宗精神劍』的原本。」

棋王即從懷中取出「密宗精神劍」的原本，雙手捧上道：「這便是原本，禪師請收回去便了。」

不殺禪師收下了劍譜，微微一笑道：「你是『洞庭君』的弟子？」

棋王點頭道：「是的。」

不殺禪師道：「練成『密宗精神劍』没有？」

棋王道：「没有。」

不殺禪師道：「爲何不練？」

棋王道：「因爲我有妻室。」

不殺禪師聞言點了點頭，道：「不錯，練習『密宗精神劍』須在未娶妻之前入手才能有成——當年你未有妻室之前，爲何不練？」

棋王道：「因爲有一個人在我心目中比『密宗精神劍』更重要。」

不殺禪師問道：「那人是誰？」

棋王道：「一位姑娘，她後來便成了我的妻子，可悲的是：後來爲了她們母女的安全，我不得不叫她們離開此處。」

不殺禪師微笑道：「你認爲愛情比絕世劍法更值得重視？」

棋王點頭道：「是的，愛情與武功，我寧願選擇愛情。」

不殺禪師輕嗯一聲移步向棋后走去。

棋后面容慘變，突然一掌推開王烈抵在她心口的利劍，一頭向岩石撞去。

「碰！」的一响，她的腦門應聲下陷，全身一軟，倒了下去！

不殺禪師微微一怔，繼之嘆息道：「這樣也好，此女心胸狹窄，又且生性暴戾，本教之所以急欲收回劍譜，主要目的亦是怕她恃技爲惡……」

王烈呆望着業巳氣絕身死的棋后，心中感慨萬千說道：「眞是奇怪，當年的『洞庭君』爲甚麽會愛上這樣一個女人？」

不殺禪師道：「她年輕時美如仙子，男人最大的弱點就是過不了美人關……」

然後他的目光釘上了王烈的臉，問道：「你練成了『有相』的密宗精神劍？」

王烈道：「是的，就這麽一招，要是禪師不相信，小可也無話可說了。」

他斷定不殺禪師爲了收回他們紅衣教的不傳秘技，一定不肯放過自己，因此準備接受即將降臨頭上的厄運。

不料不殺禪師竟無怒色笑了笑道：「我相信因爲你剛才發出的『點石成金』華而不實，她没有看出來，若是看出來她只要使出平常的武功即可破解你那一招。」

王烈一笑道．「我是臨時抱佛脚，連夜琢磨出來唬人的。」

不殺禪師道：「本教的絕技並非不可傳給外人，只要用之於正，我們也就可以放心了。」語至此，探手入懷取出「密宗精神劍」的副本，遞了過去道：「你够資格習練這門劍法，不過原本我們必須收回，這副本就送給你便了。」

王烈搖頭：「謝謝，小可不想要。」

不殺禪師大感意外道：「爲甚麽？」

王烈道：「因爲小可也愛上了一位姑娘，我可能在一個月內與她成親，不想練習這門劍法了。」

聽了這話，不殺禪師笑了，棋王也笑了，站在塲邊的三十個青年男女也笑了，只有兩個人没有笑容，那是黑白二牡丹。

尤其是白牡丹，她悵然若有所失，就好像錯過了甚麽似的……（全文完）

斷劍紅顏

・本文承自第54頁・

就在山林深處，朦朧之間，隱隱約約有一間茅屋的影子；江雪心看了，拉着徐元平，道：「你看，那只怕就是酒瘋子住的地方了。我們快走吧！」

徐元平順着江雪心的手望去，果然有座茅屋的影子。不過他的想法却不和江雪心一樣，他毅然道：「不，我們不走。」

江雪心詫異的道：「不走？」

徐元平道：「是不走。我們要找那瘋子，爲師父報仇？」

江雪心不以爲然的搖搖頭。

徐元平迷惘的道：「那妳到底是什麽意思？」

江雪心道：「現在不是時候。」

徐元平道：「爲什麽？」

江雪心道：「簡單得很。第一，現在我們還没法證明酒瘋子確是殺死師父的兇手。第二，如果酒瘋子眞的是殺死師父的兇手，憑我們兩個人也對付不了他。」

徐元平冷笑道：「那妳可想錯了。」

江雪心道：「錯在那裏？」

徐元平道：「如果不是他殺死師父，他不會用白花花的銀子買一把生銹的斷劍；妳就看他東指西指的，說這個有嫌疑，那個有嫌疑，眞正用意，不過是要別人不注意他。」

江雪心緩緩道：「就算你說的對，我們又能奈他何？他只要一出手，你我兩人都招架不住的。」

徐元平道：「不給他出手機會。」

江雪心驚訝的道：「你是要暗中謀算他——那未免太不光明磊落了。」

徐元平道：「他殺師父正是如此。」

江雪心道：「你怎麽知道的？」

徐元平尷尬的一笑，道：「妳一想就會知道，師父又不是死人，他怎會躺在床上，一動不動的，任由他用一把斷了的鐵劍宰割？」

江雪心恍然大悟：「喔！眞是的。」

徐元平拉着江雪心，道：「走！」

沿着峥嶸的山崖向茅屋飛掠而去。這一帶彷彿没有路徑，難道除了酒瘋子外，竟没有第二個人？他們越過陡壁奇岩，走進古木蔽日的林野，終於到了小茅屋前。

小茅屋靜靜的，四週長滿野草；看不出人跡路徑。難道是無人居住的。那麽，酒瘋子住在那裏？

徐元平用手勢止住江雪心，脚尖微點，飄然掠起，蜻蜓點水般的兩個縱掠，巳到小茅屋前。說他是蜻蜓點水，還有點不像，因爲蜻蜓點水，水面還有微微的波紋，而他從草梢上過去，那草梢兒連一些兒也不曾顫動，更談不到有什麽聲息了。

小茅屋的門半掩着。實際上不能算半掩，因爲另半扇門被風雨剝蝕的歪倒在一邊，要關也關不起來，要掩也掩不起來。

台階上的荒草，巳經蔓長到屋門裏。當眞這茅屋是空無人居的嗎？

徐元平引頸往裏一瞧，屋裏有幾樣簡單的傢俱，桌上佈滿塵埃，却有兩塊痕跡，像是剛被人抹過的；一隻斷了脚的椅子，倒在地上。他回顧江雪心，她正會神的望着他。

他又向她搖搖手，示意她不要動，自己歛神躡脚，悄悄的走進小茅屋。突然，他楞住了。

那扇歪倒着的門角下，倒躺着一隻大酒葫蘆，酒漬流在地上一大灘，屋子裏却仍然看不到人影。

徐元平正驚疑間，陡的憑空響起一聲鼾，接着人聲囈語，道：「你跑不了的，嘿嘿！嘿嘿！我早……知道就是你。」

徐元平登時驚出一身冷汗，眼睛向四處一掃，驀然發現一個人横臥在牆壁上，口角流着酒沫，也不知他是喝醉了，還是睡着了。

他睡的方法可也奇怪，牆上釘着兩個木橛子，一個担着頭，一個担着脚；想來他一定是躺在上面喝酒，等喝醉了，睡着了，自然酒葫蘆就掉在地上了。他不知道有人撞進他的小茅屋裏，依然在醉中、夢中。

徐元平盯着他，臉上露出勝利的笑容，手却悄悄拔出腰裏的短劍——崑崙派的劍全是短劍，崑崙劍譜正是這種短劍的劍譜，乃是武林一絕。

酒瘋子依然毫無知覺。徐元平忽然想起了什麽，他收起了劍。

他逼視着牆壁上的酒瘋子，陡然躍身而起，運盡週身功力，在酒瘋子的血門商曲穴部位狠狠的印了一掌，五指着力一按。酒瘋子狂叫一聲，跌下地來，經過短暫痛苦掙扎，他暴睜雙目，伸出顫抖的手，指着徐元平，却說不出一句話，瞬間便氣絕而亡。

徐元平蹲下身去試試酒瘋子鼻息全無，伸手沙的撕開酒瘋子的衣衫，果然，在血門商曲穴上印着五條黑色的指印。他這才放心的走出茅屋。

江雪心巳等得不耐煩的迎過來。

徐元平揮手道：「走吧！辦好了。」

江雪心遙望着茅屋，道：「你當眞把他殺死了？」

徐元平傲岸地道：「我没殺他，我用五龍鎖穴的手法，結束了他。」

江雪心詫異的道：「何以不用劍？」

徐元平道：「我不敢用劍，萬一劍刺着肌膚，未及致命，他醒了過來，你我便難出此山，而且這還有一層作用在。」

江雪心道：「噢？」

徐元平道：「讓武林人知道本門五龍鎖穴手法的厲害；也讓武林人知道，侵犯本門者的下場。」

江雪心嘆息道：「唉！還不知道究竟是不是他呢，我們實在太冒失了。」

徐元平道：「我們要遠離中原，必須清了這筆賬，才不會被武林恥笑。是他不是他，這筆賬都要算在他的頭上了。」

江雪心道：「可憐的老人，死在這裏没有人烟的荒山裏，又有誰會知道呢？」

徐元平道：「嵩山雙俠不會死的，他們馬上就會來，這件事，立刻會閧傳武林的。」

江雪心再望小茅屋一眼，似乎有所不忍，轉身狂奔而去。

徐元平奮身急追，喊道：「師妹，等一等我。」

她却連回顧也不回顧。（下期續完）

千乘萬騎一劍香

狡狐潛跡去神犬追踪來

秦紅・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武翁房玄齡假裝不同意將內功心法傳出去，教會老山主，便和火琉島主聶衞公先動武，後鬥文，把時間拖延，等候武仙葛懷俠搶救，葛懷俠帶領同心盟金衣特使等人進入百花閣，得到預先潛伏下來的金衣特使斬正倫的協助，順利地將機關鐵牢打開，救出了房玄齡聶衞公兪立忠等人，老山主和武狂、武毒趁機逃去，斬正倫捉住百花閣鴇母沈七姑追問老山主的下落，明知她不會講眞話，故意將她放走，叫兪立忠暗裏跟踪，至黃河岸邊她發出烟花訊號，只見一艘黑船，正慢慢地向黃河北岸靠攏過來……。

沿河追黑船

而這艘黑船對兪立忠並不陌生，因爲它竟是數十天前由武狐左丘龍乘往南海火琉島的那艘黑船！

好了，一條船不比一個人，它再怎樣滑溜也只能在水上行駛，何況黃河由此出海尚有一千餘里之遙，如今只要看它上溯而行或順流而下，便不怕它逃掉！

思忖之間，只見那艘黑船已在距河岸三丈之處停住，旋聞船上有人高聲發問道：「是沈七姑麽？」

聽聲音，竟是武狂飆一夫！

沈七姑答道：「正是妾身！」

又聽武狂飆一夫問道：「身後有無追兵？」

沈七姑道：「沒有！」

「好，妳上來吧！」

「不，妾身跳不過去。」

「哈哈，那麽讓老夫帶妳上來！」

笑聲中，人影出現，武狂飆一夫業已飄落河岸上！

他輕浮的用手捏一捏沈七姑的鼻子，嘿嘿笑道：「妳這婆娘很合老夫胃口，所以老夫一再向老山主求情，等妳來了才開船。」

沈七姑偎入他懷中，仰臉嗲聲嗲氣道：「多謝飆爺抬擧，今後妾身願爲飆爺粉身碎骨！」

武狂飆一夫哈哈一笑，攬起她腰肢，縱身便起，飛上了黑船。

「開船！」一聲令下，黑船便順流直放，轉眼便消失於遠處的夜色下！

兪立忠見船已開去，便即遄返開封而來。

回抵開封，已近午夜，兪立忠事先已和師父等人約好見面地點，故入得城中一逕往包公廟走來。

登上廟殿，驀見人影一幌，眼前已立着師父鐵面閻羅斬正倫！

他已恢復本來面目，含笑向兪立忠一招手道：「到這邊來！」說着，轉身步入。兪立忠隨着他走到殿後，見火琉島主聶衞公和師祖武翁房玄齡蹲在殿後壁下打盹，心頗詫異，轉對師父低聲問道：「師父，盟主等人何處去了？」

鐵面閻羅斬正倫道：「已離開本城，趕往崆峒截擊十二武煞星及艾家四兄弟那些人！」

兪立忠一哦道：「盟主不打算追擒老山主？」

鐵面閻羅斬正倫微笑道：「老山主和武狂武毒三人，由我們四人來處理還不够麽？」

兪立忠頓然而悟，笑道：「原來如此，盟主將主力移去對付突擊二帮三教九門派的敵人是對的，否則二帮三教九門派勢必爲敵人一一擊破。」

鐵面閻羅斬正倫問道：「你監視沈七姑行踪，可有何發現？」

兪立忠道：「有的，沈七姑晚間所供不實，她已追隨老山主去了……」當下，將跟踪始末說了一遍。

鐵面閻羅斬正倫沉吟道：「唔，他那艘黑船既會縱橫於大海之上，此次順流而下，必是欲由黃河口出海無疑！」

兪立忠道：「是的，所以只要我們追趕得上，必可擒獲老山主！」

鐵面閻羅斬正倫皺皺眉頭，道：「他們順流行駛，入魯之後，河道即一路向北，我們要趕上他們，却無捷徑可走……」

兪立忠道：「是的，爲今之計，只有乘船直追一途了。」

鐵面閻羅斬正倫注目道：「我們何來的船？」

兪立忠道：「可到河邊去想辦法。」

鐵面閻羅斬正倫又問道：「縱然僱得船隻，追得上他們麽？」

兪立忠道：「假如他們一路不停，當然無法追上，但他們並不知我們在追趕，是故我們只要不停船休息，也許能够趕上他們！」正在打盹的武翁房玄齡忽然一躍而起，笑道：「不錯，只有這個辦法可行，我們這就走吧！」

火琉島主聶衞公跟着站起來，道：「對，說不定敝孫女和東方特使就在那黑船上，我們快追！」

「追」字一出，人已向廟外奔去。

武翁房玄齡師祖孫三人緊隨其後，老少四人連夜出城，望黃河飛奔而來。

半夜三更，行人絕途，因此四人均不必顧慮驚世駭俗，各自施展輕功，快逾流星！一場飛奔，四人功力的高低，也就顯露分明了！

火琉島主聶衞公和武翁房玄齡，兩人並肩奔馳，始終難分前後，鐵面閻羅斬正倫則落後三丈，而且愈拉愈遠，兪立忠更落後師父四丈有餘，而且也是愈拉愈遠，是以當聶衞公和房玄齡奔到黃河邊上時，兪立忠還在半里之外哩！

不過，半里路程，在兪立忠的速度也是眨眼即到，故二老及斬正倫在河邊上沒等多久，兪立忠也到了。

雖是最後一個到達，火琉島主聶衞公仍大加讚許，望着武翁房玄齡笑道：「房老，你這徒孫的確不錯，我看不須三五年，咱們幾個老頭子都要被他趕上了！」

武翁房玄齡笑道：「聶島主要是喜歡他，何不傳他幾手？」

火琉島主聶衞公笑道：「老夫的幾手玩藝兒傳給他也不見得能增加他多少力量，倒是老夫很想把孫女許配給他，不想他竟推三推四的，眞是不識抬擧之極！」

武翁房玄齡亦知他孫女傻裏傻氣，聞言暗吃一驚，忙的哈哈大笑道：「聶島主有所不知，這孩子情孽甚重，早就有兩個姑娘在等着他了！」

火琉島主聶衞公心知兪立忠絕不肯娶自己孫女，故也不想繼續談下去，仰天打個哈哈，轉話道：「你看，這附近並無船隻，咱們如何去追？」

武翁房玄齡轉對兪立忠笑道：「立忠，你說到河邊來想辦法，如今河邊已到，你快給我想個辦法來！」

兪立忠擧手一指黃河下游說道：「我們沿着河岸往下走，總可找到一隻船，師祖以爲如何？」

武翁房玄齡點頭道：「也唯有如此了，走！」

於是，老少四人再度縱起，沿着河岸往下游奔來。

轉眼奔下十來里，果在一處河邊找到一艘渡船，兪立忠一個箭步跳上船，開聲喊道：「船家！船家！」

連喊數聲，方見艙門一開，一個睡眼惺忪的老船夫探頭出來，沒好氣的問道：「是哪個？」

兪立忠走上前道：「我，僱船！」

老船伕瞧他一眼，皺皺眉道：「三更半夜，你小哥要過河？」

兪立忠道：「不，要乘往下游去！」

老船伕搖頭道：「愛睏，不去！」

兪立忠道：「老丈辛苦一下，到了地頭，船錢加倍給！」

老船伕又搖頭道：「不去！不去！」

兪立忠面色微微一沉道：「你不認識我麽？」

老船伕一愕道：「你是誰？」

兪立忠沉聲道：「開封府的捕快！」

老船伕吃了一驚，張嘴「哦哦」的應着，頓時有些手足無措起來。兪立忠知他怕官，便再恫嚇道：「今晚有幾個牢犯越獄乘船逃往下游，你大概得了他們好處，所以不肯載我們去追緝牢犯，是不是？」

老船伕極口叫屈道：「寃枉，老漢天一黑就下艙睡覺去了，見都沒見過牢犯的影子。」

兪立忠冷笑道：「不必抵賴，如今有兩條路讓你走，一條是載我去追牢犯，一條是跟我們回衙裏去！」

老船伕明知兪立忠在藉詞要脅，但他

武狂飆一夫攬住沈七姑跳落船上。

也知道官府中人得罪不得，心中暗嘆晦氣，當下只得強顏陪笑道：「是是，老漢載諸位去追緝牢犯便了。」

站在岸上的火琉島主聶衛公三人聽了，一齊跳上渡船，武翁房玄齡向老船伕笑道：「船家，我們四人雖是捕快，只要你老老實實聽吩咐，錢絕不會短少你的！」

老船伕連稱不敢，當即把船駛離河岸，順流開向下游。

「船家，盡量快！」

「是是……」

黃河水流湍急，順流下駛，有一瀉千里之勢：天剛破曉，船已逼近魯境。

當然，那艘黑船還沒在他們眼底下出現，他們也知道不可能在頭一天之內趕上黑船，故並不着急。

中午，船至一灘頭，老船伕要求停船上岸吃飯，武翁房玄齡見他疲態畢露，知不停不行，便答應他停船，却命俞立忠上岸買回來吃，俞立忠很快便買回一大包乾糧，火琉島主聶衛公替下老船伕，讓他吃食歇息，船繼續前進。

一天過去了。當第二天的朝陽又升起時，他們仍未追到那艘黑船，火琉島主聶衛公不禁起疑道：「哼，難道他們不要停下來買東西吃麽？」

武翁房玄齡道：「也許他們船上儲有許多食物，因此不必停船。」

火琉島主聶衛公道：「如是，我們豈非永遠追不上他們了？」

武翁房玄齡道：「這倒不一定，他們並不知道我們在追趕，所以只要他們有事情必須停船，他們便會停船。」

火琉島主聶衛公嘆道：「但願如此，你知道，我們如不能在這黃河追上他們，給他們逃出黃河後，大海茫茫，要想找到他們就更加困難了。」

武翁房玄齡點點頭，正要接腔，忽聽俞立忠歡呼道：「看！黑船在那邊！」

一點不錯，此刻正靜靜的停泊於二三十丈外的一處河岸邊！

因是麗日晴空，故爾雖是相隔二三十丈，俞立忠仍能一眼就認出來。

火琉島主聶衛公見過那艘黑船，一看果然不錯，大喜道：「快！船家，向前面那艘黑船靠去！」

武翁房玄齡急道：「別慌，我們先躲入艙內，等靠近黑船時，再出其不意的跳上去！」

俞立忠道：「不，我們先越過去，等他們開船快要趕過我們之際，再動手也不遲！」

老少四人鑽入船艙，武翁房玄齡目注俞立忠問道：「爲何要等超過他們後再動手？」

俞立忠微笑道：「師祖想不想把他們一網打盡？」

武翁房玄齡道：「當然想啊，你這話問得莫名其妙！」

俞立忠道：「既想把他們一網打盡，最好等他們把船開到河中再動手，因爲在岸邊動手容易被他們逃掉！」

武翁房玄齡一想不錯，不由領首笑道：「對，師祖倒沒想到這一點……」說着，探頭出艙，向那老船伕吩咐道：「船家，不必靠近那黑船，你只當沒看見，繼續往前駛去！」

老船伕本已在做靠岸準備，聞言便再駛入河中，繼續前進。轉眼間，渡船在距離四五丈處駛過！

老少四人躲在艙中偷看，發現那黑船的甲板上有一個人，均感納罕，鐵面閻羅靳正倫低聲道：「奇怪，怎麽沒有人？」

武翁房玄齡道：「可能有人上岸，而其餘的正在船艙內！」

火琉島主聶衛公沉吟道：「只怕有些古怪，你看那河岸是偏僻地帶，他們在那邊停船幹麽？」

武翁房玄齡道：「哦？難道他們棄船跑了？」

火琉島主聶衛公道：「這也沒道理，別說他們不知道後有追兵，即使知道，以他們那艘黑船的速度，根本不愁會被我們追上，何必棄船而逃？」

武翁房玄齡笑道：「依你說，他們停在那裏幹甚麽？」

火琉島主聶衛公搖了搖頭道：「誰知道！」

武翁房玄齡轉望俞立忠也問道：「立忠，你猜他們停在那裏幹甚麽？」

俞立忠也搖頭道：「弟子也猜不透，不過，看那樣子，他們好像不會馬上開船，所以要是我們不停下來，只怕反變成他們趕不上我們了。」

武翁房玄齡點頭道：「對，我們須得停下來等候他們！」說話間，渡船已超過黑船四十餘丈遠，看不見那艘黑船了。

在武翁房玄齡的吩咐下，老船伕把船駛近河邊停住，四人出艙立等許久仍不見黑船駛來，俞立忠忍不住，道：「師祖，待弟子下船去看看如何？」

武翁房玄齡沉忖片刻，頷首道：「也好，但須易容前去！」

俞立忠經常隨身帶有易容的東西，當下走入艙中，迅速改頭換面起來。

不消片刻，當他由艙內鑽出時，已變成一個蓬髮垢面衣着襤褸的莊稼少年！

武翁房玄齡怕他有失，便向鐵面閻羅靳正倫道：「正倫，你同他一起去，躲在附近做應接準備！」

鐵面閻羅靳正倫答應一聲，當即與俞立忠跳上岸，順着河岸往上游奔去。

四十餘丈的距離，瞬息即至，鐵面閻羅靳正倫在距黑船七八丈處的草叢裏住足，低聲道：「爲師就在此處等候，如有危險，應即出聲喊叫！」

俞立忠點點頭，一路跳躍而出，大聲唱歌道：「山老鸛，白脖子，張三找了個老婆子，脚又小手又巧，兩把剪子一齊鉸，左手鉸了牡丹花，右手又鉸靈芝草，靈芝草上兩隻鵝，撲拉撲拉飛過河，江河這邊是你家，江河那邊是俺家，鋪開罩被晒芝蔴，一碗芝蔴兩碗油，大姐二姐梳油頭，大姐梳了蟠龍髻，二姐又梳看花樓，落了三姐沒得梳，梳了個獅子滾綉球！」歌畢，剛好奔到停泊那艘黑船的河岸邊。

看見那艘黑船，他佯作一楞，歪頭歪腦的瞧了一陣，然後拾起一塊石頭，「嘿！」的大叫一聲，脫手擲向黑船！

「拍！」的一聲，石頭正中黑船的艙頂，剝剝的滾到甲板上！

但是，黑船靜悄悄的沒見一個人出來探視！

俞立忠暗感奇怪，又跳脚「嘿！」的大叫一聲，見仍無人出現，於是就在河岸邊坐下，肆無忌憚的把石子一顆一顆拋上黑船，一面拋石子，一面又「哇啦哇啦」唱起山歌來。

唱了一支又一支，拋了一顆又一顆，却始終不見一個人影！咦，莫非他們當眞棄船跑了？剛才武翁房玄齡在懷疑這一點時，俞立忠心中一些也不以爲然，因爲他斷定老山主逃出「百花閣」時，身邊除了武狂武毒之外，必然還有「萬花宮」那十幾個淫娃，而那些淫娃，個個嬌若無骨，要她們乘船可以，要她們在荒野地帶行走，別說對她們太殘忍，對他老山主也是個累贅，因此他斷定老山主絕不會在中途棄船而去，但是現在，他已向黑船拋了數十顆石子，仍未見敵人現身，心裏也不禁懷疑起來。於是，他決定上船一探虛實！

他不敢施展輕功跳上船，下了河岸，涉水入河，走到水淹胸襟之處，改用游泳，慢慢攀上了船。

走到艙門口，他抬脚踢了踢艙門，大叫道：「喂，裏面有人麽？」沒有人响應！俞立忠伸手一拉，發覺艙門並未關閉，探頭往下一瞧，未見一個人影，再凝神諦聽，亦未聞人語聲，於是舉步走下去。

艙中寬敞華麗，有四間艙房，此刻每間艙門的房門均半開着。

俞立忠仔細的把各處注視一遍，然後右手徐舉，隔空向其中一間艙房的房門輕輕拍了一下。

「呀！」的一聲，房門應手而開。

目光瞥處，但見房中器具零亂，就只不見一人！他再把其餘三間艙房打開，情形亦是相同，方知老山主等人果然已棄船逃了，當即返身奔上船，高聲喊道：「師父！師父！」

躲在岸上草叢裏的鐵面閻羅靳正倫疾縱而至，問道：「沒有人麽？」

俞立忠點頭答道：「是的，他們果然棄船逃了！」

鐵面閻羅靳正倫飛身上船，向下游發出一聲嘹亮的長嘯，不到一會間，火琉島主聶衛公和武翁房玄齡已雙雙疾縱來到，跳上黑船，火琉島主聶衛公急問道：「怎麽，他們當眞跑了？」

俞立忠道：「正是，艙內一片零亂，看情形他們是匆匆棄船而逃的！」

武翁房玄齡道：「下去看看！」進入艙，將全艙搜查一番之後，武翁房玄齡皺緊眉頭道：「奇了，看這情形，他們確是匆匆棄船而逃，莫非他們知道我們追下來了？」

火琉島主聶衛公道：「老夫剛才已說過，這條黑船性能極佳，我們的渡船根本追他不上，他何必棄船而逃？」

武翁房玄齡道：「如其不然，他們棄船而逃的原因是甚麽？」

火琉島主聶衛公精眸連閃，道：「一定另有原因，待老夫下去看看……」他舉步走去前艙，揭開一塊木板，忽然驚呼道：「啊，原來如此！」

武翁房玄齡等趨前一看，發現木板底下已浸入河水，僅差半尺就將淹上艙板，房玄齡驚「噢！」一聲道：「原來是船底破了。」

火琉島主聶衛公頷首道：「不錯，看樣子，這條船碰着河中巨石，把船底撞破，因此他們才趕快靠近岸邊棄船上岸！」

武翁房玄齡對船隻了解不深，說道：「但你不是說這條船性能極佳，爲何會觸礁？」

火琉島主聶衛公微笑道：「船的觸礁，與好壞無關，這是開船之人的過失，他大概很少行駛黃河，對黃河水道認識不够，故有此失！」

武翁房玄齡恍然一哦，道：「走，我們上岸去看看！」

四人飛上河岸，先在附近搜索了一陣，俞立忠首先找到足印，叫道：「這裏有足印，老山主他們必是由此上岸無疑！」

武翁房玄齡三人圍攏過來觀看，見足印雜亂伸向南方，似有十幾人之多，鐵面閻羅靳正倫發疑道：「這些足印，可確定爲老山主一行人之足印不錯，但他們既有乘船出海之意，如今爲何改變方向呢？」

武翁房玄齡笑道：「有了船，他們才想出海，現在船已破壞，他們自然要另想去處了！」

鐵面閻羅靳正倫一想不錯，不由臉孔發赤，點點頭窘笑道：「不錯，我一心只想老山主可能在海上的某處另建了一個總壇……」

火琉島主聶衛公道：「你說得對，他既有船隻，可能在海上早有基地，不過目前他大概不會同去。」說到此，縱目四矚，問道：「你們可知這裏是甚麽地方？」

鐵面閻羅靳正倫道：「這裏是魯西的李升屯附近，距李升屯大概不遠？」

火琉島主聶衛公轉對武翁房玄齡道：「房老，我們順這足印尋上去吧。」

武翁房玄齡表示贊成，向俞立忠道：「你去遣走那渡船，多給他幾個錢！」

俞立忠應命奔同渡船，換了衣服，取出五兩銀子拋給那老船伕，囑他開同去，便即轉同，隨師祖等循着敵人留下的足印，向前搜索。

足印在經過一片野草地後，便告消失，眼前是起伏如浪的山坡，地質極硬，因此四人在附近搜索了半天，再也找不到一個足印。

火琉島主聶衛公嘆道：「現在我們只好憑判斷選擇追敵的路綫了！」

武翁房玄齡道：「正倫說此處距李升屯不遠，我們先去李升屯打聽打聽，然後再作決定！」

四人向前行約二三里路，果然找到了李升屯，這是個不大不小的鎮甸，四人走入鎮內分頭打聽，結果毫無所獲，均稱沒看見有陌生人由鎮上經過。

這時，已近中午，老少四人便在鎮上一家小飯館吃飯，研究追敵策略。

火琉島主聶衛公道：「奇怪，照說他們不管往何方向走，均應經過此鎮才對，結果竟沒有……」

武翁房玄齡道：「老山主是個機警無比的人物，他大概知道我們遲早會發現他棄置於河邊的黑船，因此上岸後不敢走經附近的村鎮，怕我們打聽到他的行踪。」

火琉島主聶衛公點點頭道：「現在，我們該由哪一方向追人好呢？」

兪立忠用筷子蘸湯，在桌上畫了一個簡單的地圖，說道：「由此出發，向東南走，約五十里處是鄆城，再五十里是鉅野；向西南走，約百里處是荷澤，再下是定陶，如今我們不妨分兩路追搜，兩個走西南路綫，最後在單縣會合，如果在途中發現了敵人，不必馬上動手，由其中一個去通知另兩個，等四人會合後，再一齊動手，師祖以爲如何？」

武翁房玄齡轉望聶衞公笑問道：「聶島主意下如何？」

火琉島主聶衞公道：「就這麼辦！」

武翁房玄齡便轉對靳正倫道：「正倫，你和聶島主走東南路綫，爲師和立忠走西南路綫！」

當下，四人又商量好沿途如何留下暗記，便匆匆吃了飯，離鎭分道揚鑣！兪立忠與師祖出李升屯後，即一路取道西南，每經一村一鎭，均不放棄打聽，但均無所獲。

祖孫倆走得很快，這天傍晚，已然抵達荷澤，爲便於在縣城中搜索，入城之前，祖孫倆均做了一番易容。

荷澤古名曹州，境內盛產製造火藥之硝，故亦頗有名氣，城中商旅蝟集，相當熱鬧。

武翁房玄齡推測老山主等人如是走這條路，此刻可能正在城中歇息，故一入城門，見城門內擺着幾個水菓攤，便向其中一個水菓攤走去，拿起一個水梨端詳着，問道：「這水梨好不好吃？」

賣水果的老人道：「您老先吃一個看看，不香不脆不要錢！」

武翁房玄齡揀了四個水梨交給他，道：「秤秤看！」

賣水菓的老人拿入籃子一秤，道：「三斤十一兩，一錢四！」

武翁房玄齡如數付給，問道：「你一天到晚都在此處賣水菓麼？」

賣水菓的老人點頭道：「正是，這地方生意較好，進城出城，總要買些去。」

武翁房玄齡道：「那麼請問你一事，今天你可曾看見有三個老人和一羣姑娘走入城來？」

賣水菓的老人眼睛一張道：「那三個老人是甚麼模樣？」

武翁房玄齡道：「頭髮花白，一個穿黑衣，一個穿藍衣，另一個穿青衣——」

賣水菓的老人搶着道：「那穿藍衣的老人，長得豹頭虎目，模樣很威武，是不是？」

武翁房玄齡心想他說的必是武狂龔一夫，忙的點頭道：「不錯，你看見了？」

賣水菓的老人道：「何止看見，那藍衣老人還向老漢買了一大籃水梨，他說山東水梨好吃，不吃太可惜呢！」

武翁房玄齡喜道：「他們何時進城來的？」

賣水菓的老人道：「大約是一個時辰前，他們身邊還跟着幾個大漢和十幾個姑娘，那些姑娘個個如花似玉，不知是何來路，我們剛剛還在議論紛紛——對了，您老跟他們是一道的麼？」

武翁房玄齡點頭道：「不錯，你看他們往哪條街上走的？」

賣水菓老人一指大街道：「就由此街上去。」

武翁房玄齡道了謝，把水梨交給兪立忠，便與兪立忠往大街上走去。

少俠險上當

得到敵人的消息，祖孫倆均甚興奮，兪立忠雀躍道：「師祖，那賣水菓的老人說的那班人，必是老山主等人不錯，您看他們會不會在此城過夜？」

武翁房玄齡說道：「他們在一個時辰前進入此城，那時天尚未黑，所以頗難斷定……」

兪立忠道：「我們到客棧去打聽看看，他們一行十多人，要過夜就非找客棧不可……」

武翁房玄齡道：「正是，前面有一家『悅來客棧』，你進去打聽看看。」

兪立忠應聲越前，走入悅來客棧，向一名迎上來的店小二拱手道：「老兄，請問一事，剛才有無三位白髮老人和十幾個姑娘進入貴棧投宿？」

那店小二搖頭道：「沒有！」

兪立忠道了打擾，退出悅來客棧，向師祖武翁房玄齡搖搖頭，便再往前走。經過一個十字路口，又見附近有一家「永安古棧」，於是再進入打聽。

「請問，剛才有無三位白髮老人和十幾個姑娘進了貴棧投宿？」

「沒有啊！」

一連打聽了五家客棧，均沒有消息，最後來到了城西的一家「長春棧」門口，兪立忠向師祖武翁房玄齡苦笑道：「這是荷澤的最後一家客棧，再沒有的話，就表示他們未在此城過夜了。」說罷，舉步走進長春客棧。

一個店小二上來彎腰問道：「小哥，過夜還是打尖？」

兪立忠道：「請問你一件事，貴棧有無投宿着三位白髮老人和十幾個姑娘？」

店小二陪笑道：「有，您小哥要找他們？」

兪立忠心中一喜，點頭道：「是的，他們都住在後院上房吧？」

店小二道：「正是，他們把整個後院都包了，來來，小的帶您去！」說着，轉身欲入。

兪立忠忙拉住他道：「別忙，我上街買些東西，等下再來，你忙別的去吧！」

店小二「哦」了一聲，果眞忙別的去了。

兪立忠欣喜至極，轉出客棧，向師祖笑道：「有了，他們就住在這家長春棧的後院上房！」

武翁房玄齡喜道：「好極，現在我們按計劃行事，先去把聶島主和你師父找過來！」

兪立忠道：「他們此刻大概已到達鉅野，此地離鉅野約有一百二十多里遠，一去一來，只怕要到明天中午才能趕到。」

武翁房玄齡道：「由師祖去，大約明早就可趕回來。」

兪立忠笑道：「跑路的事，怎好勞動師祖？」

武翁房玄齡笑道：「不妨，你只要給我好好的看住他們，不要讓他們逃掉就是了！」

兪立忠知道師祖功力超絕，只有他才能在一夜之間奔馳兩百多里路，眼下擒敵第一，自不必顧慮「勞逸」的問題，當下點點頭笑道：「好的，弟子將化裝叫化子在這長春客棧外守望，假如老山主提前離開客棧，師祖可按照弟子留下的暗記追蹤便可。」

武翁房玄齡道：「好，事不宜遲，師祖這就出城，你一切小心！」說罷，揚揚手飄然出城而去。

兪立忠也走去僻靜處裝扮成小叫化，再回到長春客棧的門外街上來回蹓躂，蹓躂之間，忽見有個衣着襤褸的小孩手提一籃含笑花由街頭走來，似有進入客棧兜售之意，心頭一動，便迎上前道：「喂，你那含笑花賣的麼？」

賣花小孩見他是個叫化子，就不客氣的答道：「不賣，難道要留着自己用？」

兪立忠問道：「一朵賣幾文？」

賣花的小孩一瞪眼睛道：「你又買不起，何必多問？」

兪立忠笑道：「小孩子別這麼勢利眼，誰說我買不起？」

賣花的小孩冷笑道：「哼，你叫化子也有錢買花麼？」

兪立忠掏出一把碎銀給他看，道：「你看，我有這麼多錢呢？」

賣花的小孩一看那些碎銀足有一兩重，不由刮目相看起來，吃驚的問道：「你要買我的含笑花？」

兪立忠點頭道：「對，一朵幾文？」

賣花的小孩仍不大相信，又問道：「你叫化子買含笑花幹麼？」

兪立忠道：「你別管，我只問你賣不賣？」

賣花的小孩道：「怎麼不，三朵一文，你要買幾朵？」

兪立忠道：「買很多，你這一籃子只怕還不夠我買哩！」

賣花的小孩道：「這一籃子有六十朵，你要全部買去麼？」

兪立忠點頭一嗯道：「連籃子也一起買。」

賣花的小孩搖頭道：「籃子我可不賣的！」

兪立忠問道：「你那籃子值幾文？」

賣花的小孩道：「三文！」

兪立忠道：「含笑花六十朵二錢，籃子三文，一共二錢三文，來來來，我算給你！」說着，揀了一塊碎銀遞給他，笑道：「這塊碎銀只怕不止四錢呢！」

賣花的小孩幾疑身在夢中，遲疑着不敢接，吶吶的道：「你……你不是存心戲弄我吧？」

兪立忠手指天上發誓道：「天地良心，我叫化子若戲弄你，老天爺叫我八世生爲叫化！」

賣花的小孩大喜，一把搶過銀子，把一籃的含笑花遞給他，笑叫道：「好，拿去吧！」

兪立忠接過籃子，正要再套問他是否可提入客棧裏去兜售，賣花的小孩却似怕他反悔，轉頭便跑，一溜烟似的往街頭飛奔去了。

聳肩笑了笑，兪立忠便手挽籃子，往長春客棧走來。長春客棧的一名店小二見一個叫化子提着一籃含笑花走進來，神色一楞，訝然道：「咦，你叫化子也來賣花？」

兪立忠哈腰笑道：「是的，是的，嘻嘻……」一面陪笑，一面就要往裏面走。

店小二雙臂一張攔住他喝叱道：「不成，沒的弄髒了我們長春棧！」

兪立忠連連哈腰道：「您老請發發慈悲，我們丐帮的頭兒說，改天會來向你們道謝！」

提起「丐帮」兩字任誰也不敢不賣賬，因爲丐帮是江湖上勢力最強大的一個帮派，帮衆遍佈天下，誰要得罪了丐帮中人，他便會邀衆前來跟你糾纏不休，叫你弄得焦頭爛額而後已，是以店小二一聽「丐帮」兩字，便知得罪不得，立刻把手放下，訕訕道：「對客人要有禮貌，人家不買就不能糾纏不休，這一點你們要合作，否則我們也愛莫能助了！」

兪立忠連連稱是，由他身邊走過，一路往後院走來。逢人便趨前兜售，走到後院時，居然賣掉了十幾朵！

後院，每間上房門帘深垂，不見一個宿客在房外走動，兪立忠忖度老山主等人必是怕形跡洩露，故躲在房中不出來，當下走到最近的一間上房，舉手敲門。

門一開，一個黑衣大漢當門而立，他一看來了個叫化子，登時把臉一沉道：「幹甚麼的？」

兪立忠瞥見房中尚有一個黑衣大漢，却都不認識，心想這兩個黑衣大漢必是駕駛那艘船的嘍囉，乃哈腰笑道：「大爺，買朵含笑花麼？」

黑衣大漢似覺自己開門會見一個賣花的叫化子太划不來，心中有氣，故揮手怒叱道：「不要，快滾！」

兪立忠對他們亦不感興趣，於是哈腰而退，等見他「砰！」的關上房門後，便走到隔壁第二間上房，再舉手輕輕敲了三下。

這次，開門現身的是個艷若桃花的女子，也即萬花宮的淫娃——壽客黃菊花。

房中，還有一個佳客瑞香，她正在對鏡梳髮，一面梳一面輕聲唱歌，音調優美，十分動聽。

兪立忠一見壽佳二客，即知老山主及武狂武毒確都在這長春客棧的後院上房，心中暗暗高興，當下向前來開門的壽客黃菊花哈腰笑道：「姑娘，買朵含笑花，花美人更美，花香人更香！」

女人天性愛花，何況含笑花香味濃郁，沁人心脾，所以壽客黃菊花頗爲歡喜，拿起一朵含笑花聞了聞，讚道：「嗯，好香！」

正在梳頭的佳客瑞香發問道：「菊花姊，那賣的是甚麼花？」

壽客黃菊花道：「是含笑花，妳要不要？」

佳客瑞香答道：「要，給我幾朵插插頭！」

壽客黃菊花便望着兪立忠問道：「你這含笑花怎麼賣啊？」

兪立忠道：「五朵兩文。」

壽客黃菊花顰顰眉道：「太貴了，便宜些姑娘就買！」

兪立忠道：「也罷，算兩文六朵，姑娘要買好多？」

壽客黃菊花道：「就買六朵好了。」

兪立忠揀了六朵含笑花給她，拿了錢，道了謝，便往第三間上房走來。

他決定利用賣花爲掩護，叫開每間上房看個清楚，看看敵人共是幾個？獨眼神丐東方月和聶姑娘是否在其中？以及老山主到底是個甚麽模樣的人？

因爲，他認爲在這城中客棧，老山主必不會再以黑袋罩頭，否則便成欲蓋彌彰而更引人注意了。

他始終覺得老山主必是一個武林中人人皆知的人物，否則他便不需掩飾其廬山眞面目，如今只要知道他是誰，便如撥雲見日，即使這次再被他逃脫，以後要捉他也就不太困難了。

第三間小房開了，是貴客紅牡丹和清客白梅花，她們一見是一個叫化子，均感意外，齊聲問道：「你這叫化子敲門幹甚麽？」

兪立忠陪笑道：「兩位姑娘，買朵含笑花插頭，花嬌人美，相得益彰！」

貴客紅牡丹聽了也高興，拿起一朵含笑花在鼻下輕聞淺嗅，凝眸甜笑道：「怎麽賣？」

兪立忠道：「一文兩朵，兩文五朵，買愈多愈便宜！」

清客白梅花笑道：「這東西，送給我我也不要，你還想賣錢麽？」

兪立忠笑笑道：「無非賺幾個錢回家養老母，姑娘還請照顧則個。」

清客白梅花注目笑問道：「你有個老母親？」

兪立忠道：「是啊，今年七十有二，就靠小的賣花過活，苦不堪言！」

清客白梅花含笑又問道：「你今年幾歲了？」

兪立忠窘笑道：「二……二十三歲。」

清客白梅花笑道：「你母親今年七十二，你今年二十三，這等於你母親四十九歲才生了你，對不對？」

兪立忠沒想到會找出這些「不關痛癢」的語病，心中一驚，不由得期期艾艾道：「是……是呀，我母親正是四十九歲生了我。」

清客白梅花轉望紅牡丹笑道：「牡丹姊，四十九歲生孩子，那叫甚麽？」

貴客紅牡丹道：「老蚌生珠！」

清客白梅花嬌笑叫道：「可不是，咭咭，咭咭咭……」

笑得彎腰抱腹，花枝亂顫！

兪立忠頗覺難爲情，心中暗罵道：「妳這淫娃，總有一天，我要叫妳哭都哭不出來！」

當下忍氣吞聲陪笑道：「嘻嘻，姑娘莫取笑，買幾朵花吧？」

貴客紅牡丹揮手道：「看來你這人不大老實，不要！」

兪立忠道：「那麽……」

貴客紅牡丹又揮手道：「少嚕嗦，快去！」

兪立忠道：「那麽，請妳把手上那朵花還給小的如何？」

貴客紅牡丹這才發覺自己還拿着人家的一朵含笑花，不禁玉面一紅，忙把含花笑丟入他的籃子裏，噘嘴道：「哼，稀罕麽！」

兪立忠笑了笑，掉頭便走，來到第四間上房，又舉手拍門，開門的是素客丁香和幽客蘭花，她們沒有捉弄他，買了他幾朵花，隨又關上房門。

第五間是靜客蓮花和雅客荼薇；第六間上房，是仙客桂花和野客薔薇；第七間上房，是遠客茉莉，近客芍藥和沈七姑，她們有的買有的不買，都未發覺賣花者是她們最熟悉的人物！

現在上房只剩下最右邊的一間了！

兪立忠心中頗爲緊張，他知道這最後一間上房，裏面住的必是老山主和武狂武毒三人，這三人才是最要命的一關，他們都是機警無比的老魔頭，看見來了一個賣花的叫化子，難道會沒有一點懷疑？

所以，兪立忠很想打消「一睹廬山眞面目」的念頭，但轉而一想，如能幸運的逃過老山主的懷疑而得睹其眞面目，却是同心盟的一大收穫，故仍決定冒險一試！

他上前輕輕敲了三下房門，等了片刻，不見有人來開門，於是又舉手敲了三下，那知房中仍無响應，不禁大爲疑惑起來。他們睡着了麽？不，即使他們業已入睡，以他們三人的絕世功力，一支針落地也可將他們驚醒，何況乎敲門？

那麽，他們何以相應不理？

兪立忠頭腦雖甚敏捷，對此亦想不出一個道理來，他正想再敲一次試試，驀聽身後有人冷冷道：「把手放下來！」

兪立忠心頭一震，掉頭一望，發現發話的是那個住在第一間上房的黑衣大漢，便裝出一副錯愕之色道：「怎的，你不買花，也不准我叫化子在這裏賣花？」

那黑衣大漢點頭冷聲道：「不錯，你快給我滾出去！」

兪立忠心想跟他吵吵也好，說不定一鬧之下，老山主三人會開門出來觀看，於是右手往腰一插，擺出一副準備吵鬧的姿態，冷笑道：「奇怪了，這家長春客棧又不是你的，你有甚麽資格驅逐我？」

那黑衣大漢眼睛一瞪，欺上一步道：「你滾不滾？」

兪立忠一挺胸膛大聲道：「我就不走，你待怎樣？」

那黑衣大漢勃然大怒，大踏步向他走了過去。

兪立忠就地倒下，一路翻滾，大叫道：「救命啊！殺人啊！」

他這一大聲呼叫，頓時驚動了整個長春客棧，刹那間便有許多人趕來觀看，長春客棧的掌櫃匆匆趕到，連聲問道：「怎麽同事？怎麽同事？」

兪立忠一指黑衣大漢，大聲叫嚷道：「這傢伙！他不買我叫化子的含笑花也罷，竟不讓我叫化子在這個客棧裏賣花，而且還要殺我，你們看，天下哪有這個道理呀！」

掌櫃的一看他是叫化子，就認定他在要無賴，便沉臉喝道：「胡說！你們這些叫化子最會耍無賴，快起來滾蛋！」

兪立忠賴着不起來，大吵大鬧道：「好呀！你這個掌櫃的也是狗眼看人低，你看我是個窮叫化，就帮起殺人兇起來了，你以爲叫化子的命不值錢是不是？媽的頭

！我叫化子就是不起來，看你們能把我怎樣！」

掌櫃氣得跳了起來，叫道：「豈有此理！你這叫化子簡直反了，你快給我滾出去，不然我叫人捉你去見官！」

兪立忠一哼道：「那敢情好，我叫化子正愁沒得吃沒得住呢！」

那黑衣大漢愈聽愈火，一挽衣袖，說道：「掌櫃的，你退開，待老子來教訓教訓他！」

兪立忠聽了立刻又在地上打起滾來，嘶叫道：「救命哪！救命哪！有人要殺我叫化子哪！」

掌櫃的怕把事情鬧大，忙的拉住黑衣大漢道：「這位客官您請息怒，這些死皮賴臉的叫化子就怕您不打他，您一打他，他就更有理說了，還是由在下來吧！」

說着，越前向兪立忠喝道：「起來！人家又沒碰着你一根汗毛，你窮嚷個甚麽勁？」

兪立忠見老山主住宿的那間上房始終緊閉如故，便知計不得，再鬧無益，當下冷冷一笑道：「要我叫化子起來不難，只須賠我一籃子的含笑花！」

掌櫃的看了看地上散亂的含笑花，怒叱道：「放屁！這是你自己倒掉的，叫誰賠你？」

兪立忠又一指黑衣大漢道：「他要殺我，我逃避時把一籃子的含笑花弄翻了，如今誰賠都一樣，我只要有一籃子的含笑花，才肯走路！」

掌櫃的見他一味撒潑，知其不可理喩，便問道：「那些含笑花值幾文？」

兪立忠豎起三個手指道：「大家倒霉，馬馬虎虎算三錢好了！」

掌櫃的冷笑道：「原來你的胃口只有這一點點，跟我到前面去，我賠你！」

兪立忠一骨碌站起來，順手拾起籃子，一翹大姆指笑道：「還是掌櫃的有度量，有見識，够朋友——」

掌櫃的不耐煩的「嘖」了一聲，不待他說完，拂袖便往前面走去。

兪立忠趕緊邁步跟隨，還對那滿面怒容的黑大漢扮了個鬼臉，充份裝扮出小人得意之狀。

許多圍觀的住客見事情已經過去，乃各自回房而去。

兪立忠跟隨掌櫃來到前面櫃台，拿了三錢銀子，也不道謝，昂首闊步的走出了長春客棧。

這時的大街上，正是晚間最熱鬧的一段時候，街上行人熙來攘往，熱鬧非凡，兪立忠雜在行人中走了一段街道，然後才悄悄又轉回長春客棧，在客棧斜對面的一條小街口蹲下，暗暗注意着進出長春客棧的宿客。

從剛才的一番刺探，他已知道獨眼神丐東方月和聶姑娘不在客棧裏面，因此目前只須看住老山主一行十八人的行動就够了。

夜，漸漸深了，當街上行人絕跡時，兪立忠一縱躍上長春客棧對面的民房屋上，隱伏於黑暗處，居高臨下，監視着長春客棧後院的動靜，提防老山主等人於半夜偷偷溜走……

結果，一夜均無變化。

天剛破曉，只見三條人影，在兪立忠望眼欲穿的等待下，由東大街那邊拐過來了。

他們，正是武翁房玄齡、火琉島主聶衞公和鐵面閻羅靳正倫。

兪立忠一見之下，立由屋上跳落，疾步迎了上去。

武翁房玄齡已知兪立忠將化裝爲叫化子，故看見有個叫化子迎面走來，便知是自己的徒孫兪立忠，乃住足含笑問道：「喂，你是丐帮的朋友麽？」

他們三人一身是汗，顯然是以最快的速度由百多里外的鉅野趕來的。

兪立忠點了點頭，轉身走入小街，武翁等三人隨後跟入，這時大小街上尚無人踪，兪立忠在一家屋簷下停步，武翁房玄齡急忙問道：「立忠，他們還在長春客棧吧？」

兪立忠答道：「是的，師祖三位趕了一夜的路，且先歇歇再說！」

火琉島主聶衞公搶着說道：「不累，乘現在他們正在好睡的時候，我們攻進去給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兪立忠道：「也好，小可晚間曾進去刺探，他們一行十八人分住於客棧後進的八間上房……」

他蹲下身子，用手指在地上劃出八間上房座落的情形，並一一指出每間上房住宿之人。

火琉島主聶衞公問道：「敝孫女未跟他們在一起麽？」

兪立忠說道：「是的，令孫女和東方特使大概被禁錮於別處，不過，今天我們如能擒獲老山主等人，便不愁救不出令孫女。」

火琉島主聶衞公催促道：「走！我們快去！」

兪立忠道：「且慢，我們先得商量商量要如何動手，不要亂了步子。」

火琉島主聶衞公道：「老夫招呼老山主，房老和靳特使對付武狂武毒，你兪特使收拾那個黑衣大漢，其餘那些淫娃不足爲害別理她們就是了。」

兪立忠亦覺可行，點頭道：「就這麽辦，我們走吧！」

老少四人轉出小街，大街上仍冷冷清清，兪立忠當先飛上長春客棧的屋頂，往後面上房掠去。

客棧中，後兩進客房的中間，有一塊天井，老少四人躍下天井後，兪立忠指了指老山主等三人住宿的那間上房，見師祖等三人已走了過去，自己便也朝最左邊的一間上房走來。

他舉手輕輕敲了三下房門，立聞那個跟自己「吵架」的黑衣大漢在房中發問道：「誰？」

兪立忠答道：「我！」

房中那黑衣大漢似聽不出道：「你是誰？」

兪立忠道：「小的是店中的小二，有事禀告大爺。」

那黑衣大漢「哦」了一聲，起床披衣，打開房門問道：「甚麽事——」一眼瞥見站在房門外的竟是昨晚那個要無賴的叫化子，登時無名火起，怒罵一聲，一脚飛踢而出，

俞立忠左掌一沉，一把抓住他踢到的右脚，右手駢指疾點而出，點中他的痲穴，左掌順勢往前一送，將他拋入房中，緊接着舉步入房。

另外那個黑衣大漢還躺在床上，似乎正在好睡，竟不知同伴已被制服，聽到「蓬！」的一聲悶响，仍不想轉頭來看，只發出夢囈般的聲音道：「老趙，你在幹甚麽？」

俞立忠悄然欺近床邊，伸手拍拍他的肩膀說道：「陽光晒到你的屁股，該起床了！」

那黑衣大漢聽出聲音有異，轉頭一看，發覺昨晚要無賴的叫化子赫然巍立在床前，不由神色一楞，訝然道：「咦，你又來幹甚麽？」

俞立忠見他尚未清醒，一臉迷迷糊糊，不禁莞爾說道：「小的是來侍候您大爺起床！」

那黑衣大漢眨眨眼，忽然瞥見同伴倒在角落裏，這才面色大變，「啊呀！」一驚叫一聲，翻身跳了起來。

「砰！」就在他跳起之際，腦袋已挨了重重的一擊，只見他面孔一呆，咧嘴傻笑了一下，便軟綿綿的又躺了下去。

俞立忠不費吹灰之力收拾了兩個嘍囉後，正欲奔出去帮助師祖等三人，却見師祖等三人已滿臉鐵青的走了進來，瞧他們的神色，分明遭遇意外，不禁驚詫失聲道：「怎麽啦，師祖？」

武翁房玄齡遞給他一張字箋，恨恨地道：「你自己看吧！」

俞立忠接過字箋一看，只見上面數十行墨字，文曰：

「俞立忠：很抱歉，又讓你撲了個空，當你化裝叫化子進來賣花時，本山主三人已經束裝停當，準備離去，沒有開門買你一朵含笑花，很對不起，哈哈，你看到這裏，也許會發出疑問，本山主為何知道賣花的叫化子就是你呢？

「這，讓本山主慢慢道來吧，我們離開百花閣後，即乘船順河直下，打算由黃河口出海，這些行動也許都沒逃過你的眼睛，但本山主等却以為已經擺脫了你們的追趕，眞的危險之至！而更糟的是：本山主的船由於不悉河路的情況，竟在李升屯附近觸礁破裂，因而不得不棄船登陸，不過我們尚不知行踪已落入了你們眼中，故並不着急，一直到你來長春客棧向店小二打聽我們的消息時，本山主方知你們已經追來了！

「是的，你不愧是一個聰明絕倫的少年，也不失為是本山主的一個好對手，但你如想擒獲本山主，還得少少注意一些小情節和小技巧，說得清楚一點，當你向店小二打聽我們的消息時，你應該用『旁敲側擊』的方法，而不該直接打聽，就因你打聽的方法不高明，店小二帶你走來時，你推說要先去買些東西，於是，店小二便誤以為你是我們的親友，所謂『去買些東西』，想必是去買禮物了，這對我們是個好消息，於是乎店小二便跑來向本山主『報喜訊』，說待會有個朋友會帶禮物來看我。哈哈，這就是本山主所以知道你來了的原因。

「好了，本山主明白，同心盟的人將於不久之後趕到，由於本山主的部下均已不在身邊，故不打算跟你們作正面交手，而且為了要酬勞你們的辛苦，本山主決定留下兩名嘍囉及萬花宮的十二客，她們個個均有沉魚落雁之貌，且都是不諳武功的嬌弱之身，大概你們不致於忍心辣手摧花吧？

「最後，轉告火琉島主聶衛公，本山主希望他退出同心盟的行列，回他的火琉島去，否則將會殺他孫女；再轉告蓬萊仙翁葛懷俠，等本山主將二帮三教九門派一一殲滅後，決定約他分個高下，看武林盟主誰屬？

再見！　武狂龔一夫筆錄」

看完了信，俞立忠氣得將它撕成粉碎，大聲叫道：「罷了，想不到又被他逃掉了！」

鐵面閻羅靳正倫以責備的語氣說道：「你一個晚上不眠不休的看守着他們，怎麽他們走了都不知道？」

俞立忠紅臉道：「弟子躲在客棧對面的屋上守望，這邊上房的動靜均難逃過弟子的耳目，不想他竟忍心丟下十二客和兩嘍囉由後窗偷偷溜走……」

鐵面閻羅靳正倫說道：「你為何不化裝宿客進來投宿？要是你化裝為宿客進來的話——」

武翁房玄齡打岔道：「正倫，你不要責怪他，這不是他的疏忽，而是我們運氣太壞。」

火琉島主聶衛公沒捉到老山主，最是惱火，一把抓起那個被俞立忠點了痲穴的趙姓黑衣大漢，怒喝道：「說！你們老山主那裏去了？」

那黑衣大漢面如土色，戰戰兢兢道：「我……我不知道，昨天……昨天晚上，老山主吩咐我們不可去吵他，那裏知道他已經跑了呀！」

火琉島主聶衛公冷叱道：「哼！你胡說！」

那黑衣大漢口吃道：「絕不……絕不，我們要是……要是知道老山主已逃，怎敢再留下來呢？」

武翁房玄齡道：「聶島主，他說得不錯，放了他吧。」

火琉島主聶衛公憤恨的將他拋下，道：「咱們到十二客的房裏去找找看。」語畢，閃身而出。

武翁房玄齡、靳正倫、俞立忠亦覺有一搜之必要，當即隨後跟出，老少四人分頭叫開十二客的房間，十二客均不知老山主早已棄她們而去，打開房門一看來了同心盟的人，嚇得連聲驚叫，瑟縮一隅，猶如一羣待宰羔羊。

老少四人已知她們不諳功夫，便無意為難她們，只在房中搜索一番，見無老山主等人的踪跡，隨即走了出來。

不消片刻，六間上房均已搜過，由於毫無所獲，武翁房玄齡不覺廢然長嘆一聲道：「唉，這番被他逃脫，不知何日何時才能再找到他的踪跡了！」

火琉島主聶衛公問道：「房老打算怎樣？」

武翁房玄齡雙目一抬，反問道：「聶島主呢？」

火琉島主聶衛公斷然道：「老夫要同

島去。」

武翁房玄齡失笑道：「聶島主眞以為老山主會殺害令孫女？」

火琉島主聶衛公頷首道：「不錯，老山主不能拿孫女的性命開玩笑。」說到這裏，抱拳一拱道：「對不起，老夫要先走一步了！」

武翁房玄齡忙道：「聶島主既是以令孫女之命為重，老朽自然不敢挽留，那麽，老朽送聶島主一程吧。」

火琉島主聶衛公不置可否，縱身上屋，疾掠而去。

武翁房玄齡祖孫三人也懶得再去理會那十二客和兩名嘍囉，緊隨火琉島主之後縱上屋脊，四人一路踏着民房飛奔，遠遠而去……

就在他們走後不久，靠近後進上房的一間普通房，突地房門一開，由房中走出三個老人來。

這三個老人，一個是頭罩黑袋的老山主，而其餘兩個正是武狂龔一夫和武毒墨亮。

他們緩步走到天井，武狂龔一夫哈哈笑道：「山主此計果然神妙，如今再不怕他們跟踪了。」

老山主輕笑道：「我們現在可以高枕無憂的回房去酣睡一覺，等他們去得遠遠之後，我們再走他娘的。」

他一步登上上房走廊向武毒墨亮笑道：「墨老，你去看老趙和老章，他兩個大概被點了穴道。」

武毒墨亮點了點頭，飛步奔向最左那間上房去了。

老山主推開一間上房的房門，見房中的貴客紅牡丹和清客白梅花神態悠閒的在鏡前着裝，乃笑問道：「妳們兩個沒受驚吧？」

貴客紅牡丹和清客白梅花一齊襝衽一福，含笑道：「沒有，他們看我們可憐兮兮的樣子，便沒有為難我們……」

老山主點點頭道：「很好，要是妳們還沒睡足，現在可以再上床睡一覺。」說完，輕輕帶上房門，與武狂龔一夫往自己那間上房走來。

且說火琉島主聶衛公等四人越出荷澤縣城後，俞立忠忽然心血來潮，停步大聲道：「聶島主請止步，聽小可一言。」

奔在前面的火琉島主聶衛公聞聲，立即駐足，回頭對他問道：「俞特使有何話說？」

俞立忠等師祖和師父圍攏過來之後，方才開口說道：「小可有一個天眞的想法，也許老山主和武狂武毒尚在長春客棧裏面。」

火琉島主聶衛公精神一振，急問道：「你憑甚麽作此推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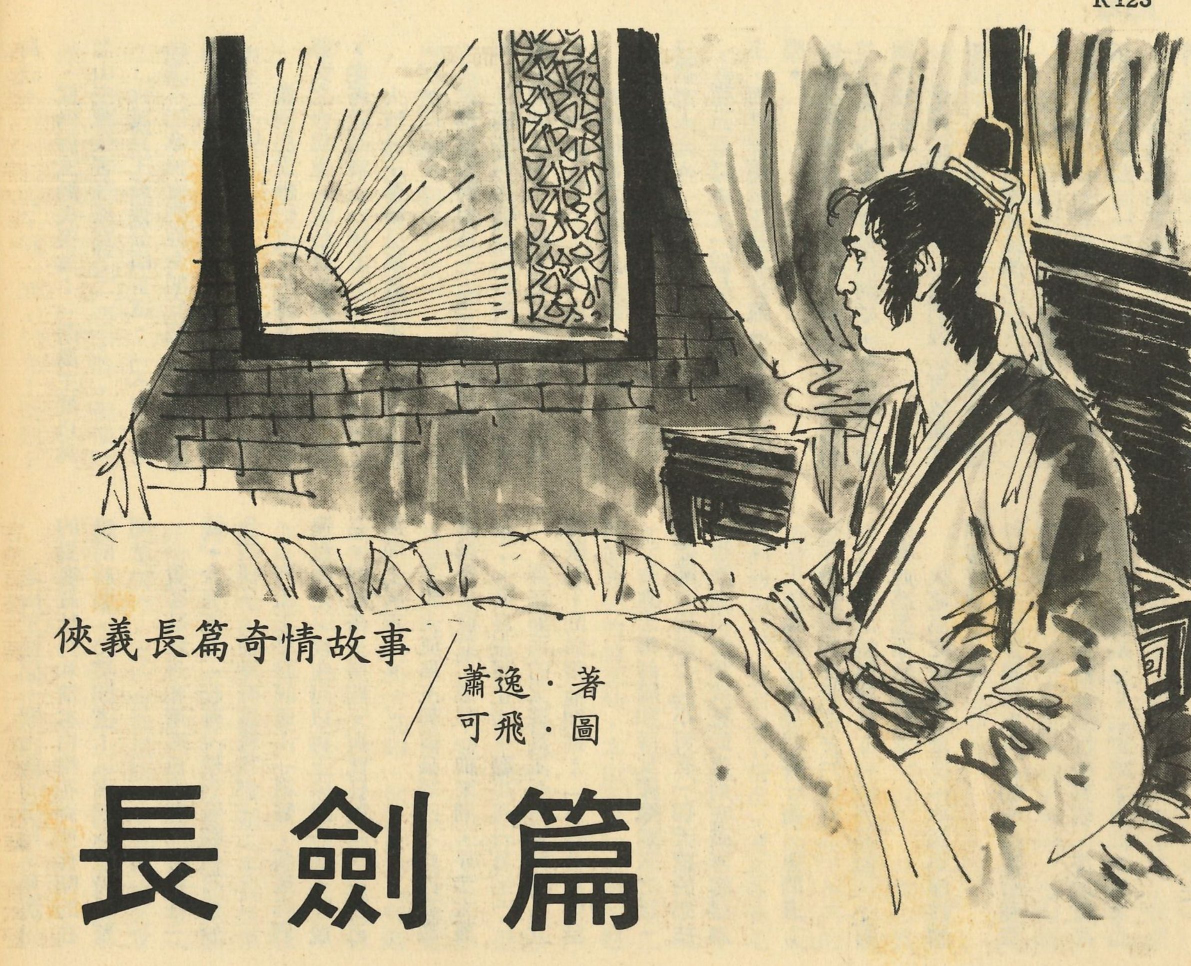
俞立忠搖頭笑道：「沒憑甚麽，小可只有此感覺而已。」

火琉島主聶衛公道：「你認為應該再回客棧看看？」

俞立忠點頭道：「是的，這不會花我們多少時間。」

火琉島主聶衛公沉吟有頃，突地縱身掠起，大聲喝道：「走吧！再回去看看也好……」

（未完）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著
可飛·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關雪羽和過龍江在古堡惡門，關雪羽敵不過過龍江的狠辣攻勢，最後跳落懸崖，樊着一棵樹，這才檢回一條命，過龍江在崖頂向下望，因雲霧繚繞，不能判定關雪羽是否死去，但認定他生存的可能性極少……關雪羽慢慢走回客棧房中，突自隔壁房中傳來一陣清雅琴瑟之聲，隔日早晨，才從店小二口中得知那人正是八老爺子，關雪羽去拜訪八老爺，原來八老爺子竟是與關雪羽同鄉，老爺子本身又是個郎中，外號「瘋華陀」，他一眼看出關雪羽身中奇毒，忙給一杯千年蟒血讓關雪羽服下，關雪羽頓感全身一陣奇熱……。

奇人八太爺　涵蓋門派事

關雪羽怔了一下，一個咕嚕地坐了起來——

「怎麼，莫非已是傍晚，日落時分了麼？」

等到下了牀，想想又覺不對，因爲正面長窗是面對東方，日落應在西方，顯然有些不對。

一念之興，不禁令他爲之大大吃了一驚，如果眼前紅日，並非日落，便爲日出，那便是自己這一覺，幾乎整整睡了一個對時。

想想確是如此，原來那千年毒蟒血液，竟然會有此功效，端的匪夷所思。

這一覺毋寧是睡足了，只覺得通體上下舒服極了。目光轉處，似乎發覺到屋子裏有些異樣。

首先他注意到，先時頗爲凌亂的那張八仙桌子，現在似乎煥然一新，像是被人整理過了，其上的杯盤，文房四寶排置得井然有序——

一看到這裏，他才恍然記起，這個桌子上的一部份東西，以前似乎是沒有的，像是那個四四方方的硯台，新的紙、筆，還有厚厚的一疊書。

「啊——」他這才記起來了，竟然把那個新收的女學生鳳姑娘忘了。

很顯然的情況是，昨天晚上是自己答應鳳姑娘，爲她上課的日子，自己分明是沉睡不醒，她來了，但是却沒有叫醒自己……然後，她閑着也是閑着，隨即動手爲自己把房子整理一下，整理出一個便於她讀書的環境。

隔室的琴聲琤琮悅耳，不用說，那個白髮老人又在鼓琴了，幽美的琴韻，直如仙樂飄臨——很可能是老人故意藉助於琴音把自己吵醒，然而他準定知道，如果他一開門出去，對方便會忽然停止，倒不如靜靜地由頭到尾，聽完一曲的好。

几上有殘茶半杯——

這個茶几就瀕臨在自己牀側旁邊——就在這裏，鳳姑娘近近的候守着自己，也許直到寒夜深深，才行自去，自己竟然沒

有察覺，沉睡如斯。

一想到這裏，情不自已的臉上泛起了一陣熱，這種微妙的感觸，以前是沒有過的，倒是那一日與麥姑娘小橋晤別，心裏沉甸甸的，像是有些眼前滋味——

「唉……麥姑娘……」

下意識裏，他對麥小喬感覺到一種歉疚——不期然的麥小喬的婷婷倩影便浮上了眼簾。

沒有山盟海誓。

沒有男女之間的曖昧。

甚至於連與她單獨相處的機會都少之又少，實在說，的確扯不上男女間事，然而，這類事有時候是無需明說的，一個會心的微笑，幾次眼神的交流，所謂「澄波暗渡」便心裏有數兒了。

如果說，他與麥姑娘之間已有「私情」，那麼這份高興的情操，便是建築在磊落的俠士風範，與知心的彼此默契之間，那是無需要明說一切。可以說其清如水，其重如山，微妙處便只得自己衡量了。

原以爲鳳姑娘根本不是一路之人，雖具「沉魚落雁」的蓋世嬌容，却與自己扯不上一些兒蛛絲馬跡，無如人算不如天算，偏偏陰錯陽差，竟然會又有了如此一段邂逅，斗室相處，情愫暗生，乃至於……

關雪羽想到這裏，一時亦爲之感動不已，只覺得心緒無比紊亂，沉重，彷彿坐立難安，如此一來，隔室琴韻雖如天樂，亦無能欣賞。以至於在它忽然停止的時候，關雪羽竟是不知，倒是那一聲冗長的嘆息之聲，使得他微吃了一驚。

却聽得那位八老太爺的口音道：「自古艷福修非易，一入情關出便難，汝本絕世聰明之人，莫非這一層道理，便想不通麼？」

關雪羽不禁爲之又是一驚，暗忖道：這些話莫非說給我聽的麼？

這裏除了彼此雙方，並無外人，自然是說與自己聽的了，只是……自己的心事，他又如何知道？這老頭兒豈非眞的成了神仙？

心裏正自犯着嘀咕，却聽得那位八老太爺一聲咳嗽道：「關小友醒了麼？」

敢情已來到了門口，這便不容他再自沉默，慌不迭由位子上站起來，上前匆匆開了房門，對方八老太爺果然含着微笑，站在門口，見面向着關雪羽臉上看了一眼，點點頭，道：「恭喜，恭喜，這便太好了。」

關雪羽閃身道：「請！」

八老太爺微微一笑，逕自走了進來。

關雪羽張羅着要去倒茶，八老太爺搖搖頭道：「不要客氣，不要客氣，我坐一會兒這就要走。」

關雪羽靦覥的道：「日昨飲下你老人家所賜的蛇血，竟然一覺睡到此刻。」

八老太爺點頭道：「這是必然的現象，若是換在另一個人，少說也得睡上三天三夜，你因內功深湛，在移精換氣這一層上，較諸常人，便大佔了便宜，是我算計着你大概也是該醒的時候，才用琴音將你喚起，否則沉睡過久，對你反而不利，你可知道？」

關雪羽原本深通此理，略一思索，隨即明白。

他自服下蛇血，一覺醒轉後，較之未服之前，在感覺上來說，顯然大爲不同，試將內力貫注氣海，一收一放，所行無阻，通體舒適無比，料想着前番積壓在氣海穴內之劇毒，必然已自消除，只是此事未免來得過於突然，還有些難以令人相信。

八老太爺一笑，道：「你此番感受如何？」

關雪羽道：「全身上下通體鬆快，莫非我身中之毒——」

八老太爺哼了一聲道：「你大可放心，非但你身中餘毒，已全然化解，即使往後，已再沒有任何毒質能夠傷害於你，豈不是一件大喜之事麼？」

關雪羽一些疑念，經對方這麼一說，頓時爲之化解，心頭固是狂喜，惟以爲此事一來過於突然，再者平白無故，接受了對方如此大恩，我不知何以爲報，正是受易還難，這便如何是好？

一陣狂喜之下，緊接着便又爲之默然，嘴裏道了一聲謝，便一時反倒不知要怎麼說才好。

八老太爺一雙深邃的眼睛，在他臉上轉了一轉，搖搖頭道：「你的心思我明白——能夠思恩圖報，不愧是大丈夫，不過你我之間，却大可不必……我此行來皖，主要是會見一位故人，生意倒是其次之事，無意間邂逅到你，倒是有緣，心喜之餘，對你略加援手，實在說算不了什麼，你如心存不安，反倒是碍了我們的繼續交往，以後我反倒不好再跟你見面了！」

關雪羽聽他這麼說，料非虛假，當時便點點頭，將此番恩情，永記心裏。

其實他原有意向對方爲麥小喬也討上一杯這類蛇血，只爲一來實在難以啓齒，再者，只怕這類蛇血，時間一久，靈性即會喪失，況乎小喬所居住處，遠在四川，爲此走上一程，少說也得二三月之久，至於到了那裏，是否能見得着她，仍在未知之數。

有了這許多疑慮處，關雪羽話到唇邊，便復吞住。

這位八老太爺似乎今天情緻很高，當下與關雪羽又談了許多別的，忽然站起來道：「肚子餓了吧？」

關雪羽其實早就餓了，此刻被他這麼一提，頓覺飢腸轆轆，不禁點頭道：「眞的餓了！」

「走，這裏有家好地方，我請你吃飯去。」

說着便直向外步出。

關雪羽原想作東請他，反倒又爲對方佔了先，想想對方諸多異狀，分明奇人，便不與他客套！

二人相繼步出！

關雪羽道：「你老人家便這樣就走麼？也不怕房中的東西會遺失麼？」

八老太爺抖了一下身上所着的錦袍，一笑道：「你是怕我那具焦尾古琴會遺失麼？」

「看來價值不菲。」關雪羽道：「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八老太爺搖頭笑道：「無妨，無妨，我那房子看似無防，哼哼，却又有些不便，不必多心，我們走吧。」

聽他這麼說，關雪羽也就不再多說。

二人一逕步出棧外，來至大街之上。

這時正當華燈初上，街上行人甚多，二人邊談邊行，穿過正前大街，來至一條衢道當前。

關雪羽餓得實在有些受不了，便道：「這附近有賣吃的地方麽？」

「不用慌，你跟着我走，包管沒錯——吆吆，這就快到了。」

邊說邊自岔進了右面當街，拐了一個彎，來至一處巷道之內。

關雪羽看時，這巷內乃是住家之處，並不像是做生意的地方，也沒有開張的買賣，心裏暗自奇怪，對方八老太爺不說，也不便儘自多問。

錦袍老人——八老太爺徐徐當步，直到一家前院搭有蓆棚的紅門宅第之前停了下來，一面笑說：「就是這裏了。」

說時，伸手在門板上拍了一下道：「老瘋子，開門！」

即聽得裏面一人咦的應一聲道：「這是那個？」，一面大聲道：「來啦——」

關雪羽原以爲對方會帶自己去一家飯店用飯，想不到竟然是一戶住家，倒似有些冒失。

再看眼前這所住宅，雖談不上什麽大家門第，倒也乾淨雅緻，正想問對方主人姓氏，耳邊已聽見一陣木杖觸地聲，來自門前。

隨即又傳出前面人聲道：「這是那一位……口音可這麽熟啊——」

接着兩扇大門便吱呀的敞了開來。

一個亂髮如草，面如鍋餅的高大漢子已當門而立。

這人不用說便是那個所謂的「老瘋子」了，只見他胳肢窩裏夾着一根胡桃木的扶杖，一身灰布薄棉袍，一半穿着，一半却虛掃在腰帶上，脚上雖不怎麽得勁兒，腰身却結棍的很，尤其是那個頭兒，眞個活似戲台上漢亭侯的跟班兒周倉。

這人眉粗目烈，亂髮如蓬，尤其是那雙眼睛裏血絲密佈，整個看來，簡直就像是一個鬼，這樣的一個漢子，如果招搖過市，胆小一點的人，不嚇上一跳才怪。

此刻，那漢子圓睜着一雙紅眼，先是認着關雪羽看了半天，再轉向錦袍老人，只看了一眼，便自「啊呀！」叫了一聲，慌不迭的搶地便拜——

「這不是八老爺麽……？這這……」

八老爺一隻手摻住他，不要他拜下，那漢子却硬是要拜，一個不要他拜，一個偏偏要拜，似乎較起了勁兒來，顯然是八老爺要強一些，雖然是一隻手摻着他，那漢子無論怎麽掙，硬是彎不下腰來。

「唉——罷，罷，不拜便不拜吧，你老這是什麽風吹來的？」

八老太爺呵呵笑道：「就算是東南西北風吧！來來來，我爲你引見引見——」

一面乃向那老大的瘋子道：「這位小朋友年紀雖輕，手底下可不含糊，老瘋子，比起你那兩手，也差不到那去咧！」

這後面一句話，不啻使得關雪羽與老瘋子雙方二人都爲之吃了一驚。

老瘋子心想：什麽路數，一個黃毛方褪的孩子，居然跟我論高低？

關雪羽心想：倒是看不出，這樣的一個莽漢子，還是一個瘋子，竟會武功較我還高麽？哼哼，八老太爺也未免小看了我燕羽了。

雖然如此，雙方都表現得極有風度。

老瘋子說：「幸會了，小夥子——」

關雪羽抱拳道：「前輩多多指教。」

不服氣歸不服氣，充着八老太爺的面子，俱都不敢對對方心存輕視——只是老瘋子這一句「小夥子」多少有一點「倚老賣老」的味道，聽在關雪羽耳朶裏，有點不大對味兒。

八老太爺笑道：「不瞞你說，我們肚子可都有些餓了，我可是跟這位小朋友誇下了海口，就看你與郭老七怎麽招待我們了——」

說到這裏「咦」了一聲道：「郭老七呢？」

老瘋子笑道：「在後院修牆呢！」

隨即扯高了喉嚨大聲道：「七哥——快來瞧瞧，這是誰來啦？」

這一聲吆喝，看來較諸當年張飛在當陽橋頭上那一聲吼也差不了多少，自然後院裏的郭老七是聽見了。

很快的便由後面來了一號人物。

看見子老瘋子這份尊容，想像裏這位「七哥」必然也相去不多，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

那是一個看來五十上下，一身藍綢子褲褂的中年斯文人物——挽着一雙袖子，手裏還拿着砌牆的傢俬。

想是忽然看見了八老太爺，有些意外，長長的「啊！」了一聲，「噹！」地丟下了手上的工具，大步走上來，道：「這不是八太爺麽？」

說着也就要往下拜倒。

八老太爺一隻手架着他道：「免了，免了，剛才胡老么都免了，咱們這一次可有兩年不見了吧……」

「敢情是有了……唉唉……八爺——可想死我了。」

一面說兀自頻頻向着八老太爺打躬不已。

八老太爺哼了一聲點點頭道：「咱們回頭好好再聊聊，來來來，這位小朋友給你引見引見，關雪羽，身手很有兩下子，你有工夫，倒可以好好跟他盤桓盤桓，說不定還可以助你們一臂之力呢！」

這麽一說，姓郭的便格外注意關雪羽了。

「關兄弟——裏面請，請——」。

一行人進入客廳，落座，獻茶。

雪羽一打量客廳裏的幾樣擺設，便知主人端非凡俗，一套楠木傢俱，揩得一塵不染，四壁上的幾幅字畫，幾乎已證明了主人的「腹有詩書」的，所謂「腹有詩書品自高」，主人顯然非同凡俗者流，是可認定。

八老太爺這才爲關雪羽介紹兩位主人，那個先見貌若猛張飛的高大瘋子姓胡叫胡烈，後來的那個斯文人物姓郭名九如，這兩個人都是江湖上不見經傳的人物，然而透過了八老太爺的推荐，却使得關雪羽不敢輕視。

後來的郭九如在悉知來客還未曾用飯，微微笑道：「巧的很，我們也還沒有吃飯，老么，你去厨房瞧瞧，還能加些什麽好菜，就快點弄來吧。」

胡烈答應一聲，向着八老太爺與關雪羽抱了一下拳道：「失陪，失陪——」

說罷，即行拄着他那根木杖，一枴一瘸的下厨去了。

郭九如謙虛的道：「不知老前輩與這位兄弟駕到，沒有什麽特別的好菜，倒是有新摘的一籃鮮筍和幾條活魚，差可佐餐，八老素以美食見稱，要是不合味，還請多多包涵。」

八老太爺大笑道：「這就很難得了，只要是胡老么親自掌厨，菜便是錯不了，我倒是無所謂，這位小兄弟今天特別餓，飯恐怕要多準備一點！」

說時，向着關雪羽會心一笑。

郭九如含笑道：「多的是，多的是——這位關兄弟是那裏來？」

關雪羽不擅說謊，又以眼前的八老太爺對自己身世知悉甚清，如不實說，顯然虛假，如就實說，却又有違門規，更不知對方來路，眼前吃對方這麽一問，一時還眞個不知如何作答，楞了一楞——

一旁的八老太爺却已含笑道：「郭、胡二位，却是性情中人，說起來與令尊多少也都有些淵源，你就實話實說吧！」

關雪羽聽他這麽說，實在也就不便再行隱瞞，當下遂將眞實的姓名出身報出。

郭九如聆聽之下，一張白皙的長臉上，立即綻開了微笑，一面點頭道：「我是說這位小友看來這般面善，原來是追雲老哥的令郎，這就難怪了！」

一面含笑向關雪羽拱拱手道：「燕家身法，譽滿天下，小哥既是燕門之後，身法自是錯不了的，趕明兒個空下來，倒要好好請教請教！」

關雪羽道：「這就不敢當了，前輩既與家父同輩論交，小可豈敢放肆？」

郭九如一笑道：「關世兄——你這就不知道了……我與令尊早期雖有交往，惟後來道路不同，令尊乃一派武學大師，我呢，說來只是武林中一個叛徒而已，唉——提起來令人可嘆，這就不要再提了…」

方自說到這裏，只聽得一旁的八老太爺鼻中哼了一聲道：「話可也不能這麽說，每個人如果都抱着各掃自己門前雪的宗旨，江湖中正道不傳，邪惡高熾，這個世界也就不成爲世界了！」

關雪羽聆聽之下，不禁爲之一驚，倒想不到這番話，竟會出自如此斯文的一個老人嘴裏，聽他的口氣，大有以天下爲己任「替天行道」的抱負，這就不由得他不對他另眼相看。

郭九如聆聽之下　哈哈一笑道：「八老說的好——說得好——爲此今夜也要陪你老浮上一白——等喝完了酒，咱們兄弟把年來所爲，好好向你老報告報告，還要聽候你老的指示才好辦事。」

八老太爺點頭道：「買賣怎麽樣？」

「還能應付——不過，也難……等一會再向你老報告吧！」說到這裏頓了一下道：「這些年裏裏外外，倒也虧了雲家妹子，替咱們幹了不少事，論功行賞，應是少不了她的一份。」

八老太爺呵呵一笑，舉杯呷了一口茶，放下茶杯道：「這還用說嗎，提起了雲四姑娘，就連遠在關外的人也都有個耳聞，我知道，她幹的很好，不過，這一回只怕她可遇見了比她還要強的人了，這就叫人給比過去了。」

郭九如眉頭一皺道：「那可不是——你老說的莫非是——」

八老太爺忽然站起來道：「好香——趙老么眞有兩下子——」一面站起來走向裏面，可就把郭九如即將出口的話題岔了開去。

一旁聆聽的關雪羽固是一頭霧水，有些不着邊際，只是却有些略自驚心，對方三個人，自己固無所聞，那「雲四姑娘」却是聽說過的人——那還是自己很小的時候，由父母嘴裏聽過這麽樣的一個人，好像是殺人越貨，無所不爲……之後，就再也沒有被人提起，想不到竟然會在這裏聽到，而且聽口氣，竟是與他們一夥之人，怎不令他爲之怦然心驚？

胡瘋子菜燒好了。

短短的時間，竟然弄了七八個菜，燒炒爆炸，葷素俱備，色香味俱佳。

關雪羽飢餓當頭，連吃了三碗，其勢未已。

這位胡瘋子腿雖然瘸，手藝可是出奇的好，最普通的青菜豆腐，經他一炒之後，頓時滋味豐腴，然而比較引起關雪羽興趣的，却是其中的一味鱸魚，據主人之一的郭九如說這尾大鱸魚臨鍋之前，還是活蹦亂跳的。

皖省大旱，湖川乾涸，即使有未完全乾渴者，也都是水淺見底，像面前所顯示的這條大鱸魚，那是絕無可能生存——

主人無意之間，露出了口風。

原來他日前有事——似乎是生意上的來往，前往杭州去了一趟，昨日轉回，此行似乎生意甚順，携回了不少東西，其中更有新鮮的鱸魚數尾。

這段話大大的引起了關雪羽的注意，寧國府雖瀕臨浙境，距離杭州不算太遠，但是一般常人往返一次最快也得十天半月不成，即使最快的馬，日夜兼馳，也得四天的工夫，然而這個姓郭的談話之間說起，好像只是兩日夜之間的事，這等脚程，焉能不令人爲之大吃一驚，細想起來，便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除了此人具有第一流的輕功，兼具陸地飛騰之術之外，更在沿途有極方便的水陸接應——如此，便又聯帶着，使關雪羽想到了一點，那就是他們所經營的這個生意買賣，勢力必然相當的浩大，人手也着實不少，而且財力豐厚，這就不禁使關雪羽產生了好奇——

他們到底幹的是什麽生意買賣？

紙？墨？

如果僅僅只是紙和墨的買賣，用得着這等氣派，聲勢？

八老太爺指了一下道：「吃魚！」

接着便送來了老大的一塊，他不愧是老吃家，談到吃魚便道：「吃鱸魚最好連鱗一塊吃，妙在近鰭尾划水之處，肉質最是豐腴可口。」

這番話不啻打斷了雪羽的思潮，接着便見八老太爺往自己嘴裏送進了一口，一陣吱吱喳喳聲音，已把魚肉吃去，吐出的儘是魚骨，以及失去脂肪的乾鱗。

也許是碍着關雪羽在場吧，他們是絕口不提生意之事，所論皆在「吃」之一道，三個人俱都算得上吃家，諸如南北水陸

乾鮮，山珍海味，簡直無所不精，尤其是那位八老太爺，對此吃道，算得上別具異格，所談論者十之八九皆是關雪羽前所未聞，不覺也自聽出了味來。

主人是誠心接待，拿出了陳年的「元二紅」酒待客，八老太爺豪興不淺，酒到杯乾，郭胡二位也都有量，比較起來倒是關雪羽有所節制，不敢盡興，禁不住八老太爺的頻頻勸飲，也着實喝了不少。

一席酒飯直吃到月上中天才行結束。

郭、胡二位今天的興緻極高，由於今晚月色甚好，一行四人乃自來到了後院涼亭，由一個年邁耳背的老人侍候着，奉上了杭菊四盞。

此時話題乃又轉到了各門派的武學，關雪羽才自發覺到這位八老太爺的深淵見識，幾乎是無所不知，見解之高超，涵蓋了武林中各門派之長，非但八老太爺本人如此，即以郭胡二人而論，亦都學兼各家之長，自然關雪羽亦是道中傑出人物，先還有些藏私，容到非談不可時，才自透露口風，只是到了後來，談到精湛處，便自遄興橫飛，也自加入高談闊論起來。

八老太爺忽然向着關雪羽微微笑道：「你們燕門絕技我早已久仰，當年與你令祖伯在岳陽樓邊，曾經較量過一陣，那時雙方俱都年輕氣盛，誰也不肯服誰……」

說着，他微微的笑了：「我記得那日，他以你燕門飛燕劍法，勝了我一招，我卻以『無影掌』擊了他一掌，我們就此拉平——」

搖了一下頭，他頗有感觸的道：「第二年，我自創了『合式三劍』，自信可以敵得過你燕門那一招劍法了，便再去尋你祖伯，他卻無論如何，也不肯再與我比過，往後便沒有機會領教你們燕家的這套劍法了，至今想來仍有憾焉。」

關雪羽生怕他要拿自己一試身手，慌不迭道：「只可惜晚輩對本門這套絕技，至今未能得窺門奧，否則亦可在你老人家面前獻醜一回。」

八老太爺點點頭道：「這句話並非矯情之言，若論及你們燕字門這套劍法，的確是博大精深，足可稱得上武林一絕，你年紀輕輕，若想把這套功夫學會，只怕不大可能，如能學會一小半也不容易了！」

聽他這麽一說，果眞對於燕家門武功知悉甚清，關雪羽心中着實佩服，由此而見，此人之身手當是高不可測，只是他感到困惑的是到目前爲止，對於他的身世，出身門派，竟是如此的「諱莫如深」，簡直就想不起武林中有他這等造型的一個人來。

關雪羽這邊正自納悶兒，卻只見高大的胡瘸子恍恍惚惚來到了面前——

「來來來……小夥子，今夜月色如此美好，跟我瘸子玩上兩手，咱們印證印證一下。」

關雪羽正當婉拒，卻不意一旁的八老太爺與那位郭九如已自雙雙撫掌讚好。

八老太爺赫赫笑道：「我原有此意，老瘸子，你不要看這位小兄弟年紀輕，好欺侮，那可就錯了。」

胡瘸子連聲笑：「豈敢，豈敢……」

身形猝然一轉，「呼！」地一陣子疾風，已自來到了庭院之中。

不要看他一條腿不俐落，身法卻是快極，一旋一轉，有如疾風一陣，站在院子裏單脚點地，卻把一隻木杖高舉過頂，那一雙猛張飛也似的眼睛，瞬也不瞬的盯向對方，確有氣吞山河之勢。

關雪羽楞了一下，面含微笑道：「胡前輩這可是強人所難了……」

「無妨……」八老太爺道：「他只是架式嚇人，小友，你用不着怕，下去跟他較量較量……」

這幾句話他是笑着說的，當然是開玩笑。

一旁的郭九如也點點頭，笑道：「胡老么是『青州雲門』的正統出身，小兄弟，你可得留意着他的『雲門大八式』厲害得緊。」

場子裏的胡瘸子聽到這裏，連連大叫道：「好呀——你這可是把我的底子都給洩了，這個架可是不好打啦——來來來，小夥子，有什麽能耐，你只管施展出來就是。」

關雪羽聽他左一聲小夥子右一聲小夥子，心裏未免不悦，而且言談口氣，分明不把自己看在眼裏，雖知他是「青州雲門」出身，這一門派在武林中向以狠毒莫測見稱，由於門下傳人不多，到目前爲止，關雪羽還從來沒有遇見過，有之，這胡烈便是第一人了，饒是這樣，眼前已無能迴避，似乎只有放手與對方一較之一途。

——他是在想，要不要施展燕家身手與對方一搏？施展吧，有高人在側，又怕被看出了本門秘功的關竅所在，不施展吧，又只怕難以取勝。

然而，這些卻來不及多考慮了，接着便站起了身子道：「這麽說，在下便向胡前輩請教幾手高招吧！」身子微幌，已閃身來到胡烈當前。

胡烈道：「好身法。」接着遂把手中木杖平心一指，正當關雪羽前胸：「來，小夥子，你的傢伙呢！」

關雪羽一口青桑劍，藏在客棧未曾携出，其勢亦不能更不便以空手迎戰對方，正自爲難，卻聽得一旁的郭九如道：「這裏有長劍一口，小兄弟你對敷着用吧！」

話聲方歇，一口長劍已忽悠悠地飛了過來。

關雪羽右手一抄，用反刀式手法，只一下已拿住了劍身——是一口連着青鯊魚皮鞘的青鋼長劍，看來雖非截金斷玉的利器，倒也不易多得。

他持劍在手，先向着對方抱了一下拳道：「多謝。」遂即轉向胡烈道：「胡前輩手下留情，即請賜敎。」

接着，他便自掣出長劍，將劍鞘反插地上。

胡瘸子赫赫笑道：「我早年也是施劍的，後來傷了腿，就改用了這個玩藝兒——請吧！」話聲出口，足下已自快速的向前跨進。

隨着他前進的身子，一根木杖已當胸點出，直向着關雪羽胸前擊來。

這一杖力道勁猛，杖勢出處，先自有一股凌人勁道，先杖而至，直向着關雪羽前胸猛衝過來，這便是武林中盛傳的內家功力「杖頭風」了。

有此一手，關雪羽便着實的不敢輕視

，當下身子向後一縮，借着抖劍之勢，「嗖」一下已把身子騰了起來，胡烈的杖勢便自走空。

「好身法！」

嘴裏吆喝着，只見他往前面一個快撲的勢子，便中一個疾轉，這一霎，看來身子像是一條巨蛇，在擰轉的身勢裏，這一杖再一次抖了出去，却分三股疾風，分別向對方身上三處穴道上點了過來。

關雪羽這才知道對方這個瘸子果然厲害，看來今天自己即使想藏絀也是不能的了。

自然，時機一瞬，已不容他再多想，迎着胡瘸子這般凌厲的杖勢，關雪羽便不得不施展出他燕家的挪閃身法——身形向後面一塌，雙脚在地面猛的一點，借着這一點之力，整個身子「呼！」地一聲，已倒翻了起來。

也就在這一霎，胡烈的拐杖已由他身下虛點了過去，「哧！哧！哧！」三杖俱都點了空招。

兩條人影交接着，快速的閃了開來。

看到這裏，八老太爺禁不住微微點了一下頭，轉臉向郭九如道：「燕家身手，畢竟不同凡响，這一手『雛燕翻雲』，別家便是望塵莫及。」

郭九如也點頭道：「這身法眞像煞當年的燕追雲，眞正是虎父無犬子，了不起，了不起。」

二人對答之間，現場早已打得難分難解，由於胡瘸子的一柄拐杖，施展得風雨不透，關雪羽便不得不打起精神，全力以赴。

雙方一經交手，轉眼便已是十來個照面，已自難分難解，只看見一團杖影舞起來兩丈見圓的一個大漩渦，將關雪羽所形成的劍光緊緊裹住，巨大的風力形成了向四面八方擴展開來的風浪，聽起來呼呼作响，却是嚇人的緊。

關雪羽原來還打算不以燕門絕傳身手抵擋，那裏知道幾個照面下來，被迫得幾無招架之力。

胡瘸子這一路瘋魔杖，簡直有如疾風暴雨，關雪羽雖是施盡了全力，亦被緊緊圈在杖影之中，休想突出。

看到這裏一旁的郭九如微微一笑道：「看來這位小兄弟想藏私是不行了！」

果然，話聲未完，胡烈一聲大吼，一桿拐杖施了一招撥風盤打之勢，摟頭蓋頂的，直向着關雪羽頭頂之上猛擊了下來。

——這一招雖然看來極爲普通，只是施展自胡烈手下，便大見不同，關雪羽頓時便覺得大片勁力自當頭猛罩下來，偶一抬頭，才發覺到，整個丈許方圓當空，全是落下的杖影，這種情形之下，無論你閃向何方，都將難逃迎頭的一擊。

胡瘸子如非別有居心，便是決計要關雪羽現場出醜，否則萬萬不會施展這等凌厲手法。

關雪羽身當之下，尤其不敢掉以輕心，眼看着這一天杖影，劈頭蓋頂已將落下，猛可裏關雪羽長劍抖處，身子箭矢也似的直射而起。

情急之下，他已無從選擇，乃自施展出「燕字門」的燕子飛劍法絕技。

滿天杖影裏，只見關雪羽怒起的身勢，有如一條蛇也似的靈活，曲伸蜿蜒之間，已自對方密如蛛網的杖影裏騰身穿出。

八老太爺笑叱了一聲：「好！」

舞杖的胡烈，滿以爲對方雖是燕字門出身，無如這般年歲，難成大器，又因爲八老太爺口頭上一再的對他推讚，看樣子實已對他垂青，或將介以重任，心中未免不服，乃自借此機會，要在八老太爺面前，將關雪羽敗在杖下顯顯自己的威風。

——眼前這一路杖法，胡烈施展的極爲詭異莫測，後來這當頭一壓，實在已是最負盛名「雲門大八式」招法之一——「玄天飛雪」，滿以爲對方萬萬無能躲過，自己也無須傷他，只待臨時收杖，把他制住，也就够了。却不知，這僅僅是他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

當下眼看着關雪羽由其杖影裏衝天直起，不由得吃了一驚，那裏想到接下來關雪羽所施的一式「無情翅」更具有莫測的威力。

隨着關雪羽落下的身子，一口長劍陡地向前直探而出，胡瘸子哼了一聲，點足就退，拉回的木拐，正想橫掃而出，前者的威勢，猛然間一個疾迴，夾着尖銳的一股風力，已逼向胡瘸子眼前——這一劍將迂迴之勢，直向胡瘸子咽喉上撩來。

胡瘸子神色一變，敢與已是較上了眞——饒是如此，他也未見得就能逃開眼前對方凌厲的劍勢，却有人先他而前，捷似飄風的飄臨現場。

一陣衣袂飄風聲响，現出了這人快捷的身影。

落地，遞掌，其勢奇快——那種反臂擰掌的姿態，無異極美，只聽得「拍」地一聲，已將關雪羽掌中冷森森的劍鋒合夾於雙掌之間。

自然一夾即開，現出了主人之一翩翩瀟洒的郭九如來。

胡烈、關雪羽同時雙雙的向前側閃了開來。

却只見胡瘸子那一張黑臉，漲成了紫茄子一般顏色——他生平極是要強好勝，此番較技，原打算在八老太爺面前顯顯能耐，却沒有料到對方少年竟是如此厲害。

其實關雪羽這一招「無情翅」固是厲害，胡烈也未見得便不能躲閃開來，而郭九如偏偏過於小心，生怕自己這位拜弟倒下吃虧，才急於突然現身插手，阻止了關雪羽的繼續出手，這麽一來，胡烈尤其感覺到臉上無光。

嘿嘿怪笑了幾聲，胡烈圓睜着一雙銅鈴大眼，怒看着郭九如道：「七哥，這是怎麽回事，你也要下來玩玩麽？我與這位小兄弟勝負未定，你又何必插手，多管上這麽一檔子閑事。」

郭九如自然知道這位拜弟的脾氣，聞聽之下，微微一笑並不作答。

關雪羽總是後輩，上前向着胡烈深深一揖道：「胡前輩請暫息怒，晚輩甘拜下風便是。」

胡烈却是想不到對方竟會有此一說，微微楞了一下，悵惘的嘆息一聲，重重的把手上木楞向着地上拃了一拃，道：「小兄弟，你太客氣了，好吧，咱們就到此爲止吧。」

「對了，」說話的顯然是亭子裏的八

老太爺：「還是現在結束的好。」

郭九如微微含笑道：「小俠劍法高超，確實不在當年令尊之下，佩服，佩服，來日方長，我們倒要好好請教請教。」

關雪羽由於有了眼前一場對搏，認識到胡烈驚人的武功，實在說與自己已在伯仲之間，而對方郭九如能够在一出手之間，即行拿住了自己的劍鋒，看來武功猶是在胡烈之上，很可能亦在自己之上，這便不能不使得他對此二人刮目相看，聯帶着對於他們所經營的這個企業買賣，尤其感到十分的好奇。

這其實是顯而易明的。

如果說這郭胡二人所經營的生意，是一般正常的生意，如同八老太爺所說的紙墨生意，何以他們每人都身負絕學，練有如此驚人的一身武功？那是根本就無此必要的，似乎只有經營保鏢這一行當，才能與武功扯上些關係，然而他們却絕非是幹這一行的，這一點，只憑關雪羽客觀的觀察，便可認定。

返回涼亭之內，八老太爺着實的誇獎了他幾句，胡烈便似有些坐不住，借了個故，便暫時離座自去。

八老太爺俟胡烈離開之後，冷冷一笑，臉色頗爲不悅的向郭九如道：「自己功力不濟，小看了人，還這般盛氣，未免讓人失笑，想不到胡老么仍然還是當年脾氣，一點也沒有改。」

郭九如一笑道：「可不是麽，這裏誰敢說他？也只有八老你能……唉，算了，他也是一大把子年歲的人了，生就來的脾氣，那能就改得了？」

八老太爺哼了一聲道：「改當然是改不了，只是當着我面前，這般氣盛，却是令人洩氣，哼哼——方才情形，九如你可是再清楚不過，要不是你及時現身，他的臉丟得更大，自己不細心檢討檢討，還要怨人，也眞虧了他……」

郭九如似乎深恐這位八老太爺爲此怪罪，見他動怒，不禁趕忙出言遮蓋，連打圓場。

關雪羽到底年少，見狀好生過意不去，也自在旁勸說，自責一番，八老太爺才自不再多說。

郭九如伺機入內，喚出了胡烈，想是在裏面曉以利害，胡烈重出之後，親自向八老太爺打拱作揖，賠了不是，這位八老太爺才算消了氣。

冷眼旁觀的關雪羽把這一切看在眼中之後，心裏更有了幾分見地，不用說這位八老太爺，雖然長年難得來此一次，却是名高位尊，對於郭胡等人來說，似乎掌有無上絕對的權力，也只有這樣，才能使得郭胡二人對他如此畢恭畢敬，伏首貼耳的百般奉承。

眼前的這一切，偏偏主客雙方都不避外人，發生在關雪羽這個「外人」跟前，却也有些悖於常情，關雪羽直覺的感到尷尬，那位八老太爺却並不爲逆，有意無意之間，像是把他當成了自己人。

正因爲這樣關雪羽便不得不特意的小心提防，反倒不敢過於與對方接近，八老太爺倒眞是對關雪羽存有破格垂青之意。

「我原以爲你還沒有學會你們燕門的劍法，今日看來，敢情你已有了幾分火候，倒是難得。」

微微停了一下，八老太爺才接下去道：「——這些年以來，我在崑崙，悟出了一套專爲對付劍招的手法，甚是微妙，等到閑下來，我們印證印證，或可傳授給你的。」

郭九如立時面現驚異的道：「關小友，你的福氣來了，這麽多年以來，還沒聽說過誰能有福氣得到八老太爺的傳授，你偏是得蒙垂青！」

關雪羽聆聽之下，甚是驚喜，當下忙即上前謝過。

八老太爺一雙眼睛，含蓄着隱隱光華，在關雪羽身上轉着，微微笑道：「我多少也懂一點星相之學，你準高鼻直，這表示你生性高傲，並不輕易服人，也罷，今夜，我就顯示幾手給你瞧瞧，也叫你知道這個天底下，除了你們燕字門之外，別家路數，猶是大有可觀。」

郭九如一聽八老太爺有意顯露身手，由不住撫掌稱快，胡瘸子也自大聲喝起彩來。

關雪羽待將分辯，只見八老太爺已離身而起，將一張太師椅移向亭子中間，隨後大馬金刀的又坐了下來。

「來來來，關小友，我們來空手玩玩！只是點到爲止！」

只見他笑嘻嘻的道：「除了雙掌互接之外，全身上下只要被你的手指頭沾着一點，我就算輸了，如何？」

關雪羽只當是方才羞辱了胡烈，這個八老太爺乃借故要向自己出手，心裏頗感猶豫，聆聽之下，正不知如何回答。

八老太爺見他不語，微微頷首道：「你爲人持重厚道，不肯輕易向我出手，莫非怕傷了我，可是？」

關雪羽搖搖頭道：「八老神功蓋世，自不會爲小可所傷，小可所憂乃在本身學藝不精，只怕在三位前輩面前出醜，有辱門風而已。」

八老太爺哼了一聲，微微點頭道：「你這兩句話未嘗不是眞心之言，別人面前或許如此，對我來說，你大可不必，即使你雙親在座也不會怪罪於你，今夜乘着我三分酒興，才有這個興趣，錯過今夜之後，只怕我老人家也就很難現醜了——」

一旁的胡瘸子哈哈笑道：「八老說的有理，這樣吧，就由我老瘸子先請教你老人家三拳，可好？」

八老太爺一笑道：「也好，我知你一套『醉鍾馗』拳術，已深入堂奧，只是哼哼，今夜碰見了我，只怕你却是討不了什麽好來！」

胡烈赫赫笑道：「這還用說嗎，原是向你老人家請教來的，你老人家只不要藏私就行啦！」

說着已站了起來，却向一旁的郭九如道：「七哥你難道不試試拳脚，錯開了今晚，可就難找到這個機會啦——」

郭九如笑道：「老爺子垂青的是關小兄弟，你我又何必多事？」

胡烈道：「那我可不管，凡事總是講究一下先來後到，老爺子，你看拳吧！」

話聲一停，脚下已自騎馬單襠的叉了開來，緊接着四平八穩的直向着八老太爺兜胸一拳直搗了過去。

（未完）